

M.G.
D693.09

213

2

黃 帝 魂

黃帝魂叙

今人嗜不曰黃帝子孫哉。雖然五帝之事。若茫若昧。文不雅馴。薦紳難言。若驟詰以何。以爲黃帝子孫之故。蓋鮮有不瞠目結舌者矣。毋亦名祖禮官。法祖理官。吾種之所由昌。姑溯其派始於軒轅乎。然何不曰亞當而曰黃帝也。噫。吾知之矣。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乃者胡氛瀰漫。中原陸沈。賣身鬻祖。相處百年。鞭策之毒。屠創之慘。盜入主室。橫施無忌。嗚呼。復仇之訓。勦夷之祖。亦既照人耳目。吾雖不欲祝吾黃帝。誦吾黃帝功德。以稍紓其痛苦。又烏可得。今「黃帝魂」一書之所以集。正窮迫無聊。欲吾兄弟共誦功德。以紓其痛苦者也。然而謀痛苦之所以紓。而不謀痛苦之所以去。非計也。書中宏議具在。方法井然。舉而行之。惟吾同胞。黃帝子孫之嫡派。黃中黃。謹識

敘

一



3 2173 8264 1

黃 帝 魂

黃帝魂例言

黃帝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自逆胡猖獗，盜主中原，吾黃帝子孫，暴骨於烈日之中，待命於刀俎之下者，二百六十年，願皆顛連困苦，相顧莫敢發聲，推原其故，則以覺羅玄暉（卽康熙）覺羅弘曆（卽乾隆）兩代，誅求文字，大獄繁興，積威虐之勢然也。是編所取，皆吾黃帝子孫痛極思呻之言，哀絃激楚，絕無忌避，而又言之井然，讀之可泣，可歌，可興，可發，意者黃帝在天之靈，實式憑之，故以黃帝魂名篇，亦日本人所謂大和魂之義也。

是編乃收攝近十年來新聞雜誌及各種新撰述之精魂，前代如黃梨洲、王船山、戴南山輩，雖思深痛遠，議論精闕，因其各有專集，故未採入。天皇洪氏起於匹夫，思以熱血蕩洗祖國，用心苦已，而一代事實，既顛倒紊亂於逆子賊孫之手，（洪氏事實，今東籍中尙有能存其真相者）文章亦消滅無傳，不過石達開「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及「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等句，尙傳誦人口，然已破碎不完。（石詩計七律四章，東籍尙有完全者，檄則止此。

數語而已。惟陳玉成等一檄尙存。然文彩不佳。其言亦多近君主制度。編者有遺憾焉。

是編凡八閱月。始搜輯成書。撰者既出多數。文體自殊。意見亦不無稍異。編者時有增刪。或於篇末以己意發明之。至其宏綱鉅領。則始終一律。

近人有撮其舊著若干首。自爲一書。名曰中國魂者。其實腐敗駁雜。雖爲之上窮碧落。下極黃泉。亦不知彼之所謂國魂安在也。且其書中多主張立憲。欲維持現時之清政府。則直謂之曰滿洲魂可矣。於吾中國何有。况欲以一人而代表全國。其誣枉吾國人也。亦已過甚。以此例彼。不知讀者以爲何如。

近日吾國詩界。頗爲發達。能一掃從來孝子忠臣之習慣而空之。閱著傑作。美不勝收。以友人黃中實編有專集。故是編不具。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十四年冬十二月編者校竟附識

黃 帝 魂

黃帝魂目次

黃帝紀年說

亡國二百四十年紀念會叙

君禍 (節仁學)

客帝

論髮辮原由

正仇滿論

釋仇滿

說漢種

漢奸辨

王船山史說申義

亡國篇

中國滅亡論

目次

目次

義和團與中國之關係

代滿政府籌禦漢人之策

俄據滿洲後之漢人

16 滿學生與漢學生

17 孫逸仙與白浪菴滔天之革命談

18 革命之原因

19 革命必剖清人種

20 駁革命駁議

論復仇主義

黃河

揚子江

舊浙江

新湖南

福建之現勢

過金陵

燕京遊記

駁康有爲書

覆張之洞書

獄中答新聞報

33 閱湖南官報

蘇報案

鄭成功

追論張汶祥

畢永年

34 林錫珪

書周雲祥事

目次

目次

記仇滿生

祭沈盡文

叙庚子銷夏記

觀戲記

少年登場(北曲一套)

歎老(南北曲一套)

黃帝魂

黃帝子孫之多數人撰述

黃帝子孫之一個人編輯

黃帝紀年說 (附大事表)

民族者。國民特立之性質也。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原。爲吾四百兆漢種之鼻祖者。誰乎。是爲黃帝。軒轅氏。是則黃帝者。乃製造文明之第一人。而開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繼黃帝之業。當自用黃帝降生爲紀年。始吾觀泰西各國。莫不用耶穌降世紀年。回教各國。亦以摩哈麥特紀年。而吾中國之紀年。則全用君主之年號。近世以降。若康梁輩。漸知中國紀年之非。思以孔子紀年代之。吾謂不然。蓋彼等借保教爲口實。故用孔子降生爲紀年。吾輩以保種爲宗旨。故用黃帝降生爲紀年。夫用黃帝紀年。其善有三。黃帝以前。歷史之事實少。孔子以前。歷史之事實多。故以黃帝紀年。則紀事一歸於簡便。而無由後溯前之難。其善一。日本立國。以神武天皇紀年。所以溯立國之始也。中國帝王雖屢易姓。與日本萬世不易之君統不同。然由古迄今。凡

黃 帝 魂

黃帝紀年說

二

漢族之主中國者孰非黃帝之苗裔乎故中國之有黃帝猶日本之有神武天皇也取法日本擇善而從其善二中國政體達於專制極點皆由於天下為君主私有也今紀年用黃帝則君主年號徒屬空文當王者貴之說將不擊而自破矣其善三嗚呼北敵蹈隙入主中華謂非古今來一大變遷耶故當漢敵不絕如線之秋欲保漢族之生存必以尊黃帝為急黃帝者漢族之黃帝也以之紀年可以發漢族民族之感覺偉哉黃帝之功美哉漢族之民黃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閏五月十七日書

黃帝降生後大事畧表

中國紀年無劃一之法自竹書紀年以降編年之史無一不複雜者今用黃帝降生為紀年將黃帝降生後之大事列表如左

降生後年代

中國大事紀

十一年

黃帝即位

三百五十年

唐堯即位

黃 帝 堯

四百九十八年

九百四十年

一千五百八十六年

一千八百六十年

一千九百三十一年

二千二百四十年

二千四百八十八年

二千五百三年

二千六百五年

三千三百年

三千六百三十八年

三千八百四十二年

三千九百九十二年

黃帝紀年說

夏禹即位

商湯即位

周武即位

周民逐厲王

周避犬戎東遷

大哲學家孔子生

秦始皇即位

陳涉起革命軍

晉避五胡南遷

隋文帝一統南北

沙陀夷李克用主中國

金虜陷宋京師宋南遷

蒙古夷滅宋主中國

黃 帝 魂

黃帝紀年說

四千八十一年

明太祖排斥蒙古

四千三百五十九年

滿洲入關

四千五百六十年

洪秀全起兵金田村

四千六百十一年

聯軍入北京

此表最注意者凡三事。一民族。二政體。三文化。記周避犬戎者。記異族戰勝漢族之始也。記晉避五胡者。記異族入主中華之始也。記沙陀金元者。爲異族僭位也。記隋文帝明太祖洪秀全者。爲漢族光復也。記聯軍入北京者。爲漢族將受制於西人記也。是爲中國民族之變遷。夏禹卽位曷爲君。主世襲也。商湯卽位曷爲記。爲諸侯革命也。周民逐厲王曷爲記。爲平民革命也。秦始皇陳涉曷爲記。爲君權民權之消長也。是爲中國政界之活動。黃帝時代。文化胚胎時代也。唐堯之時代。文明漸起時代也。周武之時代。文治極盛時代也。故於其卽位也。特記之。而孔子者。又集中國學術之大成者也。故於其降生也。亦記之。是爲中國文化之變遷。此三者外。他書自能詳之。茲弗記。

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叙

處今世而懼亡國非狂則嚙哉自永歷建元窮於辛丑明祚旣移而炎黃姬漢之邦族亦因以澌滅迴望臯瀆雲物如故惟茲元首不知誰氏中國之亡旣二百四十二年矣民今方殆寐而占夢非我族類而憂其不祀覺寤思之寧俟歐美分割始云郊丘乏主也歟自頌品庶彫瘵邦人諸友愀然自謀作書告哀持之有故有言立憲君主者矣有言市府分治者矣有言專制警保者矣有言法治持護者矣豈不以訐諫定命國有與立抑其秩序無乃凌獵衡陽王而農有言民之初生統建維君義以自制其倫仁以自愛其類疆幹善輔所以凝黃中之綱緼也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仁義之云云悲夫言固可以若是故知一于化者亦無往而不化也貞夫觀者非貞則無以觀也且滿洲八部不當數省之衆雕弓弧矢未若鉛彈之烈而薊丘大同鞠爲茂草江都番禺屠割幾盡端冕淪爲髻髮坐論易以長蹠葺茲大羊安宅是處哀我漢民宜臺宜隸鞭笞之不免而欲參與政權小醜之不制而期扞禦哲族不其忸乎夫力不制則役我者衆矣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豈無駿雄憤發其所而視聽素

移民無同力。恬爲胡豢。相隨倒戈。故會朝清明者。鮮覩而乘馬。班如者。多有也。吾屬子遺。越在東海。念延平之所生長。瞻黎洲之所乞師。潁然不怡。永懷疇昔。蓋望神叢喬木者。則興懷土之情。觀狐裘臺笠者。亦隆思古之痛。於是無所發舒。則春秋恩王父之義息矣。昔希臘隨宗。卒用光復。波蘭分裂。民會未弛。以吾中國方幅之廣。生齒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國寡民乎。乃召儔侶。集會紀念。以志亡國。凡百君子。蟬鳩相屬。同茲恫繆。願吾蜀人無忘李定國。願吾閩人無忘鄭成功。願吾越人無忘張煌言。願吾吳人無忘瞿式耜。願吾楚人無忘蒙正。發願吾燕人無忘李成黎。明天演以箴。大同察種源。以別蒙古。齊民德。以哀同胤。鼓芳風。以扇游塵。庶幾陸沈之禍。不遠而復。王道清夷。威及無外。然則休戚之藪。悲欣之府。其在是矣。莊生云。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丘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耶。嗟呼。我生以來。華鬢未艾。上念陽九之運。去茲已遠。復逾數稔。逝者日往。焚巢餘痛。誰能撫摩。每念及此。彌以腐心流涕者也。君子

禍君 (節仁學)

君禍

君統盛而唐虞後無可觀之政矣。孔教亡而三代下無可讀之書矣。乃若區玉檢於塵編，拾火齊於瓦礫，以冀萬一有當於孔教者，則黃梨洲明夷待訪錄，其庶幾乎其次爲王船山之遺書，皆於君民之際，有隱恫焉。黃出於陸王，陸王將續莊之彷彿，王出於周張，周張亦綴孟之墜遺，輒有一二聞於孔之徒，非偶然也。若夫與黃王齊稱，而名實相反，得失背馳者，則爲顧炎武。顧出於程朱，程朱則荀學之雲初也。君統而已，豈足罵哉。夫君統有何幽邃之義，而可深耽熟玩，至變易降衷之恆性，變易隆古之學術，至殺其身家，殺其種類，以宛轉攀戀於數千年之久，而不思脫其軛耶。嗚呼，蓋亦反其本矣。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爲君。夫曰共舉之，則非君擇民而民擇君也。夫曰共舉之，則其分際又非甚遠於民而不下儕於民也。夫曰共舉之，則因有民而後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無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豈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君也者，爲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爲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觀夫鄉賽社會，必擇舉一長，使

治會事。用人理財之權威。緣焉。長不足以長。則易之。雖愚夫愚農。猶知其然矣。何獨
 於君而不然。豈謂舉之戴之。乃以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盤樂。怠傲驕奢。而淫殺
 乎。供一身之不足。又濫縱其百官。又欲傳之世世萬代。子孫一切酷毒。不可思議之
 法。由此其繁興矣。民之俯首帖耳。恬然坐受其鼎鑊刀鋸。不以爲怪。固曰大可怪矣。
 而君之亡。猶願爲之死節。故夫死節之說。未有如是之大悖者矣。君亦一民也。且較
 之尋常之民。而更爲末也。民之於民。無相爲死之理。本之與末。更無相爲死之理。然
 則古之死節者。乃皆不然乎。請爲一大言斷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決無死君的道理。
 理君者。宦官宮妾之爲愛。匹夫匹婦之爲諒也。人之甘爲宦官宮妾。而不免於匹夫
 匹婦。又何誅焉。夫曰共舉之。猶得曰吾死。吾所共舉。非死君也。獨何以解於後世之
 君。皆以兵強馬大。力征經營。而奪取之本。非自然共戴者乎。况又有滿漢種類之見。
 奴役天下者乎。夫彼奴役天下者。固甚樂民之爲其死節矣。一姓之興亡。渺渺乎小
 哉。民何與焉。乃爲死節者。或數萬而未已也。本未倒置。寧有加於此者。伯夷叔齊之
 死。非死紂也。固自言以暴易暴矣。則亦不忍復覩君主之禍。遂一瞑而萬世不視耳。

且夫彼之爲前主死也。固後主之所深惡也。而事甫定。則又禱之祠之。俎豆之。尸祝之。豈不欲後之人之爲我死。猶古之娶妻者。取其爲我譽人也。若夫山林幽貞之士。固猶在室之處女也。而必脅之出仕。不出仕。則誅是。挾兵刃。擄處女而亂之也。旣亂之。又詬其不貞。暴其失節。至爲貳臣。傳以辱之。是豈惟辱其人哉。實陰以嚇天下後世。使不敢背去夫以不貞而失節於人也。淫凶無賴子之於娼妓。則有然矣。始則強姦之。繼又防其姦於人也。而幽錮之。終知姦之不勝防。則標著其不當從己之罪。以威其餘夫在弱女子。亦誠無如之何而不能任其所爲耳。奈何四萬萬智勇材力之人。彼乃娼妓。畜之不第不敢微不平於心。且譎譎然曰。忠臣忠臣。古之所謂忠。乃愚爾乎。古之所謂忠。以實之謂忠也。下之事上。當以實上之待下。乃不當以實乎。則忠者共辭也。交盡之道也。豈又專責之臣下乎。孔子曰。君君臣臣。又曰。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教主未有不平等等者。古之所講忠。中心之謂中也。撫我則厚。虐我則讎。應物平施。心無偏袒。可謂中矣。亦可謂忠矣。君爲獨夫。民賊而猶以忠事之。是輔桀也是助紂也。其心中乎不中乎。嗚呼。三代以下之忠臣。其不爲輔桀助紂者。幾

君禍

九

黃 帝 魂

君禍

希況又爲之哀克聚歛竭澤而漁自命爲理財爲報國如今之言節流者至分爲國與民爲二事乎國與民已分爲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國果何有無惑乎君主視天下爲其囊橐中之私產而犬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民旣摺斥于國外又安得少有愛國之忱何也於我無與也繼自今即微吾說吾知其必無死節者矣

天下爲君主囊橐中之私產不始今日固數千年以來矣然而有知遠金元清之罪浮於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則穢壤也其人則癩種也其心則禽心也其俗則彘俗也一日逞其凶殘淫殺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羶虎狼之巨齒效盜跖之肝人馬足躡中原中原墟矣鋒刃擬華人華人靡矣乃猶以爲未饜峻死灰復然之防爲盜憎主人之計錮其耳目極其手足壓制其心思絕其利源窘其生計塞蔽其智術繁跪拜之儀以挫其氣節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書之禁以緘其口說而文字之禍烈矣且卽挾此土所崇之孔教爲緣飾史傳以愚其人而爲藏身之固悲夫悲夫王道聖教典章文物之亡也此而已矣與彼愈切近者受禍亦愈烈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稱天府膏腴入相出將衣冠文物之藪澤詩書藻翰之津塗也而今北

五省何如哉。夫古之暴君以天下爲己之私產。止矣。彼起於游牧部落。直以中國爲其牧場耳。苟見水草肥美。將盡驅其禽畜橫來吞噬。所謂駐防。所謂名額。所謂厘捐。及一切誅求之無厭刑獄之酷濫。其明驗矣。且其受官也。明明托人以事。而轉使之謝恩。又薄其祿入焉。何謝乎。豈非默使其剝蝕小民。以爲利乎。雖然。成吉思汗之亂也。西國猶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鄭所南心史紀之。有茹痛數百年不敢言。不敢紀者。不愈益。惑乎明季。裨史中之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畧。不過略舉一二事。當時旣縱焚掠之軍。又嚴薙髮之令。所至屠殺虜掠。莫不如是。卽彼準部方數千里。一大種族也。遂無復餘。隆以前之舊藉。其殘暴爲何如矣。亦有號爲令主者。焉及觀南巡錄。所載淫掠無賴。與隋煬明武不少異。不徒鳥獸行者之顯著。大義覺迷錄也。台灣者。東海之孤島。於中原非有害也。鄭氏據之。亦足存前明之空號。乃無故貪其土地。據爲己有。據爲己有。猶之可也。乃旣竭其二百餘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則舉而贈之於人。其視吾華人之身家。曾弄其之不若。噫。以若所爲。台灣固無傷耳。尙有十八省之華人。宛轉於刀砧之下。瑟縮於販賣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踐土之分然也。

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久假不歸烏知非有人縱不言己寧不愧於心乎吾願華人勿復夢夢引以爲同類也夫自西人視之則早歧而爲二矣故俄報有云「華人苦到盡頭處者不下數兆我當滅其朝而救其民」凡歐美諸國無不爲是言昔將藉仗義之美名陰以漁獵其資產華人不自爲之其禍可勝言哉

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洩萬民之恨」朝鮮人亦有言曰「地球上不論何國但讀宋明腐儒之書而自命爲禮義之邦者卽是人間地獄」夫法人之學問冠絕地球故能唱民主之義未爲奇也朝鮮乃地球上最愚闇之國而亦爲是言豈非君主之禍無可復加非生人所能任受耶夫其禍爲前朝所有之禍則前代之人旣已順受今之人或可不較無如外患深矣海軍燿矣要害扼矣堂輿入矣利權奪矣財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懸矣國與教與種將偕亡矣唯變法可以掇之而卒堅持不變豈不以方將愚民變法則民智方將貧民變法則民富方將弱民變法則民強方將死民變法則民生方將私其智其富其強其生于己而以愚貧弱死歸諸民變法則與己爭智爭富爭強爭生故堅持不變也

究之智與富與強與生決非獨夫之所任爲彼豈不知之則又以華人比牧場之草木寧與之同爲齧粉而貽其利於人終不令我所咀嚼者還抗乎我此非深刻之言也試徵之數百年之行事與近今政治及交涉若禁強學會若訂俄國密約皆毅然行之不疑其跡已若雪中之飛鴻泥中之鬪獸較然不可以掩況東事亟時決不肯假民以自爲戰守之權且曰「寧爲懷慙微歛而決不令漢人得志」固明宣之語言華人寧不聞而知之耶乃猶道路以目相顧而莫敢先發曰畏禍也彼其文字之冤獄凡數十起死數千百人達礙干禁書目凡數千百種並前數代若宋明之書亦在禁列文網可謂至密矣而今則莫敢誰何故天命去則虐炤自衰無可畏也詩曰上帝臨汝無貳汝心武王周公之呼吸直通帝座矣易明言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蘇軾猶曰孔子不稱湯武真誕說也至謂湯武未盡善者自指家天下者言之非謂其不當誅獨夫也以時考之華人固可以奮矣且舉一事而必其事之有大利非能利其事者也故華人慎毋言華盛頓拿破倫矣志士仁人求爲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若機無可乘則莫若爲任倭亦足以伸民氣倡勇敢之

風亦撥亂之具也。西漢民情易上達。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數犯邊。而終驅之於漠北。內和外威。號稱一治。彼吏士之顧忌者。誰歟。未必非游俠之力也。與中國最近而亟當效法者。莫如日本。其變法自強之効。亦由其俗好帶劍行游。悲歌叱咤。挾其殺人報仇之氣。發則鼓更化之機也。儒者輕詆游俠。使比之匪人。烏知困於君權之世。非此益無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慮敗。言治者不可不察也。

幸而滿人之兵不强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梭色人焉。將爲準噶爾。欲尙存。類焉得乎。故東西各國之壓制中國。天實使之。所以曲用其仁愛。至於極致也。中國不知感乃欲以挾忿。尋仇爲務。多見其不量。而自窒其生矣。又令如策者之意。見竟驅彼於海外。絕不往來。前此本未嘗相通。仍守中國之舊政。怙心。現現爲大盜。鄉愿吞剝。愚弄縣廷。長夜豐蔀。萬劫不聞。一新一理。不覩一新法。則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士蕃野蠻者。再二千年將由今日土蕃野蠻降而猿狖而犬豕而蛙蚌。而生理殄絕。惟餘荒荒大陸。若未始生人。生物之沙漠而已。夫焉得不感天之仁愛。陰使

黃 帝 魂

中。外。和。會。救。黃。人。將。亡。之。種。以。脫。獨。夫。民。賊。之。鞅。輓。乎。遠。者。吾。弗。具。論。湘。軍。之。平。定。東。南。此。宛。宛。猶。在。耳。目。者。矣。洪。楊。之。徒。苦。於。君。官。挺。而。走。險。其。情。良。足。憫。焉。至。西。國。刑。律。非。無。死。刑。獨。於。謀。反。雖。其。已。成。亦。僅。繫。數。月。而。已。非。故。縱。之。也。彼。其。律。意。若。曰。謀。反。公。罪。也。非。一。人。數。人。所。能。爲。也。事。不。出。於。一。人。數。人。故。名。公。罪。公。罪。則。必。有。不。得。已。之。故。不。可。任。國。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且。民。而。謀。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爲。之。君。者。猶。當。自。反。藉。曰。重。刑。之。則。請。自。君。始。此。其。爲。罪。直。公。之。上。下。耳。奈。何。湘。軍。乃。戮。民。爲。讎。耶。雖。洪。楊。所。至。頗。縱。殺。然。於。既。據。之。城。邑。亦。未。嘗。盡。戮。之。也。乃。一。經。湘。軍。之。所。克。復。借。搜。緝。捕。匪。爲。名。無。良。莠。皆。膏。之。於。鋒。刃。乘。勢。淫。擄。焚。掠。無。不。至。捲。東。南。數。省。之。精。髓。悉。數。入。於。湘。軍。或。至。逾。三。四。十。年。無。能。恢。復。其。元。氣。若。金。陵。其。尤。凋。慘。者。也。中。興。諸。公。正。孟。子。所。謂。服。上。刑。者。乃。不。以。爲。罪。反。以。爲。功。湘。人。既。挾。以。自。驕。各。省。遂。爭。慕。之。以。爲。可。長。恃。以。無。敗。苟。非。牛。莊。一。潰。中。國。之。昏。夢。將。終。天。地。無。少。蘇。夫。西。人。之。入。中。國。前。此。三。百。年。矣。三。百。年。不。駭。託。以。爲。奇。獨。湘。軍。既。興。天。下。始。從。而。痛。絕。之。故。湘。人。守。舊。不。化。中。外。讎。視。交。涉。愈。益。棘。手。動。召。奇。禍。又。法。令。久。不。變。至。今。

君 禍

十五

實 帝 魂

君 嗣

十 六

爲梗亦湘軍之由也。善夫東方商埠述要之言曰：「英人助中國蕩平洪楊而有識之士愈謂當日不若繼其大亂。或有人出而整頓政紀中國猶可渙然一新。不至如今日之因循不振。蓋我西國維新之政無不從民變而起。」云云。是則湘軍助紂爲虐之罪。英人日分任之矣。奈何今之政治家猶囂然侈言兵事。豈其膚革厚乃踰三尺之鋼甲。雖日本以全力創之。曾不少覺辛痛耶。若夫日本之勝。則以善倣效西國仁義之師。恪遵公法。與君爲仇。非與民爲敵。故無取乎殺敵軍。被傷者爲紅十字會以醫之。其被虜者待和議成而歸之。遼東大饑。中國不之恤。而彼反糜巨金。汎粟以賑之。且也摧敗中國之軍。從不窮追。亦不過鳴空礮。懾之而已。是尤有精義焉。蓋追奔逐北。能斃敵之十五六爲至衆矣。而其未死者必鑒於奔敗之不免於死。再遇戰事。將憤而苦鬪以求生。是敗卒皆化爲精兵。不啻代敵訓練矣。惟敗之而不殺。使知走與擒皆求生之道。由是戰者知不戰不死。戰必不勇。守者知不守不死。守必不堅。民知非與己爲敵。必無固志。且日希彼之惠澤。當日本去遠東時。民皆號泣從之。其明徵也。嗟乎。仁義之師所以無敵於天下者。夫何恃。恃我之不殺而已矣。易曰。神

武不殺。不殺卽其所以神武也。佳兵不祥。蓋圖之哉。

滿人之兵。固不足以禦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則有餘。自屠割其民。而方受大爵。膺大賞。享大名。矜然驕居。自以爲大功。此吾所以至恥。惡湘軍。不須臾忘也。雖然。彼爲兵者。亦可謂大愚矣。月得餉銀三兩餘。營官又從而減蝕之。所餘無幾。內不足以贍其室家。外僅足以殖其生命。而且飢疲勞辱。無所不至。寒凝北征。往往凍斃於道。莫或取恤。其無所賴於爲兵如此也。然而一遇寇警。則驅使就死。養之如彼。其薄責之如此。其厚自非。喪心病狂。生而大愚者。孰肯願爲兵矣。迨聞牛莊一役。不戰而潰。爲之奇喜。以爲吾民之智。此其猛進乎。至於所謂制兵。養雖愈薄。然本不足以備戰守。又不足論。且其召募皆集於臨事。非素教之也。敵旣壓境。始起而奮其農民之耒耜。強易以未嘗聞之後。膛槍礮。使執以禦敵。不聚殲其兵。而饋械於敵。夫將焉往。及其死。綏也。則委之而去。視爲罪所應得。旌恤之典。盡屬虛文。妻子哀望莫之過問。卽或幸而不死。且嘗立功矣。而兵難稍解。遽遣歸農。扶傷裹創。生計乏絕。或散於數千里外。欲歸不得。淪爲乞丐。而殺游勇之令。又特嚴酷。吾初以爲游勇者必其兵勇之逃亡。

君禍

十七

爲盜賊者。然不得爲盜賊之証也。既乃知不然。卽其遣散不得歸者也。今制獲游民先問其會充營勇否。會充營勇卽就地正法。而報上官曰殺游勇若干人。上官卽遽以爲功。所謂游勇此而已矣。嗚呼。吾今乃知會充營勇爲入於罪死之名。上旣召之。乃卽以應召者爲入於罪死之名。是上以死罪召之也。設陷罪以誘民從而扼之。殺之以遇禽獸。或尙不忍矣。奈何虐吾華民。果決乃爾乎。殺游勇之不足。又濟之以殺會匪。原會匪之興。亦兵勇互相聯結互相扶助。以同患難耳。此上所當嘉予贊歎者。且會也者在生人之公理。不可無也。今則不許其公。不許其公。則必出於私。亦公理也。遂乃橫被以匪之名。株連搜殺死者。歲以萬計。往年梅生李洪同謀反之案。梅生照西律監禁七月。期滿仍逍遙海上。而中國長江一帶。則血流殆遍。徒自虐民。不孰甚。況官吏貪於高擢。賤勇誣於厚賞。於是誣陷良民。枉殺不辜。蔑所不有矣。凡此皆所謂罪也。彼其治天下也。於差役亦斯類也。旣召而役使之矣。復賤辱之。蹴躅之。三代不得爲良民。著於令。且又不唯兵與役之爲罪也。其所以待官待士待農待工待商者。繁其條例。降其等差。多爲之網罟。故侵其利。權使其前。跋後躓。牽制百狀。力

倦筋疲末由自振卒老死於奔走艱蹇而生人之氣索然俱盡然後彼君主者始坦然高枕曰莫予毒也已此其葬天下之故莊子所謂游於羿之彀中中者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今也不中者誰歟君王之禍所以烈矣

客帝

自古以用異國之材爲客卿而今始有客帝客帝者何也曰如滿滿之主震旦是也夫整軍之將司稅之吏一切假客卿於歐美則以鷄林鞞鞞之寶旅而爲客帝於中國也何損知是而逐滿之論殆可以息矣抑夫客卿者有用之者也客帝者孰爲之主而與之璽綬者鍾明堂大微不司其勳岱山梁父不載其德漢沃土于震旦而食其賦稅既無主矣而客于何有曰已矣勿復道矣咸池之均勿可以入里耳矣必若言之吾則曰震旦之共主自漢以來二千餘年而未嘗易其姓也昔者春秋以元統天而以春王爲文王文王孰謂則王愆期以爲仲尼是已歐洲紀年以耶穌衛藏紀年以釋迦而教皇與達賴刺麻者皆嘗爲其共主震旦之共主非仲尼之世胄則誰乎梅福之訟王章也見新室盜漢之朕而塞之也及王章不可訟而上紹殷之議其指

歸則以聖庶奪適爲臬。是何忘漢之社稷而爲此闖疏之計耶。夫固素王不絕黑線之德不弛則震且之域亘千百世而有共主。若夫擗斧屐掌圖籍者新乎漢乎則猶菌鶴馬蜩之相過乎前而已矣。絲福之說苟言大同必有起於側陋握石椎而懷神珠者。吾民以爲可惜。然後君之斯固擁戴也亦不得世及矣。若猶是世及也冠冕未裂水土未堙震且之共主其必在乎曲阜之小邑而二千年之以帝王自號者特猶周之桓文日本之霸府也。苟如是則主其賞罰而不得尸其名。震且有主則爲霸府於豐鎬秣陵汴籓北平者漢乎滿乎亦猶菌鶴馬蜩之相過乎前而已矣。苟攝之者不得其指而自以鎮撫九有若天之有攝提大角斯猶大夫之臚岱其罪不赦此漢唐之所以爲天囚非命而客帝之所以愈迫民以攘逐也。難者曰今之衍聖公其爵則九命其册封則必于京室。今倒置其分。霸其封之者而帝其受之者其左夫曰已矣勿復道矣。吾固曰咸池之均勿可以入里耳矣。繁露有言天子不臣二代之後而同時稱王者三。是則杞宋之在周世其名則公其實則王也。（善梓材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正義曰鄭以王爲二王之後）夫以勝國之餘孽不立其圖法不用其富

守。然猶通三統而王之。況朝野皆奉其憲法。以綱紀品庶者歟。名曰衍聖公。其實秦皇也。若夫錫命之典。自漢之封紹嘉。以至于今。更十七姓。七十有餘主。而不能以意廢黜之。夫非一代之主。所得廢黜者。則亦非一代之主。所得冊封也。雖微冊封于孔氏之位。何損其冊封。則鶯主媚臣之自僞。僭濫亦猶乾隆之世。英吉利嘗一誦聘。而遽書之。以爲入貢之藩。云爾。且昔者成周之末。王報已虜。而東周特畿內之侯也。其于七王爵位。固不相若。亦侍祠貢獻。惟謹。且聽其黜陟焉。宋氏之于金元。亦嘗至乎稱臣稱姪矣。然而言神州之王統者。終不以彼而奪。此苟以是爲比。則衍聖當帝。而人主之當比于桓文霸府也。豈顧問哉。雖然。此猶千載蠱事。藏于石室。史官儒生。得守空文。以持其義。而世主未嘗旣其實也。土著之后。逆取順守。尙已。方其盛時。持重萬鈞。環天下而爲臣妾。雖臨辟靡。固不欲捐其黃屋。以朝孔氏之嘗酎。斯已泰矣。及夫陵夷積弱。處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大枋旣失。勢儕于家人。寧奉表以臣敵國。而猶歸然自謂尊於玄聖之裔。豈不忸哉。乃夫賓旅侵突。而爲君者。故邇梁遠。皆以華夏爲異類。謾刃所抵。類禡厥宗。而無所懸痛。揚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陰之屠金華之

辱陷肉也。如黑鷲竊室也。如羣磨其他。掇發。窖藏。掘冢。壞陵。而取其金鼎。玉杯。銀尊。珠襦之寶。以爲儲藏者。不可以鐘籍記也。及統一天下。六官猶耦防營。猶設一明末。馬阮築板機城。爲西防。左良玉歎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今之駐防。則誰防乎。名不正。言不順。二百年泄泄然而不改。異夫。一託不加賦。以爲美名。而以胡騎之餽。剝徹府庫。送春獄。則漢民必不可以得直。迨有劇寇。漢臣賢勞而夷其難。創痍既復。又置其同族於苦地。以亂其治。吾義士之謀攘逐者。亦寧有過職乎。遂加於滿人。而地割於白人。以是爲神州。大詢夫。故結肝下首。而不欲退。非其喪志鑿于蜀宋也。蜀相之結荆楊也。非忘報也。彼忌曹氏。則吳不得怨。故覆於南郡。燼於白帝。再挫之。忿而不敢復。焉宋與女。眞宗禰之痛也。引蒙古以滅之。終自戕。敗廟算失矣。故地處其逼。勢處其危。九世之仇。而不敢復焉。何者。學生之鬪。玄熊。咆怒。以格其間。則二牛皆鬻也。且夫今世。則有所謂聖明之客帝。椎胸鬻臂。以悔二百年之過矣。彼疏其頑童。昵其地主。以百姓之不得職。爲己大恥。將登薦賢輔。變革故法。使卒越勁。使民果毅。使吏精廉。彊力以禦白人之侮。大東辛顛之冑。且將倚之以爲安穩。若是又

可逐乎。雖然。勿逐。則高義殆乎。格配天之志。殆乎息矣。決勝負于一朝。兩族皆盡。而不顧其後者。日莫途遠之所計。雖非少康猶之伍員也。震且辭壞。敗寧無其人耶。其攘逐滿洲也。在今日。其不攘逐滿洲也。亦在今日。客帝誠聖明。則必取謨于陸贄。引咎降名。以方伯自處。唐書陸贄傳。德宗議更益大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慙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隙。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為朕計之。贄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輕重。不在稱謂。視德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且矯舊失。至明也。損虛前。大知也。寧與加冗號。以受實患哉。按天子降名之義。自秦以後。廢絕久矣。贄獨高引古義。用相匡正。豈非二千年中嘉言之端冕乎。至言加冗號。受實患。則益為客帝針艾矣。一。維郊之祭。鷄次之典。天智之玉。東序之寶。一切上之於孔氏。彤弓黃鉞。納陛竈。一切受之於孔氏。退而改革。朝官皆如宗人。府丞一朝官。

如三

容帝

皆滿漢二員、獨宗人府丞、則祇一漢員、固以漢人非其僕隸、得臨制公族爾、知此微意、夫何遠哉、一圜地之滿蒙、駐防之八旗、無置馬甲、而除其名糧、一切受治於郡縣、自將軍、以至佐領、皆退爲散秩、大政既定、奏一尺書、以告成於孔氏、吾讀伊尹書、有九主有素王、吾讀中候、至於霸免、（鄭注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有受空之帝、（鄭注謂楚之義帝）今以素王空帝尸其名位、而霸者主其賞罰、則吾震且所君事者、固聖胄已、其建霸府於域中、則師不陵正、而旅不逼師、臣民之視帝、非其、后、辟、其、長、官、也、靈、光、也、金、日、磧、也、李、晟、也、渾、瑊、也、其、種、系、不、同、而、其、役、使、我、王、室、也、若、一、則、部、曲、之、翼、戴、之、也、漢、乎、滿、乎、亦、猶、菌、鶴、馬、蜩、之、相、過、乎、前、而、已、矣、君、臣、不、屬、則、報、志、或、可、以、息、雖、無、攘、逐、亦、無、負、於、高、義、然、則、二、族、皆、寧、而、梅、福、之、大、義、且、自、今、始、乎、雖、然、尙、觀、明、堂、合、宮、之、法、家、天、下、則、帝、孔、氏、百、世、丕、天、之、大、律、非、獨、爲、猾、夏、之、代、已、也。

著者此篇。雖懷抱種族之悲。思以從容降替今之竊據中國者。而主張帝孔。仍不脫教宗窠臼。今日民族主義。日益發明。吾黃帝子孫也。自當遠溯黃帝。編者識。

論髮辮原由

自頃、道、路、傳、言、廣、西、民、黨、割、辮、者、至、一、萬、八、千、人、之、多、而、吾、人、之、旅、南、洋、荷、屬、者、又、相、率、而、各、去、其、辮、聞、者、快、之、蓋、數、年、來、吾、人、之、惡、此、辱、國、物、而、從、而、去、之、者、已、大、有、日、增、月、盛、之、勢、矣、其、有、眷、戀、故、鄉、不、及、毅、然、舍、去、者、亦、多、購、取、頭、竿、卷、辮、髮、而、藏、之、外、着、西、服、其、如、面、黃、肌、瘦、不、脫、「差拿文」本、相、何、哉、夫、人、與、人、相、處、最、易、生、感、情、者、莫、如、性、情、語、言、衣、服、裝、束、而、性、情、如、何、非、久、處、不、知、語、言、如、何、非、問、答、不、知、若、衣、服、裝、束、則、一、望、而、見、其、與、已、同、者、安、之、與、已、異、者、駭、之、與、已、同、者、喜、之、與、已、異、者、惡、之、人、情、之、大、較、也、鄉、人、之、惡、僧、道、也、豈、有、他、哉、惡、其、僧、之、衣、服、裝、束、異、於、常、人、耳、衣、服、裝、束、之、異、既、以、此、見、惡、於、衆、斯、并、其、爲、人、而、惡、之、矣、漢、人、之、視、漢、人、且、然、況、於、外、人、之、視、漢、人、乎、外、人、之、入、中、國、內、地、也、漢、人、空、巷、而、觀、之、一、市、而、鬪、之、愚、夫、愚、婦、乃、至、有、投、以、瓦、礮、者、夫、外、人、者、亦、兩、眼、兩、耳、兩、手、兩、脚、一、鼻、一、口、與、吾、漢、人、無、少、殊、別、未、嘗、如、觀、音、化、身、七、手、八、脚、之、奇、山、海、經、雙、頭、雙、身、穿、胸、一、足、之、異、而、何、以、取、憎、於、吾、漢、人、也、如、是、毋、亦、衣、服、裝、束、之、殊、有、以、動、其、感、情、歟、外、人、之、至、吾、國、且、然、况、漢

人之旅外國乎。其見惡也宜矣。故凡吾人所至之地。有半邊和尙之稱。有拖尾奴才之號。或侮之。或辱之。甚或以鎗轟斃之。含冤茹苦。無可告訴。嗟我漢人。託身異國。爲馬爲牛。爲奴爲婢。爲人開闢土地。滋生財產。固未嘗稍有侵犯。外人之權利也。即並一己之勤勞。亦曾不得享爲人之權利。夫亦已矣。而外人乃從而憎之。何哉。其故固由國家政治之不振。兵力之不強。而衣服裝束之殊。抑亦有以召之。不可謂非無因也。夫漢人之形狀。所以特異於外人者。莫如髮辮一事耳。天下之賤種。至紅毛土番。烟剪巫來黑人。而已極。衰亡之國。至印度高麗。而已極。而外人之憎之惡之。乃遠不若漢人之甚者。其故何哉。蓋彼雖賤種。能自改裝。故不覺其甚異。高麗雖不改裝。而用前明之製。藏髮於頂。以冠覆之。亦與西人短髮畧同。而漢人則頭雍其半。背曳以辮。如繩索如鎖鏈。如獸尾。自顧亦覺形穢矣。何況外人。其於身體種種之不便。於家計種種之不便。於國家種種之不便。遊外洋者。莫不備嘗其害。深惡而痛絕之。其猶有未能盡決者。乃不曰。朝廷固如此。則曰。祖宗所留遺。一若此髮辮爲吾族所固有。去之不獨有違國法。抑且羞見祖宗者。人之愚一至此哉。今請與言此髮辮之所由。

來嗚呼吾言及此吾撫此髮辮不禁淚涔涔下哀吾同胞祖先之慘狀而吾輩子孫今日之苦尙未有窮期也

諸君諸君吾輩祖先之衣服裝束不可得而見之矣卽或見之一二家傳之遺像亦近代之祖宗則然耳明以前罕有存焉然諸君雖或不及讀書不能考古要未有不會觀劇者劇中所演大抵多先朝之事實用先朝之衣冠夫先朝之衣冠卽吾輩祖先之衣服裝束也其與否同否耶自秦漢迄明千餘有年衣服所尙雖間有微異而大體則同蓋中國爲文明發生之國文物衣冠豔稱世界古所謂垂裳之治如春秋時會盟征伐夷狄戎蠻凡來會者皆喜而書之以爲與於衣裳之會吳夫差蒞會呼曰冠來春秋嘉之以吳爲斷髮文身之蠻俗能重冠裳卽爲去夷狄而入中國之明証及夫五胡之亂金元之入雖殘暴戕賊野性難馴而一踐漢土莫不自慚形穢去鬻酪之舊俗效漢官之威儀讀累朝輿服志固猶歷歷可考也古詩曰「結髮爲妻」今諺猶曰「結髮夫婦」結髮者前明之制夫婦同之若今則婦結髮而夫不結髮矣又曰「臣結髮從戎」「臣束髮受書」結髮束髮皆以髮加於頭未有曳

之於背者蓋吾明以前不論何種不論何土一入中國則皆一用中國之衣服裝束雖以齊桓之短衣而霸趙靈之胡服騎射衣制偶異而結髮之風要歷四千年不易也何居天不宥吾遽以此如繩索如鎖鏈如獸尾者驟加吾頂乎滿清種族起自韃靼之部落侵擾北邊明代賊臣吳三桂以寵妾故激於私憤不顧利害大開山海關引之入寇而滿清遂得席卷中原所躪名城皆令薙髮不薙者屠之當時有洗城之令得城或大殺十日而後止或小殺數日而後止餘者則皆薙髮以爲其民吾輩同胞之祖先皆其殺戮之餘也薙髮之令既嚴其餘而降者或萬人或數千人限以一日而畢髮匠荷擔於市標其幟曰「奉旨剃頭」逢人則強薙之而吾輩同胞之祖先生平未經此創一日去此則腦膜無所遮護或爲薄寒之所中或爲疾風之所侵頃刻而死者蓋不可以數計其他刀痕隱隱膚破血流者更不知幾何矣嗚乎吾輩同胞之幸存於今日皆吾祖先淚痕血點之所留餘也乃吾漢人受如此關於國種最大且鉅之奇慘毒虐歷史不得而載之父老不得而傳之遂令愚夫愚婦以爲髮辮之事爲中國從古所已然不敢變易變則謂之背祖忘先嗚呼抑孰知其祖先之

死於髮辮。如是其可悲也哉。孰知吾言至此。哀吾祖先。與同胞祖先。當時薙髮之慘。而撫身摩頂。今日猶未能出奴隸之籍。脫牛馬之羈。以雪祖先之遺恨。而爲之長號痛哭也哉。

昔明太祖之討元也。布檄文於國中曰。『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亂。爲衆所推。率兵渡江。據金陵形勢之地。自痛中原民庶久陷北虜之中。方欲舉兵北伐。起斯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讀此可見中國之陷於異族。則衣服必稍變易矣。然元之竊據。不過數十年之久。卽爲我漢人所撲滅。未有若滿清之盤踞二百五十餘年。而以半邊和尙貽羞我漢人。如今日之甚者也。諸君諸君。髮辮之害如此。雖欲不變。通之其可已乎。戊戌推翻新政。一蹶不振。論者多咎變法之初不先變髮。髮短不可以驟長。不可以驟長。則面目形狀。旣變。衣服裝束。不得不隨之而變。衣服裝束變而行爲政治。皆不得不變矣。惜乎未能先事於斯。遂令一往無餘也。蓋欲除滿清之藩籬。必先去滿洲之形狀。舉此累贅惡濁煩惱之物。一朝而除去之。而後彼之政治。乃可得而盡革也。雖然。髮辮旣去。其去滿洲之衣服裝束。必矣。則將效僧道之衣服裝束乎。

魂 帝 黃

抑仍取劇中所演之古衣服古裝束而效法之乎。率四萬萬人而僧道之不祥而所謂古衣服古裝束者則又寬綽腐敗而不適於用。合古今中外而變通之。其唯改易西裝以駢進於大同矣。既有西裝之形式。斯不能不有所感觸。進而講求西裝之精神。西裝之精神在於發奮踴厲。雄武剛健。有獨立之氣象。無奴隸之性根。且既講求其精神。斯不能不取法西人所謂政學法律工藝商農之美法。一一而舉行之矣。不寧唯是。衣服裝束與西人同。則酬酢易相和洽。無形格勢禁之疑。衣服裝束與西人同。則往來查察事務於政學工商取資不少。無猜忌凌辱之患。萬國咸尚西裝。一國獨爲異服。則於公理上有礙。不獨見惡於觀瞻已也。西裝嚴肅而發皇。滿裝鬆緩而衰懦。則於人種上有關。不獨取便於身體已也。西裝之利如此。滿裝之害若彼。雖無取辱之弊。猶將變之。況見遂取禁國內取滅海外被擊有種種傷心慘目之事哉。雖然髮辮之所由來。由於滿洲之入中原。意者髮辮之消除。亦與滿洲而俱盡乎。語曰。『出乎爾者反乎爾。』髮辮之行運如此其久而中國退化之局。乃如此其極。意者以髮辮之低垂而人之聰明智識亦由之而低下乎。吾滋感焉。以吾觀之中外之大。

古今之久。先代之結髮。滿清之辮髮。西人之短髮。髮凡三變。而世界之風潮。日新月異。而歲不同。進化文明之程度。亦不知相去幾千矣。欲脫滿清之羈。而比肩世界之文明。以復我漢人之國土者。其知所擇矣。至於髮之爲用。或長或短。或少留。或全薙。瀏陽譚氏仁學言之詳矣。而西人論者尤多。有好頭顱者。攬鏡當自知之。不具論。中國古世衣冠。誠如著者所云。寬綽腐敗。不適於用矣。然如近日所演之水滸傳。七俠五義等劇。頭頂高髻。內束緊身。外披圓領雙結寬綽長袍。既美觀。瞻又復靈便。不失尙武精神。視西人之遍身結束。舉止生硬者。反覺文明。使他日全地球胥同乎此。人不亦懿乎。編者誌。

正仇滿論

梁啓超既主立憲政體。又爲積弱溯源論。曰。真有愛國心。而具特識者。未有仇視滿人者也。嗚呼。梁子迫於忠愛之念。不及擇音。而忘理勢之所趨。其說之偏宕也。亦甚矣。夫今之人。人切齒於滿洲。而思順天以革命者。非仇視之謂也。屠劍之慘。焚掠之酷。鉗束之工。聚斂之巧。往事已矣。其可仇視者。亦姑一切置之。而就觀今日之滿人。

則固制漢不足亡漢。有餘載其苦。無一事不足以喪吾大。陸今夫官吏之溺蠹者。則取而廢黜之。非有所仇視於官吏也。人民之殺人行劫者。則執而斷斬之。非有所仇視於人民也。今滿人之鬪茸者。進不知政。退不知農。商唯肝榛。獠狀若鹿豕。惟賴宗祿。甲米爲養。而一二桀黠者。則一切取吾漢人之善政。而顛倒更張之。一切取吾漢人之賢駿。而芟薙鋤刈之。然則所謂溺職者。與所謂殺人行劫者。其今之滿人。非耶。雖無入關以來。屠劊焚掠。錯束聚斂之事。而革命固不得不行。奈何徒以仇視之。見狹小漢人乎。觀梁子所論。以路易十四比乾隆。以擁護一姓私產而不爲國民全體罪。曾左諸公。其知滿洲全部之當去也明矣。所極不忘者。獨聖明之主耳。夫其所謂聖明之主者。果能定國是。厚民牛。修內政。禦外侮。如梁子私意所料者耶。彼自乙未以後。長慮却顧。坐席不煖者。獨那拉氏之廢置我耳。股憂內結。智計外發。知非變法無以交通外人。得其歡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歡心。無以挾持重勢。而排沮那拉氏之權力。故戊戌百日之新政。足以書于盤盂。勒于鐘鼎。其迹則公。而其心則祇以保吾權位也。曩令制度未定。那拉天殂。南面聽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則所謂新政者。亦

任其遷延。墮壞而已。何也。滿漢二族固莫能兩大也。今以滿洲五百萬人。臨制漢族四萬萬人。而有餘者。獨以腐敗之成法。愚弄之。鋼塞之耳。使漢人一日開通。則滿人固不能晏處於域內。如奧之撫匈牙利土之馭東羅馬也。人情誰不愛其種類。而懷其利祿。夫所謂聖明之主者。亦非遠乎人情者也。果能傲疑其黃屋而棄捐所有。以和吾漢人耶。藉曰其出於至公。非有滿漢畛域之見。然而新法猶不能行也。何者。滿人雖頑鈍無計。而其怵惕于漢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頑鈍愈甚。團體愈結。五百萬人同德戮力。如牛番之有社寮。是故漢人無民權。而滿洲有民權。且有貴族之權者也。雖無那拉氏而掣肘者。什伯於那拉氏。雖無榮祿而掣肘者。什伯於榮祿。今夫建立一政。登用一人。而肺腑暱近之地。羣相譖嚙。朋疑衆難。雜沓而至。自非雄桀。獨斷如俄之大彼得者。固勿能勝是也。共譖四子於堯。皆葭莩姻婭也。靖言庸回而堯亦不得不用之。今其所謂聖明之主者。其聰明文思。果有以愈於堯耶。其雄桀獨斷。果有以儕於俄之大彼得者耶。由是言之。彼其爲私。則不欲變法矣。彼其爲公。則亦不能變法矣。進退無所處。而猶隱愛於此一人。何也。梁子又曰。今

之民賊其在漢人者往往而有非獨滿人然也夫漢人之有民賊固也彼思今之漢人判渙無羣人自爲私獨甚於漢唐宋明之季者誰致之而誰迫之耶吾以爲今人雖不盡以逐滿爲職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訟言於疇人然其輕視鞮鞞以爲異種賤族者此其種性根於二百年之遺傳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陳名夏錢謙益輩以北面降虜實至闇部而未嘗建白一言有所補助如魏徵之於太宗范質之於宋祖者彼固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爲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襲青紫而已其存聽之其亡聽之若曰爲之驅驅效用而有所補助於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學諸儒如熊賜履魏象樞陸隴其朱軾輩時有獻替而所因革未有關於至計者雖曾胡左李之所爲亦曰建殊勛博高爵耳功成而後於其政治之盛衰宗社之安危未嘗有所籌畫焉是并梁子所謂擁護一姓者而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則彈劾權貴出則播擊豪彊爲難能可貴矣次卽束身自好優游卒歲以自處於朝隱而下之貪墨無藝怯懦忘恥者所在皆是三者雖殊科要其大者不知會計之盈黜小者不知斷獄之多寡苟得稟祿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術矣無他本

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爲心固二百年而不變也明之末世五遭革命一命之士文學之儒無不建義旗以抗仇敵者下至販夫乞子兒童走卒兀志不屈而仰藥剗刃以死者不可勝條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則願爲外國之順民官則願爲外國之總辦食其俸祿資其保護盡顧天一城之中無不牽牛把茅甘爲貳臣者若其不事異姓躬自引決縉紳之士殆無一人焉無他亦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爲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襲青紫而已其爲滿洲之主則聽之其爲歐美之主則聽之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爲心者亦二百年而不變也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土之爭自灌磨民之敵愾効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爲歐美之奴隸而已矣非種不去良種不滋敗羣不除善羣不殖自非躬執大彗以掃除其故家汙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豈可得乎梁子又曰歐洲列國常有君統乏嗣而迎立異國之公族以爲君者故知中國積弱之源非必由於滿人之君天下也夫歐洲各國太抵出於日耳曼種偷通養而脫等百種千名所在殊狀而其文明程度大略相等且其迎立新君往往出於婚媾之國是非滿漢之可與並論者也

嗣而迎立新君則其國家已定矣。若夫兩種雜居。獷者處上。束鉗縛制。使其一種欲爲牛馬。臧獲而不可得我欲。以大度容人。而如人之不以大度容我。何則。希臘意大利自立之事。豈不利之自立有成事矣。梁子頌言歐洲迎君之美。而諱稱希臘意大利自立之事。豈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耶。抑何其偏宕而遠於事情也。嗚呼。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於革命。而思以建立憲法易之者。爲其聖明之主耳。夫所謂革命者。固非溷淆清濁。而一概誅夷之也。自渝關以外。東三省者。爲滿洲之地。自渝關而內。十九行省者。爲漢人之分地。滿洲嘗盜吾漢土。以爲己有。而吾漢人於滿洲之土。未嘗有所侵攘焉。今日逐滿。亦猶田園居宅。爲他人所割據。而據舊時之契約界碑。以收復吾所故有而已。而彼東三省者。猶得爲滿洲自治之地。故曰逐滿。而不曰殲殺滿人。其地未割於俄羅斯歟。則彼猶得保其主權。而將率醜類。以爲蠻夷之大長。尙不失其地位也。其地果割於俄羅斯歟。東胡大地。曠蕩鮮人。水草猶多。牧馬猶殖。使五百萬人者。反其故土。林林而立。總總而居。亦猶是滿洲之舊俗也。夫苟奮然切齒於前日。屠劍焚掠。鉗束聚歛之怨。則將犂其庭。掃其閭。鞭其墓。瀦其宮。積醜成阜。喋血爲渠。

黃 帝 魂

如去歲西人之仇。殺義和團者。比於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尙爲未減。而未增也。此則合於九世復仇之義。夫誰得而非之。今一切不計。而徒曰。逐滿而已。宅爾宅。畋爾田。各營生計。特不得以腥羶於吾漢土。是其待之也。亦可謂至公至仁矣。其尙得曰。仇視歟。乃夫此一人者。誠使不失其聖明。而能與俄羅斯相安。則奴爾哈齊之帝號。固未替也。若其漸染華風。樂慕上國。如匈奴賢王之歸化者。則封以三恪。處以大第。入朝不趨。贊拜不名。所以酬其百日變政之功者。固自有道。寧有斬以輕呂。懸以大白者乎。嗚呼。爲說至此。而革命與梁子所謂保皇會者。抑可以無間矣。昔之保國者。曰保中國。不保大清。今之革命而不廢保皇者。曰保生命。不保權位。雖梁子躬自革命。而於其忠愛之念。猶若可以無憾。夫何媿媿慈愛以悲痛於此乎。若夫梁子所謂立憲者。吾又不知其何以能立也。凡一國專制之主。而欲立之。權限勿使自恣者。必有國會。議院以遏其雷霆萬鈞之勢者也。而是二者皆起於民權。非一人之所能立。方今疆陲屯否之世。顧所謂民權者。安在乎。其必睿聖仁彊之丈人。文能附衆。武能却敵者。糾合志志。大棘小搏。以與凶頑爭命。而後可以就事。事之既就。人心所歸。必

在英桀。則此睿聖仁彊者。雖欲不居帝位。而抑無所遁。苟日使被反其初服。而惟以舊日假號之帝王。爲吾共主。是則遷立共主之法。不於賢否。而惟於成俗沿襲之虛名也。今夫中國非可以日本爲比例者也。彼以二千五百年之舊主。神器相傳。無有移易。則臣民之於舊主。亦既有其感情。故維新之始。雖以志士號呼搏擊。得奠大功。而卒以尊王爲成績。是豈處置異種者所得援以爲例者哉。必使民權旣成。而猶立憲以保此一人之位。何異漢高破秦。而使之尊事懷王。明祖滅元。而使之擁戴林兒。微特於義無取。亦事之必不可得者也。吾故曰。梁子迫於忠愛。而忘理勢之所趣也。

案梁子又言。日本異國。我猶以同種同文引而親之。何有於滿洲。夫自族民言之。則滿日皆爲黃種。而日爲同族。滿非同族。載在歷史。粲然可知。自國民言之。則日本隔海相對。自然一土。而滿洲之在鷄林鞞鞞。亦本不與支那共治。且其文字風俗之同異。則日本先有漢字。而後制作和文。今雖雜用漢字。猶居大半。至滿洲則自有清書。形體絕異。若夫甌裘渾酪之俗。與日本之葛布魚鹽。其去中國。孰遠孰近。然則日親滿疏斷可知矣。雖然。以獨立自主言。則雖以日本宰制吾土。而猶不

欲降心相從。何有於滿洲。卽此義旣多知者。故今不辯。辯以理勢如此。

釋仇滿

吾國人一皆漢族而已。烏有所滿洲人者哉。凡種族之別。一曰血液。二曰風習。彼所謂滿洲人者。雖往昔有不與漢族通婚姻之制。然吾所聞見。彼族以漢人爲妻妾而生子者甚多。彼族婦人。密通漢人及業妓而事漢人者尤多。江浙駐防。殲於洪楊之手。其招補者。多習與彼族遊處之漢人。此皆血液混雜之證據也。彼其語言文字。起居行習。早失其從前撲鷺之氣。而爲北方稗士莠民之所同化。此其風習消滅之證據也。由是而言。則又烏有所謂滿洲人者哉。然而滿洲人之名詞。則嚇然揭著於吾國。則亦政略上占有特權之一記號焉耳。其特權有三。世襲君主。而又以少數人專行政官之半額。一也。駐防各省。二也。不治實業而坐食多數人之所生產。三也。其二。其三。在今日。旣爲貧弱困苦。男盜女娼。媒介而亦適足爲諍痴之符。招怨之的。然自一方面觀之。要不得不謂之政略上之特權。世界因果之應不爽毫髮。諺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也。其因之動力在政畧上者。其果之反動亦必在政畧上。故近日

釋仇滿

四十

紛紛仇滿之論皆政略之爭而非種族之爭也。

夫吾非謂最多數之漢族果無種族之見存也。所謂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者吾自幼均習聞之。而道咸之間刻文集者尙時存仇滿洲之微文。粵西三點會以泐字爲記號示滿清無主之義持之已二百數十年。一洩於洪楊之事。而至今未已。此皆種族之見之未泯者也。然洪楊之事應和之者率出於子女玉帛之嗜好。其所殘害無所謂滿漢之界。而出死力以抵抗之破壞之者乃實在大多數之漢族。是亦足以證其種族之見之薄弱也。且往者暗於生物進化之理。謂中國人種概由天神感生。而所謂蠻貉羌狄者乃犬羊狼鹿之遺種。不可同羣。故種族之見熾焉。自歐化輸入。羣知人爲動物進化之一境。而初無貴種賤種之別。不過進化程度有差池耳。昔日爭種之見宜若爲之消釋。而仇滿之論反熾於前。考則以近日政治思想之發達而爲政畧上反動之助力也。蓋世界進化已及多數壓制少數之時期。風潮所趨決不使少數特權獨留有亞東之社會。此其於政畧上所以有仇滿之論也。雖然人之神經甚爲複雜。彼染於歐化者非能盡滌其遺傳性也。是以其動機雖在

政畧上而聯想所及。不免自混於昔日種族之見。且適聞西方民族主義之說。而觸其格致古微孔教大同之故習。則以仇滿之說附麗之。故雖明揭其並非昔日種族之見。而亦不承認也。然吾爲細剖解之。而見其重心乃全在政畧上。何則。果其注重於種族上者。則其術不外兩端。一曰暴動。二曰陰謀。暴動者如義和團之惡洋人也。不問其爲教士爲商人。見洋人則殺之。使以此術而讐滿也。則今日之所謂滿人者。自京師及東三省外。已殄矣。無遺矣。陰謀者如周之於殷。越之於吳。聞敵之治焉而憂。聞其亂焉而喜。遺謀者以間之。貽玩好以惑之。循是而論。則彼李蓮英之惑溥王。文韶張之涸輩之貽悞。而各省官吏勒索賄欺。公行賄賂。以爲彼政府。歛怨於平民者。皆足以動搖滿洲人之基本。而爲多數漢族之功臣。如張百熙之流。實心舉行新政者。官斥爲助桀之民賊。而誅之。至於滿洲人之中。如所謂光緒肅干醇干號聖明者。當行間而殺之。而如剛毅榮祿。則惟恐天去其疾。而圖所以保護之。而漢族之穢有權力者。宜潰辨士說以帝王之業。此皆陰謀者之所有事也。要之無滿不仇。無漢不親。事之有利於滿人者。雖善亦惡。而事之有害於滿人者。雖凶亦吉。此則純乎種

釋仇滿
族之見者也。而今之唱讐滿者，其所指揮所褒貶，一與吾前者云云相反，是非眞讐滿者也。

雖然今之眞讐滿者，則有之矣。分爲二黨，甲黨出於少數，號爲滿人之中，夔「漢人強滿人亡」之論，而密圖所以壓制漢族者也。乙黨出於多數，漢族之中，欲請行立憲政體，奉今之朝廷爲萬世一系之天皇，而卽滿洲人，以爲貴族，議院者也。乙黨資章甫，以適越其售，否固未可必，甲黨之舉動多類兒戲，其甚者如禁漢族學陸軍於日本，如曰殺一人是一人，是皆喚醒多數漢人，使之重入種族之舊夢者也。而兩黨相合之一點，在保守少數人固有之特權，此其讐滿之策之中心點也。世運所趨，非以多數幸福爲目的者，無成立之理。凡少數特權，未有不摧敗者，且今日少數滿人中，固有一二開化者，然以與多數漢族中之開化者相比，例孰強孰弱，較然易睹。果率兩黨之策，是樹此少數者，以爲衆射之鵠，不使蹈法國貴族之覆轍不止也。夫民權之趨勢，若決江河沛然莫禦，而吾國之官行政界者，猥欲以螳臂當之，以招他日慘殺之禍，此固至可憫歎者也。而甲乙兩黨又欲專其禍，以貽少數之滿洲人。

是豈非讐滿之尤者乎。吾所謂讐滿固不在彼而在此。

說漢種

東方一大陸。其面積一百三十餘萬英方里。人口三百兆八千萬有奇。粵厥祖先。實爲文明之族。而有四千餘歲歷史者也。迨及中葉。北方胡族。逐漸侵入。以水草獷悍之性。肆鯨鯢踐踏之威。自晉以降。無代無之。黃河以北。爲異族投鞭躡蹄之區者。千餘年於茲矣。鴛鴦伏櫪千里之志。已虛懸肉在。俎寸鬻之苦。方劇嗟我漢人。上鑒往蹟。下循近情。苟有血氣。能無悲乎。雖然。此後爲漢種之患者。於匈奴蒙古一西人謂東亞人爲皆蒙古人種。甚非一狎族之外。復出一亞利安人種。劉淵石勒。不如其狡。成吉思汗。不如其猛。奴爾哈齊。不如其智。乘席捲環球之威。挾驅山倒流之勢。以直壓我東方。東方之漢種。其將奮起以抗之乎。抑將坐以待斃乎。鯨浪排空。檣舵皆折。傾覆之危。在於瞬息。睡獅睡獅。曷其醒焉。

漢人自稱其踐之漢土曰中國。實則地偏極東。不可謂中。神器外移。不可謂國。猶太民族。漂泊地球。所至皆其國家。印度非洲。主權在人。隨時易其母國。以面積一百二

十餘萬英里之漢土人口三百兆八千萬有奇之漢人不能自建一中央政府以與各種族相頡頏甘藷躋於獷狎民族之軌下其與猶太印度非洲諸人種復何以異耶人民不能自主而受人之抑壓羈絆者謂之奴土地不能自治而任人之治之且變更不一者謂之大陸非所謂國也非所謂有國之人民也國者終古不可滅之者也然則四千年來之歷史雖謂爲漢種未有國以前之歷史可也

俄羅斯者斯拉夫人種之代表國也斯拉夫人種不能合成一大團體或散處普魯士或散處奧大利或散處土耳其屢受他種人之制禦侵壓自千八百二十年以來斯拉夫人種統一主義遂漸浸入八千萬斯拉夫同胞之腦內不十年間此主義遂致發揚光大聞其說者一斯拉夫人種統一主義爲仲郭拉所創一莫不思想奮自勵以圖將來之統一共建一國以與歐洲大陸相頡頏同胞感情之易相關切固如是矣今漢種爲數之衆冠絕宇內所有各族且所占之地亦既優於其他各種矣惜乎渙散易潰絕無團結不拔之精神以致常爲異族所屈嗚呼安得一仲郭拉其人倡全漢人種統一主義以陶鑄我同胞獨立不羈之精神乎

雖然漢種之特色固亦有不可磨滅者矣。以蒙古人種之獯悍匈奴人種之跋扈一踰長城則各舉其嗜。昔風化習慣以及精神上之嗜好一一滌去無遺而甘爲漢種之所化。是以刀箭制漢人而反爲漢人之無形之風化所制。徒資括囊四百餘州臣奴億兆之名實則漢種文明之降虜而已。試問元與清之領有漢土髮辮服制而外更有何物以變更漢種之面目者乎。無有也。俄國一大哲學家曾就義利團事件而論之曰。一吾歐洲人所至之地莫不被靡。而今所存者不過極東諸國而已。極東諸國巍然獨立之日本已爲吾歐文明所征服。其猶蠢然不相下者獨漢種焉。吾人其乘此亂機而傾此鉅人乎。一蓋歐人觀漢種過去之歷史深爲駭恐且帝種爲禍之虞尙橫亘其胸中。故視之過高而不以其他劣種等觀之。乃有斯言耳。漢種其果能爲亞利安人種所征服乎。抑能與之並駕齊驅或凌而上之乎。此固吾所難以一言決之者。惟漢種已過之歷史不過僅亞洲中之漢種其四環皆水草遊牧之族。文明程度皆遠出其下。其制勝也固宜。今既進世界中之漢種之歷史範圍中四面強敵武力與文明力皆與蒙古匈奴種絕異懸殊。漢種歷史之光彩其能永保其不日趨

說漢種
漸滅乎未敢信也。

歐洲生物學者已克曼論人種之將來曰：「人種上之生存競爭，惟富有生殖力之人，稱能制勝之。富有生殖力者，莫漢種若。歐人殆非其敵也。」又英國魏斯培將軍當洪氏起義之際，特奉英廷之命，東來巡視中國情形，歸而有言曰：「中國將昂首奮起之國民也。他日有英偉之軍人及政治家崛起其間，建一轟轟烈烈之大帝國，揮其武力以先奔俄羅斯，則俄人非其敵。中國既驅走俄人之後，復蹂躪印度，而遂吾人於印度洋之外。當此性命決於呼吸間之時，英國其將不得不與亞美利加及歐洲大陸同盟以抗之矣。」歐人之爲斯言也，蓋亦有因。一可以危詞聳國民之聽，聞而藉以勵其敵愾之心。一因成吉思汗西侵之歷史，深藏於歐人之腦內，黃禍一語，雖三尺童子亦能道之。窺弓思蛇，固其恒性。茫茫漢種，慎勿以自誇也。

漢種之移殖海外者，不下六百萬。西伯利亞之颶風，飛沙不足以拒之。南阿爾美之炎瘴，不足以驅之。白黑櫻紅各種之殘酷暴虐，不足以阻之。美國獨立之始，澳洲聯邦之年，非律賓歸美之日，百政未布，首卽高揭嚴禁華人登岸之例。而今在澳之華

人身稅則增至百磅矣。一舉一動皆不獲自如矣。即同洲同文同患共憂之日本。當前戰布內地雜居之條之日。亦惟不許華人與其權利。外人之遇漢人。若是其酷。忌漢人。若是其深。漢人之足跡。宜其絕於天壤矣。然而剝之愈甚。而其所以求復之道。愈備。法蘭西人有曰：「支那人乃天然不可壓服之人種也。」吾於是而知漢種之無形戰鬪力之鉅焉。

抑西人所至之地。其地主權必爲其所握。如西人之駐華者。除割據地之住民與兵卒而外。不出五萬餘人。然而中國全國商務重權。涓滴皆入其囊中矣。而中國人則不然也。布哇全國人民十萬。中國人與日本人幾居其半。土人居十分之三。四。然其島中一切稍重大之權利。莫不墮於少數白人之手。觀白人之經營地球。殆如善奕者之奕棋。經其所布置之處。則必爲所占據。他人之布置。雖密終不過成爲贅疣。束手待斃而已。讀白人侵畧世界史。可爲寒心也矣。

西人優捷東方劣敗之故。其抑何因而致耶。悄然以思。默然以索。遠鑒歷史。近窺近情。確有所得曰：非東西智力富力之懸殊。乃國與無國者爭。國民與亡國之民。

爭猶以卵觸石以鬼火當皓月其敗也不亦宜耶猶太之富冠絕地球然橫被擠斥
宇宙雖廣而無其容身之地印度人體魄之強超越宇內然英人每有戕殺則置之
前驅學兵學政之權亦不與焉每歲饑饉死亡之數或數萬或逾數十萬奇酷奇慘
莫或恤之無國之慘固如是矣吾人不揣其本而惟懟白人之跋扈不仁白人誠跋
扈矣抑思吾人所處之地位與印度猶太人相去幾何耶
今日之漢土其爲漢種之漢土乎抑爲非漢種之土地乎今日之清國其漢種之清
國乎抑爲非漢種之清國乎惟漢土爲非漢種所有故漢土之喪失割裂曰與我非
漢種之休戚無關也惟漢種爲非漢種所奴曰小奴之辱弱凌夷與我非漢種之榮
辱無關也其邈來非漢種之悍而愚者彼新倡一說曰「漢人強滿人亡漢人瘠滿
人肥」於是滿人對漢人之手段愈毒而辣矣曰練兵以防賊滿之賊曰籌餉以剝
漢人之膏血曰禁言論以窒漢人之耳目曰通強寇以爲滿人之保障任滿員以布
滿人之爪牙暴厲恣苴無所不至嗚呼同舟之客共網之魚魚腹熟釜之災奚克免
之抑何相逼之甚耶

雖然非漢種之遇漢種者。是其酷猶可言也。漢人中之謬種。惟利祿之是知。罔顧大義。不僅心滿人之心。事滿人之事。更從而揚其波焉。變本加厲。其酷更劇。噫。此誠堪痛心者矣。夫燈之滅也。由油竭。國之亡也。由人心死。奴顏妾面。於異族之下。而曰忠戕賊同胞。以媚異類。而曰豪傑。不顧前古義烈之呵責。不畏千載下之唾罵。昧彼心靈。而唯財貨祿位是求。其與犬彘牛馬之相去。復何遠焉。當甲午戰役之際。日人曾言曰。『吾國欲席捲支那全國。當以支那人攻支那人。循英人滅印度。滿清滅明朝之故策可也。』支那人口稱四萬萬。其實渙散異常。以野蠻無知人口。不及千萬之滿洲種。尙足以制服之。況吾四千餘萬之大和民族。〔即日本〕乎。誦讀之下。不禁心爲之寒。舌爲之咋。而胸欲裂也。茫茫神州。梟獍橫行。見披髮於伊川。不埃百年而再戎矣。悲夫。

漢奸辨

中國漢初。始防邊患。北鄙諸胡。日漸交逼。或與之和親。或與之構兵。由是漢人之名。漢奸之號。稱焉。漢人爲漢奸者。有之。外人稱漢人爲漢奸者。亦有之。積自二千年來。

傳至今日。漢奸名號。未有定評。故往往有視愛同類。爲漢奸者。涇渭不分。殊堪痛歎。所謂眞漢奸者。助異種。害同種之謂也。敎軍于進兵之管敢。勸石勒滅晉之張託。以父事契丹之石敬瑭。率犬羊殘同類之趙延壽。爲元滅宋之張宏範。扶清滅明之吳三桂。耿繼茂。尙可喜。助滿洲。殲滅太平王之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今日之死漢奸也。如諂媚那拉氏。枉殺中國義士之張之洞。爲滿清阻止遊學生進歩之蔡鈞。助滿清官吏。搜括中國貨財。孝敬滿洲。承抽各行之巨商。劣紳等。今之生漢奸也。至滿洲人之所謂漢奸者。乃漢族中之偉人。碩士。卽爲愛同類之故。甘心戎首。雖犧牲其身。而不顧。如漢武帝時。誓殺匈奴之霍去病。衛青。輩。宋朝之岳飛。近代之太平王。洪秀全。烈士。唐才常。林述唐等。乃如之人。誠漢奸中之卓卓者矣。惜乎不及今日。滿人之所謂滿忠者。旣庶且多。旣廷且碩耳。然烈士。唐林等。其腦想則敬天愛人。自由平等。其倡議則革命獨立。種種布置。無一非爲傾覆暴虐政府起見。一可當百。而後起者。猶復無量。嗚呼。豈非上帝終不欲中國三千餘萬方里。錦繡山河。爲犬羊盜據。然後于二十世紀初葉。生出正色漢奸如恒河沙數。使異族之民賊。料不及料防不勝。

防如項羽之聞楚歌四面哉吾敢決之曰三年之內胡虜朝廷必亡於漢奸之手敬告漢人慎毋爲害己之漢奸當爲愛己之漢奸更願今日之爲漢奸者各盡其才智力量勇往向前勦滅醜類恢復三千餘萬方里之山河更新四百兆人之魂魄立新中國於環球之上漢奸之名不將流芳於萬世乎不將傳揚於地球乎今日漢奸尙其勉之不必以異族人之目我爲漢奸遂畏漢奸之名而爲之諱也

王船山史說申義

亡國多才自古已然王船山者亡國之一國民也故其言皆亡國之言所說多亡國之慘今釋其義可得而言

船山在當日伏處南疆艱貞絕學與李二曲孫夏峰黃梨洲顧亭林共稱講師大儒而船山之書獨晚出直至洪楊盪定之後曾國藩始輯遺書刻之其說大唱於湖湘而遍於天下夫張李時代爲他人驅除難而致其國天下迄定而船山方殫精而著書至洪楊時代天下一轉振而所以驅除之者仍不異疇昔天下亦迄定而船山之書一於是時大發明是何故歟嘻吾知此後其被吾船山之影響者必

無量而必生出許多之波動。則敢斷言者也。惟其書之覈要處。多用口口字代之。是殆削於曾氏之手。此亦何怪其然。然無別本之可校。爰就確不可移之義爲之補亡。其標識則在左肩右腳之間也。

自拓拔氏之興。假中國之禮樂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晉爲中國之民。且進而爲士大夫。以自旌其閥閱矣。高門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皇之支庶。婚宦相雜。無與辨之矣。漢魏徙戎於塞內。空朔漢以延新起之夷。相踵相仍。如蟹之登陸。陵藉藉以繼進。天地之紀亂而不可復理。乾坤其將「圯」乎。謀之不臧。莫知其「禍」之所極。將孰尤而可哉。

按種性之辨。不外風習血液二者。若風習既同。血液復混。是無從而辨之。故拓拔氏當時冒中國之文化。復以亡國之虜。經數傳而竊中國之種智。以同於我。此自我之同化力之所致。高門大姓。亦有所以得之。所以與之者也。胡元之禍。較之拓拔則安。分蒙古色目爲一級。漢人爲一級。南人爲一級。此視爲士大夫。僅自旌其閥閱者。其相去果幾何。夫冒我族姓。則彼自知其不肖。而欲以吾種易之也。乃當

黃 帝 魂

元之時。至有竄易其名。爲不骨都拔古台等字者。（見趙甌北念二史劄記中）此又誰爲不肖也。嗚呼。種亦賤矣。若夫取其職官之志而讀之。某官某得幾員。某官某得幾員。則對於高門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之一畜。尤可痛心。宦相雜而婚懸。爲禁且以爲貴。胄也而忽弛之。誰應之者。風習本我之國粹。而血液亦實無可言。何謂新起之夷。吾寧易之曰將亡之虜。

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治統之亂。『權奸』竊之。『盜賊』竊之。『夷狄』竊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道統之竊。沐猴而冠。教稼而升。尸名以徼利。爲『夷狄盜賊』之羽翼。以文致之爲聖賢。而恣其妖妄。嗚呼。至於竊聖人之教以寵『夷狄』而禍亂極矣。石勒起明堂辟雖靈臺。拓拔宏修禮樂。立明堂。皆是也。敗類之儒。嚮道統以教之竊。而君臣皆自絕於天。故勒之子姓。駢戮於冉閔。元氏之苗裔。至高齊而無。瞧類。天之不可欺也。如是其赫赫哉。

按夷狄盜賊之敢於竊天下者。以恃有敗類之儒爲之送徽號而頌功德也。夫人未有能自欺其心者。夷狄盜賊豈不自知爲夷狄盜賊。不過吾雖夷狄盜賊之肺。

賜而已作聖明天子之面目。工部具一奏曰：修聖廟禮部具一奏曰：開鴻科而天下之士走集而相慶者已填駢於日下。則文化大起居然聖朝。昨日之夷狄盜賊則永遠之太祖太宗是何樂而不爲。夫天下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以夷狄盜賊何以被太祖太宗之名則敗類之儒假之也。嗚呼！此敗類之儒罪豈勝殺其長。二人非分竊國之想猶可言也。其蒙蔽萬世子孫不識太祖太宗之卽爲夷狄盜賊不可言也。天下無此種敗類之儒則夷狄盜賊之來直呼之爲夷狄盜賊。人心目中有一夷狄盜賊則未有逐之不力者。夷狄盜賊而自知無可假借之名則未有不自阻喪者。以此而立國則夷狄盜賊之不絕跡於天壤者。吾不信也。若必恃天之不可欺而駢戮其子。姓吾猶嫌船山之不智。雖然既至其子。姓之朝則又不得不謀所以戮之之道也。敗類之儒之毒一至此哉。

取東晉之勢與南宋絮論。東晉愈矣。然而宋之南渡。自汪黃秦湯諸姦而外。無不以報讎爲言。而進畏懦之說者。皆爲公論之所不容。若晉則蔡謨、孫綽、王羲之皆當代名流。乃其侈敵之威。量己之弱。創盈朒退阻之說。以坐困江東。讀蔡謨駁止庾亮經

畧中原之議。苟有人之氣者。未有不憤者也。夫彼亦有所爲而言矣。庾亮之北略。形王導之不振也。而左祖導者。詛亮以伸導。桓溫之北伐。志存乎篡也。而惡溫之逆者。忌其成而抑之。於是而中澆之情。深於外禦。爲宰相保其勳名。爲天子防其變奪。嗚呼。天下之大防。『夷夏』之大辨。五帝三皇之大統。即令桓溫功成而篡。猶賢於載『醜夷』以爲『中國』。主。況僅王導之與庾亮。爭權勢而分水火哉。則晉之所謂賢。宋之所謂姦。不必深察其情。而繩以古今之大義。則一也。

按時勢之紛亂。人心之朽敗。未有甚於十六國之頃者也。自晉以前。幽燕之地。依然也。雖五胡雲擾。江東立國。其內備之裕。外逼之輕。較之南宋。則甚遠也。《船山詳論之。故不贅》。乃首潰夷夏之防。大紊天下之紀。過江名士之罪。投之濁流。東之高閣。詎足以蔽之乎。夫蔡謨之流。清談竟夕。諱言國事。仇之不審。何以言報。且宰相風流。將軍儒雅。當時之士。互結職爲名。高國事之來。輒以情之所贅。沮敗天下之大局。將相相訐。而奸雄啓釁。乃小朝廷之天子。祇顧青衣。行酒而決。不欲臣下之稍議之。桓溫之篡。誠不足尚。然國恥彌天。只談風月。以之應付。寇已深矣。是

區區者亦何足保。夫桓溫之才諒非東晉羣帝所敢望。充其野心之所。至江淮以
北亦不足以限其馬足。儻東晉而得桓溫爲之帝。醜夷未必如是之猖獗也。何哉。
豎儒之簧鼓。竟執小以遺大。勇私鬪而忘國仇。以至於亡宏光之時。其宴安一如
東晉。而內訌而致敗也。亦似之。史可法督師淮上。無王導之倚重。黃得功與史異。
趣恃功而驕。左良玉屯兵襄楚。就勢南下。可以規復中原。而侯恂阻其就食江南。
之簡與蔡謨。駁止庾亮。經略中原之議。又何以異。就如所憂何物。宏光寧足當良
玉之一指跡。夫豎儒拘牽名義而貽誤後世。雖無懷姦誤國之志。而究不得逃於
汪蓄秦湯名教之誅也。嗚呼。醜夷之爲中國主。自船山出之。吾知其若何之沈痛
也耶。

冉閔盡滅羯胡。而曰吾屬固晉人。請各稱牧守奉迎天子。有胡陸者。稱閔功德。謂晉
人遠竄江左而不足戴。然後閔無所復忌。而僭以成。嗚呼。陸固晉之遺民也。而其逆
如此。夫亦有其故矣。自劉淵起。『中國』人士迫于勢而事之。始亦有不得已之心
焉。已而食其餘以有富貴。假其威福以陵孤寡。而鬻醜之。改易禮法以狎其俗。口甘

味身便其服者數十年矣。故心盡亡而習之也。安藉使歸故版而奉正朔。則江東人士羞與爲伍。而無以自容。於是聞「羯胡氏羌」之名。而惡然阻矣。

按故總督而今仍總督。故尙書而今仍尙書。認敵作父。反顏噉人。新訂會典。項禮入朝。其所謂心亡而習安者是。船山之所見者也。嗚呼。吾猶喜胡睦之廉恥道存。而所處之時與勢去。今日且優異也。胡睦之爲此逆。知自絕於河東人士。無以自容。則其心固未昧。大晉民族之本來。而江左一隅。猶有遠竄之一祖國。樣於吾目也。雖然。國未全亡。故有如斯之比較。可以激其義。而勵其恥。彼國亡已數百年者。欲歸故版。而無可歸。欲奉正朔。而無可奉。渾然莫知其所自來。子以傳。子孫以傳。孫其聞。羯胡氏羌之名。而惡然阻者。則必誣之曰。大逆不道。則其心亡而習安也。至於如是。是又何以獨無再閔也耶。

於崔浩以史被殺而重有感焉。浩以不周身之智。爲索虜用。乃欲伸直筆於狼子野心之廷。以速其死。其愚固矣。然能存拓拔氏之所由來。詳著其不可爲君師之實。與其乘間以入中國之禍。始俾後之王者鑒而知懼。以制之於早。後世之壬民知媿。而

不曆戴之爲君。則浩之爲功於人極者。亦偉矣。前乎此而劉石慕容符姚赫連之所自來佚矣。後乎此而契丹女真蒙古之所自出泯矣。劉石慕容符姚赫連之佚也。無史也。契丹女真之泯也。蒙古氏諱其類。脫脫隱之也。然猶千百而存一也。宋濂中華之士。與聞君子之教。佐興王以復「中國」者也。非有崔浩族誅之恐。而修蒙古之史。隱其惡。揚其美。浩以赤族而不恤。濂以曲徇虞集危素。而爲蒙古掩其「醜迹」。使後王無所「鑒」。以「去」其「種」。後人無所「激」。以「創」其身。人之度量相越。有如此哉。

按索虜之史。未有不穢者也。然吾服崔浩之直。吾尤服拓拔氏之能容崔浩之直。蓋浩雖赤族。而其書流傳於後世。則固不得謂吾直之不伸也。夫崔浩之史。今所稱大部之史。是必當時開史局以編之。設史館以藏之者也。崔浩直書其穢迹。而拓拔祗殺其人。而不敢燬其書。此種文明。豈近時之所有。卽官家示禁。而民間能藏此大部。以永其傳。近時尤覺無此古道之人心也。至由契丹而女真。由女真而蒙古。皆銜接微分而來。自爲一類。脫脫之諱其類。關乎種性。自無足怪。後之爲脫

脫諱者吾知必有屬也何物宋濂忘其本來於光天化日之下寫狼子野心之真而乃曲爲之庇至於如是此直心死已矣豈祇愧於崔浩其視卍樞許衡標榜自鬻於蒙古之廷者一牛其時一立其後則揚醜虜之餘波重後世之種禍其罪且復浮於千萬也若萬季野之訂史蕞朱竹垞之辨史例則與宋濂適得其反吾又不知所云者也

張駿傷中原之不復而曰先老消謝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嗚呼豈徒士民之生長於邊遠之地者不知有中國之君哉江左君臣自忘之自習而自安之固不知中原爲誰氏之土而畫山河以不相及之量矣以洛陽爲拓拔氏固有之洛陽唯其子孫應受之而我不能有也嗚呼梁之喪心失志一至此哉君忘其爲「中國」之君臣忘其爲「中國」之臣割棄山河恬奉「異」類又何怪乎士民之視「中國」之主如寇賊而戴「他」族爲君父乎

按從來之立國未有如南朝之謬者天之置南朝正天之所以驕夷狄也充南朝君臣之所志只圖階前盈尺之地可以三五對坐美人醇酒日夜消磨其餘皆非

我有畫明圈限。不得出此盈尺之地。而亦對於此約。而必署名者也。今且畫江而守。何得急急以河南爲。噍嗚呼。中原之不復也。殆非偶然。先老儘有及身而事敵者。何消謝之足云。後生之不知慕戀。關於謬種之流傳也。種之既謬。不復能辨其同異。僅視洛陽爲其子孫應受之地。及今思之。則固爲唐虞三代之盛也。何也。中國有自君中國。自有臣山河之割棄。與山河之淪沒。則割棄者猶出於我之手。拋其土地。陷其士民。則猶得以招寇賊之徽號。最後則不復知有他族。而併爲一談。並寇賊亦不可得見也。已。

拓拔氏有中原數世矣。而其挾持天下者。唯秀容之裔。夷六鎮之殘胡。此外更無一人焉。而其主舍此而更將何依。（時元修畏高歡之逼。將奔長安。就宇文泰。）爾朱榮河陰之殺。魏之人殫矣。雖然。彼駢死於河陰者。皆依違於淫后女主之側。趨赴逆臣戎馬之間。羶以迷心。柔若無骨。上不知有君國。內不惜其身名者也。卽令幸免而瓦全。亦惡有人焉。可倚爲社稷之衛哉。夫拓拔氏之無人也。非但胡后之虐。鄭儼徐紇之姦。耗士氣於淫昏也。由來漸矣。自遷洛以來。塗飾虛僞。始於儒。濫於釋。曾所謂

畫

帝

魂

沐猴而冠者也。際天下於無實之文。自詫昇平之象。於是而精悍之氣銷矣。樸固之風斲矣。內無可用之禁兵。外無可依之州鎮。部落心離。浮華氣長。一旦羣雄揭竿而起。出入於無人之境。唯其所欲爲。拓拔氏何復有尺土一民哉。此亦一寇讐也。彼亦一寇讐也。舍此而又奚之也。詩書禮樂之化。所以造士而養其忠孝爲國之棟梁者也。拓拔氏自以爲能用此矣。乃不數十年之間。而君浮寄於無人之國。明堂辟雍。養老興學。所謂德成人造小子者安在哉。故鬻詩書禮樂於「異」類之庭者。其國之妖也。其跡似其理逆。其文詭。其說淫。相帥以嬉。不亡也何待。虞集危素。祇益蒙古之亡。而爲儒者之恥。姚樞許衡實行之矣。

按拓拔氏之亡。其原因甚複雜。求其總因。則「際天下於無實之文。自詫昇平之象。精悍之氣銷。樸固之風斲」之數語者。其定案也。蓋凡立國。必有其天然之國粹。不與人同。雖所遭之時。世逼之。不得不然。而其所席之舊治之胚胎。究不可失。失之。吾未見其能自立國者也。彼拓拔氏以游牧之族。率其驍悍。曠野之衆。相與逐水草。而居殺人野戰。以爲樂。角弓勁羽。疾走羊腸。黑月黃沙。冥行絕塞。是

其所長也。蓋不如是不足以成爲部落。各種部落皆賴此以成立。則於此又生出最烈之競爭。以最烈之競爭而逼出最苛之淘汰。故其能集大部爲可汗。雄長於諸番。且牧馬於陰山之下。遣矢於長城以南者。必其種性絕特。爲諸酋所羅拜者也。則以數千年文敵無氣之中國開關以與之敵。幾何不盡喪其地於駭種之手。然其種也賤。其性也驕。一日胥中國而淪亡之。驟易其草木。鹿豕而宮廷。殿。跳舞。踉蹌而禮樂威儀。文身披髮而衮冕冠裳。牝牡之聚。強弱之噬。而典禮法律。祭乎。備具彬彬郁郁。彼視之。其氣頓阻。其性抑。又爲之潛移也。益以一輩不二心之臣。善頌善禱之士。又復爲之揄揚。貢其忠孝。而所謂明堂辟雍。詩書禮樂種種者。隱焉與三代同風。是固可謂鳴一時之盛也。中原人士既相習而相忘。而彼之族乃由野而之文。由勞而之逸。當年短刀匹馬之雄。久消磨於腦後。數傳而降。風習益淆。血液亦有時而混。所有中原積弱之病。無不被其所同化。况拓拔氏當南朝風靡之秋。其塗飾虛僞之道。更有特甚者乎。種之既弱。則雖多置禁兵。隨處駐守。所生之人生而有當兵之義務。而終不能取涓滴之效。區區殘胡寧足當羣雄之

一注。船山謂拓拔氏何復有尺土一民者。以今思之。當非虛語也。彼其裔夷。尙不能。有豈復有認賊爲父。自貨其祖宗。且爲之詞。以欺天下也者。此船山所以歎息。痛恨於虞集。危素之徒也。雖然。虞集。危素者。所以益蒙古之亡者也。天下果何患。虞集。危素之多。不過虞集。危素之風盛。舉世而趨之。則利蒙古之亡者。亦將失其所以立國。而與之俱亡。甚且羣殉其亡也。嗚呼。彼胡后之虐。鄭儼。徐紘之姦。何代蔑有。吾恐。依違於淫后。女王之側。趨赴逆臣。戎馬之間。而駢死者。非魏之人也。吾船山其恫矣。

陳高非忠於蕭氏。而保中國之遺民。延數十年。以待隋之一統。則功亦偉矣哉。夫陳高起嶺表之日。逮乎入討侯景之初。固知其未有安于天位之志也。蕭氏子孫。自相戕賊。天下莫適爲主。而後思攘之。其罪既輕。雖無赫赫之功。而功亦不可泯。視隋之居中狐媚。以奪宇文氏者。遠矣。若夫君子之有恕於隋者。則以『中國』而代『夷狄』。得之。不以其道。而終不可名爲篡也。此陳隋之後。天下所以定也。

按天下之有君。無不以其取君之地。爲其私產也。人之欲得。誰不如我。勢不得不。

出於竊奪。今日逆賊。明日高皇。自書契以來。其歷史大抵如斯也。陳隋斤斤之計。較亦五十步之相去已耳。雖然。此中亦有一鴻溝焉。妄殺致位。謂之竊奪。順時取國。謂之弔伐。同種相殘。謂之竊奪。異種相勝。謂之驅除。陳之立於南朝。爲矯矯者。以其樹幟於中原。無主之時也。隋之於周。雖紕其臂而奪之。而不得謂之。不道。以其於驅除之理得之也。此固歷史之公例。俟諸聖人而不惑者也。

陳氏篡梁。王琳起兵至滄城。以伐陳。赫然討賊之義舉也。而侯平不受琳之指揮。遂奉表於高洋。去「順」卽「逆」。惡已大矣。猶曰高氏非吾讎也。以妻子陷入於關中。復奉表稱臣而西嚮。身爲盟主。二三其德。荏苒妻子之私愛。北面稽顙於殺吾君亡吾國之索虜。一元帝死於宇文氏之刃。無愜之小人。且夕莫測。而許之以討賊之義乎。爲君也。忠而死。爲父也。孝而死。非爲君父而忠孝也。吾臣吾子。不忍自廢者也。豈忍以忠臣孝子。子猶可獵取之浮名乎。失身於「異」類。則已無身矣。無身而君誰之。君父誰之父。遑及忠孝哉。且若琳者。則又失身於「異」類。而亦無據也。倏而人。倏而禽。妖魅而已矣。

按討賊誠義舉乃孤注也非可求全者也有一輩之士或爲時勢之所逼或爲名義之所動而勉出於此舉有欲圖之功而無必死之志五中惶惑無可把持吾必先保吾身而後求吾目的之所在稍涉危境遂以情急勢迫無論仇讎寇賊而惟可以庇吾身者是託綜其出處打成數槪身敗名戮國亡種滅爲祖國痛爲後世戒若此類者易姓之交何代蔑有若陳琳者不過吾之適取而論之者也如平西之講兵其亦援高洋之例也當是時無北周與之並立故別無所稱臣源源之陷衝冠立起以視陳琳戀關中之私愛而奉表於人則猶見其風烈雖然二者之所陷皆仇敵之所在也一直接以媚之一間接媚於人以創之其義一也嗚呼己則無身而假於人以爲忠孝彼則及身而仍有所謂君父以爲對照吾又何忍見數百年無君父之國也耶

亡國篇

亞之大陸有一種焉聚其若奴隸若非奴隸若國民若非國民雜焉縹焉以成一國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囂囂然號於衆曰吾保國吾保國其能保也哉已亡之人而

以亡。憾之。奚怪其扞格也。吾不欲保之。惟欲亡之。其亡也勃焉。其興也勃焉。

吾寧使漢種亡。盡死。盡殺。盡而必不願其享昇平。舜河山優游于韃靼之下。吾寧使志士殺盡死。盡亡。盡而必不願其爲拿破崙。華盛頓。雄立於亞洲之上。由前之說。故

悲漢種。由後之說。故箴志士。

悲夫。悲夫。吾漢人之有今日也。雖然。則亦幸矣。漢人之衰。何兆乎。則戰國時兆之也。春秋之所謂白狄長狄者。則支那之異種也。而盡亡矣。秦政用其盛。而漢種乃獨優矣。獨優。則無競爭。於是乎二因出焉。爭不烈。則智不進。而囂然自大之習。於以深。則民智不開。之說也。種競愈烈。國民之力。愈張。彼君之心。旣不必慮外禍之來。於是惟家賊之昇。慮則君權日張之說也。秦政以力項羽。以殺而天下之人。稍矜。苦劉乃術。之以緩劑。而漢種乃衰亡矣。於是五胡亂之。遂金繼之。雖然。則半壁耳。至成吉思汗。而蹂躪遍中原矣。雖然。則九十餘年耳。天禍中原。犬狼雜至。一見吾土地之美。物產之豐。遂覩然留之。徘徊不忍去。有俚焉。從而殺人以媚之。嗚呼。揚州十日。嘉家萬家。固各府縣之代表哉。此僅其始事耳。洪承疇。俚之於始。曾國藩。俚之於中。漢種之爲。

保彼一姓之位而死者何止億萬至於今吾又見夫僂之者之於終矣彼愚者之僂也吾又何責獨怪彼自命爲智者亦從而僂之則何說也且充其術亦足以保其所謂亡身變法之皇上矣而獨忍於皇皇種族乃使之永永沉淪其非人心也哉洪承疇曾國藩則固漢種中之才焉者也惟其才也乃足以濟其惡嗚呼漢種其死矣雖然吾漢種則又可以輕視之也戰國之盛也則衰之源也今之衰也其將與之機乎然而欲興種必先亡國

今日之漢種無所謂國也彼白人之視我也則曰支那支那之國何在也而彼之所謂支那國者則清國也夫清國云者一家之私號一族之私名也而以吾漢種冒之乎吾怪夫今之所謂保國者也覩然曰「我中國」又曰「中國將亡我將保之」又曰「中國將爲印度爲波蘭」夫中國之爲印度波蘭也二百年於茲矣今試問之曰中國之政府何在矣曰滿洲夫旣云中國而政府乃滿洲也豈吾神明之胄乃與彼鞑韃渾乎不然則漢種乃游牧水草者也不然則奴隸也有內奴有外奴俄內奴也印度外奴也內外兼至是惟眞奴漢種是已北省之亂也爲大日本順民者到

處。皆。是。有。志。者。聞。之。莫。不。深。恨。而。恥。之。夫。亦。何。怪。其。然。也。既。可。以。大。金。大。元。大。清。朝。也。夫。孰。不。可。以。大。英。大。法。而。大。日。本。使。奴。隸。之。根。性。種。之。未。深。則。彼。之。臣。妾。億。兆。者。又。何。能。一。日。得。安。其。位。既。爲。張。氏。奴。復。強。之。使。不。爲。李。氏。奴。不。可。得。也。夫。亦。力。之。是。視。耳。則。吾。見。彼。之。倡。言。保。國。者。之。自。盾。其。說。也。

彼。韃。靼。之。入。我。中。國。也。其。始。既。橫。加。殺。戮。慘。毒。不。忍。聞。其。繼。也。分。其。醜。類。遍。我。中。國。名。之。曰。駐。防。夫。駐。防。云。者。則。豈。不。以。防。我。漢。族。哉。不。使。之。自。謀。其。生。而。坐。我。膏。腴。婚。姻。有。滿。漢。官。階。有。滿。漢。夫。豈。惟。此。洪。氏。之。起。也。以。漢。攻。漢。疊。尸。山。積。而。所。保。者。滿。洲。也。團。匪。之。起。也。以。漢。攻。夷。血。流。津。京。所。保。者。滿。洲。也。且。二。百。兆。之。償。取。我。漢。民。之。錢。以。保。彼。宴。游。之。地。臺。灣。之。割。夷。我。漢。種。之。人。以。保。彼。根。本。之。地。今。日。又。至。矣。勝。敗。惟。漢。之。是。禍。而。滿。人。坐。享。其。利。無。論。異。種。稱。王。斷。無。委。施。其。前。之。理。卽。以。恩。怨。論。滅。此。朝。食。亦。復。何。言。彼。有。恒。言。曰。『吾。寧。以。家。產。付。之。鄰。友。而。斷。不。與。我。家。僕。也。』故。吾。曰。吾。寧。使。漢。種。亡。盡。死。盡。而。斷。不。使。之。歌。舞。安。樂。於。韃。靼。之。下。也。

幸。而。使。滿。清。將。亡。也。如。其。軍。備。足。財。用。富。電。線。如。絲。鑲。路。如。織。如。彼。俄。也。則。漢。種。乃。

眞永永沉淪永永靡壞而無振興之日矣夫俄之專制猶可言也同類爲之也中國之專制不可言也異類爲之也吾嘗有言文明之事文明國得之而愈文明野蠻國得之而愈野蠻則若海陸軍若電線若鐵路使中國得之則適以制革命者之死命而阻其文明而已是故戊戌之政變中國之福也而保國者乃從而痛惜之曰不變則亡夫所謂變者豈僅如彼之所謂學校報章而已哉豈僅如彼之所謂憲法政體而已哉韃靼不死盡無所往而非奴隸也夫以言乎文野則彼彘羶之俗其較歐西爲何如矣以言乎智愚則彼游牧之習其較歐西爲何如矣一奴也與其爲野者愚者之奴則盍爲智者文者之奴矣是故本非外奴而後始可以奴僇之既奴之二百餘年矣則必蕩滌其邪穢斬絕其性根斬之以刃蕩之以血夫而後可與言治也是故不亡則興不興則亡之言斷不能施之於今之中國以言中國則亡之乃與亂之乃治也吾知非一大殺戮則奴隸之根永不能除而身家之念終不能忘天下斷未有新舊雜糅而可與言國者也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舊之亡也勃焉新之興也勃焉中國而欲新其國乎則必自亡舊始

中國滅亡論

嗚呼。拳民颺起。聯軍駢入。滿酋西走。墳墓邱墟。此不過一姓之存亡而已。於我國民何與哉。余奔走未遑。奚暇論此。所痛者。二千萬里山河。已爲白種殖民之地。四萬萬黃種。已爲歐人注藉之奴。而我國國民。愚蒙如故。渙散如故。醉生夢死。禽視鳥息。以爲中國即亡。亦不過十七朝之尋常鼎革而已。嘻。今日之事。豈復復古之例。所可同日語乎。且即如復古之例。何求一二姓之忠臣義士。如古之力抗異姓。百折不回者。而并不可得乎。然則吾國之民。其心已死。其氣已絕。聞唐宋元明清之君我國也。則我爲唐宋元明清之忠臣義士。此所以茫茫亞洲。絕無男兒之性。芸芸黃種。無一獨立之民。固無足怪也。

今試執一人而問之曰。國何以亡。則鮮不曰。君易其姓。朝易其名。則國亡。又試執一人而問之曰。今日之中國。亡乎不亡乎。則鮮不曰。西安之朝廷。儼然者如故。政府之號令。赫然者如故。操四萬萬蒼生殺之柄。握二十二行省土地財賦之權。今不過戰敗出走。一時失利而已。及和議告成。則儼然大國也。內外大僚之所以歌舞太平。

者依然。宦官宮妾之所以供我奔走者依然。內務府之膏粱錦繡所以養我身體者依然。若是者而謂之國亡。是必喪心病狂者也。嗚呼。斯言也。何足與辯。然吾竊聞今日之亡人國者。有新例焉。向之亡人國者。必占其地。虜其君。戮其臣。而後己。今之亡人國者。則有其地而弗守。卽以其君若臣守之。其所以然者。何也。驟占其地。則其民未必服。而治之甚難。故不如以土人守之。吾國向者之處苗民。生番。卽用此道矣。且也。其君若臣。既有亡國之才。卽留之無所害。若一旦去其亡國之君。則英明之主出。是其國終不得而亡也。若一旦去其亡國之臣。則愛國之士進。是其國又不得而亡也。故吾國志士。每歎息痛恨於外人處置之不得其宜。而豈知外人之爲已謀者。固有所不得不然者在乎。由此觀之。則今日之中國。亡乎。不亡乎。

吾聞世界所謂完全無缺。獨立強盛之國。非徒以其土地之大。人民之衆也。恃其有特立不羈。至尊無上之主權者也。世界之國。不論爲君主爲民主。爲君民共主。凡有主權者。則其國存。無主權者。則其國亡。故獨裁君主之國。其主權萃於元首。民主之國。其主權萃於國民全體。之代表君民共主之國。其主權萃於君主與議院。雖逼處

之強鄰。不得而賸削之。暴戾之政府。不得而操縱之。暗弱之君主。不得而放棄之。不軌之人民。不得而干犯之。若是者。乃謂之主權。若是者。乃謂之有主權之國。

然則中國之主權。果安在哉。謂其在滿。僞耶。則爲權奸所禁。制己視爲贅疣久矣。謂其在政府。耶。則偷安苟且。敷衍待斃者久矣。謂其在直省疆吏。耶。則以官爲傳舍。唯幸洋人之不來。諛詞之未至。俯仰偷生。因循塞責者久矣。謂其在國民。耶。則爲隸爲奴。流離瑣尾。分割未定。國籍無屬也久矣。故兵權者。所以保護一國之權力者也。乃中國有兵而已。不知練。中國有亂而已。不知平。卒由外人越俎代庖。起而爲我練之。勦之。是操我之兵權也。於是中國失兵權。法律者。所以保護一國之安寧秩序生命財產者也。凡其封域之中。人無論貴賤。種無論黃白。法律所立。皆有守之之責。乃中國有訟獄。外人得而會審之。中國有罪犯。外人得而懲罰之。是操我之法權也。於是中國失法權。海灣者。爲一國文明野蠻貧富強弱之關鍵。公法離海岸三十里以內。則爲領海。凡船舶入其領海者。惟其國之號令是聽。其慎重海疆爲何如乎。乃中國沿海要隘。莫不爲外人所占據。長江天塹。莫不爲外人所圈定。是操我江海之權也。

於是中國失江海鑛山者。一國之財源也。凡貨幣器用。悉於是乎賴焉。關稅者。歲入之大宗也。凡國中度支。多於是乎取焉。乃中國有鑛山。外人得而開採之。中國有關稅。外人得而抵押之。是操我財政之權也。於是中國失財政。鑛路者。爲一國交通之樞紐。凡載運師旅。輸送糧械。搬運貨物。利濟商旅。悉賴於是。吾嘗考之列邦鐵路之制矣。有國有者。有民有者。國有者。何歸官辦之謂也。民有者。何歸私辦之謂也。然未聞爲外人有者也。乃中國之鐵路。悉爲外人所有。是操我交通之權也。於是中國失交通權。夫地球萬國。其興亡強弱之故。雖各有不同。然能操兵權。操法權。操江海權。操財政權。操交通權者。則土地雖割。而其國不亡。失兵權。失法權。失江海權。失財政權。失交通權者。則土地雖存。而其國實亡。乃中國兼此數者。猶日號於衆曰。不亡。誰其信之。至若宮中之默許。政府之密約。疆吏之暗失。使臣之陰從。怪怪奇奇。不可思議之約章。雖非草野寡陋。不曉朝事者。所可根究。然一則曰。『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非所謂煌煌之聖訓乎。一則曰。『與其與奴隸。不如贈朋友。』非謂所良相之嘉謨乎。故戊戌以後。宗旨已定。拳民之役。其願已償。彼無識之徒。猶日

號於衆曰中國未亡誰其信之乃無何而又有變法之諭無何而又有督辦政務處之設於是向之高談革命昌言勤王者莫不感激歛且欣欣喜色相告一若中國有中興之望也者嗟乎家中枯骨豈足有爲亡國大夫難與圖存而乃以新政望之是何異印度之百姓望酋長之自立滇黔之苗獠求土司之變法乎在稍有知識者應知其必無是事矣吾同胞其有以處此矣

且國之所以立者賴有一定不移完全無缺之疆域故國之有疆域猶室之有界址也文明之國雖人煙稠密之區市井衝繁之地凡甲屋界址與乙屋界址之距離必互以三尺爲限載在民法其通例也惟國亦然故瑞士雖小圍於衆大國之間其疆域如故也葡萄牙雖弱翹於大西洋之濱而疆域如故也中國則不然不唯旅大膠威臺澳香廣險要之港灣已爲白人所宰割且舉所謂滿洲發祥之地亦拱手讓之於俄嗚呼今日之密約雖拒其如往日之密約何一時之密約雖廢其如無窮之密約何吾知一轉瞬間不獨滿洲而已且將率其獯悍淫虐之可薩克兵以席卷內外蒙古進克新疆建瓴而下秦晉幽燕之郊一戰而長城失其險再戰而黃河斷其流

當此時也。雖聚中國十八省之精銳將無以禦之。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且也。當此之時。德必驅膠州之兵以占山東。英必發香港印度之兵以據大江南北。諸省會法必率安南廣州灣之衆以取兩廣雲貴之地。日必起臺灣澎湖之師以據閩浙而進。圖江西之南部。其外若惹若美若比及一切無名之小國亦將染指於我國焉。嗚呼。搏搏大陸白人縱橫哀哀衆生螻蟻同命。從此萬國地圖永無支那之稱。斯時吾國人士始駭然知吾國之亡而豈知有形之亡於瓜分無形之亡於今日。譬之某甲之田售之某乙則其田亡。瓜分之謂也。某甲之田押之某乙而某甲已爲乞丐。萬無可贖之理則其田亦亡。今日之謂也。

夫常人之情以敝縑袍一襲爲人所持去。且有不能忍然者。以其愛之所鍾。權之所屬也。今乃以數千年蕃息生存衣食父母之邦。一旦由狗種獠孫之手轉而販之他人。而我國民竟唯唯聽命不敢一與論。其是非而爭其得失。是視數千年蕃息生存衣食父母之邦而敝縑袍之不若也。其所以然者。蓋屈於專制之下。譬之產業爲豪奴所奪。久遂以爲豪奴之所固有而忘其所自來焉。抑吾聞之美法意希日本各國

先亦失。其產業徒以爲民者。不忍聽其放棄。遂萬衆戮力起而奪之。豪奴之手不觀之美乎。其初受國英之壓制。蓋無異於今日之中國。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三州志士。若戎阿丹士。若惹希邇遜。若富蘭克林等。開國會於費拉地。費舉華盛頓爲大都督。起兵以拒英。飛檄四方。法人義之。舉師以助。血戰七年。卒得獨立。爲世界第一等之共和國。不觀之意乎。自維也納會議以來。尙爲奧國所箝制。其諸州君長。惟奧命是從。且藉其威力以滋殺戮。志士痛之。仰天號泣。奔走呼救。以倡意大利統一之說。其後當法國之革命。及日耳曼之變動。影響所及。波於半島。意人遂離奧自立。而渙散各州。遂一旦歸於統一不觀之法乎。法之敗於德也。幾不國矣。其國志士憤政府之無能。慨帝政之腐敗。乃開國民議會於波爾登。於是黨派叢集。定謀決策。割二州以和德國。廢帝政以易民主。未幾而雄長歐洲矣。不觀之希臘乎。隸於土耳其之版圖者。四百有餘年矣。以土人待之殘忍。乃於一千八百二十年。舉國以抗土。卒賴各國之助。而以黑子彈丸。巍然獨立於地中海。又不觀之日本乎。明治維新之初。藩閥之臣。恃其覆幕之功。把持政權。當是時也。學校之所培植者。無非薩長之子。府縣之

所庸登者。無非薩長之士。內閣之所出入者。無非薩長之黨。舉國擾擾。幾蹈幕府之覆轍。板垣退助憂之。乃大倡自由平等之說。奔走遊說。遍於國內。卒成大黨。名曰自由。於是各政黨接踵而起。以要求政權。監督政府。遂得於明治二十二年。布憲法開議院矣。我東方之有憲法議院。自日本始也。

由此觀之。凡國之所以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者。必賴千百志士。不畏艱難。以肩鉅任。殺身以易民權。流血以購自由。前仆後興。死亡相繼。始能掃蕩專制之政治。恢復天賦之權利。此今日民權之世界所由來也。嚮使各國之民。忍受束縛。而無反抗之力。則所謂合衆國者。今猶一印度。所謂意大利者。今猶一波蘭。法已爲德所滅。希率爲土所制。而日本政治之專制。固無論矣。

然則天生豪傑。去人不遠。固非我國民而獨爲滅亡之國民。亦非彼國民而獨爲強盛之國民也。故有志士則興。無志士則亡。今試問美國何以強。則必曰有華盛頓。富蘭克林等。而強。又試問法之何以強。則必曰有齊威耳。甘畢達等。而強。更試問意。希日三國何以強。則必曰意以加里波利等。而強。希以嘉納利司等。而強。日以板垣退

助。而。等。強。故。中。國。而。有。志。士。如。美。法。意。希。日。者。即。我。中。國。亦。美。法。意。希。日。矣。特。患。其。沉。溺。於。利。祿。之。中。而。不。能。自。脫。耳。

歐美日本之政治家。掉三寸舌。持三寸管。或登演臺。或者報紙。似嘲似諷。似惋似惜。謂中國人視國家若秦越。興亡隆替。渺不相涉。一若鳥獸不可與同羣者。而天然之團結力。遂瓦解冰泮。故中國於世界。有四萬萬國之稱。嗚呼。我國人豈無羣哉。誰爲爾。無羊三百爲羣。誰爲爾。無牛九十其特。於是亞洲大陸之牧場。已儼成。或降於阿。或飲於池之圖畫矣。無他。惟無政黨之故。

我中國自開闢以來。無黨如史家所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屬。在一部十七史中。非不黨禍迭見也。然卽有數千百人。薈萃名流。痛詆時政。究之。匿跡門巷。呀呀。晤晤。其思想無有出於獨裁君主之外。而可以進退政府者。故雖以歐陽永叔持論之平。亦不過曰。黨分君子小人而已。未見其言黨與政府有直接之關係者。張儉何以望門投止。杜根何以忍死須臾。至一頒大赦。黨人之詔而團結之立解。而欲如法之民主黨。德之社會黨。俄之虛無黨。可以與政府相持不下者。已渺不可復得。其宗

旨誠不外標榜名稱表吾高尚之跡云耳故曰我中國自開闢以來無黨

百年以來有所謂白蓮哥老三合大刀小刀安清道友義和拳民等野蠻集會出沒于沿江沿海各行省其數之多無慮數千百萬其勢力雖充足至於糜爛六百餘名城若嘗時洪楊之事尙不能組織一政府與地球各大國通商往來遑問今日以亡國之將敗軍之師之乞食於敵人者乎吾嘗縱觀其間叩其宗旨莫不曰吾將反清以復明也噫嘻明之弊政何可縷指殺人流血反一獨裁君主之清而復一獨裁君主之明庸有濟乎且不止此也其宗旨亦不過震驚鑠懾慷慨譚之究之所謂反也復也亦並不能踐蓋欲藉此名以聚衆而遂其攻擄劫奪之私願而已黨且不可何況於政黨

中國時士視朝野之趨向強分守舊維新等名目既而於守舊維新之下加一黨字之稱吾不知守舊者於何年何日曾於何處布結黨之儀式維新者亦於何年何日曾於何處宣言結黨之宗旨何竟如青天霹靂平地風波而中國忽一躍有兩黨之稱乎但聞浮名未見實際其爲守舊者自稱歟維新者自稱歟抑不新不舊所謂中

立者誤稱歟。吾滋惑焉。然則所謂守舊者。亦不過幾許聾聵。無知頑固昏謬之徒。死守幾經劫餘之祖宗成法。朝堂齷齪。鄉里謾罵。作蚊蚋之汙渠。一閱而已。非真有黨也。所謂維新者。亦不過幾許相傾相軌。無能無爲之輩。誤講自由平等之字義。匿跡租界。飄蓬海島。作山海經之所謂山膏而已。非真有黨也。較哥老三合秘密結社之團結力等之此輩之中。反不如彼之能恪遵其十條十款。延其集合於數十百年。以至今日。而彼猶膠膠然稱之曰新黨。曰舊黨。不亦恬不知愧耶。

吾居東。又習聞僑寓經商於南洋日本。有所謂革命黨者。有所謂保皇黨者。蟻集蜂屯。紛紛噴噴。而性猶湍水。宗旨無定。朝秦暮楚。反覆無常。究之無教育。無思想。其慕功名者。遂有非后胡戴之思。其不足與功名之人往來者。乃生鋌而走險之志。非真能討論革命勤王之孰是孰非也。且有不知革命勤王之爲何解者。亦昧然從而叫囂不絕。如醉如夢。有若病狂天獨生。此星羅棋布南洋羣島之英領土與一字長蛇東海三島之日本國爲中國人談革命勤王之地。平昔波蘭求救英人之文。引英相馬堅拓之言。曰吾寧以英倫之島爲天下言獨立者之逋逃。敢嗟吾同胞試觀波蘭

果獨立否耶。已固不振而望於人。雖有萬島以爲中國人。踟天瘠地之墟。其何補哉。其何補哉。且若輩中之首領。非眞能如德儒李拔之所言也。一德儒李拔所著政黨首領論。連篇累牘。可檢閱之。其所謂君恩未報者。亦既讀書萬卷。儼然爲一代之經師。而又深鑒夫中國四萬萬同胞之腦筋。各具一事。父事君。家奴走狗之性質。於是。以對病下藥之名醫。自居而求便於我功名之想。究之所行。所爲。不過書生之見。如梁山泊所謂白衣秀士王倫而已。迨至一經挫折。遂至舉平日所視爲身心性命者。一擲而不復顧。曰。君恩曰友仇。豈恩仇之已報而責任之果盡耶。何其前之勁而後之餒也。天姬待宴。衆仙同日詠霓裳。稚子候門。同作天涯淪落客。吾不知拿破崙流於愛爾巴海島時。其境遇與彼若何。嗚呼。休已。至若以顛覆政府自命者。其宗旨非不正也。非不美也。而自吾觀之。其人蓋老於世故者。流逆知世界文明之動機。或將航太平洋而達於中國大陸。除非由各強國瓜分。終古爲等於印度之奴隸。萬無有以一人自民間而能爲昔日之所謂漢高祖。明太祖者。於是開創君主之念。遂變乃陽。襲民權革命之名號。以自便其私圖。然吾何故而得其證據哉。蓋見華盛夫。

。但美國之獨立。不聞以一身而逃。至他邦阿圭拿度。與美國開爭。端不聞以一身而匿跡。異國彼豈不曰艱難。風雨一人嘗之。而他日之萬古。隆名吾將以一人當之乎。此其心究與專制何異耶。及吾細察若輩之舉動。亦並非有公理公義之不容已。而爲國民奔走者。其籠絡人才。假仁假義。口是心非。則梁山泊宋江之替人也。天爲中國生黨人。天並不爲中國黨人。生首領其福我中國哉。抑禍我中國哉。吾不才不得而論斷之矣。信曰政黨則如吾向之所述。哥老三合等會。誰非政黨。

且夫世界文明之邦。其民之所以能革獨裁專制之亂政。脫壓抑羈絆之巨禍。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操代議監政之實權者。豈有他哉。是必先有豪傑之士。其威望及於一部之國民。率彼以化道。一國之輿論公議。而日進於文明。以結成一公黨。爲彼野蠻政府之勁敵。卒能組織內閣。出入國會。以統轄一國之人民。而一國驟乎昌。盛此一定不拔之原因也。惟自一千八百十五年。有維也納之會議。歐洲列國。遂變當時之政策。而欲復十七紀之舊觀。推其意。蓋欲改正法國革命猛烈之旨。以息人權自由之說。其政權仍歸於君主貴族之手。然卒不五十年。得令專制之政。掃地無餘。蓋

因革命之旨。已播厥種於全歐人之腦質中。而其中之傑出者。乃得乘此時組合政黨。使維也納之議。終歸烏有。嗚呼。何其志之堅也。及反觀之於中國。如吾向之所述。其無志者。則劫而已。乞而已。即稍有志者。其始既爲功名而來。則非有萬死不顧之志。歲寒松柏之操。是不過數月一時之成敗。縈繞於彼靈臺。以爲無端之喜戚。而欲遽望彼以爲國民造福。是何異牽貓以獵鼠。僅足飽貓之一腹。已哉。嗚呼。亡國之一大原因。不誠在此不在彼耶。

綜而論之。中國人有四病焉。曰妒。曰專。曰詐。曰怯。自南宋時。受互相傾軋之感。冒至今不衰。故苟有兩團體。則鬩牆之禍。作而禦侮之念。銷而其所爭者。以小利益成。大寇讎。否則事非成於我手。必竭智以傾倒之。寃寃相報。無有寧已。此妒病也。以天下之大。事作一人之功。名若登泰山之巔。視行路之人。皆成螻蟻。舉可以指揮自如者。則衆叛親離矣。此專病也。以詐行。誠則合羣之道。備焉。以誠行。詐則勝敵之術。粹焉。而以待敵者。處羣是舉天下而皆爲我敵也。此詐病也。自有虛無黨。而俄王食息之頃。若履春冰。覘國者。乃許俄民之必興起也。中國人則適客而已。此怯病也。自有四

病則黨不成黨不成則雖海軍若英法陸軍若俄德而國亡終無以救嗚呼此吾所以長太息痛哭於中國之前途也。

吾聞夫一國之驟興必有無名之英雄出焉故雖以中國今日之情形亦未可先事而論斷安知異日東方華拿其名字尙未貫注於亡人之耳今乃屑屑焉以魚餒肉敗之政府蜂屯蟻聚之黨人少見多怪刺刺不休腸一日而九迴何所見之不廣也然在閉關自守之初欲開闢一小天地則卽此小天地中之教育似無不可以潤色鴻業以取濟濟人才之盛由是泗上亭長乃至貴不可言淮陰少年亦可登壇選將今試問二十世紀之中國爲何時乎美國未革命以前其政治之教育與英人等法國未革命以前其政治之教育亦與歐洲各國等此與國者之往蹟而中國之所無也猶太印度無政治教育此亡國者之往蹟也而中國人乃獨有惟問意大利之統一日耳曼之聯邦十三州之獨立以前各國之歷史當時所以鼓動一國國民獨立不懼之精神而倒母國廢君主殺貴族抗強鄰上至議院典型下至地方制度往往於兵連禍結之時創體國經野之業於時所謂人傑者其道學學問一切具如何景

黃 帝 魂

象嗚呼。此卽所謂無名之英雄。當時其名不彰而彪炳於今日之世界歷史者也。若今日之中國。既合一國人腦質融漣於詞章八股之中。吾見恆有披地圖不知亞細亞爲何地。覽歷史不知畢士馬克爲何人。亦貿貿然侈談經世偉業者。由是侈言民氣。則曰殺人與談行軍。則曰湘勇告以有各大國之承認。然後可以獨立。彼既不知承認爲何解。卽知之亦無不曰安得有是事乎。但知十年以來。未有以開教能逞其志者。彼惟知開教之不可。此卽我中國無名之英雄。近來之進步如是而遽責彼以經國之偉略。寧不知中國今日尙爲歐洲十四五世紀時之世界。與今日歐洲之世界。其文明之程度相隔尙五六百載。是必於中國未倡獨立以前。先令地球各大國一改所有之國際法。一就於中國人腦質中所有之習慣。或不至徒襲獨立之空名。而抱杜蘭斯哇非律賓之餘痛。然杜蘭斯哇非律賓其舉動尙無有一文明之敵。非無英雄非戰之罪。不過其國之地位遜於亞洲大陸而已。若驅今日中國之英雄而上二十世紀之演劇臺。上未有不以其英雄而亡其國者。故以中國人對於中國無名之英雄。其令人畏懼之迹。未有不勝於英俄德法者也。其亡無可疑也。

或謂日本三十年以前。其所以破除排外之思想。而成維新之盛業者。直以伊藤博文井上馨之遊學爲之起點。故中國當以留學生爲一線之生機。而從不敢以此阿其所好也。夫以中國留學生之敢於今日專制政體之下而毅然談革命排滿洲者。決不得謂非昔日派英派美中錚錚之鐵。而又絕不敢謂此卽他日國民中櫛風沐雨以倒滿樹政者也。何則。伊藤井上之所以能立殊勳者。以迫於國之危急存亡而後出。旣非出而後知其國之已瀕於危險。則與今日口頭革命以博通達之名。低首而求膏火圖保舉者。其遊學之初心。固自有差別。雖然。吾豈爲是言。以概今日之留學生哉。苟無留學生。則東方之病夫。不必英法俄德之聯軍。吾亦將滅此而朝食。苟無留學生。則如今日腐敗之公使。羅豐祿。伍庭芳。其人者。亦並不可得慰情聊勝。無彼覘國者。聞之。或亦作此中萬有一人之想。由是觀之。則中國之政府與國民。旣於甲午以還。爲外人所盡測。而留學生之一部。尙爲世界上隱秘不可窺之國。然則留學生苟自振拔。豈非吾輩所尸祝而樽俎之者哉。蚩蚩愚民。旣非做買辦。細崽。不出國境。有之。則今日數十百人。之留學生。是也。合全國國民之膏血。歲納數萬萬金。以

養民賊乃傾歸墟之水僅得滴此一勺餘潤以爲國家培植人材之用是此數十百人不啻費國家數萬萬金以爲求學之費其責任固如何者嗚呼往事已矣前此英美之留學生所謂東流之水吾不復論惟吾甚願其勿援成例隸籍於泰西（前此派美學生中有人美國籍者）勿作教徒榮膺其博士（前此學生中有爲傳教博士者近頃信教者亦復有之）臨別贈言（今之派美學生近日始於日本東渡）當刮目以相待也且夫留學生中人才之盛直以東京爲首屈一指卽如倡民權而就戮於張之洞余廉三之手者亦以十餘人計不可謂不雄矣雖然以俄羅斯近日之倡革命抗政府戮力同心以求有濟者視吾中國之學生爲何如乎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革命之口頭禪吾斷不肯頂禮膜拜抑吾聞之以文明之形而下者而濟野蠻其亡國之速率不次於光與電諸君子非學於法律行政陸軍警察之學者哉以之輔滿人則誠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矣其如我漢族之萬劫不復何故以政府而亡中國以列強而亡中國以義和團而亡中國則中國將亡而不至於遽亡以留學生而亡中國則誠我之所不忍出諸口者也嗚呼羅豐祿伍庭芳尙源源

不絕於日美之留學生乎。則中國不亡。又何待倫。今日日美之留學生。僅優於伍庭芳。羅豐祿乎。則四萬萬人。終泯泯禁禁於狗種糊孫專制政體之下。而中國不亡。又何待而況有三年肄業。不曾一入學校之門。而欲憑空以求一卒業之證書。歸以驕其妻妾者。哉。語曰。『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使留學生而如死於湘鄂者也。吾誠悲之。使留學生而果以此名爲贅疣也。學云乎哉。文明之嚆矢云乎哉。革命之種子云乎哉。母亦爲伊藤井上等所竊笑乎。敢以春秋責備。義附諸中國滅亡之篇。非謂中國亡於留學生之手也。蓋謂留學生有可以亡國之才是。或一說。

嗚呼。天厭中國。如此其酷。其政體之得失。固已連篇累牘。爲婦孺之所共知。而所謂志士者。又復如嫖母無鹽之姬妾。爲主人所唾棄。閉以幽室。不召幸者。已隔歲年。而彼猶日施脂粉。冀復專幸於六宮粉黛之中。乃考厥由來。其主人蓋殺彼之生父母。行劫以得彼者也。波蘭之亡也。以死戰而亡之烈者也。非律賓杜蘭斯哇之亡也。於欲獨立時而亡之傑者也。印度之亡也。亡於文明國之手。中國之亡也。以四千年神明之胄。亡於彼游牧水草之民。旣爲世界歷史中所僅見。而其最可駭者。亡

之既已數百年。忽遇可脫羈絆之一日。復生一輩。謬種志士起而爲吾所謂媼母。無鹽之姬妾。此眞新發明之志士。所可傲地球萬國之所無者也。夫美之志士脫母國而賴以不亡。法之志士廢君主而賴以不亡。日本之志士尊其同胞同種之王而賴以不亡。此興國之成例也。惟中國之亡之奇。惟中國所生志士之奇。吾故曰吾國之民。其心已死。其氣已絕。其無廉恥之態。爲印度猶太人之所不忍出聞。唐宋元明清之君我國也。則我爲唐宋元明清媼母。無鹽之姬妾。聞英法德俄之君我國也。則我爲英法德俄媼母。無鹽之姬妾。此所以茫茫亞洲。絕無男兒之性。芸芸黃種。無一獨立之民。志士尙如此。則志士之外。吾何責哉。吾何責哉。

義和團與中國之關係

世界之大。可驚可惑。而又可憎惡者。非今之所謂文明國乎。堅其船。利其礮。眈眈其視。逐逐其所欲。施屋人社墟。人國之政策。下衆暴寡。強凌弱之方針。不亦可驚矣乎。今日唱瓜分之言。明日唱保全之議。或已割人之要土。得人之重金。而又以告於人曰。予於此舉。一時之不得已也。而今而後。當講人道。敦玉帛。斷不復蹈前非。楚取強。

索。貽不知我不得已之苦衷者之怪。不亦可惑。幸乎。內政始修。外侮僅鎮。不至一落千丈。輒謂吾將保泰持盈矣。見人之橫侵強索於他人也。則執干戈以隨之。既見侵索者之不得所欲也。則又爲之太息。爲之嘲笑。或倡言與此聯合。使認爲手足。或倡言與彼保全。使交逾肝胆。試一問其國昔日之狀況如何。將來之狀況如何。則固懵然絕不自量。不亦可憎。可惡矣乎。嗚呼。豈真不如是。遂不足以爲文明國乎。當上古文化未開時代。爭城爭地。殺人如草。流血成河。曾無停尋者。所謂春秋無義戰。審其時勢。忖其人心。無足怪也。今則輪船鐵路電線之道通矣。地球面積日形縮小。渺茲萬國。視若比鄰。風教之盛。文化之隆。開巨古未有之新景。誠人羣進化之時期哉。宜如何講和平之人道。顧萬國之公法。博愛仁義。以達世界文明之極點。使普天率土。彈丸莫非公國。匹夫莫非公民。國民皆公。其享世界公權。自不言而喻矣。孰意計不出此。而至令人可驚。可惑。而又可憎。可惡者。所謂文明固如是耶。此所以圓首方足。苟有國民之責任者。莫不勃然奮發。攘臂興起。思建獨立旗。而擊自由鐘。如美非之役。英杜之戰。其然也。吾國人雖至愚。而數十年來。受外界之激刺者。亦已至矣。尺蠖。

實 帝 魂

之屈。尙知求伸。豈天之特別產一人種。使如涼血部之動物。終日幽埋。毫不察覺。甘受第二猶太之惡號。印度埃及之失權。哉不知壓之愈力。則起之愈驟。理有固然。而況長江黃河。促人激發。波濤之聲。洋洋入耳也。故北部山東直隸之人民。每謂外人之侮我。雖上天亦代爲不平。當聯民氣。以共伸之。順天之心。盡人之責。幸則杜絕。列強不幸。則亦振起國民排外之思想。此義和團之所由來也。

義和團之崛起也。唱滅洋之議。率無學之徒。視死如歸。搖動世界。屠外使。火教堂。毀公署。折鐵道。動天下之兵。寒列強之胆。雖巨礮如雨。堅船如雲。而猶苦戰。經時前仆後起。直至滿酋走政府。傾北京。破然亦雅不欲罷出死力。以持之。夫義和團。豈不知寡不可敵。衆弱不可敵。強哉。然出於愛國之心。忍無可忍。故悍然冒萬死。出萬難以一敵八翼。國民之有排外自立之一日耳。而謂二三民賊。假神託鬼。所能使之履險如夷。置生死於不顧乎。乃今日執成敗論人之輩。動曰團匪蹂躪北部。傾倒政府。啓釁鄰邦。請盟城下。是貽國家百代之羞也。噫嘻。是何言哉。夫使義和團一戰而勝。有志者復乘其機。而導之以國民之義務。曉之以天賦之民權。掃專制之積風。開共和

之善政。則此際之排英、排俄、排德、排法、排美、排地、球、各國者。爲義和團安知不旋踵而排除滿族。大倡改革者。非義和團耶。不過事機失敗。棄甲曳兵。引狼入室。致貽人口實耳。雖然。義和團雖一敗塗地。不齒於人。而其爲中國種。無數強根。播無數國民。獨立之種子。吾中國人。其亦知之否耶。敢述所見。以質國人。而使義和團得瞑目於九原。吾四萬萬同胞。國民亦知所自任焉。

吾國人。日言爲外人奴隸之恥。矣。而不知爲滿洲奴隸之恥。日言排外種矣。而不知排滿洲之外種。滿洲人之盜竊我中原也。二百餘年於茲矣。當明季失德。烈皇繼統。盜賊繁興。凶災疊見之時。滿人乘機而入。壟斷獨登。視吾神明之胄。曾胡虜奴隸之不若也。而考其種類。乃居吾國之東北。種原韃靼。國號滿洲。地極苦寒。不利五穀。獵鳥獸之皮而衣之。肉而食之。極其野蠻之俗。雖今日非洲之黑奴。臺澎之生番。或未之逮。無教化。無禮義。如生理學家所謂「原人之起居。食息。舍衣。食男女之外。無餘思想」者。然而其野蠻又不寧惟是。無禦風雨之宮室。如上古之穴居野處也。無通書札之文字。如老死而不相往來也。聚則如蟻。如蜂。散則如鳥飛獸走。髮則薙去其半。

墜其腦分三股而成一束牽一髮而痛全身以如此野蠻之人種而居然踐我之土食我之毛主我之民君我之國吾國人亦遂主其主君其君甘爲臣妾奴隸而不辭卽終歲勞働之所入亦盡以享此滿洲野蠻之人種而滿人且並不恤其艱辛民不聊生嗟若罔覺甚至旅食異國亦無勢力爲之護衛徒派暴官若干人以殘削之嗟我同胞何堪此苦乎夫爲外人之奴隸尙不過身羈異域履外人之土求外人之財猶可言也而至對此一大盜賊大寇讐竊我之士奪我之財我方鏤心鑄骨日夜謀所以剪滅之而不暇者乃反引爲同族靦顏而服事之不亦僨乎是故彼蒼亦爲不平凶災墨見兵刀水火無日無之義和團之揚竿而起也雖未達其滅洋之目的而亦開歷史之奇觀傾此二百餘年根深蒂固野蠻無紀之政府滅此不可枚舉尸位素餐冥頑不靈之滿族使非天假義和團之手藉聯合軍之力而爲我國民雪二百餘年之深恨苗固有民權之萌芽曷克至此然則義和團之功勳豈淺鮮哉此其有關係於中國者一

且也吾中國人不悉外情輒自尊大號曰中華舍一國之外則爲洋鬼或以番鬼目

義和團與中國之關係

九四

之。蓋自明正德間外人侵入。葡萄牙初據香山。英吉利繼據廣東。吾國人見荷人不知其所自來也。遂由其形色之異。而曰紅毛鬼焉。迨至英得香港。各國商人雲集。見其皆紅髮。皆碧眼矣。使一以紅毛鬼目之。不且無以示區別乎。於是見其國旗之花者。曰花旗鬼。而聲音之與英美雜然不同者。則曰雜港鬼云。噫。亦可笑也已。及夫安南之失。中國東之役。澎湖之割。旅大威海之借。膠州之據。廣州灣之賺。九龍新安之奪。然後吾國人稍知外人之可驚可惑。而又可憎惡矣。而猶未敢遽信也。曰。以我中國堂堂大地。縱作俠舉。少惠於人。亦猶九牛之一毛耳。庸何傷乎。嗚呼。使無義和團之啓。釁列強。烏有滿洲。賤種。堂親。王滿洲。奴隸。堂傅。相僕。僕道。途請盟。城下。藉幾。唇之。皂隸。爲列國之馬牛。忽而任駐外兵。忽而禁進軍械。忽而遣派顧問。忽而停止科舉。哉。於是林林總總之四萬萬人。始惕然知有國恥矣。望議和之速成。而國政之改革矣。此義和團有關係於中國者又一。

中國人之柔筋脆骨。已爲萬國所不齒矣。絕東老大之號。第二猶太之名。已淒聲入

耳矣。甲午一敗。割地求和。俯首帖耳。任外人之取予。而曾不敢稍違。民氣奄奄。人心其死盡矣。然而悍勇之粵人。受九龍新安之奇辱。不顧政令。攘臂一呼。揭竿皆起。雖未能達其拒外之目的。復其自有之土地。而民氣所至。已足震動全球。卽平日之鄙我以睡獅病獸者。亦未嘗不謂其言之過甚也。今日義和團之赤拳。鏘刃。又何以一勇至此哉。不過以目擊德據山東之奇慘。不忍聞見。故如擊石鑽木。力之愈烈。則木石愈熱。電火從此而生。義和團亦如木石之電火。因擊鑽過力而起者。也不然。何以不見於其他之十餘省乎。如是則我中國之民氣。固未嘗盡泯。刃未加頸。酸未沾唇。故如蟄之虫。噤而不發。誠使春雷一振。萬彙皆蘇。吾恐唧唧之聲。又將出。而轟人耳目。自然則義和團此舉。實爲中國民氣之代表。排外之先聲矣。彼眈眈。遂遂。以一鼯睡。而目盡我中國人。而狂思。忘想。豆剖瓜分。我中國者。觀於此。能無廢然變計耶。此其有關係於中國者。又一。

一能勇於私鬪者。則公戰必勇。一此歐美碩學家之通論也。今日義和團之起。其人不過直隸山東。所恃不過滿洲政府。其思想極下。其戰鬥極私。而能氣象發皇。精神。

義和團與中國之關係

與

活動。置生死於度外。務欲滅盡外人之跡。火盡外人之居。如是則今日雖追奔逐北。濺血橫屍。要其勇之一字。未嘗不轟全球人之耳。電全球人之目也。如是則彼可驚可惑。而又可憎惡之。所謂文明國人平日唱兵力瓜分和平瓜分之議。或塗紅圈綠線于中國地圖。謀某地爲某國勢力範圍之企圖者。或亦未敢如前此之猖獗乎。且即欲達其野心之目的。又不知當立何種之方針。施何種之政策。然後敢向我亞細亞絕東而一發矢也。此義和團有關係於中國者又一。

義和團與中國之關係如此。其不可輒目爲匪也矣。而中國國民之精神。亦可從此振刷矣。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今日乃吾國民振刷精神之好時機也。華盛頓拿破崙猶將以追踪許之。況今日民權獨立政體自由之理論。已印入人腦。牢不可拔。所謂時勢造英雄。有如是哉。嗚呼。大聲叱咤。開廿紀之風雲。隻手提携。張自由之旗鼓。席卷念三省。蘇肅儻兆人。盡國民之責任。種同胞之幸福。在此時也。不幸不濟。亦將以血繼之。不然則印度埃及之死水。即進渡太平洋而入我黃河揚子江之流域矣。淒風颯颯。苦雨瀟瀟。每念及此。毛骨灑拆。不知吾同胞國民。其亦致意於此否。

耶。抑勃然興起而闢創一新世界耶。日夕望之矣。

代滿政府籌禦漢人之策

蠢爾滿人胡爲而馭我漢人哉。拙爾滿政府胡爲而治我漢土哉。其種族無漢人之優。其人口無漢人之衆。其思想無漢人之高。其教化無漢人之美。其土地無漢土之廣。其物產無漢土之豐。其形勢無漢土之壯。其製作無漢土之工。舉凡一事一物。以之較我漢人。漢土直有天壤之別。亦絕無一事一物可以爲滿洲人留忠厚者。而以之馭漢人。耶。治漢土。耶。其亦太不知自量也已。

然自甲申以後。滿洲人之竊我漢土。欺我漢人者。已二百五十餘年矣。而居然豐其衣。厚其食。奴漢人之子女。吸漢人之脂膏。使我優勝之漢人。轉敗於至劣之滿族。任其暴戾。任其侮慢。任其刻薄。任其剝削。絕不一思振奮。稍知冤抑。甘心生息於暴戾侮慢之下。俯仰於刻薄剝削之中。一隨其意之所之。以垂至今日者。則又何耶。豈滿人真有馭漢人治漢土之策耶。抑漢人漢土之劣。敗於滿人也。曰是皆不然也。

當滿清入關之初。殺人如麻。待人如蟻。又乘我明季擾亂之後。民氣凋喪。國脉凌夷。

遂得欺我漢人竊我漢土要其所以馭之治之以至今日者則亦無他固不外一強橫政策一恐嚇手段也有稍不順從者則慘戮之稿不如意者則屠殺之如雍髮改裝其然矣不論順與不順從與不從而先以強橫恐嚇壓服之俾知我軍之惡不敢側目而視者如揚州嘉定其然矣而漢人既遭屠戮之後各懷畏死之心不復爲之色然怒力然爭而滿清遂半得服從之權力矣然猶恐他日之或起而報復也於是遇言語之不檢束者殺之遇行爲之不服從者又殺之甚至以一詩一詞而戮其全族一題一句而誅其終身又於各大省中設旗滿之防兵立旗滿之將軍凡漢人一舉一動無不爲之窺伺而漢人之心盡死矣漢土之地盡失矣漢人之婢質奴魂亦由此而澎漲矣由順治至今或以虛名誘之或以利祿弭之或以陰險之術愚之或以殘暴之策制之而所謂大清之二百六十年遂居然酣歌恒舞養尊處優不知有報復之患而漢人之婢質奴魂益從此鞏固而不可拔矣此滿人馭漢人滿政府治漢土之前世紀政策也

雖然前之世紀豈如今之二十世紀前之漢人又豈如今之漢人哉今之世紀乃文

明發達之世紀。今之漢人。乃中國主人之漢人也。夫自太平敗後。散勇之禍。甚於洪軍。而漢人始知政府之無理。甲申戰後。今日割地。明日乞和。而始知政府之無爲。甲午戰後。剝民以爲賠款。割地以保安全。而始知政府之昏暴。庚子亂後。攤派鉅款。百物加抽。且移賠款之項。以爲圍園之樂。藉攤派之名。而爲中飽之私。則舉凡無智識。無腦筋。無學問。無吟域之人。亦莫不曰。朝廷無用矣。官吏苛刻矣。蹙額歛歔。疾首歎息。無論其爲何等人物。何等思想。而皆有危險之心。此時此際。滿人尙得以強橫政策。恐嚇手段。而馭我漢人。治我漢土耶。

至於今。而中國亂機。有滂勃不可壓制之勢矣。廣西之游會。蔓延于兩省。四川之拳黨。猖獗于數郡。漳州則擁於南。馬賊則控於北。環顧其餘各省。殆無一不蠢蠢思動者。雖無楚霸。已有陳餘。卽無革命之思。亦有仇官之志。吾思之。吾重思之。不能不爲滿清憂。不能不代滿清危矣。然果操何術以禦之歟。是固滿政府之一最大研究問題也。

今滿政府之所謂籌禦我漢人之政策者。一曰借外力以防內亂。一曰壓民智以消

代滿政府籌禦漢人之策

患而已。此二者自滿政府視之。固以爲無上之政策也。其由前之說者。結外人之歡。藉外人之力。以爲一旦內地有難。吾可因其援而抵禦之。於是不惜漢土之重貴。漢人之權利。一一拱手奉獻。以求買其歡心。而於立約之時。且重言以其聲明之曰。『清國有內亂。則某國當出而剿平之。清國有外患。則某國亦當出而干預之。』此清俄密約新疆條約之彰明較著者也。此借外力以防內亂之政策也。由後之說者。則名爲學堂。而實則禁錮。名爲實力開辦。而實則因循。所發之上諭。固不曰三令五申。則曰諄諄誥誡也。及觀之上。而京師。次而各省。下而各府州縣。未設者則搪塞之。已設者則糊塗之。然後知政府之維新。乃爲掩飾外人計。而實則不欲漢人之真有聰明才力也。蓋漢人之有聰明才力。非滿清之福也。此壓民智以消後民患之政策也。壓民智則杜其未萌。借外力則制其已發。遂以爲四百餘萬之漢種。無復可爲而得長享治安之幸福矣。

雖然欲抑之則愈揚。欲敗之則愈成。欲閉之則愈開。欲阻之則愈進。斷不能以反動力。勁而遂挫其原動力也。彼今之所謂防內亂者。是亦欲抑之欲敗之之術。所謂消

後患者是亦欲閉之欲阻之之術耳。其欲抑之敗之耶。吾恐適所以揚之成之。其欲閉之阻之耶。吾恐轉而為開之進之。以今之時。世處今之人。羣彼滿政府者。尙得以強橫之政策。恐嚇之手段。欲防其亂。而消其患乎。不至防亂轉而生亂。消患轉而養患不止也。

然則為滿清計者。策將何出。曰。不過因其勢而利導之。收其心而無二耳。夫因也。收也。豈有他哉。實亦不過揚者揚之。成者成之。開者開之。進者進之而已矣。

如是則為滿清計之。固有二策。一為因全國之勢而收其全國之心。一為因羣人之勢而收其羣人之心。

所謂因全國之勢者何也。夫自庚子而後。攤賠鉅款。此繼彼贏。有寬於肇禍之省。而苛於各省者。而人心之不平者。一既經攤派。則多方割割。極力搜羅。實則假籌款以爲名。而所籌之款。又有逾於所派之額者。而人心之不平者。二既逾於額。則又乘此時機。借此名目。以至無物不抽。無地不括。即彼最眇小。最下賤。最污穢。最新奇。種種之捐項。亦幾無一幸免者焉。而人心之不平者。三有此三不平。而又加以天災之流。

行物價之翔貴而亂機伏矣。一夫首難一省應之。此省首難彼省應之。亂勢一成非爲滿清之福也。然則今日而爲之收其心也固莫如節內費以減派額。減派額以省抽捐。抽捐省則物價平。物價平則衣食足。亂機其少熄矣。亂機一熄而所謂大清之天下者不且可保無事乎。斯時也吾恐無滿漢之別無種類之界者猶將歌之頌之。祝之禱之曰『深仁厚澤』曰『神聖勇智』矣。況乎派額既減之後并不患賠款之無着也。宮中之費每日一萬。每年且三百六十餘萬焉。頤和園之費修葺者數百萬。供張者數百萬。合之又千餘萬焉。其餘欲建行宮之鐵路與西陵之鐵路者稍一舉動非數百萬或數十萬不能。是亦不可以已乎。且吾非謂全節之而全省之也。亦第減其幾成耳。損內費之有餘補派額之不足。此固欲保全其盜賊劣種者所不能不眼勉曲從者也。旣欲圖全又思縱欲天壤間寧有此兩全之事哉。此就全國之多數而因其勢以收其心者。

所謂因羣人之勢者何也。自辛丑號稱維新而後國內之冀望維新者無不翹首企足引領而觀之。乃無何而廢入股之諭果下矣。改經策之諭又下矣。開學堂之諭又

下矣。而所廢者如不廢。望維新者一次。灰心焉。所改者如不改。望維新者再次。灰心焉。所開者如不開。望維新者三次。灰心焉。且其所謂維新者。實亦不過數端。又皆有名而無實。而望維新者四次。灰心焉。外貌則曰維新。內弊曾無一革。昏潰如故。腐敗如故。賄賂之公行如故。內帑之虛糜如故。望維新者於是盡灰心矣。且決其無維新之日。亦無復振興之時矣。而今之爲取其心者。則又無他。經策之不縛束。勿使影響於新舊之間。學堂之擴充。勿使介於可有可無之數。其欲言自由也。則任之言自由。欲言平等也。則與之言平等。新學問且貢之。新理想且開之。從而每行一事。則誓以實力。每有一利。則令在速行。夫如是而望維新者。且生其熱心。去其灰心矣。去其熱心。則無異志。無異志。則所謂大清之天下者。不亦可保無事乎。彼無漢滿之別。無種類之界者。吾恐又將歌之頌之。祝之禱之。曰「深仁厚澤」。曰「神聖勇智」。矣。至若恐民智開。則非滿人之福。公理行。則爲政府之禍。是固不妨者也。斯時之人。且曰能維新矣。無待於中變下變矣。何暇有他。此枉尺直尋。拋磚引玉之善策也。如欲其盜賊盡。種之永存。而又恐漢人之忽智。是猶却行而求前耳。此就羣人之少數。而因其勢

以收其心者。

是二策者。一收其全體根本之人心。一收其羣人注重之人心。滿政府儻能實體而行之乎。則除排滿革命之志。士外而不服從之崇拜之者。吾不信之也。卽滿清之私產滿蒙之種族而不安然固然者。又不之信也。

夫今日者。非中國危。急存亡之秋。實滿清危。急存亡之秋也。奈何滿政府者。不此之爲。而徒以爲借外力則內亂可防。壓民智則後患可消。曰「漢人強。滿人亡。漢人肥。滿人瘠。」又曰「吾寧以利益予外人。而必不可以予家賊。」嗚呼。蠢爾滿人。拙爾滿政府。何其不畏滅亡之甚也。爾不與其強。則必起而取其強。爾不分其肥。則必怒而奪其肥。爾不與其利益。則必憤而爭其利益。其起而取怒而奪憤而爭者。誰之禍。而反誰之禍耶。夫滿政府者。其不欲漢人之強之肥之有利益固矣。不欲漢人之強之肥之有利益。而使滿人之亡之瘠之有害患也。亦固矣。然既不欲其亡其瘠其有害患而不思所以禦之。思所以禦之而不思上策。以禦之乃欲死守其強橫之政策。恐嚇之手。良其不致石相擊而火遂生。隄愈高而水益猛者。未之有也。蠢爾滿人。拙

爾滿政府而遽出此下策耶。

然吾非謂執前此之二策遂可以馭我漢人治我漢土也不過既笑滿清之悍又悲滿清之愚既憐其有畏亡之心又憫其無扞禦之策周章狼狽日夕不安至使彼無滿清之見無種類之界望維新而言保皇者亦徒扼腕歎歎無所藉口故不憚越俎而爲此代庖之謀蓋爾滿人揣爾滿政府其亦知之否耶不然吾漢人也吾漢人而最愛惜吾漢土者也胡爲而出於此

俄據滿洲後之漢人

哀哉二十世紀之漢人哀哉二十世紀之漢人

泱泱乎枕歐亞之問眈眈而南視者非俄羅斯也耶四體不勤九穀不分之游牧部落以寡制多以小制大而傲然臨於最文明最膨脹之皇漢人種者非滿洲也耶自清俄交涉之問題驟起滿洲人既自知滿人之勢力不足以敵強俄而又慮漢人之日漸開通足以爲滿洲人患於是未嘗不欲犧牲滿洲之權利爲借力以助制漢人之謀故俄患雖在蕭牆而滿洲君臣仍可優游宴樂而不動於中于此時也美德法

俄據滿洲後之漢人

俄據滿洲後之漢人

百六

既惟利是視作壁上觀英人又雖明知俄入遼東後患必亟而自俄人蠶食回疆鯨吞浩罕以遠印度領土方且自顧之不暇則其必不決裂而輕於一戰也亦明矣是無論若何變局滿洲固始終必亡然俄之欲據滿洲非以滿洲為其境也為據中國計也彼既深知漢人之奴隸性質與印度等差前之希羅牙西班牙法蘭西荷蘭與今之英國能奴服印度正猶前之五胡於晉蒙古於宋後之滿洲於明能奴服漢人是印度與中國者直具天然之奴性最易箠制而愚弄之其爭也必矣况以最野蠻最孱弱之五百萬滿族奴役四百兆最文明最膨脹之漢人恬然屈服而不自惡則是土地之易得人種之易治更未啻若漢人者宜俄之尤當注意也嗚呼滿洲亡中國亡中國不足以亡滿洲而滿洲乃有以亡中國雖然滿洲之亡自亡之也中國之亡則既亡於滿洲又由滿洲而轉亡於他族吾不怪滿洲之亡之獨怪漢人之任滿洲以亡之也

然而東方問題其有密接之關係者非日本也哉甲午之戰所謂東三省者已拆入日本之版圖俄人乃以強硬手段終其臂而奪之當是時也俄不過自為俄人計且

黃 帝 魂

懼日本之有三省以爲己害而已非眞爲滿洲計也俄之意日人豈不知之特以
 疲戰之後無可如何固隱忍至合而積仇未雪者夫以昔日之強俄限於蒙滿之界
 尙能凌日本制東清儼然爲遠東之盟主況今日旅順既割鐵路既成兵隊既增軍
 備亦足東防一帶已爲俄人勢力最盛之時凌之制之夫又誰憚然以人材相較兵
 力相衡者其一戰俄日之勝負固未可知若其隱忍以終焉則俄之據滿洲必矣以
 東瀛之三島與虎狼之強俄而相界一水楊旁酣睡俄其能不介懷於日本乎然則
 滿洲之亡日本方爲支那之續當亦日本人所自知是俄日問題又爲東方強弱興
 亡之十大關鍵而各國大轉動之機樞胥在是矣雖然無論俄日或和或戰或勝或
 敗而滿洲則固暫亦亡久亦必亡在滿洲之亡滿人或不甚惜之彼自以爲有漢土
 可居有漢財可用有漢種可奴甚臣棄漢土擲漢財殺漢種皆可以贖我宴遊之地
 如臺灣之可以易遼東九百兆之可以贖北京漢人固無異信也嗚呼皇皇漢族道
 如孤客窮軍仰人鼻息那是可哀矣

俄據滿洲後之漢人

允開通口岸。陽立日俄密約。而陰圖軍備。刻意經營。其屯集於東方。與附近滿洲之地者。不下四十萬有奇。而自旅順會議而後。復有設立滿洲總管之說。俄人固視滿洲爲所自有矣。而日人知俄人騎虎之勢。必不能以日暮了也。故逐漸致廣。而駐兵朝鮮。以爲朝發夕至之計。則其勢力又實足相當矣。是則滿人雖禍。至不省。如在夢中。而俄日備戰之內容。不已亟乎。然日本自更調樞臣。而伊藤博文。又以和平爲宗旨。則日本將來之變動。或舍戰而言和。偷目前之小安。甘無霸之大害。亦未可知。有此問題。則無論若何結果。而滿洲之利害。已無待著龜。而漢人之陰受其禍者。更不能指數也。

俄日果免於戰歟。則漢土瓜分之象成矣。夫瓜分之說。倡於甲午以後。庚子以前。自義和團出世。重歎既賠。各國飽欲而去矣。於是忽變瓜分之言。而爲保全之說。夫各國何愛於滿清。何愛於漢土。而顧爲保全之也。毋亦列強相猜。彼欲施恩。此懷市德。玩滿人於股掌之上。以定其智取術馭之方針而已乎。而尸居暮氣之滿員。方以爲庚子和局之成。不過支費漢人九百兆之脂膏。而於濫廁之官階。竊據之私產。固未

嘗有所喪。失歌舞如故。奔走如故。威有頌昇平而祝萬年之思。而曾不知滿洲之舊病復發也。然則俄日而免於戰歎。則俄人坐受遼東。無論英美德法。國際如何。既如吾前者云云。必不決裂而輕於一戰。且也與其失陸於俄。何如得利於清。而援利益均沾之說。以羣起而要索之乎。如是則徽特英於揚子江。法於滇粵。日於福建。德於山東。圈界已定。即彼意與西比。亦將并起而謀駐足之地矣。在滿人之視中國。何所吝惜。土自漢土財自漢財。各國可以。是求滿人可以。是應前此之賠償。分割具有成例。寧有所謂休戚痛癢之相關哉。況乎滿洲既亡。彼固不任中國之獨存。以爲眼前之針刺。而受他年之報復。其勢有必然者。昔曹操之弑皇后也。獻帝欲以后方有孕留之。操曰。豈留此遺種作報仇地耶。故剛毅亦曰。一吾寧贈之鄰友。必不留之家人。一則亦相與俱亡而已。是俄日不戰而滿洲亡。滿洲亡而漢土之瓜分所不能不慮者也。

即日與俄戰。不幸而日敗歎。而漢土之瓜分。仍未可免也。波蘭以三普度分割而亡。自日割臺灣。俄割旅順。由是膠州九龍威海衛廣州灣相繼而起。口岸膏腴。四分五

俄據滿洲後之漢人

百十

裂議者以為漢土第一期瓜分之情形矣。假令以東方問題之故。日本不幸而見敗於俄。是日。本方且自顧之不暇。何暇更謀中國。即使有一二國焉。號稱仗義起而干涉之。而俄人乘戰勝之後。勢力方強。何難挾制清廷。使以中國之利權飽各國之大欲。而消其猜忌。觀於俄人前此之滅波蘭。可分其利於普奧而知之矣。夫此。一國者。亦誠何愛於漢人。何愛於漢土。而必出死力以干涉之。則亦利之所在。不得不然耳。然則漢土雖廣。漢財雖多。而一國挾之。各國索之。無論滿人。一息奄奄。不敢違命。而況雖損漢土。雖失漢財。固猶可以媚外作僥倖之計也。要索愈繁。瓜分愈亟。則是日。人一敗。關係匪輕。必有激成第二期瓜分之禍者。而不計利害之漢人。或不之知也。

日與俄戰。幸而日勝。歟。則俄人方引兵北還。滿洲亦不復為俄所據。由是大局。或可少安。然漢人恐猶未能免禍也。何則。日人以局外之國。苟無密切之關係。何至發難於俄。毋抑如所謂齊人救韓之故事。乎。昔瀧涓之圍韓也。韓求救於齊。孫子曰。魏前歲伐趙。今歲伐韓。其志必不忘齊也。固當救之。然魏伐韓。韓未報而齊代其受兵。是

韓享其逸而齊得其勞韓取其利而齊受其害也今日人之意固亦猶是耳以為俄人既圖滿洲其勢將及日本不得已而出於一戰戰而勝俄人固已絕望於遠東而日人之仍據滿洲與否誠非可預言而既以局外之國耗軍力費貲糧犧牲人命以摧此萬乘虎狼之強俄則以全力而來者恐必不甘以空拳而去也如是則必藉保全清國以為名而條約之議與而交涉之事起而列強之染指又勢所必然然則無論滿洲三省之菁華有限不足以飽各國之要求即滿人亦得毋以彼祖宗遊牧相傳之故地而謀有以保之乎謀有以保之則又舍漢土漢財而外無所為抓沙抵水之計矣是則東方問題結局之後漢人之禍必有更不可言者吾恐所謂一民等具有天良勉圖報稱一與一民等食毛踐土不可自外生成一之謬文又將煌煌然漾人眼簾印人腦髓而恬然屈服二百餘年之馴靜漢人且復賣妻孥捐田宅甘心以奉之而無異言也來日方長安得起四百兆內而遍告之哉

然則日俄不戰而漢人之害如斯即日敗於俄俄敗於日而漢人之害又如斯是漢人無往而非禍端矣綜思其故實以無團體三字為漢人衰落之一大原因其官也

俄據滿洲後之漢人

俄據滿洲後之漢人

百十一

但知媚朝廷以圖富貴。其民也。但知守貲財。以長子孫。彼自爲彼。我自爲我。而亦曾無休戚痛癢之相關。故即極之以二百餘年。桎梏之嚴。屠戮之慘。聚斂之工。而恬然屈服。無一謀結團體。以爲抵抗之地者。此外人所以謂「中國人如灘邊亂石。如一盤散沙」也。漢人而欲雪斯言乎。則請繼自今日。萬衆一心。可以抗滿人者。卽可以抵外人。若其不然。則滿人可以制之者。烏知外人不可以制之。少數之滿人。可以制之者。烏知多數之外人。不可以制之。勢不至億萬斯年。奴隸牛馬。萬劫不復不止。其又何堪設想也。耶。要之滿洲之禍。未有不延發於漢人者。然滿人無興亡之觀念。吾無怪其然。以其固野蠻。固孱弱也。獨惜號稱最文明。最膨脹之阜漢人。種顧乃茫然罔覺焉。然後知滅滿洲者。滿洲也。非俄人也。禍漢人者。漢人也。非滿洲也。乃滿人不自哀。而漢人哀之。漢人不自哀。而又誰爲之哀者。凡有血氣者。或亦有感於斯言夫。

滿學生與漢學生

自頃東京留學生。有滿漢衝突之一大風潮。其事蓋起於元旦。學生會館演說。有某生者。主張排滿。滿人之留學者。某某兩生。聞而大懼。三日不食。作書數十通。以遺

人之當路有權勢者。使遠備漢。並陳激烈和平二辦法。激烈法主多殺漢人。和平法則殺演說排滿者。而解散其餘。且令此後毋使漢人得學陸軍警察。而悉遣滿人學之。某某兩生。並脅學生監督汪大燮。使不許送主。張排滿之某生入成城學校。又有某生者。陸軍初級既卒業矣。以登載其論說於某雜誌。跡近排滿。某某兩生。更脅汪大燮不許送學聯隊。汪唯唯聽命。於是漢學生全體譁然。各開同鄉會以謀救濟。此衝突歷史之大凡也。吾以是滋惑焉。

夫滿學生自二、百、六、十、年、前、之、遠、祖、率、其、游、牧、種、族、佔、據、禹、域、食、我、之、毛、踐、之、我、土、不、思、報、德、而、顧、爲、盜、憎、主、人、之、計、人、之、忘、恩、負、義、有、如、是、之、甚、者、耶、此、在、北、京、圈、禁、界、之、王、公、大、臣、一、物、不、知、耳、目、閉、塞、者、吾、無、怪、其、然、矣、而、獨、怪、滿、學、生、既、留、學、於、外、而、無、外、界、激、刺、之、感、與、同、國、同、情、之、念、嗚、呼、人、之、冥、頑、不、靈、何、一、至、如、是、乎、豈、其、六、根、六、塵、別、有、一、世、界、事、物、與、之、接、觸、而、忘、其、所、履、之、危、而、欲、操、戈、於、同、室、乎、且、彼、自、入、關、以、後、性、質、久、已、淪、變、而、同、化、於、禹、域、故、二、百、年、來、漢、族、亦、澹、忘、之、若、不、知、其、爲、異、類、也、者、一、切、專、制、之、政、皆、順、受、其、正、所、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思、想、實、彌

綸於一切在官在民者之腦中。今試閱方望溪文集。卽漢人歷來順受之代表也。故有權力有機會如曾國藩李鴻章輩皆不敢稍萌異志。此無他政教之馴習有以使然也。自戊戌政變剛桀之徒竊握大柄神臯舊壤牛機遏絕於是漢族知身家性命終不足託於頑固庸妄之手。仁人志士求其所以在我者乃倡爲自立革命排滿之議。然推其致此之由則皆滿人之頑固者有以感召之。今滿學生不知殺漢人之遠事則請與言近事可乎。近事之主張殺漢人者無過於剛毅。戊戌八月以後庚子八月以前又爲滿洲人才蔚起。珠聯璧合之盛會。顧其殺漢人之成跡何如乎。被殺之人不過六烈士一許景澄一袁昶一徐用儀而已。而其結果遂令滿酋出走墳墓邱墟其妻女被聯軍之淫辱財物被聯軍之劫奪者何可勝道。而當時漢族之督撫皆擁兵觀望無一起而謀所謂勤王者。然則平日之『受恩深重』者消滅於何處耶。毋抑平居相綴之空言不足以易切膚之實禍也。使非有李鴻章其人者出而排難解紛刮漢民之膏血以保滿人之殘喘則滿人之歷運正未可知。而合之滿學生其雄材大略精能卓絕較諸剛毅何如曾不審已曾不量力而徒逞褊衷之私憤吾恐

若敖之鬼其將餒而滿學生其亦知之否

漢學生者其自命爲中國之主人翁果能副其名達其目的與否吾不敢知然既以此自命則必有種種之責任種種之義務其對於本國之方面也又必爲種種之研究行種種之豫備籌種種之方法且必有弘毅之力貞固不之撼之操舍己爲羣之德縝密嚴栗之態而後有庶幾之望而吾眼中實未見有斯人也然則取一二革命排滿之言騰諸口說遂可以恢復中國乎吾見其輕薄浮儂器根淺劣而斷非可以當大任之人也傳不云乎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者拙也有報人之志而令人知者危也事未發而先聞者殆也今漢學生坐此三失而猶嘒嘒然曰革命排滿嗚呼自有此輩口頭禪之革命排滿而革命排滿之實際乃無望矣不特此也中國之前途黑闇如膝革命以興乎亦以亡乎立憲乎專制乎民政乎雙立君乎聯邦乎分治乎凡此一一絕大之問題吾恐東西之大政治家窮累年之腦力有不敢輕下一判斷者今也未嘗審顧未嘗躊躇而輒張其赤幟是欲以神洲爲嘗試之一擲也或謂禍福相倚利害相待子所慮爲禍爲害者庸詎知非利之所存凡事就一面論之則易

流於偏頗。或之言誠當矣。然吾所責望於漢學生者。則猶有說焉。慎到有言。不知而
言。知而不行者。不可以爲知。故陽明之學。卽知卽行。其意以爲知而不行。與不知等
也。今漢學生之治東西學說者。亦有年所。而東西諸國。絕不聞有稱道其知者。毋抑
知而不行。而人固以爲一無所知乎。而我漢學生六七百人。顧皆庸庸戢戢。以忍此
大辱。亦足以見其無能爲矣。嗚呼。某某兩生。倡其狂言。欲制吾輩之生命。其人非有
九重之威嚴。六師之擁護也。我漢學生誠以爲公敵。則一夫之力。可以摔而去之。而
必集會以圖。乞靈於土偶木相之監督。不亦異乎。

祝北京大學堂學生

由地理上言之。革命有二種。曰中央革命。曰地方革命。何謂中央革命。革命之洪水。以
以中央政府所在地爲起點。而延及於地方者也。何謂地方革命。革命之洪水。以地
方爲起點。而奔赴於中央政府所在地者也。二者之收效固同。然其成功則有難易
譬如走馬日暮。下蘭臺。則其勢順。其步速。高屋建瓴。一奔千里。不可遏也。反是。則由
平地而登高山。自覺其崎嶇難行。足疲身乏。不免有遲滯之憂矣。以走馬下蘭臺爲

中央革命之代表語則平地登高。高山可爲地方革命之好名辭。由是言之。中央革命也。恆易而地方革命也。殊難。不惟此也。觀諸實際。歐洲之革命由地方而起者。亦惟英倫三島而已。全大陸諸國。則革命之主動力。莫不在京城。

悲夫。悲夫。奄奄待死之中國。數年以來。革命之聲日盛。一日孫文之黨。唐林之徒。屢興革命。重於南方。前仆後起。流血淋漓。非不偉也。非不壯也。然吾頗疑其舉動之近於地方革命。以西人行之。尙有難色者。欲以程度低下之中國人而遽爲之。奚有不扞格也。吾望中央革命軍之起久矣。

頃聞北京大學堂學生結秘密會社。與海內外志士聯絡。希圖革命。那拉氏聞之。召滿洲某親王於頤和園。令其察辦。而學生數人被執。殊爲慷慨。毫無卑屈之色。吾聞之。不覺頓足大呼曰。中央革命軍將於是起乎。中國者。世界上之黑暗區也。北京者。黑暗區中之黑暗地獄也。北京政府。乃黑暗地獄中之尤黑暗者。北京大學堂。爲北京政府所建設。則其黑暗之程度。更可知矣。舉全國之漢人。皆爲滿洲遊牧之奴隸。而直隸人。尤爲滿洲遊牧之直接奴隸。北京。爲滿洲遊牧之巢穴。則北京漢人之奴

隸性更可察矣。以如此黑暗之地。如此奴隸之民。而發出此種光線。眞世界莫大之奇事也。吾安得不以熱血歡迎之。

學生爲革命之原動力。而京都之學生。尤爲中央革命之原動力。是世界所公認者也。巴黎之學生。維也納之學生。伯林之學生。聖彼得堡之學生。撞自由鐘矣。樹獨立旗矣。殺皇帝矣。倒政府矣。世界革命之大風潮。該等學生所造出者也。十八九兩世紀之歷史。該等學生之活劇臺也。北京學生諸君。將追其跡而照耀於二十世紀之歷史乎。將爲先人雪恥而壯大吾漢人之聲色乎。吾歌之。吾誦之。吾全國之學生。將歡迎諸君矣。望諸君自重。諸君胆壯。那拉氏不足畏。滿洲人不足畏。清政府不足畏。毋因一時之威嚇而歛其動作。毋惜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國人之希望。則學生之全體幸甚。中國幸甚。燕市之月。易水之風。敢爲諸君祝曰。中國萬歲。中央革命萬歲。

孫逸仙與白浪庵滔天之革命談

滔天問於孫逸仙曰。君之志在革命。僕知之矣。而未得其詳。願君將革命之宗主與

其附屬之方法及手段。明以教我。孫逸仙曰。噫。余以人羣自治爲政治之極。則故於政治之精神。執共和之主義。夫共和主義。豈平手而可得乎。余以此一事。而首有革命之責任者也。況羈勒於異種之下。而并不止經過。君民相爭之一階級者哉。清虜執政於茲。幾三百年矣。以愚弄漢人爲治世第一義。吸漢人之膏血。錮漢人之手足。爲滿奴。升遷調補之符。認賊作父之既久。舉世皆忘其本來。又經滿政府多方面之籠絡。摧殘致民。間無一毫之反動力。以釀成今日之衰敗。沃野好山。任人割取。靈苗智種。任人踐踏。此所以陷於悲境而無可如何也。方今世界文明日益增進。國皆自主人。盡獨立。獨我漢種。每況愈下。瀕於死亡。斯時也。苟非涼血部之動物。安忍坐圈此三等奴隸之獄。以與終古。是以僕不自量。欲乘變亂。推翻逆胡。力圖自主。徒以時機未至。橫遭蹉跌。以至於斯悲矣。

人或云共和政體。不適於支那之野蠻國。此不諒情勢之言耳。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遺業也。我國民之論古者。莫不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實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勿謂我國民無理想之資。勿謂我國民無進取之氣。卽此

所以。慕。古。之。意。正。爲。富。有。理。想。之。証。據。亦。大。有。進。步。之。機。兆。也。試。觀。僻。地。荒。村。舉。無。有。浴。胡。虜。之。惡。德。而。消。滅。此。觀。念。者。彼。等。皆。自。治。之。民。也。立。尊。長。所。以。判。曲。直。置。鄉。兵。所。以。禦。盜。賊。其。他。一。切。共。通。之。利。害。皆。人。民。自。議。之。而。自。理。之。是。非。現。今。所。謂。共。和。之。民。者。耶。苟。有。豪。傑。之。士。起。而。倒。清。虜。之。政。府。代。敷。善。政。約。法。三。章。慰。其。飢。渴。庶。愛。國。之。志。可。以。奮。興。進。取。之。氣。可。以。振。起。也。

且。夫。共。和。政。治。不。僅。爲。政。體。之。極。則。且。以。適。合。於。中。國。國。民。之。故。而。又。有。革。命。上。之。利。便。者。也。觀。中。國。古。來。之。歷。史。凡。國。經。一。次。之。擾。亂。地。方。豪。傑。互。爭。雄。長。巨。數。十。年。不。能。統。一。無。辜。之。民。爲。之。受。禍。者。不。知。幾。許。其。所。以。然。者。皆。由。於。舉。事。者。無。共。和。之。思想。而。爲。之。盟。主。者。亦。絕。無。共。和。憲。法。之。發。布。也。故。各。窮。逞。其。一。己。之。兵。力。非。至。併。吞。獨。一。之。勢。不。止。時。或。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因。有。此。傾。向。而。盜。賊。胡。虜。亦。遂。得。極。其。兵。力。之。所。至。居。然。可。以。爲。全。國。之。共。主。嗚。呼。吾。同。胞。之。受。禍。豈。偶。然。哉。今。欲。求。避。禍。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一。法。而。與。革。命。同。行。者。又。必。在。使。英。雄。各。充。其。野。心。充。其。野。心。之。方。法。唯。作。聯。邦。於。共。和。之。名。之。下。其。夙。著。聲。望。者。使。爲。一。部。

之長以盡其材然後建中央政府以駕馭之而作聯邦之樞紐方今公理大明吾既實行此主義必不至如前此野蠻割據之紛擾綿延數紀而梟雄有非分之希望以乘機竊發殃及無辜此所謂有便利於行共和之革命上者也

嗚呼。今舉我國土之大人民之衆而爲俎上之肉。餓虎取而食之。以振其蠻力。雄視世界。自熱心家用之。以提挈人道。足以號令宇內。反掌之間。相去天壤。余爲世界之一平民。而人道之擁護者。猶且不可忽。然於此。況身生於其國土之中。嘗直接而受其苦者哉。余才短識淺。不足以擔任大事。而當此千鈞一髮不容袖手之秋。不得不自進爲革命之先驅。而以應時勢之要求。若天與吾黨。有豪傑之士。出而相援。即願讓渠獨步。而自服犬馬之勞。不然。則唯有自奮。以任大事而已。余固信爲中國蒼生爲亞洲黃種爲世界人道而興起革命軍。天必助之。即君等之來締交於吾黨。亦其証也。朕兆發於茲矣。夫吾黨所以努力奮發。以期不負諸人之望。諸君又盡力於所以援吾黨之道。欲以救中國四萬萬之蒼生。雪亞東黃種之屈辱。恢復宇內之人道。而擁護之者。惟有成就吾國之革命。斯爲得之。此事成。其餘之問題。即迎刃而解矣。

述者曰吾國人心之死也久矣。逆胡之盜竊我土地。既二百六十年。奉天承運之僞。勅以掩吾之目。馬蹄鳥尾之胡裝。以梏吾之體。舉世奄奄之陳死人。方賣歡獻醜。無暇晷。豈曾有一人敢溢出其死圈。而一萌非常之想者。呂留良戴名世。曾靜。齋。周華之徒。於網羅密布之朝。曾一發其狂嚔。至今談革命者。猶想望其風采。闡揚其緒論。此風豈不可尙。然尋其意例之所出。多以去明未遠。不能忘情於朱氏而已。是則以革命之精神。而傾注於既死不可復生之一私姓。初本問篡竊。屬於誰氏。夫一言復明。則卽令其繼世者爲吾之本種。而或有優於明。亦在所當革之列。嘻。無怪乎虜之掀髯也。洪楊起義。其建邦策命之宣告。曷嘗不以恢復漢種爲職志。然掃除清虜。未盡其域之半。而卒以頽放恣肆。未竟其業。讀史與之。豈勝遺恨。曾左起於湘中。大奮其奴隸之力。剪滅我同胞之革命軍。而舉世傳爲口碑。諡爲命世。曷曾有一以民權革命之眼。孔眇及洪楊者。嗟呼。吾不料羶虜之惡德。沁入肝脾之至於是也。邇年以來。累經外界之激刺。民間之動力。亦驟增幾度。日清之役。舉國若狂。號稱維新之領袖者。初猶矜矜於保中國。不保大清之說。一視其改革之僞。詔遂乃一歸於保皇。此

可以告無罪矣。而其黨人亦至遭滿奴之僇辱。夫天王明聖，臣罪當誅，僇辱亦何足懼。食其迷而無所發，遂乃一變其派爲勤王而勤王亦卒莫逃。后黨之搜獲，戊戌之蔡市，歟。庚子之漢上，歟。是蚩蚩者豈不獲已。我以赤心向人，其如人之以爲馬肝何。雖然，勿謂秦無人也。當康有爲僞說之風靡天下，天下之人無不惑之，而有立於反動之點與之鑿戰，收集一部之人士與之抗對者，而愛親覺羅之王氣至此一洩。中國一線之血脉，正賴以延。伊何人，伊何人，得毋今之所稱孫中山其人者乎。孫君者，其出現之日不久。方之呂戴，爲能實行其主義，且洞見非我族類之不可污我。一寸土必不可有絲毫輿滅，繼絕之假借。方之洪楊，則成功乃遜之。然方如行星之初平地平當行之軌道，正不可測。且其宗主其方畧，多洪楊之所不能望者。夫由孫而溯之，呂戴之相去已二百年。洪楊之相去亦四十年。世界之進步，運會當與之爲變遷。人才者由運會而生者也。則今日之有孫與康乾之有呂戴，咸同之有洪楊，其難易之比較，第一之孫起，當有無量之孫以應之。嘻，何以二萬萬方里遼闊之幅員，竟如闕其無人也是故。二十世紀新中國之人物，吾其懸孫以爲之招，誠以其倡革命於

革命之原因

百一四

舉世不言之中爭此不絕如髮之真氣深足爲吾國民之先導今諦聽其革命之判談言何時與之言何人吾其爲吾民族羞死矣

革命之原因

革命革命我四萬萬同胞今日何爲而革命吾先叫絕曰

不平哉不平哉中國最不平傷心慘目之事莫過於戴狼子野心游牧賤族之賊滿洲人而爲君以貽羞我始祖黃帝於地下而我方且求富希賞搖尾乞憐三跪九叩酣嬉濃浸於其下而恬然不知自恥不知自悟也哀哉我同胞無主性哀哉我同胞無國性哀哉我同胞無種性無自立之性

近世革新家熱心家常號於衆曰『中國不急急改革則將蹈印度後塵波蘭後塵埃及後塵而於是印度波蘭之活劇將再演於神州』著者曰噫是何言歟是何言歟何厚顏盲目而爲是言歟何忽染風病而爲是言歟不知吾之爲波蘭印度埃及於滿洲人之胯下者行已三百年來矣而猶曰將爲也何故請爲我同胞一解之將謂吾己爲波蘭印度於賊滿人賊滿人又爲波蘭印度於英法俄美等國乎苟於是

也。則吾寧爲此直接亡國之民。而不願爲此間接亡國之民。何也。彼英法等國之能亡吾國也。實其文明程度之高出於吾也。吾不解吾同胞。何既不願爲文明人之奴隸。而偏愛爲此野蠻奴隸之奴隸乎。嗚呼。明崇禎皇帝殉國。任賊碎戮朕尸。母傷我百姓之一日。滿洲人率八旗精銳之兵入山海關。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皇漢人種亡國之記念日也。

世界之大。有少數人服從多數人之理。愚頑人服從聰明人之理。使賊滿人而多數也。則僅五百萬人。尙不及一州縣之衆。使賊滿人而聰明也。則有且不識丁之親王大臣。唱京調二簧之將軍。都統三百年中。雖或有一二稍知政體之人乎。則皆爲吾教化之所陶鎔。

一國之政治機關。一國之人共司之。有不能司政治機關參預行政權者。不得謂之國。不得謂之國民。此世界之公理。萬國所同然也。今試游於華盛頓巴黎倫敦之市。執途人而問之曰。汝國中執政者爲同胞歟。抑異種歟。必答曰。同胞。同胞。豈有異種執吾國政權之理。又問之曰。汝國人有參預行政權者否。必答曰。國者積人而成者。

也。吾亦國人之分子。故國事爲己事。吾應得而參預焉。乃轉詰我同胞。何一。一與之。大相反對也。耶。今就賊滿人待我同胞之政策。一爲同胞揭破之。滿洲人之在中國。不過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分耳。而其官於朝者。則以一最小部分。敵十八行省。而有餘。今試以京官滿漢缺額觀之。自大學士尙書侍郎滿漢二缺。平列外。如內閣衙門。則滿學士六。漢學士四。滿蒙侍讀學士六。漢軍侍讀學士二。滿侍讀十二。漢侍讀二。滿蒙中書九十四。漢中書三十。又如六部衙門。則滿郎中員外主事缺額約四百名。吏部三十餘。戶部百餘。禮部三十餘。兵部四十。刑部七十餘。工部八十餘。其餘各部堂主事。皆滿人無一漢人。而漢郎中員外主事缺額。不過一百六十二名。其每季縉紳錄中。則於職官總目下。僅標出漢郎中員外主事若干人。而渾滿缺於不言。殆有不能示天下以隱衷者矣。是六部滿缺司員。幾視漢缺司員而三倍（筆帖式尙不在此數）。而各省府道實缺。又多由六部司員外放。何怪滿人之爲道府者。布滿國中。也。若理藩院衙門。則自尙書侍郎以迄主事司庫。皆滿人任之。無一漢人錯雜其間。（理藩之事。惟滿人能爲之。咄咄怪事。）其餘掌院學士。宗

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國子監、鑾儀衛、諸衙門缺額未暇細數。要之皆滿缺多於漢缺無一得附平等之義者。是其出仕之途以漢視滿不啻霄壤雲泥之別焉。故常有滿漢人同官同年同署。漢人積滯數十載而不得遷轉。滿人則俄而侍郎。俄而尙書。俄而大學士者。縱曰滿洲王氣所鍾。如漢之沛明之濠。然未有綿延數百年定爲成例。竟以王者一隅抹煞天下之人材。至於斯極者也。向使嘉道咸同以來。其手奏中興之績者。非出自漢人之手。則各省督撫道府實缺。其不爲滿人攬盡也。幾希矣。又使非軍興以來。雜以保舉軍功捐納。以爭各部滿司員之權利。則漢人幾絕跡於仕途矣。至於科舉清要之選。雖漢人亦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則多額外。翰林則益清貧。補缺難於登天。門坊類乎超海。不過設法虛糜之以戢其異心。又多設各省主考學政及州縣教官等職。俾以無用之人治無用之事而已。卽幸而億萬人中有竟登至大學士尙書侍郎之位者。又皆白頭齒落垂老氣盡分餘。瀝於滿人之手。然定例漢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大拜。而滿人則無論出身如何。均能資兼文武。位兼將相。其中蓋有深意存焉。嗚呼。我漢人最不平之事。孰

有過於此者哉。雖然同種待異種是亦天演之公例也。

然此僅就官職一端而言也。乃至於各行省中。擇其人物之駢羅。土產之豐阜。山川之險要者。命將軍都統治之。而漢人不得居其職。又令八旗子弟駐防各省。另爲內城以處之。若江寧。若成都。若西安。若福州。若杭州。若鎮江等處。雖闕年二百有奇。而滿自爲滿。漢自爲漢。不相錯雜。蓋顯然有賤族不得等倫於貴族之心。且試釋其駐防二字之義。猶有大可驚駭者。得毋時時恐漢人之叛我。而羈束之。如盜賊乎。不然何爲而防。又何爲而駐也。又何爲駐而防之也。

滿人中有建立功名者。取王公如拾芥。而漢人則大奴隸。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之倫。殘弑同胞。數百萬。挈東南半壁奉之滿洲。亦不過過封侯而止。又試讀其所謂歷朝聖訓。遇稍著賢聲之一二滿大臣。獎藉逾恒。真有一德一心之契。而漢人中。雖賢於揚名時。李紱。湯斌等之。馴靜奴隸。亦常招譴責。挫辱不可嚮邇。其餘抑揚高下。播弄我漢人之處。尤難枚舉。

我同胞不見夫彼所謂八旗子弟。宗室人員。紅帶子。黃帶子。貝子。貝勒者乎。甫經成

人。卽有自然之祿俸。不必別營生計。以贍其身家。不必讀書嚮道。以充其其識力。由少籛而老爺。而大老爺。而中堂。紅頂花翎。貫搖頭上。尙書侍郎。殆若天職。反漢人而觀之。夫亦可思矣。

中國人羣。尙分爲士農工商。士爲四民之首。曰士子。曰讀書人。吾見夫歐美人。無人。不獨書。卽無人不爲士子。中國人乃特而別之。曰士子。曰讀書人。故吾今亦特言士子。特言讀書人。

中國士子者。實奄奄無生氣之人也。何也。民之愚不學而已。士之愚則學非廢學而益愚。而賊滿人又多方困之。辱之。汨之。罵之。且從而摧賊之。待其垂老氣盡奄奄然。驅殺而後。指揮鞭策焉。困之者何。困之以八股試帖楷摺俾之窮年。斫斫不復暇。爲經世之學也。辱之者何。辱之以童試鄉試會試殿試。殿試時無坐位。待人如牛馬。俾之行同乞丐。不復知人間尙有羞恥之事也。汨之者何。汨之以科名利祿俾之。愚得患失。不復有仗義敢死之風。鬻之者何。鬻之以庠序臥俾之。柔靜愚魯不敢有議政著書之舉。摧賊之者何。摧賊之以威權勢力。俾之畏首畏尾。不敢爲鄉曲豪舉。

游俠之雄株連之獄。開創於順治。朱國治巡撫江蘇。以加餼糧株連諸生百餘人。一文字之禍。濫觴於乾隆。十全老人。以一字一語。徵誅天下。羣臣震恐。以故海內之士。幸幸濟濟。魚魚雅雅。衣冠俎豆。充牣儒林。而抗議發憤之徒。絕迹慷慨悲咤之聲。不聞名爲士人。實則死人之不若。佩文韻府也。淵鑑類函也。康熙字典也。此文人學士所視爲拱壁連城之大類書也。而不知康熙之時代。我漢人猶有仇視滿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以成此三書。借是消磨我漢人革命復仇之銳志焉。康熙開千叟宴。數次命羣臣飲酒賦詩。均爲籠絡人起見。噫。吁。嘻。吾言至此。吾不禁投筆廢書而歎曰。『朔方健兒好身手。天下英雄入彀中。』吾不禁五體投地。頓首稽顙。恭維拜服。滿洲人壓制漢人。籠絡漢人。驅策漢人。抹煞漢人之好手段。好手段。

中國士人又有所謂一種岸然道貌。根器特異。別樹一幟。以號於衆者。曰漢學。曰宋學。曰詞章。曰名士。漢學者流。尋章摘句。箋注訓詁。爲六經之奴婢。而不敢出其範圍。宋學者流。日守其五子近思錄等書。高談太極無極性根之理。以求身死名立。一噉

其東西兩廡之特豚。詞章者流。立其桐城陽湖之門戶流派。大唱其嫵紅姘紫之排腔濫調。以粉飾其太平。名士者流。則用其「一團和氣。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聲音律。六品官階。七言詩句。八面張羅。九流通透。十分應酬。」之大本領。鑽營奔競。無所不至。此四種人。日演其種種之活劇。奔走不遑。而滿洲人又恐其頓起異心也。乃特設博學鴻詞一科。以一網打盡焉。至近世又有所謂通達時務者。拾腐敗報紙之一二語。襲皮毛西政之二三事。求附驥尾於經濟特科中。以進爲滿洲人之奴隸。欲求不得。又有所謂激昂慷慨之士。日日言民族主義。言破壞目的。其言非不痛哭流涕。世然奈痛哭流涕何。悲夫。悲夫。吾揭吾同胞腐敗之現象。至此而究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吾敢曰。半自爲之。半滿洲人造之。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半自爲之。半滿洲人造之。

某之言可以盡吾國士人之醜態者曰。「覆試。而几案不具。待國士如囚徒。賜宴而塵飯塗羹。視文人如犬馬。簪花之袍。僅存腰幅。棘圍之膳。卵作鴨烹。一入官場。即成兒戲。是其於士也。名我恩榮。而實羞辱者。其法不行也。由是士也。鬻齡入學。皓首窮

經。誇。命。運。祖。宗。風。水。之。靈。僥。房。師。主。司。知。音。之。倖。百。折。不。磨。而。得。一。第。其。時。大。都。在。
 強。仕。之。年。矣。而。自。顧。餘。生。吃。着。猶。不。沾。天。位。天。祿。毫。末。忽。釐。之。施。於。此。而。不。魚。肉。鄉。
 愚。威。福。梓。里。或。恤。含。冤。而。不。包。詞。訟。或。顧。廉。恥。而。不。打。抽。豐。其。何。能。贍。養。室。家。撐。持。
 門。戶。哉。』。痛。哉。斯。言。善。哉。斯。言。爲。中。國。士。人。之。透。物。鏡。爲。中。國。士。人。之。活。動。大。寫。真。
 （卽影戲）然吾以爲生今之日。處今之時。此等醜態。當絕於天壤矣。既而又聞人。
 羣之言曰。某某入學矣。某某中舉矣。某某報捐矣。發財做官之一片喊聲。猶是鸞。
 然於社會之上。如是如是。上海之濫野雞。如是如是。北京之滑鬼子。如是如是。中國。
 之腐敗士人。嗟夫。吾非好爲此尖酸刻薄之言。以罵盡我同胞也。實吾國士人。屠毒。
 社會之罪。有不能爲之恕者。春秋責備賢者。我同胞。盍醒諸。
 今試游於窮鄉原野之間。則見夫。鰥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鋤。墮。呼。終日。勞。勞。而。無。時。
 或息者。是非我同胞之爲農者乎。受田。主。土。豪。之。虐。待。不。足。而。彼。滿。洲。人。者。復。派。設。
 官吏。多方。以。刻。剝。之。以。某。官。括。某。地。之。皮。以。某。官。吸。某。民。之。血。若。招。信。票。若。攤。賠。款。
 其。猶。著。者。也。是。故。一。納。賦。也。加。以。火。耗。加。以。錢。價。加。以。庫。平。一。兩。之。稅。非。五。六。兩。不。

能完務使之。鬻妻典子而後已。而猶美其名曰薄賦。曰輕稅。曰皇仁。吾不解薄賦之謂。何輕稅之謂。何若皇仁之謂。則是盜賊之用心。殺人而曰救人者也。嘻。一國之農爲奴隸於賊。滿人下而不敢動。是非賊滿人壓制漢人之好手段乎。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賊滿人壓制我漢人之好手段。

不見乎古巴。誘販之猪仔。海外被虐之華工。是又非吾同胞之所謂工者乎。初則見拒於美。繼又見拒於檀香山。新金山等處。飢寒交逼。葬身無所。以堂堂中國之民。竟欲以比草髮重唇之族。而不可得。誰實爲之。至此極哉。然吾聞之外國工人。有干涉國政。倡言自由之說。以設立民主爲宗旨者。有合全國工人立一大會。定法律以保護工業者。有立會演說。開報館。倡社會之說者。今一一轉詢中國。有之乎。無有也。又不見乎殺一教士而割地償款。罵一外人而動勞。上諭慰問者乎。至我同胞置身海外。受外人不忍施之禽獸者之奇辱。而彼滿洲政府。乃一若盲於目。聾於耳。漠然無所動於其心。夫頭同是圓也。足同是方也。而一則尊貴如彼。一則卑賤如此。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滿洲人之虐待我。

抑吾又聞之。各國之富商大賈。皆得爲議員。執政權。而中國則貶之曰。未務卑之曰。市井賤之曰。市僧不得與士大夫伍。及一旦償兵費。賠教案。甚至供玩好。養國蠹者。則又莫不取之於商。若者有捐。若者有稅。若者加以洋關。而又抽以釐金。若者藉以釐金。而又加以洋關。震之以報効。國家之名。誘之以虛銜。封典之利。公其詞。則曰。派美其名。則曰。勸實。則剝吾同胞之膚。吸吾同胞之髓。以供其養家奴之費。修頤和園之用而已。吾見夫同胞之不與之計較也。自若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滿洲人之剝吾膚。吸吾髓。

以言夫中國之兵。則又有不可忍言者矣。每月三金之糧餉。加以九錢七之扣折。與以朽腐之兵器。位置其一人之身。命驅而用之。使戰。其不聚殲其兵。而饋餉於敵者。夫將焉。往及其死。綏也。則又委而去之。視爲罪所應爾。旌恤之典。盡屬虛文。妻子哀望。莫之或問。即或幸而不死。則遣以歸。農扶傷。裹創生計。乏絕流落。數千里外。淪爲乞丐。欲歸不得。而殺游勇之令。又特嚴酷。似此殘酷之事。從未聞有施之於八旗駐防者。嗟夫。嗟夫。吾民何辜。受此慘毒。始也欲殺之。終也欲殺之。上薄蒼天。下徹黃泉。

不殺不盡不盡不快不快不止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滿洲人之殘殺我漢人。

文明國中有一人橫死者必登新聞數次甚至數十次不止司法官審問案件即得有實憑實據非犯罪人親供不能定罪（於審問時無用刑審問理何也重生命也吾見夫吾同胞每歲中死於賊滿人借刀殺人濫酷刑法之下者不知凡幾賊滿人之用苛刑於中國言之可醜可痛天下積怨內外咨嗟華人入籍外邦如避水火租界必思會審如禦虎狼乃猶或援引故事虛文而頓忘眼前實事不知今無滅族何以移纒及疏今無肉刑何以立斃杖下今無拷訊何以苦打成招今無濫苛何以百毒備至至若監牢之刻獄吏之慘猶非筆墨所能形容即比以九幽十八獄恐亦有過之無不及者而賊滿人方行其農忙停訟熱審減刑之假仁假義以自飾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賊滿人之屠戮我若夫官吏之貪酷又非今世界文字語言所得而寫擬言論者也悲夫。

乾隆之圓明園已成灰燼不可憑藉而如近日之崇樓傑閣巍巍高大之頤和園問

其間一五一磔。何一非刻括吾漢人之膏脂以供一賣淫婦那拉氏之笑傲乎。夫暴秦無道。作阿皇宮。天下後世。尙稱其不仁於圓明園。何如於頤和園。何如而我同胞無一敢道其惡者。是可知滿洲政府專制之極點。

開學堂則曰無錢矣。派學牛則曰無錢矣。凡有絲毫利益於漢人者。莫不曰無錢無錢。乃無端而調陵。修陵則有錢若干。無端而修宮園則有錢若干。無端而慶壽則有錢若干。同胞乎。盍思之。

「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是豈非所謂煌煌上諭之言乎。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割我同胞之土地。劫我同胞之財產。以買其一家一姓五百萬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臺灣膠州之本心。所以感發五中矣。咄咄怪事。我同胞看者。我同胞聽者。

吾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錄。吾未盡吾幾不知其涕之所自出也。吾爲言以告我同胞。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是豈非當日賊滿人殘戮漢人一州一縣之代表哉。夫二書之所紀。不過畧舉一二耳。而當日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薙髮之令。則賊滿人鐵

騎所至。其屠殺擄掠。必有十倍於二地。無可疑者。有一有名之揚州嘉定。有千百無名之揚州嘉定。吾憶之。吾惻痛於心。吾不忍。而又不能不爲吾同胞告也。

揚州十日記有云。初二日。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執安民牌。遍諭百姓。毋得驚懼。又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尸。而寺院中藏匿婦女。亦復不少。亦有驚餓死者。查焚尸。載籍不過八日。共八十餘萬。其落井投河。閉門焚縊者。不與焉。

吾又爲言以告我同胞曰。賊滿人入關之時。被賊滿人屠殺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乎。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伯叔舅乎。被賊滿人姦淫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妻之女之姊妹乎。揚州十日記云。卒常謂人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讀此言。可知當日姦淫之至極。一記曰。一父兄之仇。不共戰天。此三尺童子所知之義也。故子不能爲父兄報仇。以托諸其子。子以托諸孫。孫又以托諸玄。來初。是高曾祖之仇。卽吾今父兄之仇也。父兄之仇。不報。而猶厚顏以事仇人。日日言孝弟。吾不知孝弟之果何在也。高曾祖有靈。必當不瞑目於九原。

革命之原因

中國之有孔子，無人不尊崇爲大聖人者也。曲阜孔子廟，又人人知爲禮樂之邦教化之地，拜擬不置。如耶穌之耶路撒冷者也。乃賊滿人割膠州於德，而聽德人毀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遺教之地，生民未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孔子之鄉，使神州四萬萬衆無復教化而等倫於野蠻，是誰之罪歟？夫耶穌教新舊相爭，猶不惜流血數百萬，我中國人何如。

一般服從之奴隸，有上尊號，崇謚法，尊謚爲聖祖仁皇帝，高祖練皇帝者，固在黑暗時代所號爲令主賢君者也。及觀甯巡錄所載實則淫掠無賴鳥獸洪水汎濫中國（乾隆欲食黃角蜂，由張家口遞至揚州，三日而至，於此可見其奢侈）嗟夫，竭數省之民力以供覺羅立暉（卽康熙）覺羅弘曆（卽乾隆）二民賊之行，止方之隋煬，明武爲比例，差吾不知其相去幾何。吾嘗讀隋煬艷史，吾安得其人再著一康熙乾隆南游史，揭其禽獸之行，暴著天下乎？某氏以法王路易十四比乾隆，吾又不禁拍手叫絕，喜得其酷肖也。

主人之轉賣其奴也，猶且必問其奴之願否？今慨然以我之土地與人，並不一問及

之而私相授受。我同胞亦絕不與之計之較之。反從而聽任之。若臺灣、若香港、若大連灣、若旅順、若膠州、若廣州灣。於未割讓之先。於既割讓之後。從未聞有一紙公文。布告天下者。我同胞其自認爲奴乎。吾不得而知之。此滿洲人大忠臣剛毅所以有「與其授家奴不如贈鄰友」之言也。

牧人之畜牛馬也。牛馬何以受治於人。必曰人爲萬物之靈耳。今以我同胞曰受治於賊滿人鞭箠之下。而不自知是牛馬之受治於牧人也。我同胞雖欲不自認爲牛馬。其如彼之實以牛馬畜之。何以言之。彼於各州府縣。苟有催租勸捐之事。必有「受朝廷數百年參養深恩。力圖報効」之文。煌煌然榜之通衢。此識字者之所知也。夫曰參養。即畜牧之謂也。吾同胞自食其力。彼滿洲人乃劫吾之財。攘吾之土。以食吾之力者。不自認爲賊。而願以牛馬畜吾同胞乎。抑自居乎。抑不自居乎。

滿洲人又有言曰：「二百年食毛踐土。深仁厚澤。浹髓淪肌。」夫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非賊滿人所得而固有也。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此不待辯而自知。彼賊滿人之爲此言也。其反言歟。抑實謂歟。尙諱吾同胞一自道之賊滿人。入關二百六十

年食吾同胞之毛踐吾同胞之土吾同胞之深仁厚澤淪其髓浹其肌此固滿洲人所粉骨碎身吮痂舐痔猶不足以報我參養深恩於萬一者也乃此言也不出諸我同胞之口而反出諸於滿洲人之口喪心病狂至於此極耶

山海關外之一片地曰滿洲曰黑龍江曰吉林曰盛京是非賊滿人所謂發祥之地游牧之鄉固賊滿人所當竭力保守者乎今乃再拜稽首以之奉獻於俄羅斯有人焉已不自保而猶望其能保人焉其可得乎有人焉不愛惜已物而猶望其能愛惜人物焉其又可得乎

拖辮髮着胡服躑躅而行於倫敦之市行人莫不曰^{トウバツ}（譯言猪尾）^{シマ}（譯言野蠻）者何爲哉又躑躅而行於東京之市行人莫不曰^{チヤノチヤノ}（譯言拖尾奴才）者何爲哉嗟夫漢官威儀掃地已盡唐制衣冠蕩然無存吾撫吾所衣之衣所頂之髮吾惻痛於心吾見迎春時之春官服飾吾惻痛於心吾見出殯時之孝子服飾吾惻痛於心吾見官吏出行時荷刀之紅綠衣喝道之皂隸吾惻痛於心辮髮乎胡服乎開氣袍乎花翎乎紅頂乎朝珠乎爲我中國文物之冠裳乎抑

打牲遊牧賊滿人之惡衣服乎我同胞自認賊滿人入關所下薙髮之令其略曰

向來薙髮之制不急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籌之熟矣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歸一不幾為異國人乎自今布告之後

京城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行薙髮若惜髮爭辯決不輕貸

嗚呼此固我皇漢人種為牛為馬為奴為隸棄漢唐之衣冠去父母之髮膚以服從滿洲人之大紀念碑也同胞同胞吾願我同胞日日一讀之

娼妓之於人也人盡可以夫謂其為纏頭計也至我之為賊滿人之順民賊滿人之臣妾則從未見益我以多金者即有一二入其祿利誘導之中登至尙書總督之位者要皆以同胞括蝕同胞而賊滿人仍一毛不拔自若也嗚呼我同胞何娼妓之不若

吾同胞今日之所謂朝廷所謂政府所謂皇帝者非即吾疇昔之所謂曰夷曰蠻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韃靼其部落居於山海關之外本與我黃帝神明之子孫不同種

革命之原因

族者乎。其土則穢。壤其人則羶。種其心則獸。心其俗則蠢。俗其文字不與我同。其語言不與我同。其衣服不與我同。逞其凶殘。淫殺之威。乘我中國流寇之亂。盤踞上國。驅策漢人二百餘年。坐食其祿。故禍至則漢人受之。福至則滿人享之。太平天國之立也。以漢攻漢。山尸海血。所保者滿人。甲午戰爭之起也。以漢攻倭。償款二百兆。割地一行省。所保者滿人。拳民之亂也。以漢攻洋。血流津京。所保者滿人。故今日強也。亦滿人強耳。於我漢人無與焉。故今日富也。亦滿人富耳。於我漢人無與焉。同胞同胞。其甚。毋引以爲己類。已賊滿人剛毅之言曰。『漢人強。滿人亡。』彼族之明。此理久矣。願我同胞當蹈其言。毋食其言。

以言夫滿洲人之對吾待者固如此。以言夫我同胞之受害也。又如彼。同胞同胞。知所感乎。知所擇乎。夫犬羊鬻骨。猶嫌鯁喉。我同胞之受此種種不平之感。殆有若銅駝石馬者焉。然而賊滿人之奴隸我者。尙不止此。吾心之所欲言者。而口不能達之。口之所能言者。而筆又不能宣之。吾今發一大誓。以告人曰。有舉滿人對待我同胞之問題。以難於吾者。吾能雜搜博引。細說詳辨。揭其隱衷。微意。以著於天下。吾願我

身化爲恒河沙數。一。身。中。出。一。舌。一。舌。中。發。一。音。以。演。說。賊。滿。人。驅。策。我。屠。殺。我。姦。淫。我。籠。絡。我。虐。待。我。之。慘。狀。於。我。同。胞。前。吾。願。我。身。化。爲。無。量。恒。河。沙。數。名。優。巨。伶。以。演。出。賊。滿。人。驅。策。我。屠。殺。我。姦。淫。我。籠。絡。我。虐。待。我。之。活。劇。於。我。同。胞。前。

且夫我中國固具有囊括宇內震耀全球撫視萬國凌轢五洲之資格者也有二萬方里之土地有四百兆靈明之國民有五千餘年之歷史有二帝三王之政治而又地處溫帶人性聰明物產豐饒江河源富舉地球各國所無者我中國獨擅之倘使不受奴爾哈齊皇太極福臨諸盜賊之蹂躪而脫離滿洲人之羈縻吾恐英吉利也俄羅斯也德意志也法蘭西也今日之張牙舞爪以蠶食瓜分於我者亦將屏氣歛息以憚我之威權怵我之勢力吾恐印度也波蘭也埃及也土耳其也亡之者不在英俄諸國而在我中國亦題中應有之目耳今乃不出於此而爲地球上數重之奴隸使不得等倫於印度之紅巾（租界用印度人爲巡捕）非洲之黑奴吁可慘也嘻可悲也夫亦大可醜也夫亦大可恥也嗚呼滅六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

也。非天下也。滿洲人亡我乎。抑我之自亡乎。語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昨日之中國。譬猶昨日死。今日之中國。譬猶今日生。過此以往。其光復中國乎。其爲數重奴隸乎。天下事不興則亡。不進則退。不自立則自殺。徘徊中立。萬無能存於世界之理。願我同胞。速擇焉。我同胞處今之世。生今日之內。受滿洲之壓制。外受列國之驅迫。內患外侮。兩相刺激。十年滅國。百年滅種。其信然乎。然吾聞達人有言曰。欲禦外侮。先清內患。如是如是。則賊滿人爲我同胞之公敵。爲我同胞之公讎。二百五十餘年之奴隸。猶能脫數十年之奴隸。勿論已。吾今與同胞約曰。張九世復仇之義。作十年血戰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死。一生之魄力。以驅逐凌辱我之賊滿人。壓制我之賊滿人。屠殺我之賊滿人。姦淫我之賊滿人。以恢復我聲明文物之祖國。以取回我天賦之權利。以挽回我有生以來之自由。以購取八人平等之幸福。

噫。吁。嘻。我中國其革命。我中國其革命。法人二次。美洲七年。是故中國革命亦革命。不革命亦革命。吾願日日執鞭。以從我同胞革命。吾祝我同胞革命。

「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山河。」我同胞其有是志也夫。

革命必剖清人種

地球之有黃白二種。乃天予之以聰明才武。兩不相下之本質。使之發揚蹈厲。交戰於天演界中。爲巨古角力較智之大市場。卽爲終古物競進化之大舞臺也。夫人之愛其種也。必其內有所結。而後外有所排。故始焉自結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繼焉自結其鄉族。以排他鄉族。旣焉自結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終焉自結其國族。以排他國族。此世界人種之公理。抑亦人種產歷史之一大原因也。吾黃種。吾黃種之中國之皇漢人種。吾就東洋歷史上能相結相排之人種。爲我同胞述之。使有所觀感焉。

亞細亞黃色人種。約別爲二種。曰中國人種。曰西伯利亞人種。

中國人種。蔓延於中國本部、西藏及後印度一帶地方。更詳別爲三族。

第一、漢族。漢族者。東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種。卽吾同胞是也。據中國本部。棲息黃河沿岸。而次第蕃殖於四方。自古司亞東文化之木鐸者。實惟我皇漢民族焉。彼朝鮮、日本亦我漢族之所蕃殖者也。

第二、西藏族。自西藏蔓延。克什米爾、泥八刺及緬甸一帶地方。殷周之氏羌。秦漢時

之月氏。唐之吐蕃。南宋之西夏。皆屬此族。

第三、交趾支那族。自支那西南部（即雲南貴州諸省）而蔓延於安南暹羅等國。此族在古代時似占據中國本部而爲漢族所漸次驅逐者。周以前之苗民荆蠻。唐之南詔。蓋屬此族。

西伯利亞人種。自東方亞細亞北部。蕃殖北方亞細亞一帶。今更詳別之。凡四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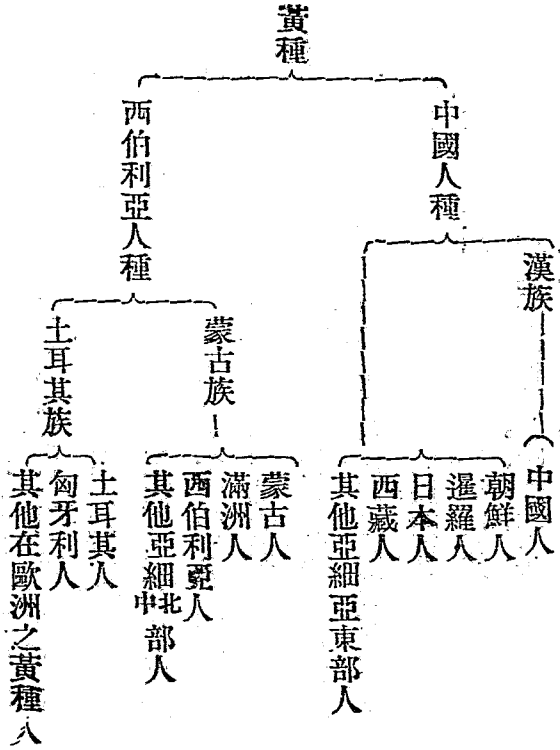
第四、蒙古族。原蕃殖於西伯利亞之貝加爾湖東邊一帶。其後次第南下。至今日乃自內外蒙古。蔓延於天山北路一帶地方。胡元。卽由此族而起。印度之莫臥爾帝國。亦由此而起。

第五、通古斯族。自朝鮮北部。經滿洲而蔓延於黑龍江附近。秦漢時之東胡。漢以後之鮮卑。隋唐時之靺鞨。唐末之契丹。宋之女真等。皆屬此族。卽今日僭竊我中國之滿洲人。亦由此族而興焉。

第六、土耳其族。原蕃殖於內外蒙古地方。後漸西移。今日則自天山南路。凡中央亞西亞一帶。多爲此族所佔據。周以前之獯鬻獯狁。漢之匈奴。南北朝之柔然。隋之突

黃 帝 魂

厥唐之回紇等皆屬此族而今東歐之土耳其亦此族所建
今就今日人種之能成立者列表如左



革命必剖清人種

革命必剖清人種

百四八

由是以觀我皇漢民族起自黃河東北一帶之地經歷星霜繁衍四方秦漢之時已布滿中國之全面以中國本部爲生息之鄉降至今日人口充溢四萬萬爲地球絕大蕃多無有倫比之民族其流出萬里長城以外青海西藏之地者達一千餘萬之多更進而越日本之境或侵入北方黑龍江之左岸俄界或達南方進入安南交趾東藩塞暹羅緬甸馬來半島更入太平洋侵入布哇美洲合衆國加拿大秘魯伯拉踰南洋侵入呂宋瓜哇淳泥及澳洲歐洲者亦不下三四百萬其無資力者孜孜勵精以勞力壓倒凌駕他國之人民有資力者擁數十百萬之資本與歐美之富商大賈爭勝敗於商場中而不相下我漢族之能富於擴張種族之勢力如此吁是卽以二十世紀世界之主人翁推尊我漢族殆非河漢之言也

嗚呼我漢種是豈非飛揚祖國之漢種是豈非獨立亞細亞大陸上之漢種是豈非爲偉大國民之漢種嗚呼漢種漢種雖衆適足爲他種人之奴隸漢地雖廣適供足他種人之棲息嗚呼漢種不過爲滿洲人恭順忠義之臣民嗚呼漢種又將由滿洲人介紹而爲歐美各國人之奴隸吾寧使漢種亡盡殺盡死盡而不願其享平盛

世歌舞。河山優游於滿洲人之胯下。吾寧使漢種亡。盡殺盡死。盡而不願其爲洪承疇。爲細慰。爲通事。爲買辦。爲繙譯於地球各國人之下。吾悲漢種。吾先以種族之念。覺漢種。

執一人而謂之曰。汝之父非眞汝父也。爲汝父者某某也。其人莫不起立而怒。以詰得其直而後已。又一家人。父子夫婦兄弟相居無事也。忽焉來一強暴。入其室。據其財產。而又奴其全家人。則其家人莫不奮力死鬪。以爭回原產。而後已。夫語人有二。父而不怒。奪人之家產而不爭。是其人非行尸走肉。卽僵尸殘骸耳。吾特怪吾同胞。以一人所不能忍受之事。舉國人忍受之。以一家所不忍受之事。舉族忍受之。悲夫。悲夫。滿洲人入關。則稱大清順民。聯軍破北京。則又稱某某國順民。香港人立維多利亞紀念碑。曰德配天地。臺灣人頌明治天皇功德。曰德廣皇仁。前之爲大金大元大遼大清之順民。既去矣。而今之爲大英大法大俄大美之順民者。又來此無他。不明於同類異種之觀念。而男盜女娼。羞祖辱宗之事。遂至無不可爲也。吾正告我同胞曰。昔之禹貢九州。今日之十八省。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生於

駁革命駁議

百五十一

斯長於斯聚國族於斯之地乎。黃帝之子孫神明之膏裔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之名譽乎。中國華夏蠻夷戎狄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區分人種之大經乎。幸而滿洲人與我不通婚姻我猶是清清白白黃帝之子孫也。夫人之於家庭莫不相親相愛而對異姓則不然者有感情故耳。我同胞豈忍見此莫大之奇辱而無一毫感憤動於其中耶。愛爾蘭隸於英也。以人種稍異故數與英人爭卒得其自治而後已。我同胞寧不彼若乎。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又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我同胞其三復斯言我同胞其有志跳身大海洋中灌大海洋之水以洗潔我同胞羞祖辱宗男盜女娼之大恥大辱乎。

駁革命駁議

有著革命駁議者自謂主張維新而不主張革命大致以今日革命之難一在外界干涉一在內容腐敗故不如降心壹志研究實學以爲異日輔佐君國興起宗邦之用語多鶻突未能分析明了不知異日獲用將以立憲政體輔佐君國興起宗邦乎抑將小小變法補苴罅漏而遂可以輔佐君國興起宗邦乎若僅變法而已康有爲

戊戌之事。成鑿未遠。誠使胡牝虺。戮明辟。當陽百日。新政延至百歲。而外人之侵犯。國權要求。割地。果能禦之與否。若言立憲。彼既知人心腐敗。以鑿井耕田爲本。分輪租納稅爲常職。初不知何者爲自由。何者爲不自由矣。而欲其決議稅則。規復權利。此又必不可得之數也。夫小小變法。不過欺飾觀聽。而無救於中國之亡。立憲足以救中國之亡。又非不知自由者所能就。然則研究實學。果安所用耶。然而維新之極點。則必以立憲爲歸矣。彼所以侈陳維新。諱言革命者。非謂革命之舉。必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大蹂小搏。以與凶頑爭命。而維新可從容晏坐以得之耶。夫各國新政。無不從革命而成。如意大利。匈牙利。之蠢蠢烈烈。百折不迴。放萬丈光芒於歷史者。無論矣。英倫三島。非以不成文憲章。與憲政祖國之名。自豪於大地者乎。然一千二百一十五年之革命。何如一千四百八十五年之革命。何如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革命。又何如使英人而不革命。則一土耳其耳。東睨日本。非以皇統綿綿。萬世一系。貢媚言於其君主者乎。然薩長二藩尊王。覆幕之革命。何如西鄉南洲鹿兒島之革命。又何如使日本而不革命。則一朝鮮耳。然則革命與維新。又何擇焉。且彼之言論。洋酒

駁革命駁議

百五十一

萬千而秀言。發聽最足。破衆庶之胆。而短英雄之氣者。則曰外人干涉而已。夫干涉亦何足懼。使革命思想能普及全國人人。挾一不自由毋寧死之主義。以自立於搏搏大地之上。與文明公敵相周旋。則炎黃之冑冠帶之倫。遺裔猶多。雖舉揚州十日。嘉定萬家之慘劇。重演於二十世紀之舞臺。未必能盡殲我種族。不然逆天演物競之風潮。處不適宜之位。置奴隸。命牛馬。唯命亦終蹈紅夷櫻蠻之覆轍而已。非律賓前事尤吾黨所捶胸泣血飲恨終夕者也。雖然以阿圭拿度之英傑。非國國民之義憤。今雖茹辛含苦。暫爲強敵所屈伏。而仰視天。俯視地。咄咄書空之情態。殆不可以一日已。黃河伏流一瀉千里。大地風雲朝不謀夕。吾敢昌言曰。十年以後。太平洋中無復美利堅人之殖民政略矣。卽不然而當日義旗一指千里。從風西班牙九世之仇。亦旣掃蕩無餘。不猶愈於他他。倪倪長爲奴隸者乎。彼謂鄉村富戶。值羣盜在門之時。其主人與僕從。唯有齊心協力。抵禦外侮。若兩造同室操戈。先已筋疲力盡。迨至羣盜破門而入。卽更不復抵禦。此固一定之理矣。吾不知彼之所謂主人與奴隸者。將何所指乎。夫中國國民爲全國之主人。翁若今之政府不能盡公僕之天責。

而反。擢。夷。辱。戮。我。民。以。爲。快。直。鞏。盜。之。尤。無。賴。者。耳。內。盜。不。去。盤。堂。踞。輿。而。還。露。然。曰。拒。外。盜。拒。外。盜。縛。手。足。而。與。人。鬪。烏。可。勝。乎。且。彼。既。排。革。命。而。主。張。維。新。矣。而。維。新。終。未。可。從。容。晏。坐。以。得。之。則。仍。不。得。不。望。諸。民。黨。之。崛起。彼。政。府。之。仇。視。我。民。也。見。我。民。之。稍。有。氣。節。稍。有。舉。動。者。莫。不。欲。得。而。甘。心。又。豈。知。革。命。與。維。新。之。有。別。哉。唐。才。常。昌。言。勤。王。而。伏。尸。鄂。市。日。本。留。學。生。以。服。從。政。府。爲。主。義。而。下。詔。大。索。海。內。況。維。新。革。命。相。去。之。不。能。以。寸。乎。吾。知。一。日。憲。政。黨。出。現。於。中。國。而。政。府。之。追。討。外。人。之。干。涉。猶。如。故。也。

夫。低。首。下。心。以。求。所。謂。維。新。者。而。終。不。成。何。如。昌。言。革。命。反。有。萬。一。之。希。冀。哉。彼。謂。中。國。之。民。未。有。怨。政。府。之。心。不。可。以。言。革。命。夫。我。國。民。豈。生。而。有。奴。隸。之。性。質。牛。馬。之。資。格。任。政。府。之。食。吾。毛。踐。吾。土。而。不。動。於。心。哉。毋。亦。智。識。未。開。浸。淫。於。四。千。年。來。之。邪。說。上。天。下。澤。名。分。等。嚴。雖。有。怨。尤。末。如。之。何。耳。使。有。人。決。此。藩。籬。昌。明。大。義。二。十。世。紀。之。中。國。何。詎。不。如。十。九。世。紀。之。歐。洲。乎。然。則。彼。所。謂。明。目。張。胆。於。稱。人。廣。衆。之。中。公。言。不。諱。并。登。諸。報。章。以。期。千。人。之。共。見。者。正。以。中。國。國。民。未。知。革。命。而。求。所。

以知之之道耳。彼所謂聯絡會黨，殊不足恃。而引拳民爲鑒夫拳民之事，豈可與革命黨同日語哉。彼挾一「扶清滅洋」之宗旨，既可以皇漢之貴種，而靦然自稱大清之順民，帖耳俯首，受治異族，無復廉恥矣。又何不得以爲大英大法大日本之順民乎。能爲張氏奴，亦必能爲李氏奴。性質如此，無足怪者。而遽以區區少數，并多數之未必如是者，而同類並譏之，亦嘗言之而已。抑今日之主張革命者，雖詞嚴義正，必不如彼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陽和之韻，不入里耳。逞臆爲談，猶多歧路。無已，請比較革命立憲之難易，還以商榷之。義與海內外人士質之，可乎。革命之舉，雖事體重大，然誠得數千百鎗鎗之民，黨遍置中外，而有一聰明睿智之大人，率而用之，攘臂一呼，四海響應，推倒政府，驅除異族，大功告成，天下已定，而後實行其共和主義之政策，恢復我完全無缺之金甌，則所革者政治之命耳。而社會之命，未始不隨之而革也。若夫維新，則必以立憲爲始基。立憲則必人人能守自治之法，律人人能有擔任憲政之資格。然後得以公布憲法，爲舉國所同認。今以數千年遺下，孱弱疲玩之社會性質，俯首屏息於專制政體之下，一旦欲其勃焉而興，胥人人

而革之。以進於光明。偉大立憲國之國民。吾恐遲之十年。數十年後。仍不得覩効於萬一。而中國之亡。已亟。不能待。况滿清政府之初。無立憲思想乎。夫對此扞格不謀之敵體。出此迂遠無補之希望。如醉如痴。如夢如寐。外人乃朝換一約。暮索一款。伺我內情之懈弛。徐行其擴張權利之計。使我膏涸血竭。財窮智絀。徧國無人。無能爲抵禦之策。而後印度。我波蘭。我支那。大陸永永陸沉。吾不知行立憲主義者。尙足以救波蘭。印度之亡耶。無奮雷之猛迅。則萬蟄不蘇。無蒲牢之怒吼。則晨夢不醒。無掀天揭地之革命軍。則民族王羲不伸。民族主義不伸。而欲吾四萬萬同胞。一其耳目。齊其手足。羣其心力。以與眈眈列強競爭於二十世紀之大舞臺。吾未聞舉國以從也。彼又謂中國一隅之地。往往彼焉怨咨。此焉謳歌。至證以科舉之醜態。釐金畝捐之弊政。是真大惑不解者矣。科舉者。愚民之術。有志之士不入其彀中。即以常人言之。獲者不過少數。而不獲者。仍是多數。是固謳歌少而怨咨多也。釐金畝捐。鑿損元氣。舉國皆蒙其害。况於生物。成物。運物之農工商。隨在有密接之關係。吾未聞工商受釐金之酷虐。而農者謳歌於野。農者受畝捐之勒派。而工商謳歌於市者。雖有謳歌。

亦如哭泣痛苦之中。暫而飲酒以慰無聊而已。及其既醒。則怨咨如故也。此何足爲獨倡寡和。不能革命之證哉。總之國民與政府立於對待之地者也。革命之權國民操之。欲革命則竟革命。維新之權非國民操之不操其權而強聒於政府。亦終難躐此革命之一大階級也。悲夫放棄國民之天職而率其囚萬萬神明之同胞以仰一異種胡兒之鼻息。是又豈昌言維新者所挾以自豪乎。無量。啣。無量。血。卽。造。成。我新中國前途之資料。畏聞革命者。請先飲汝以一卮血酒。以壯君之胆。毋再饒舌。徒亂乃公意。

論復仇主義

頃者金山各新聞載有自英屬域多利之轉來電。言去歲廣東黨人舉事。該出首害事之人。得賞金千圓。不數日卽爲黨人刺殺。割去兩耳。肢體糜爛。所得之千金。尙存之。而未用。所保之生命。卽去矣。而莫留害人。自害殺人。自殺死。而有知應亦自悔生前之下。愚而莫能補救也。然而天下最痛快最得意之事。亦無過於此。彼會黨人而能演此大活劇。又何其壯耶。

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稱之。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蓋復仇者。天下之公理。古今之通義也。夫今日黨人之運動。汲汲然以謀自強者。爲外人之侵權奪利。由我國而對於人國。仇當復也。個人之自由不伸。於是振國民之精神。絞國民之腦髓。皇皇然爭之前仆。後起。殺頭流血。而不顧以個人而對於政府。仇當復也。優勝劣敗。而始於競爭。惡莠害苗。而鋤其非種。我國與他國之交涉。如是個人與政府之交涉。如是然則。我所實存之主義。有反對我者。有陷害我者。其報復又當奚若。耶。且不寧唯是而已。彼外人之刑律。固有自衛殺人。雖殺勿論之說矣。況乎此等出首害事之人。媚官場之一走狗耳。其於人格固已久缺。而不得謂之人。殺一物而天下安者。物物皆安焉。而寧得謂之非耶。夫會黨之進步。黨人之所企祝者也。人以橫逆來。吾以順受往。則非會員者。裹足而爲黨人者。寒心運動之。襄脅之以發揮其主義。以光大其目的。又何爲也哉。然則不能復仇者。非會黨也。碧血無光。痛辱宏之。已死。白虹貫日。祝荆卿之復生。蓋自有此舉而彼之因。以爲利者。當知所警矣。我敬復仇。我愛復仇。我信仰復仇。

庚子之歲。僞政府用神權以攘外人。又大捕黨人。劉學詢奔走於粵。先以別案電報總辦。經某黨人憤之於粵。之沙基發兩槍。以擊劉。傷重而不死。然而前日之兇。酷甚張者。至是而沉埋。隱匿不敢復現。人形作人語矣。則復仇之功也。

漢陽事起。有富有山堂大領袖朱楚香者。湘人也。避難至粵。武員楊某。渾號大霸道者。購線獲之。卒就戮。過數日。楊過粵城華寧里。遇四人手槍而環之。楊遂死。肢體解焉。而粵之領黨捕黨人。諸姦惡皆爲寒心。則復仇之功也。

泰西有古神像。左手持衡。右手執劍。彼其意蓋以衛此權者。勢力而已。然則今日不講復仇之義。彼所謂權力者。安在耶。瞰枳深之井。窺豫讓之橋。撫劍光芒。雄心猶在。凡我國之黨人。凡我黨之有心人。盍亦自勉而自省之。不然者。受大辱。以生毋寧死。且何黨之足云。

黃河

挾七千八百餘里之迅流。貫入秦隴。晉豫齊魯諸州。域浩浩巨浸。淤爲泥沙。曾不足以開駛航路。運輸文明之潮。惟是土質粗鬆。水勢漂忽。炎夏雨行。隄防屢傾。蓋不知

黃 帝 魂

其耗損幾千萬。經費理葬幾百萬人。類也。地理學家莫不道黃河爲中國之憂。然則今之黃河胡爲作也。

曰世界人口凡十五億餘。吾族占其四分之一。漲力之發達如此。其大者實以黃河爲奠定之基礎。則種族上之黃河不可不作。主權者司國家之鎖鑰者也。吾族歷來之主權大半寄於黃河流域之間。則國家上之黃河不可不作。

種族上之黃河。黃河之歷史。吾族最名譽之歷史也。從洪荒未奠之世。播殖文明於大陸。日張日進。侵入異族境內。獨遂其物競天擇之能。其人文固蔚然可觀矣。然地理上之人文恒緣地文爲影響。則欲考吾族依黃河所建之事跡。不可不知黃河關於吾族之情勢。中亞細亞之高原曰帕米爾者。爲世界人類發生地。黃河與揚子江皆導源中亞細亞之東部。吾族初祖之東漸。勢力何以必循黃河而下。洪荒之初舟楫未興。一水之隔一谷之限。輒礙進步。揚子江之上源若鴉礮江。若瀾滄江。若怒江。諸流平行其間。谿谷交錯。隔絕行道。黃河則自出伏流。以來無巨浸之匯入。迤河岸而南。所注者皆涓涓小水。不足阻文明。過渡之路。川無大小。必有輿廢。兩河之間。

黃河

百五九

黃 帝 魂

黃河

百六十一

不無餘壤揚子江之上源峻嶺插天若大雪山若雲嶺山若素龍山脈絡連屬橫亘諸大河間黃河則循中崑崙山山脈之東麓曲折以入本部賀蘭陰山二山皆讓入黃河之北境崑崙山脈之支嶺又不能遮斷於東南當游牧時代人民逐水草爲轉移故結隊而進者得以循序蕃衍於河濱今試歷數中原之文化何一非自黃河流域發生者乎人類第一級之進化必由游牧進於土著農業者土著之根原也黃河一帶平原彌漫蒼蒼無極支流細川之貫輸皆足資灌溉之利其適於農業者一也地土以泥沙湊合而成又時受沈澱之浸潤所在肥沃最宜耕作其適於農業者二也黃土積於兩岸多至千八百尺可爲糞田之料其適於農業者三也農業既興居必定居所作必合力於是社會之團結以固是以神農製耒耜藝五穀使人民經營生計脫游牧而進於土著時代黃帝遂承之而併部落四征八討驅除異族遷其溫和者於鄩屠其兇猛者逐之北方廼畫野分州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以奠定吾族之基礎熱帶之地生物繁殖人民易於謀生不復事事遂養成蠢惰之習慣黃河雖適於農業之區而廣漠荒寒氣候凜烈兩岸沙磧數里偶有漲溢千里腹壤悉成澤國廬居

受其漂沒財產蕩爲子虛上古之民知識未具方慶目前衣食之幸福忽遇意外可驚可愕之輩於是不得不勞力作冀得免於流離以震怖於地理上現象孕育此勤儉耐勞之特質傳遺而無替雖以無智無識處今日文明世界中猶足與白哲人種戰爭於優存劣敗之場其蔽也專其恐慄畏懼之念束縛心思閉塞理想人人有幸免之智慮而無獨立之精神吾族後世之滯於進化安於屈服何嘗非此現象之所感召則夫唐虞之以洪水汜濫組織部落爲國家者誠吾族之一大紀念時代也凡物之憑藉也小則膨脹之力必微黃河流域遠接揚子江幅員數萬里實握本部之第一平原中無大山大河爲之隔障聽人民以自在之力次第發育於其間其占地廣其取物博直若造物之故設此一絕大平原以胎養龐然無二的民族其性質被其影響遂成一種自尊自信不崇拜外人之人格故雖以數千年之獨夫民賊所壓抑箝制不得自由之身當今日之內界如斯摧殘外界如斯驅迫尙不能定其前途之何如地理之關於人事願不偉哉

國家上之黃河 檢二十四朝之史凡夫詞臣珥筆諛媚皇室頌曰美哉山河洵帝

黃 帝 魂

黃河

百六一

王之所居者。曾有幾何。不在此黃河流域之內也。夫黃河土不甚豐。水不能航。何足爲吾國重。然今昔時勢不同。銅鞮時代之黃河。不可以概開化時代之黃河。交通時代之黃河。不可以概鎖國時代之黃河。

自皇古以訖。有周爲吾族開化時代。其時自中亞細亞移住而來者。以黃河爲根據地。王者奠都。必宅中以握形勝。故伏羲都陳。帝嚳都亳。殷都亳。周都洛。皆在今河南地。神農都曲阜。少昊都穹桑。皆在今山東地。唐都平陽。虞都蒲坂。夏都安邑。皆在今山西地。自周季以訖。今朝中葉。爲吾族鎖國時代。其時根據地。罔人民安於逸豫。易進取。爲保守國家之勢力。雖日益發達。而民族之思想。反日束縛。而不自由。朝廷以防民爲主義。都會所在。必擇山川形勝之所。以易於憑險而守。或沿前軛。舊都就其馴制。民族之術。交通之利。便與否。所弗籌慮也。綜計大都會之地。有三。曰洛陽。東漢西晉所都也。曰長安。西漢隋唐所都也。曰汴。五代宋所都也。此外不依黃河建都者。惟明祖。驅逐胡元。定鼎金陵。餘皆偏據一隅。無有握我本部之全權者。則雖謂中國一部歷史。全由黃河流域上組織而成。可也。

其在黃河河系所延之平原上建都者更有燕京一所。負嶠北方。得居高馭下之勢。梟雄異類。嘗竊據其地。以臨中原。若安祿山史思明。皆以崛起幽燕。用范陽盧龍之衆。蹂踐中國。以無道行之。其關係於全局之重。輕已若此矣。自有宋以來。胡元都之。以迄於今。豈非其地勢使然耶。天禍中國。強俄密邇。驅可薩克之兵而南下。駸駸乎以黃河北域爲其勢力圈焉。此尤撫念時勢而憤不自勝者也。

結論。嗟乎黃河所貫之諸洲。域曰甘肅。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孰非我黃帝子孫所移殖之地乎。甘肅僻在荒遠。無與交通之大勢者。無論矣。此四省者。就今日已成之現象觀之。其在鑛山。則陝。西。河。南。爲英意二國所承攬。山。西。北。部。爲俄公司所探掘。英意亦握有開採之權。其在鐵道。則在黃河以北者。有自正定至太原之線。俄所經營也。有自館陶至澤州之線。英意所經營也。其貫黃河而南者。有比承修之蘆漢鐵路。英意敷設之鑛山鐵路。英德合辦之津鎮鐵路。而山東一省。且全轄於德。載諸不准。讓與他國之條約內。茫茫北部。不數年間。將舉不便交通之地。悉進於文明。第不知所經營而建設之者。其有一爲我黃帝之子孫否也。回憶吾族初祖開墾洪荒時。

與禽獸戰與土蠻戰不知絞若干之腦流若干之血始購得此安全之土爲吾輩今日衣食之所後人坐而安之習於文弱自漢受匈奴降衆以來胡虜雜居於中原人民無種族之觀念北望蒼茫忍令白種人次第闖入演其亡國新法之慘劇擴領土拓殖民地山河依舊而國家無存焉奴隸自甘而種族尋滅焉哀我四萬萬同胞豈意長暝而不悟也

揚子江

緒言 展一幅赤綠線文萬國輿圖有所謂屬地有所謂租界有所謂條約港有所謂勢力圈有所謂某省開礦利歸某國人承辦某省築路權歸某國掌握使人目昏心悸寢食具廢者非我中國之全部輿地乎盜賊充斥於室內健者已飽橐而去我方津津焉計算我財產鋪張我土地其抱歉何如菁華盡獻於他人大局且難支持我猶舉形式屬我精神屬人之一部分以自雄其抱慚又何如今日之揚子江實無面目出現於地理界中也然讀日人國府犀東所著揚子江航路記與藤戶計太所著支那富源揚子江嘆彼外人之經營揚子江且能編輯成書餉其國民我國之地

理家叙揚子江者。又徒知以測量流域方向考求道里遠近爲義務。未能發揮揚子江一切關係。俾讀者油然而生愛國心。此我國地理家之一大缺點也。於是揚子江問題忽從三萬萬個細胞腦界直躍入於二十世紀之舞臺之學界。

外人民族帝國主義漸及於揚子江。歐洲自十六世紀以來其政治之變遷演出無限新世界。愈演愈新。愈演愈駸。駸乎有不可遏抑之勢。全球因之受其影響。國於其間者。由弱而強。由強而弱。而亡。令人歡迎。悲送。發種種之思想。牛種種之希望。具冒險之精神。奮進取之能力。欲使其名占歷史之特色。其國居世界之優等。其民族爲世界之主人翁。以從事於政界。學界。軍事。商業。絞腦筋。勞心。系而爭趨。若驚者不外。民權。民族。與。民族。帝國。數。主義。所。運動。而已。民權。主義。爲。受。虐。之。平民。與。專制。之。君。主。戰。脫。壓。力。享。自由。之。時代。法。蘭。西。所以。革命。英。吉。利。所以。立。憲。也。民族。主義。爲。同。種。之。民族。與。異。種。之。民族。戰。脫。羈。縻。成。獨立。之。時代。希。臘。所以。復。立。意。大。利。所以。建。國。也。民族。帝國。主義。爲。優。等。之。民族。與。劣。等。之。民族。戰。優。等。日。益。膨。脹。劣。等。日。益。消。滅。之。時代。澳。大。利。亞。所以。見。關。阿。非。利。加。所以。見。分。也。茲。數。主。義。者。互。相。

胎孕互相過渡。各有原因。各有結果。至近世紀而民族主義之發達已由澳非兩大陸直撲於太平洋中。電掣風馳。海倒山崩。忽抵我中國東南二面之海岸線。一躍登陸。乘我睡獅之未醒。病夫之未瘳。舒其慘淡經營之手段。若廣州臺灣九龍膠州威海旅順大連諸要地。相繼割讓。均受此主義之影響。然其精神所萃。幹綫所趨。則又排崇明島入吳淞口。以上溯揚子江之源而行。此主義者。遽飾其名曰通商。我國政府亦沿其詞曰通商。英法德日猶屬舞臺之名優。蜿蜒一條水。移殖民政。策爲通商政策。嗚呼。外人所謂通商者。乃愚我政府之美詞。而亡我國家之新法也。政府所謂通商者。乃乞憐外人之慣技。求免我國民干涉之實禍也。我是不憚大聲疾呼。奔走相告曰。揚子江者。非外人通商之航路。乃外人實行民族帝國主義之中心點也。揚子江沿岸之民族。其知之乎。中國四萬萬之民族。其知之乎。行尸走肉。醉死夢生之政府。其亦有感悟乎。虎視鷹瞵。詭波譎雲之外人。其亦知顧忌乎。

歷史上之揚子江與漢族之關係。黃帝發軔。帕米爾高原造崑崙。率子孫南下。備根據地於黃河沿岸。進取中原。是爲吾漢族發達之第一原因。大禹奠山鑿川。大治

黃 帝 魂

水患出河渡江大會諸侯於塗山權力及於江南是爲吾漢族發達之第二原因不然亞洲東大陸洪水氾濫猶是禽獸苗蠻交集之一塊荒土吾漢族尙守老死不相往來主義不知人間有滅國亡種之慘狀與夫天擇物競優勝劣敗之公例則彼白哲人種開闢此土吾漢族不知畫勢力範圍圈於此土吾漢族不知不待今日攘奪於野蠻酋長主人翁之手已成非洲之宰割吾漢族更不知何必揮漢族之鐵流漢族之血與彼異族野種爭生存於天演界中乎東亞新天地與漢族關係如何試問吾輩一飲一食一起一居非吾漢族曠古崛起造時勢之祖宗灑滿腔熱血組織之經營之以留其子孫乎橫亘直走東大陸中央之揚子江與吾漢族之關係又何如終春秋之世吳都江南楚都江北皆恃此富庶流域挾江淮之新漢族與吾中原之舊漢族互爭雄長朝聘盟會雖漸染中朝之習慣戎狄之號未脫也迨漢族文化漸移而南劣等民族不能不爲優等民族所吸取所化合而日趨統一之勢（今日外人之行民族帝國主義與此適成正比例）秦復開通巴蜀布勢力於上流自是揚子江上下南北皆爲漢族有人物發達遂以揚子江爲中心點迄今檢歷朝戶口之

揚子江

數賦稅之冊。生齒之繁。殖物產之殷。富歷史上。占特色焉。悲哉！豎子談兵。創長江天塹之說。啓吾漢族殘殺同種之心。長吾漢族苟且偷安之習。當中國割據時代。則用上游而控制下游。當外夷侵略時代。則由江北而遷都江左。周瑜戰赤壁。王濬下江南。用揚子江以殘殺同種之代表者也。典午東遷。靖康南渡。福王建國。實借長江以苟且偷安之代表者也。此皆我中國歷史最著之污點。雖洗盡揚子江之水。不能乾淨者。嗟呼！周瑜之徒。素無種族思想。印於腦筋中。我黃帝孫子。若其人者。殆難悉數。曾不若有如白水之揚子江。猶存吾漢族於外夷雜沓異種蹂躪之際。使吾漢族得藉以苟延殘喘。待英雄再生。徐圖恢復。（晉之東遷以後。能以數萬之師。破符堅投鞭斷流之衆者。非吾漢族之謝玄乎。宋之南渡以後。能以一介書生。禡金兀朮之魄者。非吾漢之虞允文乎。今過淝水流域。與采石磯。訪其父老。談當年軼事。未嘗不嘆吾漢族之熱於種族思想者。前代尙有人也。又未嘗不感淝水揚子江之靈。能默助吾漢種也。）所惜者。當年君臣。皆以偷安江左爲得計。其光復革命之英雄。或遲至數十年而生。或遲至百餘年而生。或遲至數百年而不生。揚子江支持吾漢族之力。

稍歇。故晉亡而漢族之天下仍歸於漢族之手。宋亡以來而漢族之天下竟爲異族所竊取。幾至百年而後還而不還。此皆吾漢族有負於揚子江。於揚子江乎。何尤。揚子江開港通商之原。因今日之揚子江與昔日之揚子江異。昔日之揚子江爲漢族之功臣。今日之揚子江爲異種之奴隸。昔日之揚子江爲吾漢族與漢族或漢族與異種兵戰之要地。今日之揚子江爲彼異種與漢族或異種與異種商戰之市場。昔日之揚子江爲中國南北競爭之樞紐。今日之揚子江爲地球東西奔走之舞臺。自故吳淞以上至重慶。通商之港。凡八。上海在黃浦江流域。吳淞岳州兩埠。我國近年自行開放。故均不在內。曰鎮江。曰南京。曰蕪湖。曰九江。曰漢口。曰沙市。曰宜昌。曰重慶是也。汽船往來。停泊江心。絡繹不絕。洋犀櫛比。租界連雲。其握我利源。奪我主權。種種現象。書罄南山之竹。嗟嗟同胞。應下亡國淚矣。

揚子江通商以南京爲最早。道光二十二年（西歷千八百四十二年）與英訂南京條約（鴉片戰爭之結果爲商港條約之始）而南京遂爲揚子江通商港八分之一（同時開廣東廈門福州寧波上海諸港）咸豐十一年（西歷千八百六十

一年)與英法訂天津條約(英法連合軍之結果)而九江漢口遂爲揚子江通商港八分之二(同時開牛莊天津芝罘鎮口汕頭瓊州諸港)光緒二年(西歷千八百七十六年)與英復訂芝罘條約而鎮江蕪湖宜昌遂爲揚子江通商港八分之三(同時開温州北海諸港)光緒二十一年(西歷千八百七十六年與日本訂馬關條約(清日戰爭之結果)而沙市重慶遂爲揚子江通商港八分之二(同時開蘇州杭州諸港)以上所開諸港皆係戰敗之後聽其要求莫敢誰何更不知擲吾民族若干之頭顱耗吾民族若干之脂膏以購此最腥穢最慘淡之數十年歷史也尤可駭者英人於光緒二十四年(西歷千八百九十八年)要以揚子江流域不許讓與他人之約得政府之承認法日(法人要以雲南兩廣不得讓與他人日人要以福建全省不得讓與他人)援以爲例接踵要求而勢力範圍問題遂喧騰於有勢力者之口環球各國其資格稍優於我者莫不以得一染指蓋外人之瓜分中國始終未嘗變其目的勢力範圍云者不過瓜分之代名詞也故開港通商時代揚之子江瓜分主義尙在理想勢力範圍時代之揚子江瓜分主義

將徵事。實揚子江者實亡中國之介紹也。傳有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則曰。中國無罪。揚子江其罪大禹。九原有知。亦必弔其子孫之將盡。而有痛於福兮禍伏之一語。

揚子江之資格優於黃河西江。雖然揚子江關係漢族之責任雖已放棄。揚子江固不之主權。雖已見奪。揚子江之資格實於中國本部占獨一無二之地位。中國稱大水者三曰黃河。發源於青海之札靈湖。東流入中國本部。經甘肅陝西河南直隸山東諸省入海。其支流最著者爲發源甘肅之渭水。與發源陝西之洛水。位中國之北部者也。曰揚子江。發源於西藏之巴薩通拉木山。東流入中國本部。經雲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諸省入海。其支流灌域最著者。於甘肅四川有嘉陵江。貴州有涪陵江。陝西湖北有漢水。湖南有洞庭湖。及其湖內所匯之澧沅資湘等江。江西有鄱陽湖。及其湖內所匯之贛。肝。修。鄱等江。安徽有魯。明。水。陽等江。及巢湖等之支。津。江。蘇。可。由。北。運。河。以。達。發。源。河。南。之。淮。河。由。南。運。河。以。達。浙。江。之。太。湖。其流域灌域共經十二省。位中國之中部者也。曰西江。有三源。曰東。北。江。西。

江。西江最大發源於雲南，東流經廣西廣東入海，三源於廣東合流之後，又名珠江。其支流最著者，爲柳江、潯貴州，爲桂江。其上流連湘江，出洞庭湖，入揚子江，爲漢江。下流由三水來會，上流經廣東之北境，出鄱陽東湖，達揚子江。位中國之南部者也。而揚子江之資格優於黃河西江者有二：一曰經濟上之資格，黃河之水勢如建瓴（昔人作詩云：黃河之水天上來），潰決之患，史不絕書，兼之氾濫所經，化爲沙礫，農業日有退步之象，河身甚淺，輪舟不通，商業永無起色之期，職此之故，黃河流域之人民轉徙於他省者，道路相望，中部生活之品料運輸於北部者，舟車不絕也。西江流瀆（兼本流支流而言），雖亘五省而土地豐饒，惟珠江之一帶，輪舟航行，以梧州爲終點，是農業商業之發達，不過廣東一省，廣西雲南，瞠乎其後。然查近年輸入之項（指廣東一省言），食品最夥（自滿洲輸入者爲大豆及豆油，自美國輸入者爲小麥及麥粉），則廣東之農業不待問，自鴉片戰爭以後，商港口多，則廣東之商業不可知，而揚子江航路能達千里之遙（重慶爲極點），其影響於商業爲何如？四川之繇，兩廣之絲，江西湖廣之米，均爲出口大宗，其天然之農利爲何如？故以江

子江之農業。輔以揚子江之商業。雖與南北兩部不相往來。東西各部不相聞問。尙可以自給自養。自立自強。無需一毫外助之力。此揚子江經濟上之資格。優於黃河西江者也。一日改革上之資格。大河以外。頑黨淵藪。其專制之熱度。河水爲沸。其奴隸之種子。逐流皆布。故庚子之亂。持順民旗。執歌功傘。挺立街巷之際。以俟洋兵之至。而稽首投降於馬前者。黃河流域所經之地。人爲多。是非燕趙之故土。耶。而慷慨悲歌之士。吾不知自何世而絕迹於茲土也。西江流域。雖不乏茁起之豪傑。自洪楊大事不成。英雄短氣。庚子機謀頓敗。志士灰心。近來不受壓制。具有愛國熱誠者。大半匿迹於海外。其不去者。則排外之心。或消滅於習慣。獨立之性。又見妬於外人。西江洗兵雨。恐終無撥雲霧。見青天之一日。而揚子江之開化。兩湖以下。在幼穉時代。兩湖以上。在萌芽時代。開化幼穉時代之揚子江。尙武之精神。雖未完全。而熱於政治思想。民族主義者。已有如水就下。如蟻慕甍之概。故其昌言時。痛哭流涕。亦可以爲喚醒國魂之助。開化萌芽時代之揚子江。其人最富於勇力。將來借文明潮於下游者。必付尙武精神之利息於下游。上下互輸。知識交換。爲揚子江必盡之義。

務。卽。爲。揚。子。江。獨。立。之。基。礎。此。揚。子。江。改。格。上。之。資。格。優。於。黃。河。西。江。者。也。
揚。子。江。之。將。來。過。去。者。揚。子。江。原。因。未。來。者。揚。子。江。之。結。果。也。今。對。揚。子。江。而。叩。
以。將。來。之。命。運。則。茫。茫。前。途。彼。亦。不。能。自。決。要。其。結。果。惟。視。揚。子。江。今。日。之。民。族。能。
自。立。與。不。能。自。立。爲。斷。揚。子。江。之。民。族。不。能。自。立。則。政。府。之。割。地。賠。款。於。外。人。也。聽。
之。外。人。之。敲。膏。吸。髓。於。我。國。也。聽。之。鬼。氣。陰。陰。幽。囚。長。夜。酣。寢。臥。於。揚。子。江。之。旁。恐。
不。數。年。揚。子。江。必。與。印。度。之。恒。河。埃。及。之。尼。羅。河。同。爲。亡。國。之。一。分。子。吾。四。萬。萬。民。
族。揚。子。江。必。以。爲。葬。尸。之。穴。也。可。豫。爲。將。來。之。揚。子。江。弔。揚。子。江。之。民。族。如。能。自。立。
擊。自。由。之。鼓。江。流。無。聲。揮。獨。立。之。旗。江。水。生。色。脫。家。奴。之。羈。絆。取。外。失。之。主。權。腐。敗。
破。壞。之。揚。子。江。忽。變。爲。莊。嚴。燦。爛。之。揚。子。江。則。必。與。歐。洲。之。地。中。海。北。美。之。西。斯。比。
士。河。同。產。文。明。占。歷。史。上。之。名。譽。而。永。爲。漢。族。一。大。紀。念。物。也。又。可。爲。將。來。之。揚。子。
江。賀。吾。弔。揚。子。江。弔。吾。漢。族。競。隨。揚。子。江。水。以。去。也。吾。賀。揚。子。江。賀。吾。漢。族。能。逐。揚。
子。江。而。起。也。吾。漢。族。乎。欲。隨。揚。子。江。水。以。去。乎。抑。欲。逐。揚。子。江。流。而。起。乎。敢。爲。漢。族。
代。表。人。決。此。問。題。曰。揚。子。江。者。我。揚。子。江。民。族。之。揚。子。江。我。中。國。四。萬。萬。人。之。揚。子。

江我黃帝。血統孫子之揚子江。嗟嗟四面楚歌。哀江山其誰主。滿腔熱血對容。與中流凡我漢族。寧矢破釜沈舟之謀。不作楚囚對泣之態。佐漢族世世子孫。飲一勺自由之水。巨億萬年居游於揚子江流域。全十瀆滌大地。噫嘻禹域久沈。漢族應有同仇之慨。歌風不競。專制必無立足之區。黍禾故國之歌。被髮伊川之痛。望一萬一千里之域。誰得其鹿。昨夢游吳淞口門。聞揚子江之水與東海之水相擊成聲。宛如人語東海之水曰。予卽太平洋之特派員。要爾以獨立民權各條如敢託病。遲約痛下哀的米敦書。大率太平洋最新式文明潮流。隊與爾數千年專制之禍水。激戰於九團南匯線內。更派支隊溯流窮追。洋溢膨脹。連結連河漢水各支。流汨濫全大陸。破異族頑鈍之巢穴。一洗而肅清之。揚子江之水應曰。我亦獨立民權土義。惜供異族驅遣之死奴。隸太多洗之。污吾揚子江水線。以後予擔任運動員。飲死奴。隸以文明種族水助爾製造二十世紀初期之新江漢國。予嘆曰。水猶有靈。吾漢族庶有豸乎。

舊浙江

揚子江

咄嗟我非生歌舞升平之世。商也工也。据一二耳食之談。刺刺不休。望一漏萬。詎足
豪浙江於今日。我思之。我思之。我迺改絃更鼓。爲變徵之聲。

咄嗟。朱明不祿。駢騎南馳。自薦紳先生。以還婦殉其夫。僕追其主。一瞬萬古。視死如
飴。錢唐大江積尸。浮沈多如鴈鷺。而草薶禽獮於富陽餘杭之間。白骨如陵。流離稍
稍復集。而望祭。宵哭之聲。至數十年而不斷。嗚呼。此亦社會之一大變境也。我思之。
我思之。我何懼文字之誅哉。

嗚呼。荒天絕叫。鬼哭。燐飛。無涕可揮。大風滅燭。我方伸手疾。悲鳴擊節。而一二循
謹之士。談虎色變。起而責難曰。鄉曲士流。知識區萌。取東西政學。擇之必慎。而出以
平和之口。浸淫輸灌。猶懼不既。此「浙江潮」之天性也。不此之務。而擴集舊聞。陳
陳相因。道百年之故事。毋亦爲浙江潮之累矣。抑當此羣疑衆侮之日。謠隊紛乘。素
絲易色。一言之末。指摘橫加。而子迺以盛氣出之。雖其心無他。然獨不爲浙江潮計
乎。秘之秘之。毋以多言獲罪。

我迺仰天大笑。冠纓素絕。應之曰。唯唯否否。不然。吾聞之西漢諸儒。牛類皆通其國。

聞治其典。故考見當代得失之林。是非今昔。所謂淹雅通人。與吾又聞泰西歷史大家之言曰。『于歷史上所見意志行爲。宜下是非善惡之判定。然勿使徒走於感情失事實之真相。』又曰。『選擇教材。首宜使知國體之大。要取材必限於本國史。外國史事非與本國最有關係者。匪所亟。』嗚呼。吾亦取材於本國史。不失其真相而已。抑吾又謂東西學士。把臂如林。數其精理名言。昭昭在天。人人腦系。然窮鄉僻壤之士。讀書無多。或不能遽爲高論。又若青年秀穎。盲然於母國興廢之原變。更之要。猥拾唾餘。以平等自由。逢人樂道。嗚呼。反足以沮其愛國心。而長其浮囂之習矣。我非敢爲過激之談也。不過於陳編斷簡之餘。撥拾一二。引而伸之。爲內地人士告。爲海外青年告。使知今日何日。非吾人快意雄談之世界。至若專門學術政法宏綱。則有諸鄉達先生。在我不敢聞。

溯滿清入關之始。浙東則紹台嚴爲先。下而貧嶠死鬪之徒。以寧之鄞。城爲尤。烈浙西則杭嘉湖。以次下。而方國安馬士英之徒。據杭之西北面。排百死以無懼。矢窮兵潰。妻子鯨鯢。天下仁人多哀之。當史可法死難之日。江淮倒流。順風呼嘯。揚州十日。

橫流渡江長趨江南。遂福王而走之。豫王多鋒大功告成。迺引天下之精兵疾驅杭
 州。招撫全浙。時潞王猶在儼然。監國猥以人心未去。出其蟻臂當隆車之隧。分兵兩
 道。岸然而抗旌旗。迺以潮汐無靈。鴟夷屏息。沙灘露宿。合郡魂驚。逯迺君臣涕泣。納
 款。開門。嗚呼。此固熊履謙張煌言諸亡國大夫之所深痛矣。然淮王猶在紹也。率數
 千不戰之兵。烽火飛傳。心魂墮裂。遂迺白衣自縛。扁舟渡江。望門再拜。泣於城下。此
 亦亡國諸侯之尤可憐者矣。然周王猶在湖州也。迺以高屋建瓴之勢。命一介以羅
 之繫。其妻女如羶犬羊囚而置之。杭州而浙西迺定矣。

然且未已也。王之仁猶未降。方國安誓死不屈。相率聚於富陽。以原燼裹創之餘。
 捲土重來。覬覦故物。溯江而上。逕偃杭城。而王定國以姚樞寶獸之雄。摩旗一勦。殺
 人乃至四千餘。方國安以殘喘餘生。折入餘杭。一道然且窮迫。不舍斬其親子。未幾
 王之仁率所部迎降。而方氏之勢益孤矣。
 時魯王又據紹矣。方氏以大創之後。率老弱往依之。而馬士英在太湖。聲勢相聯絡。
 藉保全什一於千百之餘。而浙人姚志卓又復號召亡命。結方國安攻陷昌化。卒以

力孤援絕。一旦瓦解。馬士英又遭大僂而博。洛之大兵蜂至。方國安以屢敗之餘。人寒其魄。艤舟江上。一炬成灰。方氏知勢不可回。乃挾魯王走台郡。終奪其魂。膏於斧鑕。而浙東又大定矣。

嗚呼。此亦浙江之至悲而不能移之他人者矣。撫卷嗚咽。泣不成聲。吾無以名之名。之曰亡國社會。

十世下讀史之徒。據一隅成敗。抵掌而談。每太息流涕於想象萬一之餘。以為當年人士望風奔潰。舳艫蔽岸。動若拉枯。其間必有遺謀不臧。事機失算者。不然則氣數耳。天命耳。雖然。非至言也。夫自史閣部揚州流血。福王出走天下。大勢固已無可挽回矣。然以旁海之郡。竭數輩書生之力。倉皇歆血。號召義兵。而多王博洛。率其掃蕩江南之衆。乘風擊鼓。飄忽如神。嗚呼。此亦漢高帝引天下兵臨魯城之一日。雖百志士亦無能為力於其間者矣。然且以孤憤摩天之概。不願與洪承疇。張存仁。諸名流共圖富貴。鋤纓白梃。率市人而死之。乃至身為俘囚。臨刑引決。猶堅持一薙髮事。大『之言。蹈白刃。無難色。甚且斫頭墜地。猶大呼『死為明鬼』。一時驕將悍卒。為之

舊浙江

色變。嗚呼。此其人。皆挾必死之心。而欲扶持君臣大義於萬一者也。然亦天地之至愚而爲今日讀書名士所鄙夷不道而不屑以民族主義責之者矣。

浙江人士自近古以來。以文弱暴著於天下。而當明之季。以堅銳鳴者。多出商國衣冠。自黃河以北。莫不望風嚙。身先歸附。雖以山東孔裔。率其子孫告廟大毀。章甫逢掖之餘。而文諛一疏。幾遭沒身之誅。即以一代春秋論之。北方之民。氣遠不若南人之盛矣。雖然。我又思之。

秦齊燕趙之間。經季自成。縱橫蹂躪者十三年。一時氣節之士。奮鄉里與之相撲。輾轉死溝壑者。不知幾人。而此十餘年之中。厲士率出塞從事於大凌河小凌河錦州山海關以還。不爲二臣。而以馬革葬尸於疆場之間者。必其爲當時之死士可知矣。乃一挫再挫。凋傷零落。至烈宗殉國。而士大夫之宛轉就死。從其君於地下者。蓋又冠帶如雲。而士氣益摧殘殆盡矣。至南疆片土。大抵鷄犬不驚。室家如故。畜艾三年。挺而一決。遂使勝國遺聞。獨爲南人伸氣。嗚呼。非南人之多悍也。時勢使然耳。況以睿王攝政。握天下而鞭箠之。攻下江浙。雖以輿褓縛妻子。迎降於馬前者。亦駢

僂而茹夷之無少吝江浙閩廣之間孤臣孽子人懷必死之心非蠶而走海從鄭成
 功游則挺而反鬪耳不然則挈妻孥召宗族閉門積薪同爲焦土耳不然則以輕舸
 自載游於大江流之中心號天一躍葬身魚腹耳不然則割鷄烹宰仰酒自飲沈酣
 起舞大呼宗社手刃家人還刀自決耳不然則片紙書名藏於衣裏倒首溪橋夷然
 不顧悶而復蘇絕粒而死耳嗚呼此皆我浙之先世仁人也推其必然之故走死地
 如鶩曾不一返顧者非浙人之獨忍也亦時勢使然耳

況當魯王未敗之日嘉定廢紳有侯峒曾其人者一使潛通結洪承疇王國寶爲捲
 土重來之想浙人不自量遽謂三戶可以亡秦而事機洩露終於潰決天怒難回大
 施雷斷此又其屠劊之一大原因也浙人何悲焉浙人何悲焉

雖然自朱瑪喇爲杭州駐防（順治二年）張存仁爲浙江總督（順治二年十一
 月始改爲閩浙總督）以來迄二百數十祀已儼然天高地厚被自周方率土之濱
 莫非赤子我亦忘之久矣我獨謂事遠年荒無書可讀揭近百年之史乘公牘盈千
 後先塗附間有一二草野流傳之說則又魯魚亥豕不盡可徵曰僞曰逆縱橫綱貫

精於去取之流讀之不能無悶我自被髮東走雖獲一二遺傳之書則又擇焉不精語焉不詳遂使一代遺聞風流雲散嗚呼此亦我國修方志者之大罪矣然亦以文字推移織而愈密二百年來安見無名山萬重抱經獨往之徒遞滅其中不聞人筆而網緝萬狀參以所聞精心獨斷結爲鴻篇發當年之實者然吾知其書未出而其人已先夷矣昔在田氏以鬱邑之心無所寄托論明季諸王之流落而歎息痛恨於修史之無人嗚呼此亦學者之常談耳然率以清風冷灰之語爲人評發誹謗得罪身首橫分嗚呼我何敢遽謂著作之無人矣

雖然此浙江之舊事耳大勢所盪今昔殊觀強隣逐逐以浙閩兩區等於台灣之續而彼都之新聞彼人之撰述於浙閩之間不惜攷其地理窮其風俗長篇短信耳不絕聞嗚呼其心亦大可見矣詩有之曰子有庭內弗洒弗掃苑其死矣他人是保我爲之歎歔後顧而感不絕於予心矣

新湖南（節）

嗚呼我湖南有一大紀念事諸君今日抑知吾人之入奴籍在於何時乎始於故明

黃 帝 魂

甲申國破後之二年九月滿政府遣兵入湖廣其後二年三月遂克長沙於時吾湖南父老子弟方秣馬勵兵以隨何騰蛟之後思保全疆土以存中原文獻於西南一角彈丸黑子之地兵氣不揚內訌迭起然而湖南人之扶傷更進如故也何騰蛟既歿繼之以褚允錫之役褚允錫既歿繼之以李定國之役至明祚既斬死灰不然而吳三桂以愚闇之姿盜竊名義猶足以傾我湖南人之觀聽蓋偏強洞庭衡嶽之間冀得仰首伸眉者出入順治康熙垂數十年滿政府乃痛懲而攔夷之哀我子遺自兵事休息以後乃十室而失其九故我湖南戶產至今尙多標業出郭門不十里墓田葬地往往有所謂標業者外府州縣標業之占糧籍十居八九蓋兵鋒所至幾於刮地而一赤之矣當日遺黎所著有下元甲子歌託於青盲彈詞以寫兵禍之慘贖首尾數萬言讀之令人痛心酸鼻所謂嘔起幾根頭髮氣者村農里嫗至今能謳吟之湖南旣嘗演黔兩粵兵事之衝草薙禽獮生齒寥落榛莽多而居人少吏役無所得攫噬而邊地苗獍獠狁所出沒林菁深阻與山鬼爭席遺民逸老乃得展轉棲心於虎豹蛇蟲之窟以寄其天傾地塌之悲所至則誅茅數尺地結庵以居樵夫牧豎

雖皆以其跡手。跣足所得。歡迎而陰餽之。至今吾鄉中數百丁。舊族必有一庵。庵不
必供佛。供不知誰何之神像。或并其祖先爲一庵而供之。其像若披緇爲頭陀狀。若
黃冠爲道士服。若袒背。戟肘爲武士裝。凡一姓之庵。子孫必世守之。蓋皆疇民烈士
之餘痛也。試披楚寶及沅湘耆舊集所載。遺聞軼事。焄蒿悽愴爲何如哉。王船山氏
平生所著書。自經義史論以至稗官小說。於種族之戚家國之痛。呻吟嗚咽。舉筆不
忘。如育者之思視也。如痿者之思起也。如瘡者之思言也。如飲食男女之欲。一日不
能離於其側。朝愁暮思。夢寐以之。雖以黃梨州之剛俠。至其沈酣沒溺。持此爲第一
義諦。爲畢生歸根立命之所。或尙未之及其遺集所傳付。不在王氏子姓之家。亦不
在其故舊親戚之家。而往往於破窳廢刹中遇之。故種界之悲劇。流傳於我湖南人
之腦蒂者。最爲醴深微。至當未與湖北分闈以前。趨風氣者。寥寥焉。蓋自洞庭以南。
自爲風氣。而獨以其龐民者。獻之學說。展轉相傳播。自分闈以後。則利祿之途。旣啟
而種性亦少劣焉。然而微茫滅沒於吾人之心目者。亦無往而不遇之。蓋士庶之家。
非食祿服官者。其喪葬率用前代之衣冠名爲唐巾。詢其故。則有所謂生降死不降

黃 帝 魂

之說咸同間號稱中興湖南悻悻然以名業自見矣而巴陵吳敏樹暮年不樂應會國藩之招其卒也亦以前代冠服殮其餘名士尙多有之纏足惡習也而湖南人保守之性特強叩其所以城市之人不能言其故鄉里之耻又往有所謂男降女不降之說取其與滿政府爲反對也悲夫以如此悻教害禮之薄俗而託之以爲深痛巨創之一紀念碑吾湖南人曷嘗一日忘奴僇之耻哉諸君諸君出苦海而上天掌以洗二百數十年之積恥者在今日展轉販賣鞭驅足踏自甲家而鬻之乙家者亦在今日是在吾人之自爲之種性不滅則兩戒山河湧起平地種性旣滅則萬劫不復沈淪九幽吾豈敢煽起殺機以藉醢我老子弟之性命哉抑豈忍汨溺世法以任吾父老子弟之沈眠酣寢席薪火以待焦灼哉諸君諸君謂我何求或亦未之思耳孔子之作春秋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諸夏之與夷狄其畛域截然不可紊也其名稱判然不可假也所謂稱子稱人進退之大法則以彼受吾同化力而進之非以吾國民俯首帖耳於賤族劣種之下而進之也民族主義之發達昌矣自是以後吾國民益腐敗五胡之亂淪於左衽垂數百年中國之士不耻被劣種之

衣冠中國之民不恥受劣種之鞭策耗矣哀哉神聖之子孫奄然無氣至於此極也。自唐至宋胡族寢寢益猖獗吾國民寢寢益柔懦南宋諸儒雖大聲疾呼以復讎雪恥號召天下顧其學說之界畫國家與世界滯茫不可辨乃至朱學末流若許衡吳澄輩轉側於頑兇淫肆之胡俗不以爲恥自前明之末以迄今世紀滿人盜据天府反藉崇奉朱學以伸其壓制鉗束之大義於天下遂至吾國民忘其所自來聞歐洲人則夷之不知彼賤種者其聲明文物學術政理且遠出歐洲民族之下也見歐洲人則慕之不知彼賤種者鋼拳吾民之進步攘奪吾民之權利鋤薙吾民之英傑且樂奉歐人之饒吻而自爲其爪牙也今日欲拔出於歐洲之坎窞則不得不拔出於胡族之坎窞歐洲之坎窞藉藉於族以爲入窞之隧若不伸明此義而欲親暱和會併爲一家既失獨立之精神而益與人以名義使得挾御政府以行其葦夷蠹崇之毒手雖欲免白人之覆壓不可得也。夫以吾國之學說塵霾若彼則此二百年來所生之現象吾人亦可以自思而得之矣彼胡族歷世相傳之政策何一非防家賊者乎所恃以爲詒謀者不過漢人強滿

人亡。漢人肥滿。人瘠之。秘書秘記。所挾以爲威福者。不過摧折士氣。解散民黨之強權。辣手。至於今日。執名義以正告天下。猶且曰汝國民者。食我之毛。踐我之土也。汝國民者。二百年來。列祖列宗。深仁厚澤之所覆育也。皇太后宵旰憂勤之所扶植也。自吾黨觀之。是惡可以欺小兒哉。二百年來之歷史。皆愛親覺羅良之罪狀也。自光緒初政。以迄於今。皆死地。西邸賣官之貿易。所梨園歌舞之淫樂圖也。諸君試入學宮門。讀所謂臥碑者。與周厲王之監謗。秦始皇之禁偶語。何異繙所謂大清律一書。無一毫集會自由之權。無一毫出版自由之權。故十一朝之事。實不暇詳。嘗也。觀其對我國民之律令。陰謀毒計。如對照膽鏡矣。那拉氏之淫。縱今亦不屑備舉。試問縱拳民以要大禍。使吾國民負九萬萬之鉅款。賣身鬻子。不得償者。誰之罪。賊膏衣蓬首。走出水竇。國門以外。豆粥難求。可以懲矣。及至西安。則酣歌恒舞。連日逮哀。岑春暄以梨園一部。得優擢矣。賣官鬻爵。需索進奉之事。疊見於闕下。劉坤一張之洞之貢使。至以宮門費多少相比較。天下傳爲笑柄。回蹕入河南。百姓走徙。如濟大寇閭里。爲墟。知縣辦差。至被太監勒索而縊死。百姓老幼婦女。走避及懸絀林中者。相

望也。日進燕窩粥一頓。給宮監三百金。乃得達。故李聯英榮祿入京以後。富過於舊。此何從而得之哉。以那拉氏爲之城社也。日日言母子一心勵精圖治。其所圖者何事。不過以數十萬金。修頤和園爲飲宴外國婦女地耳。白玉之牀。洋香酣睡。不以爲恥。且以爲殊榮奇寵而張大之矣。俞正燮記康熙中黑龍江立約事。謂使臣與俄女主訂約於鏡匱之下。今日之事。諸君亦知之乎。中國割地賠款之約。其不訂於那拉氏。鏡匱下者。幾何哉。嗚呼。臺灣之割於日本也。我國民之死於殺掠。死於覆溺者。數萬人。金州旅順大連灣之入於俄。我國民之死於搜殺。死於苦役。死於劫奪者。數萬人。廣州灣之入於法。我國民之死於搜殺。死於炸彈者。數千人。新安之入於英。我國民之死於格鬪者。數千人。東三省之擄斃於俄。我國民之擠死於黑龍江。躪踏於可薩克。焉足焚搜村落。灰燼於煙焰者。數萬人。此其爲同胞之傷痛。何如哉。願彼那拉氏。則日日樂觀此戲。以爲下酒物也。此何也。滿漢之不相爲苦樂。無怪其然也。華人在臺灣。避日本苛虐。相率航海入閩。滿將軍某命砲沈其舟。無一生活者。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今試問土爲誰氏之土。歟。毛爲誰氏之毛。歟。吾國民之遺產。爲強梁所佔。

踞久矣。我國民之身命爲強梁所役使久矣。今日亦營泥首謝罪以見還矣。然而彼之大命不可以倖延。神器不可以久竊也。念爲吾奴隸所得不如使吾友得之。爲愈也。使吾奴隸得之則逆僭而上逼不如使吾友得之。豆剖瓜分猶可以洩忿之爲愈也。處心積慮如此。嘻其甚矣。滬東南西北諸界線割讓他人無少顧惜。共幾千萬方里。豈不以物非固有置諸不足輕重之數哉。嗚呼以不同之民族行無限之專制學說不明事至今日尙欲求蘇息於恐怖政府之下。諸君諸君吾則安能忍而與此終古歟。

福建之現勢

嗚呼壯勇之夫使戕其命脈耗其精血則死亡無日矣。富厚之家或據其堂園劫其倉庫則飢寒立至矣。向之中國何其盛今之中國何其衰向也吾中國之福建爲全部革新之試驗場爲文明進步之起點地今也吾中國之福建版圖之改隸將在各行省之先人民之再奴不出一二年之後向也吾中國之福建實可以有爲之資格而能左右全國雄立於世界今也吾福建之漢族喪其所以圖存之憑藉從此萬劫

不復絕跡於地球。吾維吾福建之大勢而不禁愴然失聲也。

臺灣失矣。臺民奴矣。唇亡齒寒。鬼死狐悲。古今中外。具有此情。而況吾福建之與臺灣之本一體也。夫以吾福建土滿人彫。民食艱匱者。得臺灣之殊富異饒者。以濟其不足。則可不留缺點。而成完全之雄邦。以吾福建之孤懸海濱。援絕易攻者。得臺灣以成犄角之勢。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而本難建非常之偉業。嗚呼。今則藩籬撤矣。臂翼折矣。富源絕矣。形勢迫矣。封豕長蛇。將無厭。及我矣。夫使臺灣不隸於福建。而永沿吾漢人所定之年號。以爲吾漢種存一片乾淨土。豈非吾人之所甚願。乃自克塽降附。而臺灣一亡。而取吾臺灣者。又復已不能。有輾轉以贈於日人。而臺灣乃再亡。殷鑒不遠。吾閩人其能無懼乎。吾聞日人畏吾臺人之圖恢復也。設種種限制之法。財用則取之臺民。權利則歸之彼族。臺民所執之業。農工而已。不許習商學。立公司。防其富也。不許習哲理。政治。經濟。諸學。防其智也。噫嘻。臺民安得有伸頭昂首。復見天日之一日乎。彼今者慮吾國人有興復之一日。必能爲吾同胞復仇雪恥。而苛抑之也。猶且如此。則使他日吾國而全亡也。又不知當以何等惡毒之暴政施之。

吾同胞矣。此可懼之現勢一也。

自清政府與日本立福建不得讓與他國之約後。日本已視吾福建爲其囊中之物。而極意經營。不遺餘力矣。蓋彼雖亦慮吾中國之亡。則彼有唇亡齒寒之懼。而不願吾國之瓜分。然彼觀吾中國之內情。覺其殊無足望。又恐各國分我土地而已之。益形單弱也。乃思一變共嘗而爲匹力鈞勢之計。彼其觀吾國之東三省。則已入俄之範圍矣。山東全省。則已入德之範圍矣。揚子江之流域。則盡入英之範圍矣。兩廣雲南。則已入法之範圍矣。中土雖大。更無容彼插足之區。而獨有福建一隅。與臺灣相隔一水。暗取明攻。勢無不便。於是誘脅清廷。訂立此約。而我福建遂入於其掌中。自是而後。日人之來閩者。踵履相接。愚弄其官吏。籠絡我民人。山川阨塞。則測繪之。風土民情。則調查之。其勢力日以膨脹。其政策日益新奇。乃至以彼之一僕夫一荆匠。動勞大吏之迎送。而紳商之爲所愚弄而爲彼効力者。又復不少其人。嗚呼。有此官吏。有此紳商。我閩人安得不盡入日人之奴籍哉。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英俄德法日美之六大強國者。其最利我之瓜分者爲俄。德法其次也。而其不利我

之瓜分者。殆惟英日。若美則我之瓜分與否。於彼之利害。不甚相關。彼嘗以世界之文明國自命。而外爲義俠之態度矣。至於今日。俄國既懷其并吞之大志。欲實收東三省入其版圖。更復潛窺蒙古衛藏。以益擴張其勢力。德法利和之。亦皆乘間以圖私利。於是英日聯盟。預爲共抗俄國席捲南下之地。然俄國東三省之佔據。日英雖噴有煩言。空不能出實力。以與俄爭。且今者俄國雖在東方極力經營。而毛羽猶未豐滋也。而與日利害最切之日本。乃猶復瞻顧不乘此易能制勝之時。機一決。其勝負。直主俄人極東之布置。既備兵力。既厚。則彼日本者。亦惟有急取我閩。以爲屬土爲失之。東隅取之。桑榆之計耳。彼各國於極東之問題。其利害皆不如日本之關切。則雖亦必執利益均沾之說。而各攫其所圈畫之土地。然當不若日本之迫不及待。必迅起而疾追。吾知俄人朝取滿洲。日人必夕取福建。固勢之所必至矣。是則福建之亡。當緊隨滿洲之後。而首開本部之先。吾觀日人之抵拒俄國。皆托空言。而經營吾閩。不遺餘力。不禁惴然憂傷。而嘆吾閩之命運。將獨短於其他之各省也。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天下最可恥最可痛之事莫甚於舉全族所安宅之土地而見轄於異種若甲既得我而又轉移於乙乙欲得我而又見妒於丙既受甲之羈絆復虞乙之荼毒而乙與丙劇烈競爭之禍又復自我承之則慘毒之情更當何如矣吾國人知吾國在日人之勢力範圍中而不知其懷叵測之心欲潛圖而攫奪之者乃更有法在彼以吾國與彼所圈定之廣東相毗連而便於撫有也甲申之役已有欲取之之心迨至日割臺灣又定福建不讓他人之約忌嫉之心不可復遏於是乃用秘密詭詐之手段攫收其權利截取其命脉使日人猝不及防而福建遂轉落於其手此其用心與俄之於東三省同乎否耶今表其證如左

一運動滿清大吏使之任法人爲船政之監督彼更乘官吏之愚闇出其操縱牢籠之手段而盡取其實權居然反客爲主以我之有名船廠儼爲彼之外府物焉（先是船政乏款法人請代彼造船而受其租費備值爲支持之計及覈賬乃反欠彼七十餘萬於是有以船政押與法國三年之議沈翊清爲會辦大臣與其謀迄今法人猶經營未已法人得我船廠則我東南門戶爲法所扼彼更

福建之現勢

急製船隻屯駐海軍於馬江而吾崗亡矣。

二探出我福建之礦山而誘脅滿清大吏將我邵武延平建寧之礦山開採權讓與彼國。

以上二端乃法人所取我福建之實利足以制我之死命者也。而日本於我中國又舍福建之外別無可圖則此入口未嚙之福建豈復甘心而吐棄之乎。是彼北既不能與俄爭滿洲南必不得不與法爭福建。一旦法日相持至於衝突吾華人果能收漁人之利否耶。亦第見吾福建適成爲腥風血雨之場而坐受徧境糜爛之實禍而已。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日人見法國之在福建既有突飛驚天一躍千里之進步而悄然危懼亟思有以保持其權利也。於是「要求清政府讓與日本以福建建築鐵道權」之說誼騰於報紙。討論於外務部。人人熱心必欲得是而後已。夫彼諸強之投巨資以築鐵道於吾境內也。夫豈第欲取其往來運載之利而已哉。凡鐵路所經之地則軍事上商業上交通之便利皆爲其所專擅而更可以藉保護之名而置戍而屯兵藉擴張利益之

名而設埠而科稅如是則即謂為改隸於其國之版圖可也吾福建幸尚未為他國鐵道之所經進退周旋尙可自便不幸日人由閩達浙之鐵道而告成也則豈但民人之脂膏必為所吸盡彼直已踏吾腹背扼我吭喉使我欲轉動而有所不得蓋至是而亡乃真亡矣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然日人雖未遽築鐵道於吾福建而內地之航路權則已為所攫取矣吾閩不幸歷遭貪吏民不聊生餓殍載道今更以航路讓與外人則是財益外流民愈困敝積年而後能免胥為彼之奴隸乎不但爾也航路權既為所挾持則懋遷有無彼得以壟斷而操縱之是又次第失其運載水脚之利而已也今將其航之表列左

航線 船名 噸數 每月行駛次數

福州興化線 海龍丸 一五八 四

福州三都澳線 紀攝丸 二二七 六(聞此船已破近改用舞鶴丸)

廈門石碼線 鶴島丸 三七 一

廈門同安線 海光丸 同 同

福建之現勢

以上乃大版商船株式會社福州出張所之現行則也。後此擴充尙未有已。嗚呼。吾閩人日日憂貧而孰知大利之爲人所剗奪如是乎。且日人之志。又不但在壟斷吾商利而已也。凡考究險阻。調查內情。聯絡聲氣。及種種之密謀。秘計。無不藉是以售其奸。嗚呼。譬之人。身精髓既傷。而臟腑復又崇焉。其能以無斃乎。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日人又憤法國以鬼崇之手段。不動聲色。而取我礦利。據我船政也。乃思急取吾閩之要害。入己版圖。於是設法割我廈門迤南之鼓浪嶼。而爲各國之公地。以今年癸卯四月五日。爲實行之期。所有裁判警察賦稅之權。一併讓與。然諸國以福建日本之勢力範圍地也。咸推尊日人。以爲主人翁。故實權皆落於其手。彼又不足。更要索我與鼓浪嶼對峙之大嶼（俗名羊母嶼）爲洋油倉。此嶼高數十丈。長約二里許。（此據報告者所述）南面坡下。可以躡舟。爲鷺江島之門戶。無大嶼。卽無鷺江矣。而日人南閩之大欲。又不在是。而在廈門。彼人之來廈門者。輒不惜重資。使人教以廈門或福州之土語。且有改從清人之服飾者。其領事官名上野者。在廈十餘年。

黃 帝 魂

尤精中文及厦語。厦之紳富。多甘爲所籠絡。如是則厦門豈復爲吾福建有乎。厦門一失。則福建之形勢愈孤。吾迴思外人頌揚我福建。他省同胞責望我福建之語。不自知其涕之何從也。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自法國得我鑛山開採權後。各國不禁饑涎。而咸思覓得我福建之鑛山以自利。於是。有英國某公司。派其幹員名法拉路者。巡視下游各府以覓鑛地。現雖未有所得。然其極力鑽營。固誓必有得而後已也。又聞有某國人者。現亦欲於龍巖永春汀洲等處。覓得鑛利而求予以開採之權。則彼視吾閩爲囊中物之日人。其必躡足而起。更可知矣。如是則吾閩卽徧地皆鑛。亦何難爭取而立盡之乎。鑛利盡失。則吾同胞何以爲富強之資。藉益以羸。痊益以痼。瘵必無復振起之可望矣。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夫以吾國之不講教育。民智否塞者。得日人之助而爲我改良。寧不甚幸。然日人非有愛於我。而代荷教育之責任也。日人之言曰。『諸國之在支那。皆各得其所欲之利權以去矣。吾日人固當圖得其教育權。使其人士親我信我而心向之。則更勝於

得其他之所有權萬萬也。」於是响响然假同洲同種同文之誼。而大豎其赤幟於我學界之壁壘。而尤注意而併力者。則在吾閩。他省亦有東文學堂。然不若其在福建之勢力日張。而範圍日擴也。其所謂東文學堂。寧以養吾閩獨立革命之英雄。不過以培中日兩國之通事員已耳。不然彼果欲培我閩士。使成爲救亡保國之材者。何以立校五年不聞有由日本教師之訓導。而有國家之思。恐種族之觀念者哉。且彼方經營我福建。而又爲我培救國之人材。是自操矛以伐盾也。有是理乎。吾故曰。日人之潛移我教育權。實欲籠絡吾民。以爲爪牙之用。非真有愛於我也。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報紙所以淪民智者也。而日人所刊之閩報。則適以愚民。并以輸內情於彼國耳。閩報之議論。則腐敗之卮言也。閩報之紀事。則瓊屑之謠傳也。彼其主筆政者。豈必不高尙明達。知天下之公理。與報館之責任哉。顧刊登之權。操之館主。日人前島眞凡稍涉於諷刺官吏。規勸士民者。概屏弗錄。更安得有昌言自由民權之論說。與激勵士氣民心之時事者乎。吾同胞之見聞未廣。而能考求時事者。亦習聞『報紙爲

民之導師』一語。常奉報章之言以爲圭臬。有此閩報以廢其腦筋窒其思想而益其痼疾。是今日之亡吾閩者必此報矣。而況又以輸內情於彼國哉。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世界上各國之競爭不在兵戰而在商戰。盡人而知之矣。我福建當商埠之初。開茶業之利。未始不稱盛一時也。乃吾商之目的不在富國而在營家。同業同胞互相傾軋。以致俱傷兩敗。業以就衰。或更貪一時之利。不顧其後。售其欺罔之術。以僞雜真。致使外人折閱。不復敢與吾人貿易。而焙製之術。又不肯改良。銷流益滯。於是英屬印度學習種茶。更用新法製造。以奪吾利。遂使吾國茶業。在江河日下之勢。而吾閩則幾於衰息焉。嗚呼。爲全國計。則茶利可以挽漏卮。爲福建計。則茶業可以裕利源。今日吾閩之民生計。日蹙者。茶業之失。敗亦其一分因也。循是而往。則吾閩人之貧困。能無數倍於今日乎。此現勢之可懼者。又其一也。

一國之存亡。視乎民氣之盛衰。即一方亦何莫不然。吾閩人雖具有冒險敢死之特性。然足以當此美稱而無愧者。亦居其少數耳。其但知身家之計。而不知有國家。而

萎靡疲軟。畏怯餒敗。毫無生人之氣。則比比皆是。故每有風鶴之警。則思載蓄積。挈妻子而逃。其尤可笑者。馬江之役。居城市者。則徙避鄉僻。居田野者。又徙避城邑。毫無節度。毫無意識。即其人自爲謀。鼠頭亂竄。亦適足以顯其團結力之薄弱。愛國心之缺乏。而又無強力不挫之精神。揆勢審機之智慧矣。豈無一一遭官吏之苛暴。起而反抗者。然一見勢絀。立卽伏降。而每有公憤或公益之事。則其始亦非不集合大衆。擦掌摩拳。勃勃欲試也。乃一經宿而已。衰其氣之大半。再經數宿。則直若忘之矣。其藉勢力以欺壓平民。罔利營私。毫無人性。或甘爲外人之鷹犬。以助虐其同胞者。其寡廉鮮恥。固尤吾之所不忍言者也。嗚呼。民氣如此。先亡之禍。可得免乎。此又其可懼之一也。

地球上文明國與文明國遇。卽有戰爭之事。亦不過因國際上有不得已之處。而相見以兵戎耳。其人不至有橫受芟夷之慘也。卽或勝者入人國都。而凡敵國中之天文臺、儀器館、公園、學舍、及種種文明之建築物與器具。不得燬壞之。惟伐野蠻或半開化之國。則兵不由門而入。而築道跨城以進。殺掠淫暴。皆所不禁。觀吾國歷次之

敗。各。國。殆。無。不。以。此。道。施。之。矣。今。吾。國。各。省。之。同。胞。幸。各。能。汲。汲。以。播。佈。交。明。於。其。鄉。土。爲。己。任。故。亦。漸。覺。屢。屢。日。上。城。野。改。觀。而。其。進。步。之。速。者。則。已。見。教。學。之。校。相。望。於。郊。畿。閱。報。之。人。徧。及。於。婦。孺。有。藏。書。之。樓。有。俱。樂。之。部。有。體。操。之。場。有。演。說。之。壇。有。議。政。之。會。一。死。守。祖。國。誓。抗。異。族。一。之。言。喧。傳。於。里。巷。一。自。由。不。死。民。權。萬。歲。一。之。聲。闐。溢。於。道。途。足。使。西。人。見。之。而。生。其。欽。敬。之。心。哉。其。應。張。之。念。蓋。皆。能。求。以。智。力。角。勝。於。外。人。使。之。歛。手。而。不。敢。干。犯。者。也。而。回。視。吾。閩。人。則。非。但。瞠。乎。其。後。而。自。二。三。志。士。而。外。大。率。懵。然。罔。識。舍。衣。食。男。女。謀。利。營。家。之。外。一。無。所。知。其。野。蠻。之。狀。態。比。諸。未。開。化。之。土。人。且。有。體。魄。遠。遜。之。愧。色。焉。其。能。不。遭。外。人。之。以。待。野。蠻。待。之。者。亦。幾。希。矣。此。尤。其。可。懼。之。一。也。

嗚。呼。處。此。現。勢。吾。閩。人。其。弗。能。侈。言。其。歷。史。地。理。人。物。以。自。豪。矣。吾。哀。吾。閩。之。負。此。資。格。而。至。於。漸。亡。更。哀。吾。閩。人。冀。此。可。以。有。爲。之。憑。藉。而。終。於。不。振。爰。洒。血。淚。以。獻。芻。蕘。於。我。同。胞。我。同。胞。尙。克。思。之。

過金陵

過金陵

魂 帝 黃

過金陵

一百一

粵以甲乙之際。天禍中國。人民塗炭。財政籍沒。夫暨王之族。入處王宮。伊川氏之墟。傷心野祭。遂使我廣漠無垠之禹域。神聖相傳之帝系。積骸枕山。岳流血。赤黃河。揚州之暴殘。嘉定之屠戮。其事已矣。中間靖海捕教。剿匪攘夷。何一非以吾人之血肉。供彼人之刀俎乎。至於輓近六十年來之事。又最所驚心動魄者也。

吾不知邇來燕齊秦一帶。其情形如何。能復有曩日。悲歌慷慨之風否。富厚多藏。如曩日。否。子女玉帛。不至散失否。然吾今年過金陵。蓋距所謂平定粵匪時。已四十餘年矣。人民之貧苦如故也。土地之空曠如故也。房屋之坍塌如故也。市面之蕭條如故也。頽垣破瓦。觸目傷心。豎者一碑。倒者一石。問其人曰。此當地之叢塚也。曰。此某大臣駐兵之所。某軍門鏖戰之場也。嗚呼。金陵而竟若此。

蕭梁之事業。今安在哉。陳隋之歌舞。今安在哉。南渡衣冠。風流歇絕。遑問石城之霸業。鍾山之王氣。乎。訪桃葉之遺蹤。尋板橋之故址。求如漢初新志中所紀一時之情事。已不可復得。但見清涼一片。湖水含愁而已。等而下之。至於隨園文酒之場。亦已如草如煙。纍纍如饅首者。皆當時紀念也。

嘗與吾友謁孝陵。適有二三日人在焉。因與撥草披榛徘徊。隧道間忽一髑髏當其衝。一人俛而拾之狂喜。且曰。我日本南州翁亦曾拾得此物。遂成大業。此吾他日預徵也。當置之博物院以傳觀我國人。翌日遂作歌張之。有曰。『汝朱元璋之首級耶。汝洪秀全之頭顱耶。汝好男子胡爲叩之無聲。吾將以汝餉我國人。』吾讀其詞一字一汗流也。死者長已矣。忍令後人見此戚耶。

自吾留金陵。凡數閱月。每好聞當日軼事。聞之又未嘗不悲。嘗因冠帶之招。裙屐之宴。泛舟秦淮。檀板金尊。冶容黛色。非不傾耳悅目。極一時之歡娛也。泊乎酒後更闌。執其人而叩以里居。與其家世。大抵少者。愁嬉不知所對。其一二年齒稍增。顏色稍衰者。輒復唏噓。忸怩謂吾某嘗爲達官。吾某嘗爲名士。吾居成灰。燼吾產成標。業吾親戚族屬。有子孫滅絕。全村蕩盡者。吾等失業而農。年荒歲不給。以吾鬻之他人。或自爲生活。以是覩顏向人耳。其言如是。吾聞之以爲聽白頭宮人談天寶遺事也。其他之流。徙各埠者。又寧可勝道哉。

彼其一種也。而不見乎。白髮蒼顏。囚首垢面。無男無女。無老無幼。僇儻襤褸。相率而

乞食於道者。城南北。逕二十餘里。比比而是。持竹杖。挾藤筐。如斗。見有衣冠。整楚。車馬往來者。追隨呼籟聲。喃喃不休。得一錢。則孜孜以喜。甚至叩頭流血。夜則編蘆爲屋。支土作床。環廂而居者。不下數十萬戶。白楊蕭蕭。飢鳥怒號。旱西門外之鬼。火青燐。其隣光也。暮春三月。江南草長。撥寸許之萌芽。土人呼爲麥子頭。擔荷而買於市。易升斗之粟。以博一飽。爲其死生過渡時代。昔日繁華之都。會有如景耶。

方城七十里。遼闊無邊。試登鍾鼓樓。望之。依約兩行。楊柳青青。而着地者。新開之馬路也。以外茫如渺如。凹者爲潭。坳者爲壑。壞墟大都。游牧不到之墟耳。豈無一二。依當日壞墻。修之。葺之。編茅種竹。以蔽風雨者。亦有四辟屹立。當日巍峨壯麗之規模。彷彿可辨。而西歪東倒。瓦蓋不完。僅存三數椽者。則租地而居。灌園鬻蔬之士。凡也。

（城中隙土。不曰官地。即曰私地。標業二人。居此者。轉按月納地租房稅焉。）

西南一隅。人煙少聚。開塲列肆。逐什一者往焉。肩挑手挽。謀朝夕者往焉。尋歡賣淫。爭妍鬪靡者往焉。父老爲吾言。金陵古帝王都。歷代精華萃於城北。故宮在焉。故也。而又長江千里。舳艫相接。爲往來交易之要衝。華族富商聚處於此。自雨花臺一戰。

賞

帝

魂

後諸路王師雲屯。雨集搜括。剿除了無寧日。以吾省十三年之久。脅處危巢。髮日以長。雍無可耀。王師亦無從黑白耳。今日之殘敗。誰曰不宜。吾等非不願雨粟。產金光彩。市面一新。舊觀爲國家增半壁之輝也。其如財力不及何。（所謂王師者。其殘暴乃如此。固洪氏之所無也。）

至於今日西南之場所。稍穩完整者。蓋亦有說。此間荒遠不利舟車。爲百工雜肆之所居。王師哀矜而恕之。留爲軍中柴米薪油之供應。不必盡加焚毀。故後人猶得踵而增之。然而銜銖之消失。子女之逃亡。已無遺子。其二大戶更無論矣。（吾戚家嘗備一女工。本金陵世家子。爲湘勇所姦掠者。鄉人呼爲南京婆。與談當日事。輒唏噓不自勝。今死矣。）試取梨花雪。傳奇讀之。猶能窺見一斑也。而秦淮污濁之水。自南而西。達於長江。流妓土娼淫風未墜。則某大臣當日徧觴諸名將名士於中流。酒酣起舞。頓足激昂。瞥睹二八麗姝。荆釵布裙。憑窺客者不覺掀髯一笑之所招來。而留遺也。（曾國藩每謂此舉爲生平第一經世學問。其功不在管氏子下。至今湘人猶艷稱之。）

過金陵

父老又言。吾小經理人也。今年九十有四矣。生長兵戈蹂躪中。身凡數十死。安得今日復覩太平。然前此十餘年。嚴寒夜雪。尙有短褐單衫。破襟見肘。持不裕之麻鞋。無縫之護膝。強之質庫者。不與則弩目攘衿。詬訾隨之。謂我某年月日。某案保奏之。某總兵提督銜也。微我等汝儕焉。有今日乎。吾至今聆彼之方言。猶矜矜戰慄也。豈無一二浮薄少年。尾而嚙之。號曰騾子。吾見而屢誠之。以爲微彼人。吾儕寧至此其實。騾子云者。非敢以爲奴隸牛馬之代名詞也。但極言其多而已。吾聞老者言。毛髮森張。不自知其訛之過類也。

然而今之殿閣崢嶸。聯扁堂皇。歌功而頌德者。非某大臣之專。祠耶門楣。閱樓閣參差。鷗金而藻碧者。非某某軍門之居室。耶武夫前呵。從者塞途。四人輿而八人擁者。非大臣某軍門之子若孫。耶園亭花木。天章世襲。主盟粉黛。綺羅慾界。生成奴隸。而其他提一旅之師。虛五等之爵。猶且一人向隅。滿座不歡。有不憚累牘。聯章斷斷。爭辯者。謂某固江左虎臣。曾經効力之故員也。噫。噓。噓。噓。危乎。盛極。吾留金陵數閱月。爲日殆不可謂不久。屬以人事叢處。憂端多故。不得周遊村郭。過

魂 帝 黃

弔邱墟與二三田夫野老閒話滄桑一驗當日敗殘之餘跡而夕陽城郭衰草寒烟問帝子以無靈哀王孫而不見其所見所聞所傳聞者固已若此嗚呼江山半壁本歷劫之紅羊金粉六朝盡嘔心之碧血庾子山哀江南之賦李擘弔古戰場之文恐無此蕭瑟淒涼傷心慘目也易曰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吾湘人也不復暇爲金陵悲矣。

燕京遊記

蓋嘗沿黃河以北登陸行且行入一都會雖野無青草而重樓傑閣類帝王居公子王孫後塵相逐踞於是者若燕巢危幕恬不知大廈之將傾詢之士人知爲古召公所封之燕人舊地五胡之後而契丹而金入而蒙古而東胡每爲異族結巢之所無論聲明文物蕩然靡存卽華胄堂前之燕已淪落於甍隤異種之家而勝地遺民已無復前朝之光景矣一切燕雀之徒肉食其間旣無鴻鵠之志但爲啄飲之謀曾不知廉恥之爲何物而近者牝燕踞巢燕雛失所業有年矣庚子之時燕壘已傾幾無完卵西馳千里而外流離播越遂如海燕無家而數百兆羽毛豐滿之種類復竭

力。脚。泥。爲。老。燕。作。補。梁。之。計。故。今。燕。巢。如。昨。也。自。是。以。後。無。復。憂。患。燕。燕。居。式。驕。淫。佚。樂。甚。於。曩。時。朝。管。暮。絃。笙。歌。達。旦。張。筵。宴。也。電。燈。龍。舟。奇。技。淫。巧。備。燕。遊。也。夫。吳。宮。失。火。燕。窟。被。焚。則。今。之。頤。和。園。亦。其。類。乎。乃。巢。於。飛。幕。之。上。而。不。自。知。而。彼。供。張。奔走者流。方且如燕燕之忙。毫無國家之思想。而鷓鴣伺之。而鷹鷂伺之。遂使天府京城。如鳥衣巷口。半壁斜陽。吾因之有感矣。燕地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而豪傑輩出焉。故齊人滅燕。燬其宗廟。遷其重器。而樂毅以微弱燕國。下齊七十餘城。自石晉敬瑭舉燕地以奉契丹。遂使終宋之世。而燕雲十六州。不入版圖。及燕王棣再復經營氣象。一新。曾幾何時。胡人乃南下而牧馬矣。今則宮殿巍巍。臨制於上者。果誰氏耶。剝削摧殘。以供一人之欲者。果何如耶。乃庚子。燕京被陷。而燕民竟有甘爲大英大法。大日本之順民者。何以同此山川土地。而昔多慷慨悲歌之士者。乃今多靦顏俯首之人也。豈以五胡契丹。金人蒙古。東胡竊據。而後羶腥混雜。而民性爲之大改耶。抑燕民向受外人壓抑。最爲密邇。故習慣自然。以養成奴隸之根性耶。若是則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不能不爲燕民感也。夫無往不復。爲天運之自然。何燕京淪

陷二百餘年而燕民願未有興起者何歟吾聞古有田光義至高以刎頸燕契丹薦
 荆卿以褫秦王之魄其事不成則天也今日遊於其市尙有屠狗之輩擊筑之徒足
 以奮雄心而感壯士者乎爲我弔而謝曰表裏山河烏可世世沉淪而不一圖光復
 也可以奮然興矣

駁康有爲書

長素足下讀與南北華洲諸華商書謂中國祇可立憲不能革命援引今古灑灑萬
 言嗚呼長素何樂而爲是耶熱中於復辟以後之賜環而先爲是齟齬不了之語以
 聳東胡羣獸之聽冀萬一可以解免非致書商人致書於滿人也夫以一時之富貴
 冒萬億不韙而不辭舞詞弄札眩惑天下使賊儒元惡爲之則已矣尊稱聖人自謂
 教王而猶爲是妄言在己則脂韋突梯以佞滿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蠱惑者乃較
 諸出於賤儒元惡之口爲尤甚吾可無一言以是正之乎謹案長素大旨不論種族
 異同惟計情僞得失以立說雖然民族主義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潛在遠
 至今日乃始發達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長素亦知種族之必不可破於是依違遷

就。以。成。其。說。援。引。匈。奴。列。傳。以。爲。上。系。淳。維。出。自。禹。後。夫。滿。洲。種。族。是。曰。東。胡。西。方。謂。之。洵。古。斯。種。固。與。匈。奴。殊。類。雖。以。匈。奴。言。之。彼。既。大。去。華。夏。永。滯。不。平。言。語。政。教。飲。食。居。處。一。切。自。異。於。域。內。猶。得。謂。之。同。種。耶。智。吳。自。別。爲。輔。氏。管。氏。變。族。爲。陰。家。名。號。不。同。譜。牒。自。異。况。於。戕。虐。祖。國。職。爲。寇。讎。而。猶。傳。以。兄。弟。急。難。之。義。示。以。周。恩。肺。腑。之。恩。巨。繆。極。戾。莫。此。爲。甚。近。世。種。族。之。辨。以。歷。史。民。族。爲。本。不。以。天。然。民。族。爲。界。藉。言。天。然。則。禘。裕。海。藻。享。祧。嶠。雖。六。洲。之。異。五。色。之。種。誰。非。出。於。一。本。而。何。必。爲。是。聒。聒。者。耶。長。素。又。曰。氏。羌。鮮。卑。等。族。以。至。元。朝。所。改。九。十。六。姓。大。江。口。南。駱。越。閩。廣。今。皆。與。中。夏。相。雜。恐。無。從。檢。閱。姓。譜。而。攘。除。之。不。知。駱。越。閩。廣。皆。歸。化。漢。人。而。非。陵。制。漢。人。者。也。胡。代。北。始。嘗。宰。制。中。華。逮。乎。隋。唐。統。一。漢。族。自。主。則。亦。著。土。傳。籍。同。爲。編。氓。未。嘗。自。別。一。族。以。與。漢。人。相。抗。是。則。同。於。醇。化。而。已。日。本。定。江。夙。有。蕃。別。歐。美。近。世。亦。許。歸。化。此。皆。以。已。族。爲。主。人。而。使。彼。受。吾。統。治。於。一。切。可。無。異。視。今。彼。滿。洲。者。其。爲。歸。化。漢。人。乎。其。爲。陵。制。漢。人。乎。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辮。髮。瓔。珞。非。弁。冕。之。服。清。書。國。語。非。斯。邈。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術。崇。飾。觀。聽。斯。乃。不。得。已。

黃

帝

魂

而爲之。而卽以便其南面之術。愚民之計。若言同種。則非使滿入爲漢種。乃適使漢人爲滿種也。長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卽可全行。然則今日固爲民族主義之時代。而可溺殺滿漢同黨。藉於一器哉。時方據亂。而言太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說也。長素二說。自知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已復援引春秋。謂其始外吳楚。終則等視不悟。荆楊二域。禹貢既列於九州。國土種類。素非異實。徒以于化。陵夷自守。千里遠方。隔閼淪爲要荒。而文化言語。無大殊絕。世本譜系。猶在史官。一日自通於上。國則自復其故名。豈滿洲之可與共論者乎。至謂衣服辮髮。漢人已化而同之。雖復改爲宋明之服。反覺不安。抑不知此辮髮胡服者。將強迫以成之耶。將安之若性耶。禹人裸國。被髮文身。墨子入楚。錦衣吹笙。非樂而爲此也。強迫既久。習與性成。斯固不足以定是非者。吾聞洪楊之世人。皆蓄髮。不及十年。而曾左之師。摧陷洪氏。復從髻羅。是時朋儕相對。但覺織首銳顛。形狀詭異。然則蓄髮之久。則以蓄髮爲安。辮髮之久。則以辮髮爲安。向使滿洲制服。涅齒以黛。穿鼻以金。刺體以龍。塗面以聖。恢詭殊形。有若魍魎行之。三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無所怪矣。不問其是非。然否。而惟問其

所安則所謂祖宗成法不可輕變者長素亦何以駁之乎野蠻有自去其板齒而反
譏有齒者爲犬類長素之說得無近於是耶種種繆戾由其高官厚祿之性素已養
成由是引犬羊爲同種奉猓尾爲鴻寶向之崇拜公羊誦法繁露以爲一字一句皆
神聖不可侵犯者今則并其所謂復九世之仇而亦議之其言曰揚州十日之事與
白起坑趙項羽坑秦無異豈不曰秦趙之裔未有報白項之裔者則滿洲亦當同例
也豈知秦趙白項本非殊種一旦戰勝而擊坑之者出於白項之指麾非出於七卒
全部之合意若滿洲者固人人欲盡漢種而屠戮之其非爲豫酋一人之志可知也
是故秦趙之仇白項不過仇其一人漢族之仇滿洲則當仇其全部且今之握圖籍
操政柄者豈猶是白項之胤胄乎三后之姓降爲輿臺宗支荒忽莫可究詰雖欲報
復烏從而報復之至於滿洲則不必問其宗支而全部自在也不必稽其姓名而政
府自在也此則枕戈剽刃之事秦趙已不能施於白項而漢族猶可施於滿洲章章
明矣明知其可報復猶復飾爲瘖聾甘與同壤受其荼養供其軀役寧使漢族無自
立之日而必爲滿洲謀其帝王萬世祈天永命之計何長素之無人心一卒於是耶

長素又曰。所謂奴隸者。若波蘭之屬於俄。印度之屬於英。南洋之屬於荷。呂宋之屬於西班牙。人民但供租稅。絕無政權。是則不能不憤求自立耳。若國朝之制。滿漢平等。漢人但有才者。匹夫可以爲宰相。自同治年來。沈李翁孫迭相柄政。曾左及李。倚爲外相。恭醇二邸。但拱手待成耳。卽今除榮祿慶邸外。何一非漢人爲政。若夫政治不善。則全由漢唐宋明之舊。而非滿洲特制也。然且舉明世廷杖鎮盜大戶加稅開礦之酷政而盡除之。聖祖立一條鞭法。納丁於地。不復差徭。此唐虞至明之所無。大地萬國所未有。他日移變。吾四萬萬人必有政權自由。可不待革命而得之也。夫所謂奴隸者。豈徒以形式言耶。曾左諸將倚畀雖重。位在藩鎮。叢爾彈丸未參內政。且福康安一破臺灣。而遂有貝子郡王之賞。曾左反噬洪氏。挈大圭九鼎以付滿洲。爵不過通侯。位不過虛名之內閣。曾左在日。猶必詔事官。文始得保全。首領較其輕重。計其利害。豈可同日而道。近世軍機首領。必在宗藩。夫大君無爲。而百度自治。爲首領者。亦以衆員供其策。使彼恭醇二邸之仰成。而沈李翁孫之有事。乃適見此。爲奴隸而彼爲主人也。階位雖高。猶之闈宦僕豎。而賜爵儀同者。彼固仰承風旨。云爾。曷

能獨行其意哉。一條鞭法名爲永不加賦。而耗羨平餘猶在正供之外。徭役既免。民無哭聲。而舟車工匠遇事未嘗獲免。彼旣以南米供給駐防。亦知民志不怡。而不得不藉美名以媚悅之。玄暉弘曆數次南巡。強勒報效。數若恒沙。已居堯舜湯武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間接以行其聚斂。其酷有甚於加稅開礦者。觀唐甄之潛書與袁枚之致竇廷桂書。則可知矣。莊生有云。狙公賦芋。朝三暮四。衆狙皆怒。朝四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此正滿洲行政之實相也。況於廷杖。除詩案。史禍。較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來名世之獄。嗣庭之獄。景祺之獄。周華之獄。中藻之獄。錫侯之獄。務以摧折漢人使之噤不發語。雖李紱孫嘉淦之無過。猶一切被楛貫木以挫辱之。至於近世。戊戌之變。長素所身受。而猶謂滿洲政治爲大地萬國所未有。嗚呼。斯誠大地萬國所未有矣。李陵有言。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夫長素所以不認奴隸。力主立憲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終日屈心忍志以處奴隸之地。爾欲言立憲。不得不以皇帝爲聖明。舉其詔旨。有云。一夫失職。自以爲罪者。而謂亟亟欲開議院。使國民咸操選舉之權。以公天下。其仁如天。至公如地。視天位如敝屣。然後可。

魂 帝 黃

以言皇帝復辟而憲政必無不行之慮則吾向者爲正仇滿論既駁之矣蓋自乙未以後彼聖主所長慮卻願坐席不煖者獨太后之廢置我耳殷憂內結智計外發知非變法無以交通外人得其歡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歡心無以挾持重勢而排沮太后之權力載活不聽未辨菽麥礙而走險固不爲滿洲全部計長素乘之投閒抵隙其言獲用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書于盤盂勒于鐘鼎其迹則公而其心則祇以保吾權位也曩令制度未定太后天殂兩面聽治知天上之莫予毒則所謂新政者亦任其遷延墮壞而已非直墮壞長素所謂拿破崙三新爲民主力行利民已而夜宴伏兵擒議員百數及知名士千數盡置於獄者又將見諸今日何也滿漢兩族固莫能兩大也今以滿洲五百萬人臨制漢族四萬萬人而有餘者獨以腐敗之成法愚弄之錮塞之耳使漢人一日開通則滿人固不能宴處於域內如奧之撫匈牙利之御東羅馬也人情誰不愛其種類而懷其利祿夫所謂聖明之主者亦非遠於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具黃屋而棄捐所有以利漢人耶藉曰其出於至公非有漢滿畛域之見然而新法猶不能行也何者滿人雖頑鈍無計而其怵惕於漢人知不可

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頑鈍愈甚，團體愈結，五百萬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漢人無民權而滿洲有民權，且有貴族之權者也。雖無太后而掣肘者，什伯於太后，雖無榮祿而掣肘者，什伯於榮祿。今夫建立一政，登用一人而肺腑暱近之地，羣相譖謗，朋疑衆難，雜沓而至，自非雄傑獨斷如俄之大彼得者，固弗能勝是也。共驩四子於堯，皆葭李姻婭也，靖言庸回而堯亦不得不用之。今其所謂聖明之王者，其聰明文思果有以愈於堯耶？其雄傑獨斷果有以儕於俄之大彼得者耶？往者戊戌變政，去五寺三巡撫，如拉枯獨駐防，則不敢撤，彼聖主之力與滿洲全部之力，果孰優孰絀也？由是言之，彼其爲私則不欲變法矣，彼其爲公則不能變法矣。長素徒以詔旨美談視爲實事，以此誣耀天下，獨不讀劉知幾載文之篇乎？謂魏晉以後，詔敕皆責成羣下，藻飾旣工，事無不可，故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出，此足以知戊戌行事之虛實矣。且所謂立憲者，固將有上下兩院而下院議定之，案上院猶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議員誰爲之耶？其曰皇族，則親王貝子是已，其曰貴族，則八家與內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則衛藏之達賴班禪是

已。是。數。者。皆。漢。族。之。所。無。而。異。種。之。所。特。有。是。議。權。仍。不。在。漢。人。也。所。謂。漢。滿。平。等。者。必。如。奧。匈。二。國。並。建。政。府。而。統。治。於。一。皇。爲。雙。立。君。主。制。而。後。可。使。東。三。省。尙。在。而。滿。洲。大。長。得。以。兼。統。漢。人。吾。民。猶。勉。自。抑。制。以。事。之。今。者。滿。洲。故。土。旣。攘。奪。於。俄。人。失。地。當。誅。並。不。認。爲。滿。洲。君。主。而。何。雙。立。君。主。之。有。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以。爲。漢。族。之。元。首。是。何。異。取。罪。人。於。囹。圄。而。奉。之。爲。大。君。也。乃。曰。朋。友。之。交。猶。貴。久。要。不。忘。安。有。君。臣。之。際。受。人。之。知。遇。囚。人。之。危。難。中。道。變。棄。乃。反。戈。倒。攻。者。誠。如。是。則。載。湑。者。固。長。素。之。私。友。而。漢。族。之。公。仇。也。况。滿。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雖。然。如。右。所。言。大。抵。關。于。種。類。而。於。情。僞。得。失。未。暇。論。也。則。將。復。陳。斯。旨。爲。吾。漢。族。籌。之。可。乎。長。素。以。爲。革。命。之。慘。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則。立。憲。可。不。以。兵。刃。得。之。耶。旣。知。英。奧。德。意。諸。國。數。經。民。變。始。得。自。由。議。政。之。權。民。變。者。其。徒。以。口。舌。變。之。乎。抑。將。以。長。戟。勁。弩。飛。丸。發。槍。變。也。近。觀。日。本。立。憲。之。始。雖。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師。在。其。前。矣。使。前。日。無。此。血。戰。則。後。之。立。憲。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爲。立。憲。所。無。可。幸。免。者。長。素。亦。知。其。無。可。幸。免。于。是。遷。就。其。說。以。

自文謂以君權變法。則歐美之政術器靈。可數年而盡舉之。夫如是則固君權專制也。非立憲也。關普通武之請立憲。天下盡笑其愚。豈有立憲。可上書奏請者。立憲可謂則革命亦可。請平以一人之詔旨立憲。憲其所憲。非大地萬國所共。憲也。長素雖與載滌。久處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猶極一體而他體。不知其痛也。載滌與言立憲而長素信其必能立憲。然則今有一人執長素而告之曰。我當釀四大海水以爲酒。長素亦信其必能釀四大海水以爲酒。平夫事之成否。不獨視其志。願亦視其才。略何如。長素之皇帝。聖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剛毅能執后力。以尼新法。榮祿能造謠。詠以聳人心。各督撫。累經嚴旨。皆觀望而不辦。甚至京章受戮。已亦幽廢於瀛臺也。君人者善惡自專其威大矣。雖以文母之抑制。佞人之讒嫉。而秦始皇之在位。能取太后。嫪毐不韋而踏覆之。今載滌何以不能也。幽廢之時。猶曰瓜牙不具。乃至庚子西幸。日在道塗。已脫幽居之軛。尙不能轉移俄頃。以一身逃竄於南方。與太后分地而處。其孱弱少用如此。是則仁柔寡斷之主。漢獻唐昭之儔耳。太史公曰。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無實權。不得以成敗論。

之。而。皇。帝。則。不。得。不。以。成。敗。論。之。何。者。有。實。權。而。不。能。用。則。不。得。竊。皇。帝。之。虛。名。也。夫。一。身。之。不。能。保。而。欲。其。與。天。下。共。憂。督。撫。之。不。能。制。而。欲。其。使。萬。姓。守。法。庸。有。幾。乎。事。既。無。可。奈。何。矣。其。明。效。大。驗。已。衆。著。於。天。下。矣。長。素。則。爲。之。解。曰。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紂。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爲。他。日。必。能。立。憲。之。徵。嗚。呼。王。莽。漸。臺。之。語。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今。之。載。湣。何。幸。有。長。素。以。代。爲。王。莽。也。必。若。圖。錄。有。徵。符。命。可。信。則。吾。亦。嘗。略。讀。緯。書。矣。緯。書。尙。繁。中。庸。一。篇。固。爲。贊。聖。之。頌。往。時。魏。源。宋。翔。鳳。輩。皆。嘗。附。之。三。統。三。世。謂。可。以。前。知。未。來。雖。長。素。亦。所。竺。信。者。也。然。而。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終。天。命。者。滿。洲。建。元。之。始。也。上。天。之。載。者。載。湣。爲。滿。洲。未。造。之。亡。君。也。此。則。建。夷。之。運。終。於。光。緒。奴。爾。哈。齊。之。祚。盡。於。二。百。八。十。八。年。語。雖。無。稽。其。彰。明。較。著。不。猶。愈。於。長。素。之。談。天。命。者。乎。要。之。撥。亂。反。正。不。在。天。命。之。有。無。而。在。人。力。之。難。易。今。以。革。命。比。之。立。憲。革。命。猶。易。立。憲。猶。難。何。者。立。憲。之。主。自。上。言。之。則。不。獨。專。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萬。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則。不。獨。專。恃。萬。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入。我。相。待。所。倚。賴。者。爲。多。而。革。命。則。既。有。其。

合意矣。所不敢證明者，才略耳。然則立憲有二難，而革命獨有一難，均之難也。難易相較，則無寧取其少難而差易者矣。雖然，載滌一人之才略，則天下信其最絀矣。而謂革命黨中必無有才畧如華盛頓、拿破崙者，吾所不敢必也。雖華盛頓、拿破崙之微時，天下亦豈知有華盛頓、拿破崙者，而長素徒以阿圭、拿破度一蹶不振，相較今天下四萬萬人之材性，長素豈嘗爲其九品中正而一切檢察差第之乎？藉曰：此魁梧絕特之彥，非中國今日所能有。堯舜固中國人矣，中國亦望有堯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種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極點如華盛頓、拿破崙者乎？長素以爲中國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舊俗俱在，革命以後，必將日尋干戈，偷生不暇，何能變法救民？整頓內治，夫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獨可立憲，此又何也？豈有立憲之世，一人獨聖於上，而天下皆生蕃生蠻者哉？雖然，以此譏長素，則爲反唇相稽，較軫無已。吾曰：不可立憲，長素猶曰不可革命也。則應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後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且勿舉華拿二聖而舉明末之李自。李自成者，迫於飢寒，揭竿而起，固無革命觀念，尙非今日廣西會黨之儕也。

然自聲勢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賑飢濟困之事興。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競爭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雖然，在李自成之世，則賑飢濟困爲不可已。在今之世，則合衆共和爲不可已。是故以賑飢濟困結人心者，事成之後或爲梟雄；以合衆共和結人心者，事成之後必爲民主。民主之興，實由時勢迫之，而亦由競爭以生。此智慧者也。徵之今日，義和團初起時，惟言扶清滅洋，而景廷賓之師則知掃清滅洋矣。今日廣西會黨，則知不必開釁於西人，而先以撲滅滿洲，剿除官吏爲能事矣。唐才常初起時，深信英人密約漏情，乃卒爲其所賣。今人廣西會黨，則知己爲主體，而西人爲客體矣。人心進化，孟晉不已，以名號言以方略言，經競爭必有勝於前者。今之廣西會黨，其成敗雖不可知，要之繼此而起者，必視廣西會黨爲尤勝可豫言也。然則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長素以爲今日之言革命者，或託外人運械，或請外國練軍，或與外國立約，或向外國乞師，卒之堂堂大國，誰肯與亂黨結盟，可取則取之耳。吾以爲今日革命不能不與外國委蛇，雖極委蛇猶不能。

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黨所已知而非革命黨所未知也。日本之覆幕也。法人常通情於大將軍。欲爲代平內亂。大將軍之從之與否。此固非覆幕黨所能豫知。然以人情自利害之則從之爲多數而不從爲少數。幸而不從是亦覆幕黨所不料也。而當其歃血舉義之時。固未嘗以其必從而少沮。今者人知恢復略有萌芽。而長素何忍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氣乎。嗚呼。生二十世紀。難知種界。難新學。發見難值人心。奮厲時難。前世聖哲或不遇時。今我國民。幸覩精色。哀哀漢種。繫此剎那。誰無父母。誰無心肝。何其天闕之不遺餘力。幸同種之爲奴隸。以必信其言之中也。且運械之事。勢不可無。而乞師之舉。不必果有。今者西方數省外稍負海。而內有險阻之形勢。可以利用外人。而不爲外人所干涉者。亦未嘗無其地也。畧得數道。爲之建立政府。百度維新。庶政具舉。彼外人者。亦視勢利所趨耳。未成則欲取之。小成則未有不認爲與國者。而何必沾沾多慮爲乎。世有談革命者。知大事之難舉。而言割據自立。此固局於一隅。所謂井底之蛙。不知東海者。而長素以印度成事戒之。雖然。吾固不主割據。猶有辯護割據之說。在則以割據猶賢於立憲也。夫印度。背蒙古之莫

臥爾朝以成各省分立之勢。卒爲英人蠶食。此長素所引爲成鑒者。然莫臥爾朝不亡。遂能止英之蠶食耶。當莫臥爾一統時。印度已歸於異種矣。爲蒙古所有。與爲英人所有。二者何異。使非各省分立。則前者爲蒙古時代。後者爲英吉利時代。而印度本種並無此數十年之國權。夫終古不能得國權。與暫得國權。而復失之。其利害相越。豈不遠哉。語曰。不自由。毋寧死。然則暫有自由之一日。而明日自刎其喉。猶所願也。況綿延至於三四十年乎。且以印度情狀比之。中國則固有絕異者。長素論印度亡國書。謂其文學工藝。遠過中國。歷舉書籍見聞以爲證。不知熱帶之地。不憂凍餓。故人多慵惰。物易壞爛。故薄於所有觀念。是故婆羅釋迦之教。必現於印度。而不現於異地。惟其無所有觀念。而視萬物爲無常。不可執著。故此社會學家所證明。勢無可遁者也。夫薄於所有觀念。則國土之得喪。種族之盈衰。固未嘗慨然於胸中。當釋迦出世時。印度諸國已爲波斯屬州。今觀內典。徒舉比隣諸王。而未見波斯皇帝。若並不知己國之屬於波斯者。厥有憤發其所能自樹立者。獨阿育王一家耳。近世各省分立之舉。亦其出於偶爾。而非出於本懷。志既不堅。是故遷延數世。國以淪喪。夫

欲自強其國種者不恃文學工藝而惟恃所有之精神中國之地勢人情少流散而多執著其實於印度遠矣自甲申淪陷以至今日憤憤於腥羶賤種者何地蔑有其志堅於印度其成事亦必勝於印度此寧待瞽蔡而知乎一若夫今之漢人判渙無羣人自爲私獨甚於漢唐宋明之季是則然矣抑誰致之而誰迫之耶吾以爲今人雖不盡以逐滿爲職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訟言於疇人然其輕視韃靼以爲異種賤族者此其種性根於二百年之遺傳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陳名夏錢謙益輩以北面降虜貴至閣部而未嘗建白一言有所補助如魏徵之於太宗范質之於藝祖者彼固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爲立於其朝者特曰寇貂蟬龔青紫而已其存聽之其亡聽之若曰爲之馳驅效用而有所補助於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學諸儒如熊賜履魏象樞陸隴其朱軾輩時有獻替而其所因革未有關於平計者雖曾胡左李之所爲亦曰建殊勳博高爵耳功成而後於其政治之盛衰宗祿之安危未嘗有所籌畫焉是并擁護一姓而亦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則彈劾權貴出則搏擊豪強爲難能可貴矣次即束身自好優游卒歲以自處於朝隱而下

黃 帝 魂

之。貪。墨。無。裁。怯。懦。忘。恥。者。所。在。皆。是。三。者。雖。殊。科。要。其。大。者。不。知。會。計。之。盈。絀。小。者。不。知。斷。獄。之。多。寡。苟。得。稟。祿。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術。矣。無。他。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爲。心。固。二。百。年。而。不。變。申。明。之。末。世。五。遭。傾。覆。一。命。之。十。文。學。之。儒。無。不。建。義。旗。以。抗。仇。敵。者。下。至。販。夫。乞。子。兒。童。走。卒。執。志。不。屈。而。仰。藥。剗。刃。以。死。者。不。可。勝。條。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則。願。爲。外。國。之。順。民。官。則。願。爲。外。國。之。總。辦。食。其。俸。祿。資。其。保。護。盡。順。天。一。城。之。中。無。不。牽。羊。把。茅。甘。爲。貳。臣。不。若。其。不。事。異。姓。躬。自。引。決。縉。紳。之。士。殆。無。一。人。焉。無。他。小。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爲。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爲。滿。洲。之。主。則。聽。之。其。爲。歐。美。之。主。則。聽。之。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爲。心。者。亦。二。百。年。而。不。變。也。然。則。滿。洲。弗。遂。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愾。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爲。歐。美。之。奴。隸。而。已。矣。非。種。不。出。良。種。不。滋。敗。羣。不。除。善。羣。不。殖。自。非。躬。執。大。彗。以。掃。除。其。故。家。汗。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豈。可。得。乎。一（以上錄齊著正仇滿論）夫以種族異同明白如此情偽得夫彰較如彼而長素猶侈言立憲而力排革命者寧智不足

歐 莊 有 爲 書

識不逮耶。吾觀長素二十年中變易多矣。始孫文倡義於廣州。長素嘗遣陳千秋往密與通情。及建設保國會。亦言保中國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幾。瞞於富貴利祿。而欲與素。志調和。於是戊戌柄政。始有變法之議。事敗亡命。作衣帶詔。立保皇會。以結人心。然庚子漢口之役。猶以借遵皇權密約。唐才常等卒爲張之洞所發。當是時。素志尙在。未盡澌滅也。唐氏既亡。保皇會亦漸潰散。長素自知革命之不成。則又瞞於富貴利祿。而今之得世。非若疇昔之易。於是官布是書。其志豈果在保皇立憲耶。亦使滿人聞之。而曰。長素固忠貞不貳。竭力致死。以保我滿洲者。而不知之所傳。借遵皇權。保中國不保大清。諸語。是皆人之所以誣長素者。而非長素固有是言也。榮祿既死。那拉亦薨。載灃春秋方壯。他日復辟。必有其期。而滿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勢力權藉。或不如榮祿。諸奸則下。部主事可以起復。雖內閣軍機之位。亦可以覬覦矣。長素固不窮達一節不變。塞焉。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抑吾有爲長素憂者。曩日革命之議。譁噪於人間。至今未艾。陳千秋雖死。孫文尙在。唐才常雖死。張之洞尙在。保國會之微言。不著竹帛。而人會諸公。尙在其足以證明長素之志。革命者。

不可件。舉雖滿人之愚蒙亦未必遽爲長素欺也。嗚呼哀哉。南海聖人多方善療而梧鼠之技不過於五亦有時而窮矣。滿人既不可欺富貴既不可復而反使炎黃遺胄受其蒙蔽而緩於自立之圖惜乎已既自迷又使他入淪陷豈直二缶鑿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爲之辨也。若長素能躍然於祇悔振厲朝氣內量資望外審時勢以長素魁壘者碩之譽聞於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少一轉移不失爲素王玄聖後王有作宣昭國光則長素之像屹立於星霧長素之書尊藏於石室長素之迹葆覆於金塔長素之器配崇於銅柱抑亦可以慰薦矣。藉曰死權之念過於殉名少安無躁以待新皇雖長素已槁項黃馘卓茂之尊榮許靖之優養猶可無操左契而獲之以視名實俱喪爲天下笑者何如哉。書此敬問起居不具章炳麟白。

覆張之洞書

頃者奉到勸戒之文。反覆數千言。語長心重。諄諄是告。嗚呼。公誠狠狽不堪矣。既懼亡國。大夫之誚。又羞蒙殺士之名。內疚神明。外慙清議。俯仰無聊。欲以自解。其情可憫。其用心抑亦苦矣。雖然。公與吾黨皆可謂宗旨既定。不能強也。惟是公既不憚煩。

言。吾黨亦何忍不舉所知。繩愆糾謬。以附忠告。明知公必不能聽受。非以公爲不肯。敢拒諫怙非也。實由公平日守數千年。文章詩賦之舊。傲然自負。爲通學。耳食一二。西事知之未全。便又自以爲深通。西學於文明之學術世界之公理。未嘗察見。亦未肯虛心求益。是實公之病根。故每每有字字皆非。言言盡謬之文。字貽笑天下。而不自知。比年以來。此病更深。入骨髓。不可救藥矣。推原其故。公本徘徊兩可。而好名最甚之人。不幸而遇國變。一切醜態。不容於公。論積羞成怒。積怒成仇。仇一人可也。仇天下不可也。仇私怨可也。仇公理不可也。竊爲公惜。更爲公憐。憐惜之人。豈有他哉。實公之一悟耳。請就來文太謬不然之處。以至淺易知之理。逐一詮證。仍以勸戒之義。還以報公。蓋亦猛省熟讀。閉門思過。爲晚節末路之修可乎。公之所以致誤者。有一總原。有二分。因自餘諸義。千差百錯。靡不由此。而來。何謂總原。在於不知國家爲何物。不知國家與朝廷之區別。由此一原。乃生二因。一則不知歐美。所以致文明之故。視世界公理之新學。一切臆斷。疑爲康梁之說。一則不知志士之所志。以爲舍做官而外。別無保國救民之法。視天下之人。皆不如己之得計。審讀來文。以前一因立

說以後。一因蓄心併爲一談。牢不可破。至愚極陋。坐井觀天。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何所見而云然。耶公所謂康梁之唾餘者。驟聞是言。不知所指。今來文所指出者。曰人人有自主之權。曰不受朝廷壓力。曰流血以成大事。不知以此三者指爲康梁唾餘。將以罪康梁耶。抑以重康梁耶。夫人人有自主之權。一語今日歐美諸國。無論其爲政治家。其爲哲學家。議會之所議。報章之所載。未有不靈乎是者。若欲盡舉其說。盈箱累篋。而不能盡。列國著名之士。如法國之愛耳喜斯。孟德斯鳩。福祿特爾。盧騷。脫爾告。康德爾賽。英國之陸克。彌勒約翰。斯賓塞爾。德之康德。諸人。其所著之書。何一不言自由。何一不言平等。何一不言民權之數人者。生於康梁之前。昌言自主。歐美已實受其福。公目未睹西籍。亦將以康梁之門徒。死黨。羅織之乎。若以人人有自主之權。爲慘礪凶險。誣罔不道。犯上作亂。則諸人將爲天下之罪人。何以聲名遍於全球。各國爭譯其書。政治家人人仰之爲山斗。其故何耶。無他。公理之於地球。猶衣食之於身。不可一日無者。乃歐西諸名士。竭畢生之力。以發明之。公一旦盡舉而歸之康梁。且目爲康梁之唾餘。毋亦太重視康梁。而自安固陋矣。且更徵之各國之

實例法之革命也。天賦人權之說載於憲法。美之獨立也。權利自由之書布之列邦。其他各省所有者曰人民言論思想之自由。權曰出版之自由。權曰從教之自由。權曰居住移轉之自由。權曰身體之自由。權曰住所之自由。權曰信書秘密之自由。權曰產業之自由。權載之憲法。布之通國。人人實享其利益。豈亦在滙習聞者乎。豈亦以康梁之說爲新奇而私淑者乎。豈所謂求己之學乎。中國有一於是乎。公試一考。西史當亦哂然自笑矣。總之人人有自主之權。爲地球之公理。文明之極點。無可訾議者。出若欲知其理之所以然。則諸家之說原書具在其理甚精。可詳考也。至若不受壓制。甘心流血。罔捨身救民之志士之所爲。各國歷史數見不鮮者矣。試取英國之史觀之。一千二百十五年之革命何如。一千四百八十五年之革命何如。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革命又何如。使英人甘心壓制而不流血。則今日之英民猶君主貴族之奴隸也。取法國之史觀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何如。一千八百三十年之革命何如。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又何如。使法人甘心壓制而不流血。則今日之法民亦君主貴族之奴隸也。又取美國之史觀之。英之所以壓制美國者何若。

美之所以抵抗英人者又何若使美人心壓制而不流血則今日之美國猶印度也。取意大利之史觀之各邦之君所以治其內者何若法與諸國所以制其外者又何若使意人心壓制而不流血則今日之意國猶土耳其其由是故西儒有恒言曰：『列國之文明皆從流血購來』柏雷亞言曰：『自由猶樹也。溉之以虐政之血而後生長焉。』今試游乎其都銅像巍巍高立雲表者昔日之爲國民流血者也。自公視之必以爲忘身忘生何苦爲此思之而不得其解者嗚呼燕雀之胸焉知鴻鵠固其所以也。今日中國方諸英法革命以前美意受制之日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蓋埃及印度土耳其之只久矣猶太覆轍尤吾黨所捶胸泣血飲恨終夕者由公以爲猶太之受鄙賤於各國爲其宗國已亡無復君長公亦知猶太之所以亡乎猶太之人既害捨身救民之耶穌其君復驅頑劣之民起與崇奉耶教之國爲敵動歐洲列強之公憤民氣渙散營私自利無政治思想不知關心於國事故今日令散各地猶徒知居積而無他志此猶太之所以亡也公試念以中國今日之人心加以縱團仇教敢毀強鄰舉猶太之故轍一一而趨步之誰實猶太吾耶公既聞猶太之亡何不

一考其所以亡而漫欲引證西史耶。國會之設誠憤我四萬萬同胞已淪於埃及印度土耳其而猶太者又欲速我以種滅族絕之慘任是爲之豈獨奴隸牛馬萬劫不復哉。鑒英法美意之前事怵埃及印度土耳其之實形抱猶太之沈痛號呼奔走以謀自立地球之大萬國之衆稍有人心者誰不鑒茲耿耿陰助其成乃公憤憤以爲條規甚秘未經刊布豈知公初聞二日而國會之文檄國會之條告歐美日本各新報已騰載流布贊其文明歐美日本各領事已飛電縱橫道其舉動以爲國民公義例無侵犯之條有保護無干預此事遍布於五洲無可虛造者也。新聞議論尙可檢譯者也。然而公必曰各國既已默許漢口之事領事何以簽押曰國民何以自立中國之所利各國之所不利也公之方能使中國不自立固各國所求之而不得者也。然而公必又曰各國既不利吾自立豈有陰助其成之理曰國民舉動有文明思想者無論何國不得以干預之文明各國之通例也各國既以明自待斷不能背此公例而自居於野蠻者也。譬之巨室主人儉情家道中落其僮僕又恃驕怙寵爲患里黨於是強鄰悍族伺其可乘入而分佔其田宅侵奪其財產而號於人

黃 帝 魂

曰彼不自治。日貽吾患。故將代之理焉。其子若弟出而逐僮僕。整家業。索歸其田宅財產。鄰族亦不能屈之。以非理。忽有悍僕。恐如是則害其執事。願爲鄰族殺。逐其主人以求鄰族。仍予以執事。當是時。由爲鄰族者。仗義。則口擲之利。將復失計。利則罪在悍僕。今日之爭。何以異。是此領事之所以答押而聽公爲之也。嗚呼。公旣以一手絕中國一綫之機矣。而復醜詆狂吠。誣爲康梁。思蓋其醜。將欲中國永不自立乎。將欲中國永無文明之日乎。昔申包胥告伍員曰。『子能覆我。我必能興之。』吾黨亦告公曰。子能敗之。吾必能興之。國會者。立此會以興中國者也。非發爲議論以備探擇者也。蓋立會者。各有宗旨。不必仿下議院。不必仿下議院。各有自由。暴君不可得而制民賊。不可得而奪者也。故地球之下。苟稱爲文明國者。其憲法所載。必使人人有立會之自由。權誠以會黨者。國民之元氣也。法無革命黨。何以成民主德。無國民黨。何以成聯邦。意大利無燒炭黨。何以脫外國之拘絆。而成新造之國。凡茲三國。雄視於宇內。獨立於地球。其始也。皆自立會。且其立會之所。遭當事之忌。不亞於今日。豈發爲議論以備探擇哉。公旣不知國會之議。而漫曰仿外國下議院之例。公何嘗

知外國下議院之例哉。下議院若但爲議論當專採擇則採與不採擇與不擇悉聽官軍之便而下議院爲無權矣。下議院者何。全國人民之代表者也。曷謂之代表。全國人民不能人人入議院以議定其政事。故於人民中選舉若干人以代議其事。所謂代議政體也。代議者人民之權利不能以君主之威而使不議。卽不能以君主之威而使之無權。此所謂民權也。故議院者爲民而設。非爲君而設。若但備採擇是專制國之顧問官而議院不如是也。考之各國憲法。若英若美若德若法若瑞。士下議院皆有立法權。而君主與總統領不過行法權而已。則下議院之權遠出君主與大統領之上。豈待其採擇哉。且君主與大統領得入議院演說。是君主與大統領發爲議論以備議院採擇矣。若奧若意大利若荷蘭若比利時若瑞典挪威若西班牙若葡萄牙則議院有立法權。君主亦得而共。是君主有君主之權。議院有議院之權。非徒憑君主之採擇。君以爲是而所議皆是。君以爲非而所議皆非。如東方專制之國者也。外國議院之例。如是公所謂外國下議院之例。不知其國在於何方。其例定於何人。豈公所知者於地球之外尙別有議院之國乎。且所謂當事

者亦不知何所指。若以外國言，則議院中之議員，卽當事者也。何則？事也者，一國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也。豈以君主與大統領爲當事者，而議員乃置身事外乎？公又謂以自立爲名，自主爲教，人人將有大者王，小者侯之思，豈知自主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我不能以非理加諸人人，亦不能以非理加諸我，所謂太平之世也。若夫大者王，小者侯，則封建之世，野蠻之習，至不自由，至不平等者也。自由平等之理，在歐美各國，雖五尺童子亦莫不知之。蓋自幼穉園、小學、校已養成其自主之權，故斯賓塞爾社會平權論有童子之權利一章，童子且然而況其餘。固若東方之國，專以柔順服從爲教，而專養其奴隸性質者也。公旣不知自主之權爲何意，而曰人人有大者王，小者侯之思，何以英國之民，人人有自主之權，不聞其民一旦盡起而爲君主，法國之民，人人有自主之權，不聞其民一旦盡起而爲總統，德國聯邦而人人有自主之權，不聞散其聯邦，美國合衆而人人有自主之權，不聞渙其合衆哉。然而公必又曰：此在外國開化之民也。若中國會黨皆貪淫獷悍之人，何足語此。曰：中國之民，豈生性好亂哉。曩君汚吏肆其荼毒，橫征暴斂，迫之以饑寒，凍餓驅之使然，而

黃 帝 魂

覆張之洞書

二百三六

又窮設法網絕其生路故其人之所欲者衣食而已所仇視者官吏而已有能除官吏與衣食者自奮身忘死樂爲其用徐而導之以謀生之路與之以教養之方是本良民其智其力豈必讓歐美哉公總督湖湘十年於茲試念境內何以有會黨會黨何以多湘人自反而縮偏又挾其權勢橫逞殺戮行文四出到處株連恣會黨之人於他人祇一重仇於公有數重怨史遷有言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公以爲總督之權足恃乎昔兩江總督馬新貽仇客一人不得其死公所目睹者也公自問積怨於人較馬公何如公第自計無煩代爲吾黨憂矣且公之殺志士殺會黨豈不自以爲功乎昔者李鴻章奉使西國至德見鐵血宰相畢士馬克叩李以生平功業李歷述其平髮平捻之事意氣頗自得畢氏曰公之功業誠巍巍矣然吾歐洲人以能敵異種者爲功自殘同種以保一家歐洲所不稱也李有愧色今公之殺同種也誣之以將焚租界將害外人是殺同種以媚異種也且已無權捕戮必藉領事之簽押是借異種人之勢力以殺同種而轉以媚異種也以例李者例公不知歐洲之人將視公何等矣公之定此獄也一則曰領事恨之再則曰教士恨之三則曰洋官西士無

黃 帝 魂

不恨之公以爲領事。教士洋官。西士其爲中國。平其爲彼國。乎何大惑不解。如是也。今日地球通矣。公理愈發明矣。以公之學問見識。而欲與地球上之公理爲敵。多見其不知量也。公謂外國學校。以倫理科爲第一科。未必盡然。特倫理爲重要學問耳。但東西洋之講倫理學。有相同者。卽以君臣之道言之。患得患失。不顧廉恥者。謂之鄙夫。偷生苟活。以媚權奸者。謂之亂賊。此東西之所同者也。東方學者曰：「竄聰明作元后。」后作民父母。」西方學者曰：「君者爲民辦事者也。一國之公僕也。」東方學者曰：「君使臣死。臣不得不死。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西方學者曰：「人自由。人人平等。君有君權。民有民權。各不相侵。乃底於平。」東方學者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西方學者曰：「君者行法者也。臣者輔君以行法者也。民者立法者也。」此東西之所異者也。然驟以此義語。公之腦筋中。素來無此思想。必不敢認爲公理。有反顧却走掩耳。而不欲聞者。故曰：公致誤之總原。在於不知國家爲何物。不知國家與朝廷之區別也。夫人人有國家。乃至不辨國家爲何物。豈非大可痛哉。惟

其。不。辨。也。乃。以。國。家。拱。而。奉。之。於。朝。廷。久。而。遂。視。國。家。爲。朝。廷。之。物。矣。以。國。家。之。大。而。視。爲。朝。廷。之。物。是。何。異。昔。之。論。天。文。者。以。日。爲。地。球。之。一。物。乎。且。夫。蜂。與。蟻。微。蟲。也。蜂。能。成。房。蟻。能。爲。垤。蜂。之。房。衆。蜂。成。之。蟻。之。垤。衆。蟻。成。之。未。有。蜂。蟻。之。中。以。此。房。垤。爲。一。蜂。一。蟻。之。物。者。人。之。於。國。家。也。亦。猶。蜂。之。於。房。蟻。之。於。垤。而。願。以。此。國。家。爲。一。人。之。國。家。乎。今。來。文。屢。言。國。家。率。皆。指。爲。朝。廷。之。私。有。欲。人。人。爲。朝。廷。謀。保。其。私。物。指。國。會。爲。叛。亂。是。何。異。禁。蜂。不。得。爲。房。禁。蟻。不。得。爲。垤。哉。歐。美。諸。國。有。政。治。思。想。普。及。之。法。故。三。尺。童。子。皆。知。有。國。家。皆。知。國。家。非。朝。廷。之。私。物。今。公。以。督。撫。大。僚。而。見。出。童。子。下。是。不。得。不。仿。政。治。思。想。普。及。之。法。以。西。國。之。教。童。子。者。教。公。使。知。國。家。與。朝。廷。之。區。別。以。拔。公。之。病。根。者。也。何。謂。國。家。國。家。有。義。焉。國。家。云。者。卽。人。民。集。合。之。區。域。以。達。共。同。之。志。願。居。一。定。之。疆。土。組。織。一。定。之。政。治。而。有。獨。立。無。限。之。主。權。者。也。是。故。國。家。之。土。地。吾。民。集。合。之。區。域。也。國。家。之。庶。務。吾。民。共。同。之。志。願。也。國。家。一。定。之。疆。土。吾。民。與。他。國。人。民。之。界。限。也。國。家。一。定。之。政。治。吾。民。之。機。振。也。國。家。獨。立。無。限。之。主。權。集。合。吾。民。之。權。力。而。成。者。也。由。此。觀。之。國。家。之。土。地。疆。域。庶。務。政。

治、主權、何一。非本於吾民故曰。國家者。民衆之國家也。非一人之私產也。何謂朝廷。朝廷亦有定義焉。朝廷云者。指君主於國家中所占之地位而言。屬於一姓者也。故不爾奔家者。法國之朝廷也。而今亡矣。法國猶強於大地。日皇居東京。日本之朝廷也。據皇室典範所載。有世傳御料皇室經費二款。田產有守。經費有制。與國家民衆之土地。毫不淆亂。未聞全國之土地人民。俱朝廷所有也。普魯士之王。爲德國聯邦之皇帝。即聯邦之朝廷也。凡百政事。皆決於聯邦之議院。一切土地民衆。皆聯邦諸州之所有。朝廷不惟不敢視爲己有。并不敢稍侵。所有英爲議院政體。其朝廷與國家之區別。更顯然。易明。一切立法行政。無不本於議院。朝廷不過誓諾而已。朝廷之權如此。其小而竟爲歐洲第一等強國。日月照臨之地。皆有領土。是國家之權力與朝廷何關哉。他若奧之與匈牙利。瑞典之與挪威。爲雙立君王之國。君雖爲兩國共立。而與奧政府。匈政府。朝廷。雖在奧而匈人與奧人。皆立於同等之地位。其朝廷不惟不敢以匈爲己有。并不敢以奧爲己有。瑞典與挪威也亦然。且世界之上。有無朝廷而有國家者。華與法。其著名者。也有無國家而有朝廷者。埃及土

耳。其著名者也。或亦公之所知也。印度猶有皇位自其民視之。猶以爲朝廷在。而國家不亡。則公之所未知也。中國之人以國家爲朝廷之私物。視朝廷卽爲國家者。不獨公一人。故於國家之興亡亦視爲朝廷之私事。於是國家之土地聽朝廷之割讓。國家之庶務聽朝廷之荒廢。國家之疆域聽朝廷之淆亂。國家之政治聽朝廷之敗壞。國家之主權聽朝廷之放棄。甚至朝廷敗亡爲異族賤種人所據。有吾國人亦遂安然奉之爲朝廷。且奉之爲國家。而颯然號於人曰。吾中華也。此地諸國所鄙爲支那人之特別性質者也。且不論此。卽就今日之中國而言。自公視之。固猶印度之民以爲朝廷尙在。而國家未亡也。然試問土地如何矣。務庶如何矣。疆域如何矣。政治如何矣。主權如何矣。尙可一一諉之爲朝廷之私事乎。故今日而忍中國之亡也。如不忍中國之亡。必自辨朝廷與國家之區別。始且西國今日之強皆自明此公理始也。當歐洲之中世紀亦有以君權爲天授者。亦有以國家爲朝廷之私有者。洎一千七百四十年。普王佛勒特力深以前說爲非。以爲國君者國家第一臣之僕。歐洲之人傳之爲格言。而法王路易十四朕卽國家一語。全歐之人目之爲大逆不道。

賞

帝

魂

至十八世紀諸儒踵起競倡自由人權平等之說而成今日民權之世界其精義粹理不可不知者也公就將木無志於學也亦宜而開口便欲詆人抑何不考他人之說所自來而一概以康梁唾餘一語自塞其耳目乎公不識西字致疑國無此種學問何不虛心一問左右之通西文者乎即左右之人迎合公意諱言不知公之左右固多洋官西士若一問之其人雖陋必不肯誣其本國滅此公理以求合公意者惟是西學本非公之所知猶可言也乃公必強以爲知何可言也雖然強以不知責人者謂之不恕吾黨所不爲也若夫中學古義名士之譽數十年矣安得誥之爲不知何亦所言盡謬耶不論其他公平日所講求者忠節也所事服者朝廷也乃至北京破滿酋走而猶號於人曰天下并未全亂於所謂君父之危視之若秦越之不相關保此總督之任便自以爲謝責且忝然自命曰粗明大義維持名教不知公所謂名教大義者爲何物矣不倫不類烈然加罪於公羊公羊經師之精言豈公一孔之士所能知哉孔子以改制之心託王魯之義張三世之治由據亂而文致太平此正以春秋當新王之微言而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莫近乎春秋者也夫曰文致曰

託王。此實孔子改制之精心。垂示後王之大法。故曰天下愈亂。春秋愈治。非謂任天下之陸沈。瓦解。而但偷安苟息。自以爲安。如後世之竊高官尸厚祿。置國事於身外。而但苟保富貴。紛飾承平者。所可藏身也。不明經義。妄爲牽合。何其謬耶。且公既知言公羊矣。春秋不討賊非臣。不復仇非子之義。公知之乎。春秋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之義。公知乎。何立嗣之命下。慶塵之變出。不聞公一言之力。爭一卒之勤。玉而不一言。春秋之大義也。若謂草野寡陋。不曉朝事。必立嗣蒙塵之事。皆屬子虛。而後可不然。婦人孺子。兒童走卒。莫不曉之。豈所謂朝事者。僅深宮々二三大臣。與公所密謀。故草野之人。不獲聞知乎。豈曰天下自亂。我自治耶。春秋精深。公所不解。論語孟子公所讀之解之矣。孔子曰。『天下有道。某不與易。』孟子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豈任天下之亂。而自以爲治乎。顧亭林之言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公豈并顧氏之言。而亦未嘗聞之乎。公既無恥。無志。無學。無才。安心以亡中國。勉爲小人可矣。何苦譏言。妄語。再貽笑柄。吾黨之士。立志已定。非恐懾所能動。非引誘所能惑。來文厚意。危言謝之甘言。亦謝之嗚呼。休哉。海島飄蓬之味。誠不如公高車駟。

黃 帝 魂

馬。宜。况。之。佳。然。而。俯。仰。無。怍。神。明。泰。然。愛。我。者。敬。我。仇。我。者。亦。不。敢。鄙。我。何。則。西。人。於。不。受。朝。廷。壓。力。甘。心。爲。國。民。流。血。以。復。人。民。自。主。之。權。者。莫。不。愛。之。敬。之。目。之。爲。豪。傑。爲。聖。賢。其。去。而。之。他。國。也。則。保。護。之。萬。國。公。法。凡。國。與。國。有。交。付。罪。人。之。條。約。者。甲。國。之。罪。人。逃。至。乙。國。甲。國。往。索。乙。國。應。立。時。交。出。惟。奴。隸。與。國。事。犯。不。交。奴。隸。之。所。以。不。交。者。謂。人。人。平。等。奴。隸。二。字。爲。文。明。之。國。所。不。認。故。其。人。不。願。爲。奴。隸。逃。至。他。國。乃。復。其。自。主。之。權。故。不。交。國。事。犯。之。所。以。不。交。者。以。其。人。有。文。明。思。想。故。合。地。球。上。文。明。諸。國。而。共。保。之。若。有。迎。合。他。國。而。交。國。事。犯。者。除。阿。非。利。加。之。野。蠻。則。然。苟。以。國。自。命。者。斷。斷。乎。不。許。也。若。夫。許。外。國。人。之。來。就。學。固。出。於。欲。普。文。明。之。學。於。地。球。之。公。心。其。優。待。也。優。其。士。之。志。也。非。與。別。國。之。朝。廷。講。交。誼。盡。酬。酢。也。其。爲。自。備。經。費。來。者。則。重。視。也。有。加。豈。仗。官。府。之。派。遣。委。員。照。料。哉。且。也。文。明。諸。國。無。論。何。人。至。於。其。國。其。入。也。疫。癘。爲。之。診。視。行。李。爲。之。安。頓。其。居。也。巡。衛。其。室。廬。保。護。其。出。入。周。之。密。之。惟。恐。或。失。其。憲。然。也。固。非。若。野。蠻。之。國。出。入。無。稽。宵。小。盜。賊。爲。行。李。患。者。也。若。與。縉。紳。士。大。夫。相。往。還。其。相。待。也。則。有。差。蓋。視。其。人。文。明。之。程。度。何。

如耳國事犯之尊敬。無論矣。以學生言。有國家思想。政治思想。則愛之敬之。畏之慕之。苦心求學。專門是肄者。則愛之重之。頑固守舊。不喜公理。志趣卑陋。無他遠志者。則寬待之。無所謂鄙惡之者。乃若有之。則公之子若孫。遊於日本。種種行動。人人皆知。足以喪中國之體。壞彼國之風者。故其國某公。婉轉託辭。令公促歸者。實出於鄙惡也。且公聞之乎。日本幕府之末。守舊藩臣。恐人知外情。圖變法。於已不利。於是嚴出洋之禁。有志之士。相率充賤役。伏番舶入外國。學校卒業。而歸爲維新之功臣。當時其本國尙禁之。豈有人爲之經理哉。豈有朝廷之交誼哉。且印度非律賓之人。英美之制。不得入大學。其少年有志者。私逃日本。求學。日人許之一律入大學。校亦未見其優。俛無之也。是故志士擔簦。非流寓。覓食之事。南洋投止。豈踰天蹟地之場。公薄人爲畧。知外情。公誠昏昏。不知外情者矣。凡所云云。其間諸人。而受人愚耶。抑自冥心思。索憑空。構造者耶。吁。何其言之妄也。勿謂天下可欺。勿謂公理可誣。自今以往。毋再饒舌。言盡於此。惟公自思天下之士。亦不屑教誨之矣。

讀新聞報論革命黨一篇。保皇拒俄。阻法。義勇隊。國民會。諸事。不知何人發端。而吾章炳麟未嘗與焉。自六七歲時。讀蔣氏東華錄。明季稗史。見夫揚州嘉定戴名世。曾靜齋之事。仇滿之念。固已勃然在胸中。歲主時務報。與康梁諸子。委蛇亦嘗言及變法。當是時。固以爲民氣獲伸。則滿洲五百萬人。必不能自立於漢土。其言雖與今異。其旨則與今同。昔爲間接之革命。今爲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謂始欲維新。終創革命者哉。檄書之作。與康梁保皇同時。巴縣鄒容。肄業日本。元日演說。已大倡排滿主義。此皆在拒俄阻法。義勇隊。國民會之先。孰云始爲大清國民無端而不認大清者。夫民族主義。熾盛於二十世紀。逆胡羶虜。非我族內。不能變法。當革命。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命。亦當革。吾之序革命軍。以爲革命光復。名實大異。從俗言之。則曰革命。從吾輩之主觀言之。則曰光復。會朝清明。異於湯武。翦除賤族。異於山嶽黨。其爲希臘意大利之中興。則是矣。其爲英法之革命。則猶有小差也。逆胡挑釁。與此大獄盜憎。主人亦固其所。吾輩書生。未有尺刃寸匕。足與抗衡。相延入獄。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質皇天后土。下可以對四萬萬人矣。而租界權利。爲外人所必爭。

堅持此獄。不令陷入內地。此自各行其志。與吾輩宗旨不同。既以租界爲大羅。而欲軼出租界外。以求流血。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誰爲吾輩請律師。審訟費者。下獄之日。神氣激揚。寧暇謀及此事。而以四萬萬人之公心。激於義憤。而相率奔走。遂以圖之。吾以致命遂志爲心。彼以公理戰勝爲的。亦任其從旁觀畫而已。愚者不察。輒以始勇終怯。妄相詆誚。豈非見夏峯之營救。而譏左魏之貪生耶。且今日獄事起於滿洲。政府以滿洲政府與漢種四萬萬人。構此大訟。江督關道則滿政府之代表。吾輩數人則漢種四萬萬人之代表。爲四萬萬人者。固欲本種之獲伸。而不欲其爲異種之所勝。況乎滿漢爭訟。則裁判之權。自非滿洲官吏所能。有以英美諸國中。立而判此獄于法。則宜寧能聽其攔出租界。使裁判之權。悉歸於訴訟人之手乎。此固四萬萬人之公心。而非吾輩所能阻止。亦非吾輩所當阻止者也。去矣。新聞記者。同是漢種。同是四萬萬人之一分子。亡國覆宗。祀逾二百。奴隸牛馬。躬受其辱。不思祀夏配天。光復舊物。而惟以維新革命。錙銖相較。大勇小怯。秒忽相衝。斥鷃井蛙。安足與知。銀鵬之志哉。去矣。新聞記者。濁醪夕引。素琴晨張。鬱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天。

黃 帝 魂

命方新來復不遠請看五十年後銅像巍巍立於雲表者爲我爲汝坐以待之無多聒聒可也。

閱湖南官報

著者以己亥之秋東走日本尋遊大洋洲羣島還復至日本居一年有半始倦游歸此身殆自忘其爲潮人也今日世界交誼極矣其不交通者惟獨吾國吾國中又實以湖南爲最人生湖南亦何不幸吾聞文明進步之次第先河而後海曰內河文明曰內海文明曰大洋文明自來文明之發達未有與地理無關係者然吾謂歐亞兩洲文明發達之次第大相反對歐洲之文明爲輸出亞洲之文明爲輸入然則亞洲之文明其先河而後海乎今以南部數省言之滇蜀草昧無論已閩粵大洋也吳越內海也湖南內河也湖南文明之輸入其必後於閩粵吳越有斷然深信無可疑者某君來以湖南官報一紙見遺尊鱸桑梓我心如瘡鑒鏡自睹鬢毛已摧而鄉音未改湖南文明輸入之遲與我身蒲柳先衰之感能不令人悲痛抑吾猶有說者湖南自近五十年來常以英雄之資而爲奴隸之役昔以奴隸而博公侯今以奴隸而異

身首。昔傾天下之財力而注入之。今則傾祖宗之遺產而捐棄之。如鼠搬薑得罪於天下者。以此見笑於天下者。以此爲他。人所使役所賣弄者。以此甚至自相戕賊。父子仇讎。兄弟胡越。亦以此至於今。而湖南之智力財力。武力。殖力。皆斷送於爲奴隸三字。嗟我兄弟邦人。諸友。猶欲馳騁乎彬彬之場。潤色鴻業。不其忸歎。

然吾非欲此疆爾界也。使合全國之人。能知所以自私。則傾刻之間。不難立國。無一身不能有一家。無湖南何以有中國。推而放諸他省。而準亦若是則已矣。爾尙前人之愆。吾湖南之責任。尤大。嚮使無湖南。吾中國或早脫奴隸之羈絆者。數十年。然則湖南之力量。原自不小。以湖南之力量。而甘心爲一奴隸。眞千古未有之奇事。抑千古未有之奇辱。然則今之具有不爲奴隸之力量者。又誰屬耶。

新聞。歐洲前世紀新文明之原動力也。今合吾全國新聞尙未發生。而賢焉望吾湖南。遽進於新聞。何其奢也。然寄語創報諸公。吾湖南三年前。叢報中有所謂湘學報者。新聞中有所謂湘報者。今則風微人往矣。向令前此創報諸公尙存。亦不過以彼之五十步笑公等之百步。然則公等已百步。或至於二三百步矣。豈文明果有

退步之理。耶公等至今日猶以此官報名。其欲爲湖南光耶。抑亦欲爲湖南。羞惟恐湖南之奴隸不能永存耶。雖然以輸入之文明而欲其一躍而達於內河。此眞著者之過望也。瞻望鄉關白雲一片。

蘇報案

自唱民族講公理。羞亡國求獨立之宗。派出而思潮之所鼓盪。風聲之所趨馳。遂如急湍迅流。浸入腦際。此蓋國民之大幸。而政府之不幸也。自此一原。遂造出滿清無數之變幻風雲。以求打消此派之尾閘。而爲保全其家產計。始焉變舊法。繼焉行新政。惟其變之也。無善因。故其行之也。無良果。愈經營。愈猖獗。愈壓制。愈激昂。而革之先聲。獨立之影響。愈有一口而千里之勢。由是野蠻之政府。計窮力盡。乃轉求其所以異我者。而芟鋤之。而蘇報一案。於是乎出世。吾不意革命舞臺中。乃有此如火如荼之新活劇也。奇哉。異乎。以一報館。六黨人。積極而震動全球。無端孕出此一大交涉。清廷不能強索滿奴。不能反噬遐邇。聞其事。婦孺識名。一切官者。民者。新者。舊者。腐敗者。文明者。齊注目而觀。此案之結果。驗此案之前途。奇哉。蘇報異哉。黨人。

亦謂重矣。迫而卒不能償。大吏殺人。罔籠之心。慰清廷。戮異實同之願者。此則租界之制限使然而袁道無可如何者也。曩令袁道未訂立事。前之約。西官能放棄界內之權。則蘇報長封黨人。受戮本足以快野蠻。腐敗政府之心。而何以美領事之朋比。通同魏光燾。恩壽之電。文催迫上海道之哀求。賄託法文報。同文滬報之吠影隨聲。合什百千萬之小醜。么魔而不能制一鐵筆。斗膽銅頭之死命者。何哉。蓋既有立約捕人之權。即有租界審判之權。有租界審判之權。即有租界行罰之權。而清官之伎倆。至是皆窮矣。於是閩省官吏。喘汗倉皇。既懼今日之無功。又慮將來之得罪。乃翻然變計。欲藉清廷之死力。以臨六人。而移之北京。以組成巨案。斯時也在各國宗旨不同。豈無市好清廷。而爲染指利權之計者。無論刻意東方之野蠻。俄國固允交人。而即稍涉文明。如彼法奧。亦復附和隨之。無他利之所在。固不難背公法以行之也。要之此案愈危。此案愈重。自有英美之專電。日意之確商。而光明復見矣。何則。彼雖不必盡爲蘇報黨人計。獨不自爲租界治權計乎。故雖加以張之洞嗜殺希榮再三之運動。而究竟無功。綜思數月以來。忽然立約。忽然捕人。忽然封報。忽然傳訊。

退步之理。耶公等至今日猶以此官報名。其欲爲湖南光耶。抑亦欲爲湖南。蓋惟恐湖南之奴隸不能永存耶。雖然以輸入之文明而欲其一躍而達於內河。此眞著者之過望也。瞻望鄉關白雲一片。

蘇報案

自唱民族講公理。羞亡國。求獨立之宗。派出而思潮之所鼓盪。風聲之所趨馳。遂如急湍迅流。浸入腦際。此蓋國民之大幸。而政府之不幸也。自此一原。遂造出滿清無數之變幻風雲。以求打消此派之尾閹。而爲保全其家產計。始焉變舊以繼焉行新政。惟其變之也。無善。因故其行之也。無良。果愈經營愈狃。愈壓制愈激昂。而革之先聲。獨立之影響。愈有一日而千里之勢。由是野蠻之政府。計窮力盡。乃轉求其所以異我者。而芟鋤之。而蘇報一案。於是乎出。世吾不意革命舞臺中。乃有此如火如荼之新活劇也。奇哉異乎。以一報館六黨人。積極而震動全球。無端孕出此一大交涉。清廷不能強索滿奴。不能反噬遐邇。聞其事。婦孺識名。一切官者民者新者舊者。腐敗者文明者。齊注目而觀。此案之結果。驗此案之前途。奇哉蘇報異哉黨人。

亦可謂重矣。迫矣。而卒不能償。大吏殺人。固籠之心。慰清廷。戮異。賞同之。願者。此則租界之制限。使然而袁道無可如何者也。曩令袁道未訂立事。前之約。西官能放棄界內之權。則蘇報長封蘇人。受戮本足以快野蠻。腐敗政府之心。而何以美領事之朋比。通同。魏光燾。恩壽之電。文催迫上海道之哀求。賄託法文報。同文滬報之吠影隨聲。合什百千萬之小醜。么魔而不能制一鐵筆。斗膽銅頭之死命者。何哉。蓋既有立約捕人之權。即有租界審判之權。有租界審判之權。即有租界行罰之權。而清官之伎倆。至是皆窮矣。於是闔省官吏。喘汗倉皇。既懼今日之無功。又慮將來之得罪。乃翻然變計。欲藉清廷之死力。以臨六人。而移之北京。以組成巨案。斯時也。在各國宗旨不同。豈無市好清廷。而爲染指利權之計者。無論刻意東方之野蠻。俄國固允交人。而即稍涉文明。如彼法奧。亦復附和隨之。無他利之所在。固不難背公法以行之也。要之此案愈危。此案愈重。自有英美之專電。日意之確商。而光明復見矣。何則。彼雖不必盡爲蘇報黨人計。獨不自爲租界治權計乎。故雖加以張之洞嗜殺希榮再三之運動。而究竟無功。綜思數月以來。忽然立約。忽然捕人。忽然封報。忽然傳訊。

忽然。索。交。人。忽然。起。交涉。忽然。與。公。使。而。詰。責。工。部。局。忽然。美。公。使。而。電。飭。美。領。事。忽然。而。移。歸。北。京。忽然。而。仍。留。租。界。前。如。兔。起。後。如。鶻。落。可。以。動。一。國。之。全。神。可。以。分。各。國。之。意。見。千。奇。萬。幻。異。哉。蘇。報。之。風。雲。

(丙)蘇報案之波瀾。前說仍不足盡蘇報案之奇也。惟有觀點助點。而此案愈奇。如演劇焉。必有別事爲之申挿。如繪事焉。必有旁筆爲之渲染。自此案出現以還。清政府既逆料其野蠻之行爲。必難如願。而積怒愈深。故無端而產沈蓋之獄。是時北京江左正在昏昧之時。而短命之沈蓋。遂慘遭其際。墮慶寬之手。以陷非刑。而爲蘇報諸人之替命鬼。此非沈蓋與蘇報諸人有幸。有不幸。亦非慶寬等之神通。優於張之洞。魏光燾等之手段也。蓋所處之地不同也。前有臬目曾國章等之釋放。後有南匯黃炎培等之保釋。既有派慶寬查拿之事。實又有列單搜捕之風聞。眞革命黨耶。非革命黨耶。或輕罪而重決。或無故而被誣。凡施種種之餘威。皆以蘇報六人爲之中心點。是章鄒一案。實爲各案之孕母。而各案實爲章鄒一案之產兒也。至一切遷怒大學堂。移禍留學生。又其餘波矣。夫刑獄株連。在清國亦尋常之事耳。戊戌康有

罪大罰以稍報。向受清官深厚之情。此又平日不愛治權。不恤人言之美。領事情所或有而當代爲六人慮者矣。然姑勿論其處置六人者何如。而此後限制租界報言論之權。必有順清官之意。而重加壓力者。壓力重則公論難伸。報館之公論不伸。則國民之前途必礙。是此案之關係於國民前途者。又烏可以道里計耶。

噫嘻。天之孕育一大事。固如是其不易也。有排擊者。有嫉忌者。有衝突者。有限制者。有助虐者。而總歸於自然之結構。曩令諸人被逮而後。卽能依約辦理。有罪者罰之。無罪者釋之。固足以完領事之責任。又不失租界之治。而此案反不見其重也。卽使清官橫索領事。徇情工部。肩不據公理而力爭英美。不準人道而寬阻。則諸人必陷黑闇之地。獄而不免。刀鋸之酷刑。然死則死矣。仍不足見此案之合也。其原因也。則以排滿之聲。中清廷之忌。而以異己之仇。肆殺人之欲。其組織也。則官吏求媚清廷。魚肉同種。美領事則爲一人之私怨。俄奧公使則爲一國之利權。而法公使又以聯俄之故。隨聲而附和之。於是而電文照會。絡繹於途。其波瀾也。則以未得六人而甘心。故藉沈蓋等而洩恨。迨私恨既洩。而適足動外人之觀念。遂反爲六人之續命。

忽然。素。交。人。忽然。起。交。涉。忽然。與。公。使。而。詰。責。工。部。局。忽然。美。公。使。而。電。飭。美。領。事。忽然。而。移。歸。北。京。忽然。而。仍。留。租。界。前。如。兔。起。後。如。鶻。落。可。以。動。一。國。之。全。神。可。以。分。各。國。之。意。見。千。奇。萬。幻。異。哉。蘇。報。之。風。雲。

(丙)蘇報案之波瀾。前說仍不足盡蘇報案之奇也。惟有觀點助點。而此案愈奇。如演劇焉。必有別事爲之串插。如繪事焉。必有旁筆爲之渲染。自此案出現以還。清政府既逆料其野蠻之行爲必難如願而積怒愈深。故無端而產沈蓋之獄。是時北京江左正在昏昧之時。而短命之沈蓋遂慘遭其際。墮慶寬之手。以陷非刑。而爲蘇報諸人之替命鬼。此非沈蓋與蘇報諸人有幸。不幸亦非慶寬等之神通。優於張之洞。魏光燾等之手段也。蓋所處之地不同也。前有臬日曾國章等之釋放。後有南匯黃炎培等之保釋。既有派慶寬查拿之事實。又有列單搜捕之風聞。眞革命黨耶。非革命黨耶。或輕罪而重次。或無故而被誣。凡施種種之餘威。皆以蘇報六人爲之中心點。是章鄒一案。實爲各案之孕母。而各案實爲章鄒一案之產兒也。至一切遷怒大學堂。移禍留學生。又其餘波矣。夫刑獄株連。在清國亦尋常之事耳。戊戌康有

罪大罰以稍報。向受清官深厚之情。此又平日不愛治權。不恤人言之美。領事情所或有。而當代爲六人慮者矣。然姑勿論其處置六人者何如。而此後限制租界報言論之權。必有順清官之意。而重加壓力者。壓力重則公論難伸。報館之公論不伸。則國民之前途必礙。是此案之關係於國民前途者。又烏可以道里計耶。

噫嘻。天之孕育一大事。固如是其不易也。有排擊者。有嫉忌者。有衝突者。有限制者。有助虐者。而總歸於自然之結構。曩令諸人被逮。而後卽能依約辦理。有罪者罰之。無罪者釋之。固足以完領事之責任。又不失租界之治權。而此案反不見其重也。卽使清官橫索領事徇情。工部局不據公理而力爭。英美不準人道而電阻。則諸人必陷黑闇之地。獄而不免。刀鋸之酷刑。然死則死矣。仍不足見此案之奇也。其原因也。則以排滿之聲。中清廷之忌。而以異己之仇。肆殺人之欲。其組織也。則官吏求媚。清廷魚肉同種。美領事則爲一人之私怨。俄奧公使則爲一國之利權。而法公使又以聯俄之故。隨聲而附和之。於是而電文照會。絡繹於途。其波瀾也。則以未得六人而甘心。故藉沈蓋等而洩恨。迨私恨旣洩。而適足動外人之觀念。遂及爲六人之續命。

金丹然惟六人之半。死計較相殊。各國之交涉。方針亦異。因而有意見之參商。亦惟租界之權不可棄。事前之約不可更。因而有今日之現象。至於此案之前途。則有驟難豫計者。然亦溝官之積忿。難消死灰。復燃是可斷言也。

異哉。烈少年其章鄒之徒乎。夫革命何事。耶何者。爲種族之幸。何者。爲殺身之本。原在六人。非不自知也。業已知之矣。而不忍以壓制之辱。奴隸之差。無國之慘。長之萬世。獨以三寸之舌。七寸之管。提倡民氣。鼓吹風潮。爲一國計。絕。爲一身計。何其明於死。牛利之害。若斯之至哉。異哉。烈少年。其章鄒之徒乎。夫囚獄何地。耶。自蘇報放言。遭忌。以。被捕。人。封。報。之。風。聲。已。非。一。日。乃。不。惟。不。避。而。顧。坦。然。自。投。以。證。之。以。甘。蹈。此。不。可。知。之。禍。斯。已。奇。耳。觀。章。炳。麟。獄。中。答。新。聞。報。之。書。處。蒙。難。之。際。絕。無。怨。心。而。勁。直。之。氣。絕。不。改。其。初。操。乃。舉。國。若。狂。終。不。理。於。謬。悠。之。口。者。〔如法文報同文滬報等〕抑又何耶。

雖然。自今以後。此案之結穴。其尾聲。尙不知如何。而上海之風氣。言論。必因之一變。可想而知矣。謂余不信。請觀此案自有歸上濤租界辦理之確聞。而法文報之議論。

頓爲之一改。然則使黨人而幸不致死。則溘卜之華字。冬報昔以附和官場。紊亂黑白。顛倒是非。欲喉黨人於死地者。至是不結舌而終。吾不知其何以造詞也。以報館有對待政府之權。又遭漢種奴辱之秋。而與黨人有同胞之誼。尙且如斯。而反待闢發轉移於無甚關係。西報寧不哀乎。吾以爲蘇報之被封。黨人之被逮。實我同胞之一大機關也。嚮使清官旣可以封報。又可以殺人。未嘗不少沮國民之銳氣。今而有一線之光明也。倘藉黃帝在天之靈。幸而獲免。則雖封蘇報。而如蘇報者旣可以興。雖捕黨人而爲黨人。又可以脫。則此後之是非。庶以此案爲定論乎。

今此案尙懸而未結。惟所謂六人者。其一錢一龍一陳。已釋放矣。編者識。

鄭成功傳

緒論 橫覽五洲。縱覽廿紀。六物如球。衆生如蝨。其英雄之大舞臺乎。以渺渺一歐羅巴地。不滿四千人。不滿四億。率其所謂民族主義。民族帝國主義者。以憑凌於世界風潮。磅礴日月。慘淡異類。殊族低首帖耳。夷爲歐隸。大地搏搏益將爲掀天揭地之大洪水所淪陷焉。何以故。惟英雄故。惟英雄能排異種。以殖新地故。

黃

帝

魂

哀矣哉。中國人之無民族精神也。吾嘗讀盡二千餘年之相斫書。繙遍二十四姓之家譜。所稱大政治家。大戰爭家。車載斗量。夷攷其行。非盡忠竭力於一人一姓之朝。置民族全體於不顧。而詡詡然自以爲功。卽欺人孤寡。夷人宗祀。以暴易暴。竊天下於囊橐。而以應天順人自命者也。其尤無恥者。自殘同種。以獻媚於人。如張洪範。洪承疇之所爲。敗類之餘。喪心不復。長夜漫漫。狂瀾滔滔。而所謂英雄者。不出此三途矣。使歷史能增進其名譽者。有幾人哉。使吾儕崇拜之價值者。有幾人哉。雖然。以吾黃帝子孫四千年神明之胄。冠帶之族。詩書禮樂之所薰陶。山川文物之所鍾應。而謂坐受異族之蹂躪。鄉愿之污。曠竟無一人焉。足以尸英雄之徽號。而一雪此恥者。豈公理所當然哉。吾不求得意之英雄。而求失意之英雄。不求成事之英雄。而求敗事之英雄。不求大名煌煌盛業鼎鼎爲世俗所稱道之英雄。而求數百年來若明若滅。蕭條門巷。無人過問之英雄。嗚呼。英魂毅魄。哀怨生平。海島飄蓬。潮聲嗚咽。非我絕代佳人。鄭成功。而誰屬哉。非我絕代佳人。鄭成功。而誰屬哉。

鄭小功之家世及其時代 黃帝紀元四千九十年以降。至四千一百八十年。此一

世紀之中。其漢種存亡絕續之大關係乎。天禍中國。變故相屬。伊川披髮荊棘。銅駝而掀天。揭地之豪傑。猶誕生斯世。增歷史之榮光。殆爲黃族樹紀念一大碑乎。果也。距大思想家大哲學家黃梨洲之降生。一十五年而大政治家大戰爭家鄭成功起。實紀元後四千一百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也。

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兩文明相觸。而新文明起。生理之學。然哉。然哉。成功父芝龍。南安徽之石井人。驕悍桀驁。自命不凡。實一世之頑傑。幼以事遁日本。居肥前平戶。學劍術。自遣母田川氏。日本一老儒女。貞操果決。見義敢爲。有大和魂武士道之風。見芝龍而慕之。請於父。婚約遂成。既而舉一子。名福秋。卽他日留萬丈光儀於世界。拒滿洲排荷。蘭關臺灣新地。永爲黃族好男兒模範之鄭成功也。

抑成功有生之時代。實民族競爭最劇烈之時代也。黃帝子孫。自秦漢以來。困于專制之束縛。民智日陋。民氣日弱。北狄賤種。乃得軫其臂而奪之。發源於五胡之割據。濫觴于索虜之分治。滔天於蒙古之混一。神州赤縣。無乾淨土者久矣。朱明起於草野。仗義北伐。驅除胡元。實漢族千載一時之遭遇。惜太祖以梟雄無賴之性質。不務

培○養○國○脉○使○適○於○天○演○之○淘○汰○反○從○而○壓○制○而○錮○塞○之○行○入○股○之○謬○制○倡○祖○訓○之○邪○
說○沿○及○未○流○弊○竇○日○起○重○以○魏○闢○之○橫○熹○宗○之○暗○東○林○之○黨○同○文○之○獄○羅○織○萬○狀○人○
心○惶○惶○盜○賊○并○起○時○事○日○非○近○而○長○白○山○下○之○鐵○騎○遠○而○大○西○洋○中○之○軍○艦○相○持○相○
搏○逐○鹿○中○原○成○功○降○生○之○前○八○年○滿○洲○始○建○國○稱○帝○越○三○年○滿○洲○伐○朝○鮮○荷○蘭○據○瓜○
哇○越○五○年○滿○洲○取○全○遼○荷○蘭○取○臺○灣○及○成○功○降○生○之○年○而○荷○荷○牙○人○遂○據○澎○湖○焉○嗟○
嗟○滿○族○西○侵○歐○權○東○漸○果○始○收○于○今○日○而○因○已○佈○于○當○年○佇○看○吾○愛○國○男○兒○之○經○略○
何○如○矣○

成○功○之○返○國○及○起○兵 一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一懷抱大志之
英雄雖頭顱如雪而雄氣猶騰躍于九天況少年之俊傑哉成功降生後之二年芝
龍奪臺灣澎湖而據之逐荷蘭葡萄牙人聚衆爲海盜出沒烟波奮威水陸明遣將
討之數爲芝龍所敗然芝龍不能忘情於祖國卒以四千一百十九年降明越二年
迎成功及田川氏歸時成功甫七歲見芝龍於石井儀容秀整聲音清朗偉人丰度
漸露頭角爰改名森字曰大木自是以後延師就學覃精經籍享和平之生涯者十

有五年。

天不欲絕代偉人以一書生終者也。漢種之歷史必要求成功出世以爲祖國光也。四千一百三十五年北京破。四千一百三十六年南京破。芝龍時爲福建都督。擁立思文帝。成功隨父進謁。帝大悅之。始賜今名。授御營中軍都督。參預機務。是爲成功初出現于政界之時代。峨冠彩服。颯爽英姿。年少翩翩。交歡魚水。喜可知也。惜乎盛事不常。危機早伏。骨肉之間。親爲戎首。大禍之來。已在眉睫。君子誦『月明何與浮雲事。偏向圓時故。故生』之句。能不爲成功搥一掬傷心淚哉。

芝龍之爲人也。血氣有餘。道心不足。以翌戴之功。頗夜郎自大。與舉朝文吏齟齬不合。水火玄黃。浸成朋黨。而漢種公敵之洪承疇。復以卑劣之手段。陰險之說辭。勸其叛降滿洲。以閩粵總督印相饋。芝龍惑焉。撤藩籬不守。四千一百三十七年。滿人南下。思文殉國。芝龍遣使進表。成功諫不聽。絕裾奔金州。母田川氏自殺。而芝龍亦爲敵兵所脅。挾之北上。爲楚囚者六年。卒賜死。以龍騰虎跳之英雄。立身一敗萬事。五裂楓青月黑。魂兮不歸。夫亦大可憐矣。

杜宇啼枝。縈縈血淚。精禽填海。耿耿孤懷。此日之成功。其停辛。佇苦銜酸。茹痛之心。事殆有未可以人意。懸揣者乎。生我田川。知我思文。倏忽之間。幽冥痛隔。而芝龍又身入虎穴。永無生還之望。相見之期。國仇家怨。熱血填胸。環顧大局。則四百州土地。四萬萬同胞。將盡淪於異族。男兒男兒。豈甘偷息草間。長此終古乎。一點「烟土披里純」。忍無可忍。遏無可遏。遂以二十三齡之少年。一躍而樹獨立之旗于南澳。金陵之失敗。及臺灣之攻取。大地。草千愁雲。一片芸芸。蕩族之主權者。漸近末日之期。黑龍江中。禍水浸灌中原。恢復運動。看着失敗。自成功起兵之歲。迄四千一百四十九年。而明帝由榔。失肇慶。失桂林。卒竄身瀕南尺寸地。以延殘喘。忠臣義士死亡殆盡。所遙倚爲聲援者。惟成功一軍而已。成功於此十餘年中。以金門廈門兩島爲根據地。侵泉州。侵漳州。侵福州。軍勢頗盛。而一彼一此。迄無大勝。敗。成功意不恆。知非大舉北上。奪金陵。而據之。不足以震動天下耳。目。遂以明年七月。由海道入瓜洲。大敗海軍。進收鎮江。圍金陵。令諸將號召大江南北。於是常州。徽州。油州。太平。潞和。六合等州郡子弟。爭投麾下。東南諸省。朝夕待變。成功希望中所謂「新中國」。

者。殆有從白地上湧起之觀。迺天不助順。滿將梁化鳳再邀擊之。鄭軍大潰。成功遁還中興之望。至此役而絕矣。

魯仲連義不帝秦。誓言蹈海。聳虬客恥比肩。褒鄂乃謀海外扶餘。尋常專制霸王。猶無術以網羅天下英雄豪傑。况莽莽神州。盡困異族者乎。成功既不得志於江南。復思闢地於海。迺再還鷓首以入臺灣。

芝龍之降明也。臺灣復落於荷蘭人之手。取之實難。雖然。拿破崙有言。『難之一字。惟愚人所用作字典爲有之耳。』咄。我絕代佳人鄭成功。又何遽不如考。拿皇乎。果也。四千一百五十二年。以百艘泊澎湖。進攻臺灣。荷蘭不能敵。乞和。成功曰。『我欲復先人故土耳。他非所求。』迺結條約。縱之歸。成功復雄據臺灣。爲之定新名曰。『安平鎮。』制法律。定職官。興學校。修武備。大起池館。延納名流。隱然有一海外新中國。一之資格矣。成功最後所經營。如是如是。

中國數千年來。有關地於陸者。無關地於海者。有之。自鄭氏始。有奉一政府命令。以關地者。無舉一私人資格。以關地者。有之。自鄭氏始。偉矣哉。然芝龍得臺灣。不過爲

黃 帝 魂

海盜成功得之遂足以尸「殖民地」之徽號焉。意氣才略過乃公遠矣。偷所謂「
雖鳳清於老鳳聲」者歟。雖然此又豈成功所躊躇滿志者耶。彼以十餘年間出死
入生備嘗人世之痛苦結髮從軍以來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絞腦腐腸以圖天下事
霜鬢斑斑垂二毛矣及中居故土無復插足之區乃僅以區區臺澎爲漢族最後之
居留地當其指揮談笑痛飲酣歌之際每一念故鄉之天地祖國之山河未嘗不吞
聲飲恨如萬箭之攢其心也。

成功之長逝及漢族之末路。成功自四千一百三十七年以來迄四千一百五十
二年起兵已十六載身歷大小百餘戰蹉跎在苒始得保臺灣尺寸地爲用兵最後
之結果成功年亦三十有八矣還憶當時義旗初樹之際馬跨桃花鞭垂楊柳以翩
翩絕代佳公子投身於世界風潮盤渦突衝之中心點日夜謀保種保國之政策曾
幾何時頭顱無恙而江山已不可復問矣攬鏡華髮據鞍髀肉黃龍痛飲夢想徒靈
蒼蒼者天安得不悶殺英雄哉況異種披猖同胞塗炭成功入臺灣之歲正由榔死
緬甸之年海天迢遞惡耗遙傳而黃帝子孫世襲之公產業不得不拱手讓諸羶族

馬蹄蹂躪。龍血模糊。到此人生。寧論天道。成功。憂國之愁。遂成痼疾。四。千。一。百。五。十。三。年。五。月。大。星。耿。耿。百。墜。臺。澎。解。脫。塵。軀。復。歸。天。國。嗚。呼。鄭。成。功。逝。矣。嗚。呼。黃。族。已。矣。

成功歿後。臺人奉其子經為首領。越十年而中原變故復起。吳三桂耿精忠並謀自立。此實恢復一大好機會也。雖然經固守。文令。非可望其步。老時軍之復。糜者。雖稍。出師略泉漳諸地。卒不能大。有。建。與。耿。相。繼。敗。死。四。千。一。百。七。十。一。年。滿軍攻廈門。鄭氏敗績。明年六月。經亦卒。長子克賊。為臣下所殺。而立次子克塽焉。賊故少年俊傑。有乃祖風。為成功鍾愛。壞則孺子而已。廢而立。皆雲讖。雨。而。漢。種。末。路。之。慘。劇。適。漸。近。開。幕。時。矣。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雖不逝。雖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若何。』一私人之末路。其傷。短。命。之。狀。尙。令。人。為。之。痛。哭。况。一。民。族。前。途。之。墜。落。設。克。塽。嗣。位。後。國。事。益。零。落。不。堪。道。失。泉。漳。諸。地。失。金。門。失。廈。門。四。千。一。百。七。十。四。年。七。月。家。賊。施。琅。復。以。水。師。來。寇。克。塽。出。降。於。是。漢。種。最。後。之。居。留。地。所。謂。『海。外。新。中。國。』者。

黃 帝 魂

遂終委於敵手。距成功起兵之歲三十有八年。自是以後沉沉睡獅一臥不於醒迄今日。

結論 著者曰吾讀亞洲史而媿媿真無英雄也。吾讀歐洲史而羨羨真有英雄焉。夫英雄果何物。質言之亦曰排異種與殖新地而已。今世白哲人種所香花視而神明奉羣以英雄之徽號相歸者亦此二途爲最多耳。華盛頓由瑪志尼也。噶蘇士也。加里波利也。加富兒也。畢士馬克也。非排異種之英雄歟。哥倫布也。立溫斯敦也。俄頓由也。麥塞耶也。克雷飛也。哈士丁斯也。非殖新地之英雄歟。吾讀其傳記歌焉舞焉。哈焉愕焉。羨焉妬焉。以爲奈何我漢種而竟無是人焉。奈何我漢種而竟無合并彼二途之才。以凌歐而駕美之人焉。雖然我漢種豈真無是人耶。我漢種豈真無合并彼二途之才。以凌歐而駕美之人耶。吾草鄭成功傳。吾讀舉向之所崇拜華盛頓。瑪志尼。噶蘇士。加里波利。加富兒。畢士馬克者而崇拜之。吾讀舉向之所崇拜哥倫布。立溫斯敦。俄頓由。麥塞耶。克雷飛。哈士丁斯者而崇拜之。英雄哉。我鄭成功也。英雄哉。我漢種之鄭成功也。

白種者。其天之驕子乎。蹙黑而黑微矣。壓赭而赭滅矣。夷櫻而櫻亡矣。今日出其羣。魔競逐萬矢齊發之手段。以窺伺我黃。以窺伺我黃之漢種矣。數百年來。能敵之者。惟成吉思汗耳。雖然。彼蒙古種而漢種之公敵也。我不屑崇拜之。我不屑崇拜之。我惟崇拜我鄭成功。彼能使歐權鼻祖之荷蘭。遂巡讓步。彼能使滿族餘奴之漢種。奮爭先是。豈尋常賤丈夫。所敢希冀哉。使天假之年。內驅異族。還我河山。之後。餘力猶多。或盡取南洋諸島。爭霸權於海上。關屬地於環球。以步。以步。倫之。後。塵乎。未可知也。不然而使生於今日之世界乎。則所謂民族主義。帝國主義者。方將出現於皇漢之歷史。又何至爲歐人之專有物也。嗚呼。海雲蒼蒼。海水茫茫。安得有鄭成功其人者乎。以煥揚我祖國之榮光。

鄭成功爲吾民族第一偉人。其燦爛絢耀之歷史。雖罄南山之竹。亦不足以表白之。是篇特十二峯之一片露耳。吾友花隱生近編「臺灣恨」說部一書。累數千萬言。其初集即成功一生之譜牒也。金針刺繡。鐵戟摩天。人世英雄。呼之欲出。吾胤四萬萬。其有奮衣挺劍。繼成功而起者乎。日夕望之矣。編者識。

魂 帝 黃

又篇中用黃帝紀年。推算處似未精確。讀者可參觀「黃帝紀元說」一篇。編者再識。

追論張汝祥

嗚呼。民之憔悴於虐政。如此其甚哉。自滿清僭竊。二百餘年。其間貪官暴吏。以卑賤資緣起家。擢封圻。躋顯秩者。比比而見。其行爲雖極污穢。爲人類之所不齒。殘虐人民。吞噬財帛。有如虎狼。人民之受其荼毒者。至於族破家亡。賣妻鬻子。銜恨入骨。而卒無有割刃於此貪官暴吏之腹。以爲萬姓除害者。何哉。嗚呼。此所以二百五十餘年之中。無一非貪官暴吏之時代。一千四百五十餘州縣。無一非貪官暴吏之黨徒。芸芸衆生。宛宛赤子。但有飲泣吞聲。輾轉於壓抑羈絆之下。無可如何者。也。夫如是。乃有所謂萑苻之莠。綠林之傑者。白晝行市。如入無人。打家劫舍。慙不畏死。殺人如草。目不轉睛。官屢捕之。以膏肓斧。兄弟就戮。唱歌于。則其視官府。如無物等。生死若輕塵也。抑何事不可爲。何仇不可報。乎。況夫以盜爲仇者。官奉旨爲盜者。又官也。奉旨爲盜。故官明劫。而盜暗劫。官日市而盜夜市。名目雖殊。所欲則一。是官與盜固

同類也。而捕之傷其同類矣。傷同類仇也。仇則必報。且也盜爲財乎。則宜擇其豐者。厚者而取之。官之刮蝕民財也。至豐且厚。欲爲財莫官如盜爲名乎。則宜擇其苛者。虐者而誅之。官之草菅人命也。肆虐極苛。欲爲名又莫如官。有此三者。誠以真殺人如草。目不轉睛之手。段而施之。貪官暴吏乎。則懸頭於市。裂尸於途。漬血於庭。飛刃於枕。淫妾殲於牀。弱子流乞於他鄉。一省之中。每歲有四五起爲貪官暴吏者。有不聞風喪膽。潛伏故鄉。以得保首領爲幸者哉。乃吾讀二百五十年之歷史。除川楚粵捻數次倡義以後。各省州縣歲時月日。非無憤官吏之貪暴。而思集衆以抗拒之者。卒皆不旋踵而滅。固吾民抗拒力之薄弱。而所謂荏苒之英。綠林之傑者。亦日爲彼同類奉旨爲盜之官。吏所屠戮。而毫無報復之志。遂使貪官暴吏得以廣置田宅。蓄積金貲。驕淫佚樂。無所顧忌。以博姬妾牀第之歡。以爲子孫他日淫蕩放縱之費。優游歲月。以至於死。尙得保其首領以終其天年。曠是何貪官暴吏之運命之佳。而無才民與才盜之至於斯也。龔璉人曰。『世之衰也。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塵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儉。市無才儉。藪澤無才盜。然則才民與才盜之絕跡於今。』

黃 帝 魂

日。豈。無。故。哉。有。所。以。鋤。其。才。以。就。不。才。者。也。吾。爲。歷。歷。舉。之。一。曰。康。熙。二。曰。隆。乾。三。曰。曾。國。藩。

康熙既平三藩。征漠北。乃開史館。與博學鴻詞。科網羅。明季遺老。與夫慷慨悲歌之士。視天畫地。倫復開千叟宴。詔天下。不論滿漢。凡年過八十者。皆得與宴。賦詩以示滿漢一體。故論者謂涵清之命脈。全在於時。熙六十年間。能自儒術籠絡天下之人心。然當其時。八股三廢。且數年矣。卒因滿大學士鄂爾泰之奏而復之。鄂爾泰有非不知八股爲無用。而用以牢籠志士。驅策庸才。其術莫善於此等語。然則漢人之愚。蓋受治以至今日者。非康熙爲之哉。其時又親講宗學。大小臣工。相與應之。蓋朱學者。以束身寡過。不敢作爲。爲至計。所以陰鋤天下之士氣。使之厭絀者。邇不可復。陽其道莫善於此也。其明用之者。則莫如西征而殺犯濫之遺民莽俠。夫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一匹夫。其量亦不及趙襄子遠矣。至於戴名世之南山集。不過偶撰方孝標一詩。頗有怨讟之旨。此亦但據東華錄言之。至南山全集。劍氣珠光。不久又當出現矣。遂并被其集中所選之人。而榜逆之。觀族誅夷。有敢收藏。

南山集者。輒捕殺不赦。雖以篤守朱學爲李光地所敬信之方苞亦以族人之故下獄終年。餘則皆明季名士一時蓋幾於殲盡。嗚呼。昔秦政。藏書之罪。尙不過滅。且而止。今刑法之酷烈。乃遠過之。可謂虐已。

及夫乾隆之世。鋤才之術。又益工焉。於利用朱學之外。更益以說文爾雅聲音訓詁之末學。以服官從政之年。而使之俯事於髫齡之小學。愈穿鑿支離。愈繫戀不舍。不獨於經世國家之故。不知講求。卽求如向者之篤守朱學。以束身寡過爲至計者。亦不可復得。蓋至是而天下之士。皆以承順人主意。指取富貴爲事。不復知慮聽爲何物矣。而旣顯之以文。又耀之以武。一年之中。殺大臣五十餘人。叱辱羣臣如役奴婢。一朝之久。如劉統勳之不受侮辱者一人而已。嘗叱協辦大學士紀昀。謂「朕以汝文學尙優。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談國事。」夫協辦大學士位亦尊矣。而曰倡優蓄之。則其視羣臣如草芥摧折。士類爲何如者。尹會一視學江蘇。還奏曰「陛下幾次南巡。民間疾苦。怨聲載道。」乾隆厲聲詰之曰「汝云民間疾苦。試指出何人疾苦。怨聲載道。試指明何人怨言。」夫此何事也。豈能指出何人

乎。尹亦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頭已耳。乃遠謫之於塞外。自是以後。而士民益結舌。吞聲。無所告。訴。諸臣益阿諛。取悅。以保祿位。政治穢亂。官吏貪婪。至乾隆末年。而天下大亂矣。雖然。康熙乾隆之所爲。吾無怪也。彼自塞外入。中國非其顛倒。牢籠之術。不足以使漢人醉死。夢生。以長享其據。有中國帝王之業。且承歷代專制政體。將大結局之際。必有一番之異彩。而乾隆時。又正值其回光故暴。行無常威權。過重。特異於前代耳。然吾獨怪曾國藩。

曾國藩者。非所謂近代之一大偉人乎。彼其挽滿清朝廷於將覆之餘。而使之復起。其魄力之大。願力之宏。顧何如者。乃自歐人論之。則曰。一鋤同種。以媚異種。功雖高。不貴也。而吾國人之稍知國種之義者。亦莫不疾首痛心。謂吾人今日之猶宛轉悲啼於異種虐政之下。皆彼鋤同媚異。甘爲他人之功狗者爲之。言及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李鴻章。輩。輒視爲當日之洪承疇。而唾罵之不遺餘力。雖然。彼其鋤同種。以媚異種。固已鐵案如山。萬牛回首。吾姑不具論矣。而國藩者。非以陶鑄天下之才爲己任者哉。「原才」一篇。言之可爲勸聽。而獨至於不侮。鏗寡。不畏。強禦。

之。義夫俠士則務鋤而去之。而懼其萌芽則又。何也。豈所謂才者必如當時之食其餘蔭高據勢要而爲督撫大官者乎。不然何其庇同官而殘削天下之元氣至於如此也。同官爲何。兩江總督馬新貽是刺殺兩江總督馬新貽者何。則張汝祥是。夫張汝祥者非當時之所謂劇盜者哉。嘗考之官書有謂馬新貽爲狂人。張汝祥所刺而盛稱新貽戰功吏治之懋及兩江總督之顯赫而其悼惜之者夫兩江總督之出也。武夫前呵從者後擁必滯道而後行其處也。則重門疊戶爪牙林立神鬼殫殫汝祥雖狂妄得總督而刺殺之。而考他書之所載則有謂張汝祥爲神所使者其說尤荒謬不經。然亦有謂馬新貽爲總督路見民女而悅之下屬窺其意威奪以獻其夫憤而行刺者是說也。似之然不殺其奪之者而殺其取之者則又何說。今以余所聞証之殆皆不然。蓋張汝祥與馬新貽吳炳燮三人者微時之同盟弟昆也。二人偕入營伍馬以有功故秩漸尊吳亦得爲武職吳之妻絕色也馬竊通之礙於吳不得逞乃陽顯而陰陷之調吳出守吳卒以是死馬遂取吳妻張汝祥厲聲責之曰天下婦人多矣汝爲顯官何求不得何必此同盟之妻爲不改吾將殺汝馬不聽張汝祥

魂 帝 黃

遂去

兩江總督新任例行香孔廟。先數日。汝祥宣言曰。某日當殺馬新貽。馬新貽聞之大懼。是日嚴兵戒備。若臨敵。然衙署從官皆排列以俟。馬新貽不鄙。出獨徘徊室中。俄見五際有憑空而下者。視之則張汝祥拔刀而來也。馬呼救不及。遂爲所刺。時從者伺之久。不見總督出。乃入而請之。遙望庭中一人在焉。形貌衣服殊非總督。及階則有尸橫於地。血滿於庭者。審視之乃真兩江總督馬新貽也。大驚呼曰。吁。爾何人敢行刺庭中。應聲曰。我張汝祥也。從者曰。吁。張汝祥爾何人敢行刺馬大人。罪當死。遂執之。汝祥笑曰。嘻。我固不欲逃耳。若欲逃去之久矣。豈諸君所能得哉。所以不去者。正以待諸君。故總督爲方面大官。被殺而不得主名。必且嚴辦。所屬子民與封疆各大吏。是株連無已也。吾不忍以一人而累萬姓。是以不去。且我之殺彼。爲公義。非爲私仇也。吾其欲自今而後貪官暴吏。得引彼以爲鑑。使知民間尙有抱不平之人在。而不敢橫行。則汝祥雖死。何恨因述。與馬新貽同盟始末。時曾國藩方以誅劔洪氏功爲清廷所倚重。特以此案委之。及訊。汝祥無異詞。曾國藩以是爲揚同官之惡。欲

置之死。有刑部尙書鄭敦謹。爲國藩同鄉也。將升協辦。士矣。以張汝祥爲友。報仇不當。殺往復力爭之。不可於是。卒殺張汝祥。復加以誣辭成疑案。焉敦謹忿然曰。枉法徇私。冤殺義士。吾安忍以官爲哉。投劾而去。噫嘻。此所爲數十年來貪官暴吏。益接跡於天下。而無所顧忌也。

論者曰。嗚呼。曾國藩誅劔同種之罪。至是愈無可逃。曾國藩媚事異族之醜。至是亦愈不可掩矣。夫張汝祥之案。以文明國之法律觀之。不過如日本壯士之刺星亨。裁判所得定。以永遠徒流之罪。而不得加誅。何則。以其爲公民。殺仇非一己之事也。然此正民與官爭權之起點。蓋既有法律以治其民。而無法律以治其官。官乃得陽借其法。以陰售其惡。而賊害其民。試問所謂中興以來。冒軍功。通賄賂。儼然而官者。何一非爲民盜賊。如馬新貽一流者乎。縱盜賊以殃民。民不能堪。不得不憤而訴之於其官之上級。而權勢仍在官也。官與官相徇。無不官。直而民曲。官是而民非。不平等之既極。人民無所告。訴如是。乃不得不相率而訴之於刀兵。而民殺官之事。以起矣。夫官殺民。以其爲害於全體之治平也。民殺官。亦以其爲害於全體之治平也。然民

不。法。而。爲。盜。其。爲。全。體。害。者。不。過。十。之。三。盜。不。法。而。爲。官。則。其。爲。全。體。之。害。者。且。十。之。九。矣。故。平。心。論。之。非。嚴。其。法。以。治。其。官。而。寬。其。法。以。治。其。民。不。得。謂。之。公。理。雖。然。中。興。者。君。權。之。再。盛。而。民。權。之。再。屈。也。暗。殺。者。民。權。之。復。萌。而。官。權。所。不。利。也。曾。國。藩。既。自。以。爲。中。興。之。功。狗。彘。其。誅。鋤。同。種。媚。事。異。族。之。術。唯。恐。不。工。而。其。所。引。進。以。散。布。於。天。下。者。又。皆。冒。軍。功。通。賄。賂。爲。民。盜。賊。如。馬。新。貽。者。之。一。流。故。宜。其。一。聞。此。事。而。激。腦。刺。心。以。爲。張。汶。祥。一。細。民。耳。而。殺。我。同。官。是。民。權。復。伸。之。漸。也。民。權。復。伸。則。彼。胡。虜。主。東。姦。淫。擄。掠。所。盜。竊。之。天。下。終。不。可。以。復。保。而。所。謂。中。興。之。事。業。亦。行。且。自。危。於。是。不。憚。喪。心。病。狂。假。張。文。祥。一。案。以。復。恣。其。餘。毒。而。張。汶。祥。竟。以。是。死。矣。雖。然。滿。清。竊。國。二。百。餘。年。而。前。有。莽。俠。夫。敢。於。犯。駕。後。有。張。文。祥。敢。於。殺。官。其。氣。魄。比。於。泰。山。之。高。其。心。跡。比。於。霜。雪。之。亮。蓋。不。知。幾。經。山。川。誕。孕。之。靈。而。始。得。斯。義。夫。俠。士。爲。吾。禹。域。一。振。國。民。之。精。神。而。新。國。家。之。面。目。也。而。皆。論。族。鯨。兒。幽。光。不。發。惜。哉。昔。歐。美。日。本。以。有。俠。士。而。國。日。強。吾。今。亦。以。有。俠。士。而。國。愈。蹙。此。無。他。一。培。養。之。以。壯。國。家。之。元。氣。一。鋤。滅。之。以。快。一。人。之。私。憤。其。途。徑。大。有。異。也。唯。其。途。徑。異。故。興。

畢永年

二百七八

亡。効驗亦因之而異焉。是不可以不論。

殺張汶祥。爲會國藩誅鋤洪氏後一大罪案。著者藉題發揮。旁搜博證。故泛引滿洲大長康熙乾隆兩代之惡跡。以逼効國藩之罪狀。而於張汶祥一面。反從簡畧焉。編者識。

畢永年

畢永年。字松甫。亦字松琥。湖南長沙府之善化縣人也。舉拔貢生。以文學鳴於時。嘗著「存華篇」。(湘報論說) 提倡民族思想。然性豪宕。喜結納。又耽於聲色。毀家資過半。大忤其父。君初不與聞。自立會之計畫。而實由君手。以開自立會之先河。故今之著此書。(書名庚子漢變始末記) 究不得置君於局外。譚嗣同之死也。君方由燕京歸長沙。離京纔二三日。至滬。聞政變。遽自斷其尾。火其資。照示不復再隸於滿清之治。下其決心。有如此者。先是康有爲在京時。誑同志以建設共和政府。謀圍頤和園。殺現今清國皇帝及太后。而以己代帝位。畢固急進派。始與其謀。及敗。康已先事逸往香港。旋東之橫濱。至是畢往訪之。欲爲後圖。詎康已變計。將以保皇之名。

利用海外之吾國商賈。歛資以行樂計。知畢必不主張保阜之說。又以當時革命派發起人孫文亦住橫濱。畢已先往訪之也。頓起門戶之見。閉門不納於康氏。前後之陰謀已盡爲畢所窺見。乃於某報中播揚之。康由是益深切齒。畢欲得而甘心焉。嘗使其徒某在港澳一帶地覓亡命曰有能刺殺畢者以五千元酬之。畢前後凡三至日本。再歸湖南。爲漢報主筆者數閱月。湖南會黨巨魁李奎彪楊金彪等之與革新派往來者以畢爲最早。而林氏錫珪之所謀亦多起因於畢。己亥冬間林自東京始歸時。欲在漢鎮招納亡命以圖暴動。而窮無所告。畢以三百金助之。庚子之大計畫實始於此。然至自立會發達時。畢以宗旨不合終不與聞。顧畢嘗與中會事（黃中黃所譯「孫逸仙」之畢松琥一章言之最詳）其後亦卒不合。至廬州乃醫其西服。着僧裝。寄身於某禪林。有壽與同志某曰。他日有奇虬巨鯨大珠空青。任吾大陸破壞之責者其人。今或爲僧也。耶。吾方入其羣以求之。一有自南中來者。傳聞畢氏以新爲僧。其級尙卑下。每日任炊爨洒掃之事甚苦。無何病歿之報。騰於各新聞紙。

林錫珪

林錫珪

二百八十

林錫珪字述唐。湖南湘陰人。生於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八十四年乙亥。原著以西歷紀年。年少時。煎其腦於詞章。戕其身於女色。某報中謂其幼時即稟異資等語。未免出於文人標榜之習。非紀實也。歲戊戌。補入時務學堂之二班。受粵人歐榘甲之教育。歐固康弟子。倡公羊張三統之學。林君化之。不復爲前日之佻達少年。而究心於經世。是歲八月。清政變。歐以黨人故。遠竄橫濱。學堂亦因之解散。畢永年者。拔貢生也。與譚嗣同交最厚。又有天然之民族思想。因死而九世之仇益橫。巨於胸中。遂削髮往來江湖間。欲糾集同志。林嘗左右之一。至上海。自此而其政治思想爲一大變。先是林囿於歐說。其崇拜康氏有如星日。然不聞見既廣。乃自笑其前此之私淑。眞爲井蛙夏蟲。由是廢棄文學。以實行家自任。不欲其能力伸暢於理想之一途。乃與畢氏謀。縱火於長沙。因而襲取之。沿江而下。愷當時君年尙少。乏於經歷。又畢氏理想雖高。而以條理之缺乏。其所計畫終不克成就。時湘中新舊兩黨門戶之見最烈。林以急激故。亦爲鄉里所不容。明年六月。應梁啓超之招。肄業於東京。

大同高等學校。君銳於感化力。長於記憶力。至日本不數月。而其國之普通言語。卽應對如流。是歲九月。梁氏將航美屬之檀香山。林時受有數大刺激。一在校中不克自備資斧。常仰給於粵商。橫遭他人白眼。二林之目的。原在於實行讀書。非其所樂。三當時日本之新聞紙。其唾罵。及那人。幾牛馬之不若。乃決計歸國。語於梁曰。『國勢至。而有志之士。方孜孜焉以求學。學成而國已燼矣。夫學。猶之耕也。不耕。固無所得。食試問救火。急乎。抑耕。急乎。』梁知其意。出資遣之。行至神戶。以書告同學某。曰。『吾以舟停故。登岸。信步至某處。一著者。今忘其名。一山腰有浴堂。浴堂之東。通以小橋。橋之兩旁。有石壁立。中有瀑布。墜空而下。遠望海水。澄波如碧。風景絕佳。因思吾國山水之勝。當不下於三島。顧皆草昧未闢。不復加以人爲。夫權利者。天下之公物也。已不能享之。則必代之。而有於人。無尤也。珪行矣。此身不知。能再呼吸。此等文明之空氣。與否。言至此。不禁淚涔涔下。』噫嘻。何林氏憂思之深至此也。林以其年九月。抵漢上。其後之計畫。詳於第口章。不復贅。惟著者有一言。欲爲林氏呼冤。而告我國民者。曰。林之目的。與唐異。唐崇拜康。林崇拜公理。唐爲帝黨。林爲民黨。唐

主立憲林主其和然以唐見信於康林苟欲以間接見信於康而得其接濟則勢不得不枉己以從人其實林無時無刻不欲出唐之範圍外因其組織多近於美國制度與唐每多衝突唐終不化屢掣肘唐於會中幾漸成內訌林又起而調和之且不獨此也林久與下等社會人伍深知其性質又善於撫慰人多樂爲所用唐則於林之調度時輒干與之又林極機警唐極沉滯而不利於秘密之事與林又不免於齟齬漢變之敗其或以此爲主因也林利至漢時僅識數人所有者不過三數百金而招集各會頭目激之以義動之以財感之以信誠餌之以爵位其後北至河南南至湘桂西至巴蜀東至九江爲時不出一年所費不過三萬終能屈伏數百萬殺人行劫之無賴游民於指揮號令之下任勞任怨任寒任饑屢次幾爲屬下頑民所刺殺至其後林之死也則又諄有不爲之墮淚者吾謂庚子長江流域革命運動大舞臺爲林氏一人之所築而其他各人無非備數者想讀此者必表同情也

畢永年林錫珪兩篇見吾友屮表所著「庚子漢變始末記」著者於庚子一役之計畫始終與聞之故論當日之情事與其人物隱然若有深痛且能以南董之

筆出之不少偏護。其書約十萬言。殆煌煌乎大觀。而中國近世革新史也。編者識。

書周雲祥事

雲南僻處西南隅。萬山叢雜。五金諸礦。遍地有之。西通暹。緬。隣於英。南接越南。逼於法。固形勢之要區也。而民族強悍。久不臣服。滿清自經岑毓英撫定。纔數十年。滿政府遂與法國立兩廣雲南不得讓與他人之約。雲南之人惕然深恥之。以爲法國鐵路既由老關諒山兩處入蒙。自以抵大理。英國鐵路又由暹緬入大理。而越四川他日全路告成。則百礦之利。權勢必盡爲外人所攬。奪彼滿政府之處心積慮。思以禁壓我漢人販賣我漢土也。既已無所不至。前此如港澳。如臺灣。如膠州。如廣州灣。九龍。如旅順。大連灣等。粒沙寸土。鬻割從心。然則不席捲我四百餘州之土地。拱手以授之他人。不止也。今其東三省之所謂滿洲人游牧地者。行已隸屬於俄。無形之瓜分。爲時且亟。及今不圖。恐後之爲奴隸之奴隸者。無有已時。於是自立黨首周雲祥崛起。其間矣。周雲祥建水人。年二十四。身軀修偉。智力過人。性沉默寡言。事母尤以孝著。其先世以礦業起家。設錫廠於個舊。雲祥復善自經營。僱儻好義少年游俠之

士多歸之。以故得死黨數千人。雲祥乃就錫廠購軍械。編義勇以自捍衛。蒙自縣令孫家祥者。以殺人而膺上賞者也。嘗擄捕富商楊自元。勒贖不遂。殺之。至是復欲以捕楊者。捕周雲祥。乃以癸卯四月十八日。會同督帶麥四。率步隊三百餘人。前赴錫廠。以責繳軍火。爲名。意在雲祥也。雲祥偵知之。設伏以待。比至。則義勇四起。轟斃清兵二百餘人。哨弁二人。奪其快鎗快砲各若干件。麥四爲飛彈所中。負傷。孫知勢不敵。乃乘機縱火。焚燒良民廬舍一空。星夜竄歸。爲自守計。電調萬浩續。勸左翼軍黃鳳圖。前往接應。黃甫至。義勇又邀擊大敗之。斃清兵百餘人。孫乃電建水縣。收雲祥家屬。并繫其母。雲祥聞之大號。則益奔走。號召刻日。誓師。本擬先取蒙。自繼以蒙。自多。西商。旅居。懼礙。交涉。乃陽攻蒙。自暗襲臨安。復遣其黨。于顯。忠。分兵。由間道疾趨石屏。皆捷。義勇所過。秋毫無犯。四民樂。樂商旅。不驚。臨民之從之者。日以千百計。蓋咸知周雲祥自立宗旨者也。下臨安時。兵不血刃。但殺幕府胥吏之爲民害者數人。其餘官吏。鉅紳。僅予拘管。責其代籌軍餉。及救護其母而已。雲祥環臨安。凡半閱月。將宣告自立。意見與各國政府爲直接交涉。并派員馳往各地。聯絡海以內外。

諸同志共襄大舉。力覆滿清。詎布署未定。而清官魏景桐、劉春霖等，猝以兵至。雲祥開門禦之。先後斃營弁七人。清兵之陣亡者，不下五六千。衆其逃亡者，尙無算焉。方擬乘勝進攻。會省中清軍復大至。雲祥以所部除敵勇久經訓練。外餘皆新附。不成軍。知衆寡之不敵。乃率其衆退保於三猛山中。銳意訓練。兼事屯墾。遂爲廣西聲援。云其曰：雲祥已故者。清官之藉以邀功耳。先是三月中有革命黨文士游雲南。聞雲祥名。往訪之。與談獨立自強之宗旨。雲祥言詞慷慨。多中時機。嘗謂吾輩今日。審時度勢。只宜外和歐美。內逐滿清而已。又嘗語及孫康。雲祥嘆曰：康梁輩。舞文弄墨。乳臭未除。即一部新廣東。亦猶小兒學語耳。烏足以語大事。當今之世。可與雲祥共事者。惟中山其人歟。其自負如此。雲祥既抱唯一之目的。故此次革命軍起。絕無仇視西人戕害教士之舉。爲有文明風焉。

記仇滿生

仇滿生。福建侯官人。生平持民族主義。立志欲傾倒滿洲政府。故自號仇滿生。云仇滿生既負大志。以爲方今非合羣力。不足以舉大事。於是肄業於福州東文學堂。冀

廣結納圖大舉。然閩士性質。率近保守。且其程度。無有能及仇滿生者。仇滿生落落難合。惟與其同學林君志鈞。程君樹德。相友善。二君者。於今年三月渡海至日本。於是仇滿生在閩益孤。乃亦謀東渡。癸卯五月。道經上海。值俄事起。東京留學生組織義勇隊。而仇滿生之友程林二君。亦投身義勇隊。本部爲部員。上海社會大激昂。日爲集會運動。仇滿生既瘡時局。逼迫自分。瓜分在即。生平欲爲克林威爾。丹頓。羅拔士。比親翰。查理斯。第一路。易十六世之事。此志恐不克達。毋寧犧牲吾身。蹈海而死。庶幾東京留學生及吾剌愛之友。朋聞吾之事。而有所感奮。則他日能竟吾未能竟之志者。自有其人。且恐義勇隊及本部部員。有懷懼而不肯即死。或中途變計者。已則先爲之倡。乃於是月十四日。乘西京丸赴東船。抵馬關。仇滿生操閩音。與船客語。甚久。客山東人。不能閩語。仇滿生乃乘梯出上艙。客知有變。尾之。既見仇滿生望海而立。張目四顧。少頃。卒躍身入海。客大譁。時波浪洶涌。船主命停輪。投救生環數四。而仇滿生竟不肯復活。但見如山之浪。澎湃砰訇。掠船而過。仇滿生遂葬身於此。大浪之旋渦。而飄忽以去矣。先是仇滿生在滬。以書抵林君志鈞。告以某日當至橫濱。

黃 帝 魂

及期。遂之不至。惟暄傳。西京丸郵船過馬關時。有蹈海死者。自稱仇滿生也。于是程林二君。貽書會館。徵其事。久之。乃得仇滿生死狀。東京同人聞之。大感動。成就程林。牛込區之清風亭。是日與會者僅二十餘人。然皆表同情。仇滿生者也。程君樹德。首出。席演說。先述仇滿生平。日志行。次揭明其蹈海之故。語甚激楚。合座凄咽。繼程君志鈞。宣讀祭文。林君與仇滿生交。最稔。故其祭文。累數百言。情辭俱摯。而復出其悲壯之音。聞者咸爲歔歔。宣讀既畢。劉君崇傑起。命衆整列。向所諤仇滿生之位。行三鞠躬禮。禮畢。合與會二十餘人。共撮一影。以爲紀念。浙江留學生監督高君鳳謙。亦來會焉。仇滿生年三十餘。足迹未嘗出鄉里。故卽以今日如茶如火之學界。亦無有人知仇滿者。其生平學業志行。釋林二君皆能道之。書此以告世之欲爲漢種國民者。傳者仇滿生姓陳名鯤。

祭沈蓋文

黃帝四千六百十四年。秋七月朔。某等謹以清酌庶羞。祭國士沈君之靈曰。嗚呼哀

祭沈蓋文

魂 帝 黃

祭沈蕪文

二百八

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紛建虜之橫行。蒞子遺而為鮮。昔揚靈於洞庭。有而農
 (王船山)與曾生(曾靜齋)建黃書而為律。植攘夷以作經。粵洪氏之天德。撻漢武
 於胡。清列缺。辟歷下。擊埃。霄兮。霽七十二峯。而清明。旻天罔極。為反。為側。破鏡羣翔
 國藩。林翼。緊荆楚。與球申。覆黃炎。以深墨。淪三。融六翼。使填泗水兮。纓香木。習珠為
 繁。勒悼南土之。不靈。黷國仇。而騁力。嗚呼哀哉。荒荒。衡嶽。泯無卉兮。帝赤燦而怒
 下。監而悲。傷。閃屍。元氣。叔以分。離兮。鑠。鑠。鐵。鏐。銀。以。成。光。六。種。震。動。師。子。夜。喏。兮。日
 聖。沈。蓋。初。度。於。沅。湘。亮。不。讀。書。而。擊。劍。兮。資。三。戶。以。鑿。秦。塊。抱。關。於。大。別。兮。龍。蛇。虎
 豹。空。沓。而。魚。鱗。遭。夏。口。之。塗。地。兮。吾。將。馳。乎。析。木。之。津。津。方。冥。冥。兮。歐。滿。交。掉。單。于
 西。跳。兮。蝟。蟻。羣。沸。假。太。阿。於。哲。人。兮。烹。子。胡。而。啖。其。肺。何。大。功。之。不。卒。成。兮。闕。叢、
 於。羣。怒。虹。蜺。旬。始。氛。茲。黃。天。兮。直。北。辰。之。方。醉。嗟。簿。進。之。不。償。兮。愆。乾。餓。而。狂。狴。悲
 夫。丈。夫。固。烹。五。鼎。兮。况。犧。牲。於。胤。族。却。外。援。於。大。東。兮。漆。吾。身。以。待。三。木。盲。風。瀑。雨
 汨。集。若。盧。兮。果。天。民。乎。是。椽。蒼。鷹。擊。殿。鵝。鳥。頭。白。兮。羣。馬。悲。鳴。而。生。角。嗚。呼。哀。哉。政
 變。之。獄。實。隕。譚。林。燭。於。天。囚。厥。死。非。禱。勤。手。之。敗。唐。傅。是。懼。為。滿。干。城。剗。類。則。宜。今

鈞、天、有、神、之、忘、震、日、兮、方、授、人、以、金、版、資、赤、棒、於、獺、胡、兮、嫫、媿、夷、茲、姬、漢、惟、夫、子、之、
一、瞑、兮、秦、皇、女、媼、之、魂、長、往、而、不、返、嗚、呼、哀、哉、不、有、死、者、誰、申、民、氣、不、有、生、者、誰、復、
九、世、哀、我、遺、黎、不、絕、如、系、大、波、相、續、云、誰、亡、繼、重、曰、中、國、有、人、兮、君、千、萬、歲、像、寫、良、
金、兮、靈、之、外、魂、歸、來、兮、松、江、介、峴、爲、旌、兮、翠、爲、蓋、徑、路、刀、兮、絲、絲、何、翠、清、廷、兮、神、哉、
沛、黃、帝、歸、兮、歸、湖、返、兮、漢、土、曼、兮、度、無、界、嗚、呼、哀、哉、尙、饗、

君原名克誠，字愚溪，其先江蘇蘇州府之吳縣人。世居洞庭西山。祖某，以商遷湖南。遂隸籍於長沙府屬之善化縣。君年僅三十有一。近日革命派之實行家也。今年六月，君在北京爲蔡金臺吳式釗及慶寬輩所訐發。（或謂因清俄密約事。）清后那拉氏命執下刑部，凡三日，遂置之死。君之死，備極五刑，先以八人輪毆。至二時許，血肉狼籍，氣瀕絕矣。乃以帛勒之。既死而復刃其頸。嗚呼慘已海上同志既聞其事，以七月一日，爲開追悼會於愚園，與會者凡數百。此篇即當時祭文也。至君之生平事實，友人黃中黃著有「沈靈」一書（非近日坊間所出之中國大運動家沈靈）夾叙夾議，確能得君之真相，取而讀之，必有劍及於戶屨及

於門者編者識

叙庚子銷夏記

嗚呼。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說。自有庚子義和團之事。而讀書者不能不更進一解。當義和團之扶清滅洋也。清太后第二次臨朝。已年有餘。此年餘中。聖德神謨。書不勝書。尤以立載漪之子溥儀爲太子爲第一。奠安社稷之大計。任用名相榮祿。剛毅與賢王載漪之三人者。權專恩渥。震耀寰區。命榮祿親統武衛五軍。握全國兵柄。而蓋世猛將如董福祥者。隸麾下。受節制。盡收精兵利器。營祿軍中。收購外國利器爲最多。此次京津戰用。皆其所支給。以拱衛京師。於是外臣不復有重。只令剛毅總持軍機處。而啓秀。翁舒。翹。畫聯絡一氣。於是各省不敢有議。命載漪總持總理衙門。督率崇禮。敬信。那桐。桂春。英年。輩示天朝之威。於是朝野不敢談邦交。其他名儒碩德如徐桐。崇綺。輩輔導太子兼謀國政。更有親貴載勳。載瀛。載濬。載灃等。皆天潢神胄。一德咸孚。卽至奏復八股試士之何瑩。超擢左副都御史。奏禁閱海國圖志。朔方備乘之陳夔龍。凡有一長可取。莫不驟躋顯位。何爲剛毅。

黃 帝 魂

心腹。陳爲榮祿心腹。更有重臣。如裕祿者。率廷杰廷雍。輩總督直隸。守門戶。如毓賢者。巡撫山西。鞏後路。各行省。督撫藩臬大員。十有七人。爲年餘來所簡拔之滿洲親信。而宦官李蓮英尤爲推心置腹。閫內閫外。非李莫任。一時人材之盛。邁唐軼虞。內憂外患。悉無虞。凡今日外國人所謂誤國之元凶。皆清太后股肱心膂。所謂佐命之元勳也。善哉。湖北巡撫于蔭霖告其至友某太史之言曰。一乘正盈廷。天下不患不太平。一猜歟。然哉。蓂以加矣。人材如此。兵力如此。春夏之交。義和團果應景運而興。義和團者。其名正。其言順。其術尤神。聚衆數十萬之多。蓋毓賢巡撫山西時。所苦心培養。密介剛毅而薦之朝廷者也。維時由直隸起義。直隸總督裕祿奏獎任用。禮敬飲助。不遺餘力。爲其義也。爲其和也。朝廷倚任獎勵。布告內外。始終不疑。爲其義也。爲其和也。王公百官。婦人女子。士庶厮養。莫不敬畏感佩。謂從此可不折一兵。大張撻伐。爲其義也。爲其和也。當其時。清太后聖斷於上。王公大臣謀臣猛將協助於中。而義和團尤發忠憤於下。人材如此。兵力如此。人和又如此。謂非千載一時之盛事也哉。謂非千載一時之盛事也哉。

更不惜重金以賞義和團。不惜嚴刑以殺大臣之謗義和團者。其所以維持義和團者。又無微不至。即無拳咒禦火器之神術而已。斷斷然其無功不成。況乎其有術也。況乎其有器也。夫有此數十親賢大臣。出其畢生。死之方。以率此數萬精練之軍。以爲八旗神機虎威等。久稱勁旅之大助。更益之以數十萬之義兵。而五尺童子。執干戈以衛社稷者。又不可以數計。特召二十餘年著名之理學名臣。知以六心爲國之李秉衡。佐榮祿治兵。李秉衡到京。一言而殺大臣。以攻京。以內八國兵不滿千。各國士官二十人。兵四百二十三人。義勇隊百數十人。無槍無壁無食。無械之使館掃除。京以外屢經挫殺之洋兵。據裕祿奏報。洋兵已圍殺無幾。指日掃除租界巢穴。肅清大沽海口。建古今絕無宇宙。僅有之奇勳。千百年後。孰不仰齊天之功。驚諸臣不世之績。哉。乃集閱外國記載。京以內圍攻使署。至六十三晝夜之久。有貴顯親自督戰。乃袁世凱自山東電致張之洞語。不知榮祿乎。抑董福祥乎。二者必居其一。猛攻亦不下五十次。京以外大沽天津均爲重鎮。其他亦復節節重防。何以京以內區區之使館。尙攻之不破。京以外裕祿既不守天津。且李秉

衡一見洋兵首先奔潰。至令外兵直達京師而彼動稱祖宗成法之清太后亦竟委棄其祖宗之宗廟祖宗之社稷祖宗之陵寢而蒼皇出走。豈千載一時之人和竟至此而不足恃乎。抑所謂人知者未盡然乎。且清太后出走時榮祿董福祥輩尙手握重兵號召各督撫何以不聞有一師一旅禦大患而救危亡。豈人和之極至於莫可形容轉育不能不散之勢乎。抑外國記載靈屬虛誕而北京尙安如磐石可以言扶清外國已悉就淪亡可以言滅洋乎。嗚呼朝野執筆動曰『我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曰『我國家以神武開基八旗勁旅。亘古所無』曰『我國家深仁厚澤。二百餘年。浹髓淪肌』曰『我國家懷柔遠人無微不至』此等話不知禿幾千萬管之筆矣。今譯錄外人記載數種以當異聞。名爲庚子銷夏記。與七開半之殿試策。固異文而同旨者也是爲叙。

是篇描寫滿廷君臣張皇顛預之狀態處處以挑動之筆出之。惟妙惟肖。所謂嘻笑怒罵自成文章者也。然其於義和團不無微詞。讀者可與『義和團與中國之關係』一篇參觀之。他日吾國而獨立也。義和團固其先聲乎。編者識。

記者越太平洋而客美洲也。登岸見所謂吾廣東人。衣廣東之衣。食廣東之食。言廣東之心。用廣東之器具。舉飲食玩好服飾器用無一不遠來自廣東。聲音笑貌性情行爲心腸見識起居嗜好無一不在廣東焉。所異者一頂黑洋帽。服尙黑色耳。記者驚曰。斯地其廣東乎。外國哉。何廣東之流寓此地者。或數世。或數十年。或十餘年。或數年。毫不爲他國風潮之所變遷。政治之所沾染。文明之所吹噓。而依然完全無缺。卒死不變之廣東人也。廣東人其有獨立之風哉。其。唐三藏取經。西方過火。燄山有齊天大聖之火扇。火不能傷之術哉。俄而爲友人引而觀戲。其所演。班本又廣東戲也。花旦小生白鼻哥紅鬚軍師斑頭婆無一不如廣東舊曲舊調舊絃舊素舊鼓。鑼紅粉佳人風流才子傷風之事亡國之音。昔在本國已憎其無謂。今豈復堪入耳哉。不忍卒觀而去。記者聞昔法國之敗於德也。議和賠款。割地喪兵。其哀慘艱難之狀。不下於我國今時。欲舉新政。費無所出。議會乃爲籌款。并激起國人憤心之計。先於巴黎建一大戲臺。官爲製曲。官爲收費。專演德法爭戰之事。摹寫法人被殺流

血斷頭折臂洞胸裂腦之慘狀與夫孤兒寡婦幼妻弱子之淚痕無算無賤無上無下無老無少無男無女頃刻慘死於彈烟炮雨之中重疊裸葬於旗影馬蹄之下種種慘劇種種哀聲而追原國家破滅皆由官習於驕橫民流於淫侈感不思改革振興之故凡觀斯戲者無不忽而放聲大哭忽而怒髮衝冠忽而頓足捶胸忽而磨拳擦掌無貴無賤無上無下無老無少無男無女莫不磨牙切齒怒目裂眦皆誓雪國恥誓報公仇飲食夢寐無不憤恨在心故改行新政衆志成城易於反掌捷於流水不三年而國基立焉國勢復焉故今仍爲歐洲一大強國演戲之爲功大矣哉

記者又嘗遊日本矣觀其所演之劇無非追繪維新初年情事是時國中壯士憤將軍之專橫悲國家之微弱鎖國守陋外人交侵士氣不振軟弱如婦人女子乃悲歌慷慨欲捐軀流血以鏡之腰紮白布巾橫插雙劍一以殺人一以殺己徧走諸侯王說以大義其日夜聚議所或在娼寮酒館漫天大雪攜劍出門去頃刻取仇人頭歸以下酒以起舞櫻花門外血如櫻前者死後者繼起義兵與舊黨相爭不惜冒叛逆名會津城中一日餓死十餘萬人當時人捐銀一毫以爲兵費鎔鍋釜以爲兵器積

骸。疊。尸。家。亡。身。死。而。志。士。仍。不。願。也。久。之。政。府。知。民。氣。之。不。可。遏。乃。急。急。改。革。政。治。年。年。改。良。進。步。日。本。人。乃。有。今。日。自。由。之。樂。與。地。球。六。大。強。國。並。立。日。本。人。且。看。且。淚。下。且。握。拳。透。爪。且。以。手。加。額。且。大。聲。疾。呼。且。私。相。耳。語。莫。不。曰。我。輩。得。有。今。日。皆。先。輩。烈。士。爲。國。犧。牲。之。賜。不。可。不。佈。日。本。爲。世。界。之。日。本。以。報。之。記。者。旁。坐。默。默。而。心。相。語。曰。爲。此。戲。者。其。激。發。國。民。愛。國。之。精。神。乃。如。斯。其。速。哉。勝。於。千。萬。演。說。臺。多。矣。勝。於。千。萬。報。章。多。矣。於。是。追。憶。生。平。所。視。之。劇。而。驗。其。關。係。於。國。種。社。會。何。如。而。論。次。之。記。者。生。於。廣。東。之。惠。州。面。山。而。背。海。伏。處。窮。鄉。早。聞。謗。陋。然。聞。吾。廣。東。戲。班。有。五。種。曰。廣。州。班。曰。南。海。班。曰。潮。州。班。曰。惠。州。班。曰。過。山。班。南。海。班。吾。未。之。見。惠。州。不。脫。廣。東。窠。臼。且。聲。不。遠。之。無。足。觀。者。廣。州。爲。全。省。人。士。所。注。目。其。名。俊。工。價。至。於。二。三。千。金。聲。價。甚。高。大。概。以。善。演。男。女。私。情。善。鼓。動。人。淫。心。爲。第。一。等。脚。色。故。其。日。戲。尚。有。無。風。起。浪。事。急。招。兵。奸。臣。當。國。太。子。回。朝。盡。誅。奸。黨。國。泰。民。安。等。節。段。以。觸。人。分。別。奸。賢。之。心。至。於。夜。間。所。謂。出。頭。者。則。盡。是。小。姐。丫。環。公。子。專。顯。花。旦。小。生。之。手。面。繪。影。繪。聲。牽。連。撮。合。皆。野。合。私。奔。勻。脂。粉。挂。蚊。帳。等。事。深。夜。沉。沉。淫。情。勃。

黃 帝 魂

勃以淫夫淫婦之行爲，反可致狀元夫人之榮貴。愚夫愚婦，何知有不怍怍心。動相率爲桑間濮上之行。者哉。雖其間亦有一二如蘇武牧羊、李陵碑等。誠忠臣義士之遺跡，其詞可泣可歌者。然蘇武牧羊不演，其拒衛律、李陵之招降十九年、嚼雪吞氈、抱漢節之苦心，而因其娶有胡婦，妄造猩猩女追夫之事，以亂之。或且連昭君出塞而爲一齣。夫蘇武帝時人，昭君元帝時人，相去百餘年矣。乃演者以二人連轡歸國，儼若同時。以上取之，則無精神。以下取之，則非事實。其他陳陳相因，毫無新調。聲音靡靡，鄭衛衰亡，又不其論矣。此有心人觀戲，所以不能終曲也。

潮州班用福潮佬方言，故鄉俗謂之福佬班。其所演乃與廣州班大異。廣州班往往取小說之一節一萃一花一木而牽合之。潮州班其所演小說，積日累月，盡其全部而後已。三國演義、水滸、隋唐演義等書，當其常演之本，不獨隻字不遺，即其聲音笑貌，偶有差錯，萬目閱之，故觀其演三國也，如置身於鼎足之場，而親見英雄、策士、武臣、健卒，設謀、致勇，以爭割據土地也。其演水滸也，如與宋江、武松爲伍，殺貪官、誅淫婦，民權興、官權滅也。其演隋唐演義也，如親見昏君以天下爲己私產，探致良家子。

女無數。日夜縱淫於內。興土木。建宮室。使民帶刑。作工草菅。兆姓於外。英雄混混。乃羣思撥亂。而爲治。開新國。除昏也。蓋嘗論之。廣州班。似於尙文。潮州班。近於尙武。廣州班。多淫。潮州班。多殺氣。以是之故。其人民之感。召與山川風俗極。影響焉。廣州受珠江之流。故其民聰明豁達。衣冠文物。勝於他土。然智過。則流。詐僞文多。則流。於柔弱。此其蔽也。惠潮嘉以東。稟山澤之氣。故其民剛健猛烈。朴魯耿介。勝於他土。然智過。則流。詐僞文多。則流。於柔弱。此其蔽也。惠潮嘉以東。稟山澤之氣。故其民剛健猛烈。朴魯耿介。勝於中。倡革命者。蓋數十起矣。其視革命之事。如食飲衣服之不可離。其視死於戰鬪若榮慶焉。官雖痛。則殺之。毫不能也。然而打家劫舍之事。則不屑爲之也。若夫省會之地。搶劫如林。省城以西州縣。夜不安寢。行水之取。歲至數萬。而擄竿之舉。鮮有聞焉。東江。會黨而無綠林。西江。有綠林。而無會黨。時廣東西江。一種性情之大別也。然而於當今萬國競爭。自存優劣。敗之際。求其有國民之性質尙武剛烈之氣象者。則吾東江人不能不私贊之。私喜之。以爲吾東江人稍有近於是也。雖然。東西江大別。所由來。何自始乎。曰。亦始於潮州班。廣州班。所演宗旨不同而已矣。潮州

黃

帝

魂

班重鼓鞀。廣州班重絃笛。鼓鞀之聲使人聞之心壯。絃笛之聲使人聞之心頹。然而潮州班守其方音。不能通行於全省。且專演前代時事。全不知當今情形。其於激發國民之精神。有乎古而遺乎今者。也。廣州班則無精神。無事實。聞有如仙花法新華者。能撮紅樓夢晴雯補裘爲一齣。三國演義劉備招親爲一齣。既憂憂乎難得。至於陳腐之曲本。海淫海盜之毒風。尤數見不鮮。足以傷風敗類。皆不可不大加改革者也。

若夫過山班。則俗謂之雜班。自檜以下無譏焉。廣東之戲盡此矣。廣東之於中國。言語特殊於各省。習尚特殊於各省。下至民間所演之戲。亦特殊於各省。蓋中國之視廣東。如一外國焉。北清之人多稱廣東省爲廣東國者。幾於名稱其實矣。昔法國名士評拿破崙之文曰。『生於哥塞牙深山大澤。議論自存國風。』廣東之人愛其國風。所至莫不携之。故有廣東人足跡。卽有廣東人戲班。海外萬埠。相隔萬里。亦如在廣東之祖家焉。中國京師。吾未至。吾弗知。昔在上海。聞有同慶茶園者。廣東戲也。與春仙丹桂各外江班抗行。未久卽歸消滅。蓋外江班能變新腔。令人神旺。廣東班徒

拘、舊、尚、令、人、生、厭、宜、其、敗、也。外、江、班、所、演、多、悲、壯、懷、慨、之、詞、其、所、重、在、武、牛、廣、東、班、所、演、多、牀、第、狎、褻、之、狀、其、所、重、在、花、日、武、生、有、英、雄、氣、象、花、日、有、腐、儒、氣、象、英、雄、使、人、敬、腐、儒、使、人、憎、廣、東、班、若、不、從、新、整、頓、吾、恐、十、年、後、皆、歸、消、滅、無、疑、也。外、江、班、所、演、打、鼓、罵、曹、紅、袍、等、戲、頗、有、誅、奸、滅、惡、之、心、所、撮、鐵、公、鷄、述、洪、楊、與、滿、清、戰、爭、時、事、兩、軍、兵、士、皆、無、紀、律、紮、營、則、彼、此、聚、賭、聞、戰、則、各、歸、隊、伍、官、軍、淫、掠、無、異、洪、軍、於、滿、清、中、興、國、史、外、稍、存、一、公、道、信、史、使、漢、人、耳、目、不、至、全、爲、所、敵、噫、嘻、敗、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近、年、有、汪、笑、儂、者、撮、黨、人、碑、以、暗、射、近、年、黨、禍、爲、當、今、劇、班、革、命、之、一、大、巨、子、意、者、其、法、國、日、本、維、新、之、悲、劇、將、見、於、亞、洲、大、陸、歟、且、夫、班、本、者、古、樂、府、之、遺、也、樂、府、者、古、詩、之、遺、也、詩、三、百、五、篇、皆、被、之、管、絃、以、正、風、俗、以、宣、教、化、樂、者、感、人、最、深、故、歲、終、使、者、采、風、以、入、樂、使、知、民、間、疾、苦、而、時、變、其、政、是、故、十、五、國、風、之、詩、皆、十、五、國、所、演、之、班、本、也、漢、書、禮、樂、志、房、中、歌、郊、祀、歌、大、風、歌、秋、風、歌、匏、子、歌、等、類、漢、時、所、演、之、班、本、也、至、於、魏、晉、隋、唐、凡、士、大、夫、有、佳、篇、雅、什、纔、經、脫、稿、卽、播、人、間、如、王、之、渙、王、昌、齡、高、適、等、旗、亭、飲、酒、女、優、徧、唱、各、人、詩、始、及、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

黃 帝 魂

城萬仞山。是魏晉隋唐之曲本。即當時之詩詞也。宋元以後。詩與樂離。士大夫所詠者。不可譜之於樂。於是始創曲本。西廂記。明珠記。琵琶記。出焉。源流滋多。又有南腔北腔。南曲北曲之分。行於燕趙秦晉間者。謂之北曲。行於吳越者。謂之南曲。南北之方音既不同。而中原樂器。經三國五胡之亂。散失無存。北方所用之樂。大都由東胡北狄西域而來。南方所用之樂。大都由滇南川西邊界而來。年遠代湮。不可殫述。乃自元以來。華夷無限。賢人君子。不得志於時者。思爲移風易俗之助。往往作爲曲本。以傳播民間。如湯玉茗之牡丹亭。臨川四夢。孔雲亭之桃花扇傳奇。蔣心餘之冬青樹。一片石。香祖樓。空谷香。臨川夢等類。共成九種曲。皆於一時之人心風俗有所關繫焉。蔣心餘之言曰。天下之治亂。國之興衰。莫不起于匹夫匹婦之心。莫不成於其耳目之所感觸。感之善則善感之惡則惡感之正則正感之邪則邪感之既久則風俗成而國政亦因之焉。故欲善國政。莫如先善風俗。欲善風俗。莫如先善曲本。曲本者。匹夫匹婦耳目所感觸。易入之地。而心之所由生。卽國之興衰之根源也。記者曰。蔣君其知本哉。雖然。豈特此哉。夫感之舊則舊感之新則新感之雄心則雄心感之。

少年登場

三百一

暮氣則暮氣感之愛國則愛國感之亡國則亡國演戲之移易人志直如鏡之照物
眩之染衣無所遁脫論世者謂學術有左右世界之力若演戲者豈非左右一國之
力者哉中國不欲振興則已如欲振興可不於演戲加之意乎加之意奈何一曰改
班本二曰改樂器改之道如何曰請詳他日曰請自廣東戲始於是乎記

少年登場 (北曲一套)

(生儒扮帶劍執國旗上) 軀殼無何有精神出死生顯開新世界一曲演文明小
子姓真名個表字少年中國人也義軒嫡派孔孟教徒生成獨立性根發起自由
思想頭顱似鐵怕甚壓雨血風腥筋骨皆銅那知道奴顏婢膝只是小子這個人
呵氣數平常偏偏生在這黑暗世界鬼混了十多年幾乎連我那祖先的譜系本
來的面目都輕輕巧巧的混過去了你道可笑不可笑可嘆不可嘆麼却喜小子
今年剛剛纔進二十歲了常言道往者不咎來者可追難道就是這樣不成嗎(一
嘆介) 唉你看這大陸上許多箇數的人都糊糊塗塗懵懵懂懂的睡着了待我
喚醒他一番着

(新水令)唐宗。漢祖。總沈銷。問新亭。淚痕多少。山河同破。卵種族。寄生苗。此夢勞。勞公等幾時了。

呵。這些糊糊塗塗懵懵懂懂的睡漢。倒也罷了。只有那一派半醒半睡不睡不醒的。

(駐馬聽)非哭非號。鸚母能言。時弄巧亦聲。亦笑。蛾眉且學。替人描國。寫纔。誦楚人騷。漢宮人又把胡茄抱。口強膝轉。饒馬屁兒去拍當頭泡。

你看這派人呵。他怎知道國民的義務。却口口聲聲的要布憲法。開議會。又說甚麼要派王公大臣出洋考察。各國的憲法以備採擇。你道地球上。有這樣的欽定憲法麼。咳。這也不過是生成的奴隸性罷了。(恨介)却是於我們中國大有妨礙呢。

(沉醉東風)你便運動個五花官誥到頭來。笑罵難逃。他只索牛馬呼。你儘管爺娘。叫甚青史褒忠錄。孝那知道。白天搗鬼。暗裏藏刀。西顰東效。沒來由把國民價值掃地盡了。

(冷笑介) 哦。哦。像他這樣一派的人，原來是釜底游魂，部中涼血生草，已盡其實，可憐得狠的。

(厲兒落) 他本是晚黃花生，薰蕭條，倚著那東籬，下裝笑，傲留得箇二寸臭皮囊，少不得一副老面貌。

不信。你問他那個人主義，是怎樣講的。

(叨叨令) 他銀那名兒，利兒，累夜裏偷摸摸的，盜妻兒，妾兒，準備着，惺惺惜惜的，抱便借着，君兒，友兒，說甚麼，恩恩仇仇的，報，怎知道，奴兒，缺兒，有一日，吟吟，喝喝，的，叫兀的不氣殺人也，麼哥，氣殺人也，麼哥，誰思量，首兒，爺兒，還望他安安穩穩的，保說到這裏，不覺一陣熱血，潮湧上來。(頓足介)

(喬牌兒) 這肝腸似攪熱血兒，灑多少，有誰肯把國旗招聽那太平洋風自潮。

你道好好的，一箇中國，就這樣由他腐敗，算得了的麼，咳，只要大家下勁的掙扎起來，那怕霹靂當頭，荆榛遍地呢。(搖擺起舞介)

(甜水令) 我索要辛辛苦苦，轟轟烈烈，引起爐竈，重鑄新民腦，莫依樣葫蘆，又甚國。

民代表但處處登錄商標。

不信呵。你看那歷史上的外國人。他當初是怎樣得來的。

(折桂令)他當初教皇虎暴。君主狼饕。剝人場海樣兒寬。斷頭臺天價兒高。把皮膚剝了。還要把咬啣啞的髓兒骨兒敲脫甚麼。夫裏皆老既甚麼。兄弟同胞他痛在心苗。恨在眉梢。抖起精神捲起風潮。

那英國的克林威爾。意國的馬志尼。日本國的西鄉隆盛。不是我們少年隊裏。鏗的鐵。漢。便是那法國的婦人羅蘭夫人。日本國的婦人望東啊。

(耍孩兒)爲的。是。頭。願。買。得。千。金。笑。拚。着。妻。孥。重。守。三。年。孝。前。人。倖。福。後。人。消。甚。噓。噓。落。日。蕭。蕭。是。男。兒。呵。安。排。碧。化。三。年。血。是。女。兒。呵。那。管。風。催。一。擗。腰。全。世。界。好。熱。鬧。掙。得。報。完。全。家。國。絕。代。人。豪。

他們外國的少年。都有這樣的本領。難道我們中國的少年。就做出第二個英吉利。意大利。法蘭西。日本麼。(大笑介)

(鴛鴦煞)揮毫組織。南北套苦心演說。興亡調無意發牢騷。舌兒焦。唇兒做。願望兒。

歎老

杳。只。要。大。家。呵。進。步。的。速。國。民。呵。回。頭。得。早。有。日。呵。義。務。盡。了。酌。酒。兒。看。江。山。纔。記。念。着。我。這。少。年。中。國。報。

三百六

小小年華莫亂拋

健兒身手健兒刀

要從黑暗一世界

發起光明萬丈高

歎老 (南北曲一套)

(老生幅巾綈袍眇目跛足扶杖上)海桑陵谷幻乾坤春夢縹緲不見痕滿目山川何限憾夕陽雖好近黃昏老夫姓陳名腐排行老大混沌帝國人也冉冉龍鍾奄奄龜息四肢如廢無獨立之精神五官不靈之自由之思想見者謂其心已死諒非金石豈能長存醫士云元氣太傷雖有參苓恐難奏效(歎介)唉不料我好一箇人兒如今只弄得如醉如癡又聾又瞶人人譏笑我老大唾罵我老大擲掄我老大看看我也老大得不耐煩了今日傳說有個少年登場說了許多頂天立地的大話要替我混沌帝國振作一番少年少年你兀的不羨煞俺也

(雙調新水令)莽男兒意氣薄雲霄好乾坤從新構造揮戈迴落日磨戟認前朝命

世英豪歎我生辜負了。

唉。怎地我老大一生呵。却儘在混沌世界過日子。

(駐馬聽)爲君的代代神堯。厚澤深仁傳鳳詔。爲臣的人人方召。颺言拜手詔龍韜。華夷一統漢皇驕。子孫萬世秦皇保。成算廟堂高。便大家睡個長春覺。

這幾千年的混沌帝國。果然依舊卿雲糾縷。復旦光華。鳳舞麟遊。河清海晏。俺老大。便糊塗。塗。懵。懵。懂。懂。了。此。一。生。倒。也。快。活。(搖頭介)却是怎生能穀呢。

(沈醉東風)你看那境界內。呵。弄潢池鼠偷狗盜。你看那境外。呵。獵中原虎嘯狼號。雷轟了文字妖煙。霾了鄒魯教。好一幅江山春曉。只贏得瓜分豆剖。雪虐風饕。金甌碎了。問人問何世蒼天悄悄。

可歎混沌帝國的人。却是一些不懂的。

(鴈兒落帶得勝令)宴瑤池。王母慶良宵。做瓊樓。姮娥延晚照。招幾箇紫陽仙和玉簫。添幾乘五雲車。遊蓬島。呀。甚津河鞏鼓。痛邦交甚淖。沲麥飯。縈慈抱。那月沈鈎。不似蘆溝橋。那兩淋鈴不似長安道。嬌嬌風景。當前好逍遙。年華暗裏銷。

歎老

歎老

三百八

春花秋月，福過災生。夜半池深，人盲馬瞎。看來已是萬分不濟事了。但是那混沌帶國的人，却也癡人說夢，要點綴多少維新的話頭。

（折桂令）甚惺惺綸音一紙，飛卜瓊瑤，好女流的織趾兒，鬆好秀才的八股兒，拋更車乘迢迢，特科應招，經濟匡時，媿禹臯開幾個方言學校，派幾個出使星輅，若提起軍國主義呵，便撇却弓刀，丟却戈矛，聘個洋師，練箇洋操。

這箇也算時新的極了，只是你道果然有濟麼？

（醉東風）原來是假孫叔衣冠，枉肖美西，施顰笑難描，急忙忙粉飾多空洞，洞元神少，傀儡兒一場熱鬧，依舊的魚游沸釜，燕處危巢，他因循且過了今朝，他倉皇怎待得來，朝安排，不拱紙錢飛，多管是蒼生劫運，龍蛇到，人言悄，君聽取，長白山下，大海風潮。

則見那少年呵。

（七兄弟）氣揚揚團結的同胞，發達的芳標，日新又新的時髦，他靈魂似個騰雲蛟，他主權似箇冠山鼇，他文明，便似箇朝陽鳳鳥。

亘耐俺老，大呵。

(四明泥) 誰似俺這樣冬烘頭腦。既然是東方病叟。又道是幼稚苗條。攏拳愁學美人腰。枯楊怕對如花貌。天荒地老心兒苦熬。海枯石爛魂兒黯消。哭神州。我只索重望扶桑曉。

今日混沌帝國。既是出了些個少年。俺老。大當初放棄了責任。而今只索要卸去責任了。(起舞作歡喜狀介)

(園林好) 戰立。奠威權。爾操志澄清。心神爾勞。讓老朽。偷空醉飽。大擔荷一肩。挑大鼎。靠一手調。

前車已覆。後轍方遒。來者可追。往者不咎。少年。少年。你須要下死勁的。掙扎掩老。大便是你的殷鑒也。

(北江梅令) (指眇目介) 你休像我。夢夢天視。常昏眊。(指跛足介) 你休像我。搖搖國步。時顛倒。(指拐杖介) 你須知。勉強支持的。不算堅牢。(又傍徨四顧介) 你須知。寄人籬下。原作不得。泰山靠。逝水滔滔。長路迢迢。歷許多鐵血關頭。練出個英雄年。

歎老

歎老

三百十

少便從那二十世紀。擊破混元包。打疊着二百餘州。徹箇富強料。天也。牢騷人也。號
咷待大千放出。先明大家歡笑。

哈哈。此刻已是新舊交代的時候。老大去也。

（尾聲）故人不及新人好。我到此何須歎。二毛少年呵。少年只望你提挈河山。休草草。

黃帝魂終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印刷
年十二月六日出版

定價壹圓

實式
憑之

撰述者 黃帝子孫之多數人

編輯者 黃帝子孫之一個人

發行者 黃帝子孫之爲發行者

印刷者 黃帝子孫之爲印刷者

4480w1